

閩侯林紆著

畏廬漫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2173 3060 8

自序

余年六十以外。萬事皆視若傳舍。幸自少至老。不曾爲官。自謂無益於民國。而亦未嘗有害。屏居窮巷。日以賣文爲生。然不喜論政。故著意爲小說。計小說一道。自唐迨宋。百家輩出。而余特重唐之段柯古。柯古爲文昌子。文筆奇古。乃過其父。淺學者幾不能句讀其書。斯誠小說之翹楚矣。宋人如江鄰幾。爲歐公所賞識者。其書乃似古而非古。膠沓絲覆。不審何以有名於時。宛陵梅叟。詩筆爲余服膺。而碧雲駁一書。至毀詆名輩。大不類聖俞之爲人。吾恆與鄰幾雜誌。疑爲僞作。蓋小說一道。雖別於史傳。然間有紀實之作。轉可備史家之采摭。如段氏之玉格天尺。唐書多有取者。余伏匿窮巷。卽有聞見。或且出諸傳訛。然皆筆而藏之。能否中於史官。則不敢知。然暢所欲言。亦足爲傲帚之饗。書成。吾友臧礪秋先生趣余爲序。乃草此數語歸之。至於流傳與否。不惟不之計。且欲急急拉雜摧燒之也。民國二年十月畏廬識。

MG

C52

57

畏廬漫錄目次

黃建人	一
僞觀音	三
永清張家姑嫂	五
鉤聲	八
織瓊	一〇
文震	一四
逆子	一七
江天格	二一
柯紅豆	二三
薛存姑	二七

阿脂	三〇
玉蟾蜍	三三
程拳師	三五
破產知縣	三八
符錄	四一
竹影庵	四四
宣城生	四七
糊塗案	四九
劉王官	五一
莊豫	五四

吳生	五八
醉徐	六二
吳珊	六六
董紫薇	六九
無意得金	七四
煤黑子	七六
韓孝子	七八
銀紅	八一
盈盈	八五
情夢	九〇
葛秋娥	九三
何艷娘	九八

菱稚蘭	一〇三
柳亭亭	一〇八
秋悟生	一一四
鄭問	一一八
桂珉	一二五
孫平叔先生	一三二
趙倚樓	一三四
春雯	一三七
柳枝	一四四
薛五小姐	一五一
娥綠	一五五
春纖	一六〇

玉 格	一六六
雛 玉	一七三
洪嬌篁	一七七
李嫩紅	一八三
馨 雲	一八九
黃漪蘋	一九六
馮 生	二〇一
呂紫娥	二〇六
胡燕玉	二一一
柏梵娘	二一六
計東甫	二二三
藕 倩	二三八
舒南雲	二三三

林鴈雲	二三九
謝蘭言	二四五
寶綠波	二五一
蘭 雲	二五八
歐陽浩	二六三
朱 廓	二六七
洪清華	二七一
謝翠翠	二七五
蘇 蕃	二八〇
幕客殺姦	二八三
奇幻誅姦	二八五
王沁庵	二八八
穆東山	二九二

鬼唱……………二九八

呂豐呂遜……………三〇〇

梁氏女……………三〇三

王孝子……………三〇六

呂子成……………三〇九

徐小鄰……………三一二

綠筠……………三一五

蘭言……………三二〇

吳孝女……………三二三

洪石英……………三二六

渚蓮……………三三一

陸子鴻……………三三六

唐豹……………三四一

彭壽……………三四六

翁桐……………三五二

章雲……………三五七

榴窩……………三六二

水先生……………三六七

楊崑……………三七二

水雲秋……………三七八

天夭……………三八二

魯菊花……………三八六

伍氏……………三八九

淮城二烈……………三九二

吳卓士……………三九五

畏廬漫錄

閩縣林 紓著

黃建人

余夙與同里黃癡相友善。癡。胖夫也。飲食兼數人。兄某太史。能文章。落筆有光氣。每會文。輒傾其曹。家有林亭池榭。至幽邃。每荷花開時。紅白竟池。余時蕩小纜其中。或居竹中讀書竟日。主客至不相知。食時始聚。子女五六人。長者十餘齡。乃不知其皆革命巨子也。癡三子二女。長者馴善。顧有內疾。西醫言其瘡在腸。不剖且死。剖之或可得生。而癡終以顧惜不之許。已而果死。其仲與叔遂挾其妹留學於東瀛。妹曰建人。合人與建爲健。自謂健過男子耳。建人美秀而通文。顧見前清中衰陋會。外侮凌踐。而親貴方廣納賂賂。復嚴種族之辨。兵要財源。皆操貴近之手。天下洶洶。而政府耳若聾而目若瞑也。則喟然曰。建人今日殆與滿清不兩立矣。癡乃不審其女所抱。則爲嫁之儉家。儉亦衣冠胄裔。顧冒利而多疑。聞建人灑脫有大志。自以爲蕩。定情

之夕。竟以語箴之。建人怒曰。若意不我真也。請從此絕。遂歸外家。久不與儉相見。親族或有諫者。輒拒。卽癡亦不能屈也。或獨身挈皮篋。往來漢上。其兩弟亦勇鷙有膽幹。時張氏督粵。衆謀於粵中起事。建人納炸彈手槍於空櫳中。白衣而戰。痛哭扶柩。自舟登陸。館於城中。設幕而受弔。號喪夫也。槍彈遂續續入城。建人弟洞。尤驍捷善鬪。當衆入節署。縱彈時。城兵已四合。衆寡勢殊。而主將某前遯。洞果雜衆中行者。亦免。洞抱纛不去。彈貫其胸。擬仆。而建人亦於亂軍中擲二彈。炸數人。竟以智計自脫。癡方居漢上。聞洞死。意女子皆燼矣。已而建人及其仲弟至。始聞叔之喪。已而又聞叔之殘骨。瘞黃花崗矣。儉家偉女所爲。復以人來請。建人笑曰。余出入萬死中。合壯士謀建大業。知與死親耳。儉固不我貞者。何爲念及棄婦。顧雖與儉絕。然曾掛名其家。余終不更嫁。以敗余貞。儉家若更娶者。聽儉所爲。不惟弗恚。且出之誠款。告儉勿余廬也。時武昌事起。或云建人亦奔走其間。事平。仲亦一至京師。得武階。顧不直新政府所爲。抑抑南歸。而建人者。今乃不知所嚮矣。

畏廬曰。若建人者。可云雌中之英矣。顧當時謀革命。出入萬死而不蹶者。今皆雌伏不出。其出而開會號召徒侶者。皆雌而非英者也。夫真謀革命者。寧有所圖。功成而猶計利祿。往往敗不旋踵。則宜乎開會而號召徒侶者。其中終不見有建人也。

僞觀音

閩之鎮海樓。居三山之中。高峙雲半。自城外藤山內盼。二塔分列而角立。其鎮山距極北。樓勢巋然。隱隱辨闌干也。靈狐恆窟其中。然未嘗崇人。薄暮行人或微見粉白黛綠者。聯袂行。或有時見月中女郎。白衣吟賞。顧皆戢足莫敢前犯。有李生者。狂人也。年三十而不得偶。謀偶狐女。乘月明登山樓扉扇。而敞其下作廣廳。鑿壁爲龕。塑三麗人。其一劍佩。作武裝。容皆絕世。李生再拜其下曰。東越李諾。爲世之奇男子。願牢落如羅江東。有才而不見賞於世之美人。故三十猶鰥。今不偶人而將偶仙人。仙人具絕代麗姿。乃屏居此樓。荒寂無人。雖有玉顏秀韻。寧不淪於幽闇。今果憐諾鰥者。乞垂盼。得近仙姿。死匪所懟。祝已膜拜不已。因席地而臥。夜半聞老嫗作忤聲曰。

書癡乃敢無禮。宜以衆來。昇斥冀壤。生僞寐不答。卽聞有女郎言曰。四姑勿爾。是人慾餓上騰。始幻爲非想。而求偶於吾輩。蒲留仙以老諸生。造言生事。謬爲聊齋誌異。用以駭世。書癡殆謂我輩仙人。乃蘊凡想。求或可得也。四姑第登樓。兒自發遣是人。卽近李旁。以纖履蹴李背。使起。香氣泛射。李神魂均蕩。立起膜拜。女曰。謬哉諾也。爾幻想所結。積而成夢。我今語爾。爾安知不在夢中而見我。汝謂此時之身。夢耶。真耶。世安有身爲仙人。而偶凡賤。又安有自知爲凡賤。而求偶於仙人。爾設想時。已入夢矣。今爾必不自承爲夢。而以爲真。且城中數十萬戶。方皆入黑甜中。不知所夢何若。又安所遇者。不如爾之見我。特不如爾自闢奇夢之境。不求夢於牀榻。而選夢於荒樓。滋可噉也。實相告。我乃非仙。特爲爾夢中之幻形。爾明日走告城中。將爲蒲留仙語以誑人耶。佛言。意生身者。汝味此言。當自悟矣。李不能答。恍然復寐。似聞纖履之聲。徐徐登樓而去。然仙之風度容色。已深陷腦中。遲明嗒然歸。入夜更宿樓下。遂無所見。越數月。登津門樓。樓有觀音塑象。視之夢中人也。李生乘醉戟指向象語曰。今

白日昭昭。仍謂夢乎。仙示我色身。乃偏言爲幻。幻宜卽滅。何由留形於我目中。且目中。之形。證之塑象。印契如一。不幻可知。仙於余獨對時。則峻拒之。今顯其色身。俾衆瞻禮。而一無靳惜。何不憐狂生。而坐聽俗眼之褻視也。語時觀音之象。立委於座間。李生亦大驚而遁。

永清張家姑嫂

節婦劉氏。永清人。年十六。歸張科。未三年。科以瘵死。而劉氏已娠。張爲永清便家。饒於財。科有二兄。咸狙僮不審大義。私計節婦在。果生子者。將蝕已產。而科母尤悍。恃如牝虎。處劉無人理。用二子言。則與其夫謀逐婦。而劉氏父母。亦僮荒。利逐婦得歸。將更嫁以得錢。抑勒百端。而節婦屹不爲動。已而舉子。名曰雲惠。節婦乃泣面舅姑。再拜言曰。向新婦所以忍死者。知有此一塊肉。不爲存之。適所以負亡者之恩。今幸不絕亡者之胤。新婦但以死守。請誓之舅姑之前。並以誓諸父母。新婦決不更嫁也。而舅姑父母咸不悅節婦所爲。外家之往還旣絕。而舅姑之凌詆。碎折無虛日矣。方

冬隆寒。北風動天。節婦嚴局。襁孤兒於懷。篝燈而織。姑力拳其扉。既入。大罽。以爲耗其膏火。促婢汲水。注其牀席。且撲其燈。笑曰。汝言飲冰茹蘗。今夕之爲。正以驗爾冰操。汝且忍寒守貞可耳。時節婦所居在後園陋屋中。既與二昆殊其溫煖。水漬牀寢。流積屋中。不可溝導。俄頃成冰。科有女弟。年十六。賢節婦所爲。平日隱左右之。聞婢言趣奔而至。時節婦衣上凝冰。旋折時。鏘然而鳴。作鐵甲聲。兒凍極口噤。至不能吮乳。女爲紉置懷中。取煖。又啓襟以胸溫兒頭頰。兒得蘇。姑嫂互相呵氣。躑躅終夜。遲明媪不見女。沿路呼罽。款關見其女與節婦履爲冰膠。二足盡僵。猝不能拔。然心憐女之仁。而惡劉之矯。仍申申罽不已。女曰。阿娘縱不念嫂。當念孤兒。爲科遺胤。嫂固非娘所誕。而雲惠則張氏孫也。媪慚恚。挈女令去。計劉不遣。終爲兩兒之累。遂蓄毒將於飲食中死之。女聞遇食輒先嘗。媪不得逞。仍將於中夜以水漬其寢。而女先撲被。與嫂同臥起。而二昆復潛謀賄牙人。售諸里中惡少年。令以夜來奪節婦以去。女知之。奔告節婦。節婦曰。無傷也。翁姑既不念此兒。兒幼冲。生死尙未可卜。卽從其死。

父於泉壤。亦佳事。若未亡人者。甘死如飴。惡少固多力。然猝起不意。以刃割其腹。亦必死。未亡人殺仇以殉夫。爲事樂也。女曰。不然。嫂不嫁。二兄謀終未死。旣以身守。乃半道而殞。於事非益。且二兄之欲甘心於嫂者。爲遺產耳。嫂能對吾父母出矢言。推產以讓二兄。不惟節完而胤存。與其危身而速禍也。節婦大悅。深躋女謀之善。卽出面舅姑曰。新婦之不嫁。意在兒。不在產。產屬二兄。新婦願不與其利。舅姑及兄。若不新婦之信。請爲誓書。召親賓爲證。但乞得一茅屋。俾且夕作苦其間。新婦自有十指。足以哺兒。無須產也。家人釋然。果爲書。俾節婦簽之。婦旣安居。不聞姑惡之聲。日夜織。所得大足自贍。二兄旣受產。而父母相繼歿。田復歉。永定河大決。伯仲廬舍咸漂沒。節婦陋室。據高原。得不溼。而伯仲無子。以疾疫相繼殞。妯娌亦繼逝。田被水久。遂成腴沃。舊日親賓皆曰。此天所以殄張氏二昆。而右劉也。所有產。宜歸劉節婦。雲惠旣長。有文名。三子皆入庠。節婦年七十八卒。女亦嫁士流。得偕老。

畏廬曰。天下陰謀之果可奪天。則小人儘得志。君子無噉飯地矣。余口不言陰隲。身

未入宗教。但閱世多。惠迪之吉。從逆之凶。其應如響。乃不知冥冥中。誰司之者。觀小人之一無忌憚。外無恤人言。內不循天理。逆施倒行。萬目睚眦。無如之何。而小人者。心滿意得。不惟恃有重援。且自謂人定可以勝天。忽有匪夷所思之禍。其震也如瀾。雷。其來也如洪水。又往往乘小人之不備而覆之。巧乃不翅。嗚呼。宜張氏二僮。能百計以陷節婦。乃不能一夕以防永定河也。

釧聲

余戚陳生。亭亭美少年也。讀書山樓。樓外多權屋。厝棺無數。山曰玉尺。方里許。夷而不高。古榕蔽天。夏中陰沈如涼秋。一日薄暮。見十餘人啓一厝棺之室。昇榘行。行後有女郎衣粉霞之衣。冉冉隨榘。然彼人來時。未之見也。心疑其鬼。髣髴甚美。心頗爲動。而女郎似已覺。迴眸盼樓上。則天人也。彼此注視。可一炊許。奄然遂沒。乃益信其爲鬼。入夜擁被冥想。卽聞有釧聲。微微振於門外。啓戶乃無見。於是數夕。生意必權厝中女郎也。胡再弗入。明日。友人徐李二生至。檢案上有金陀萃編。及文山指南錄。

各一部。二生分假而去。是夜月明靜臥。見窗外有髯影。啓扉則女郎已進門外。移燈款坐。年可十七八。長眉媚目。髮黑如漆。腕上金釧二。一動輒琅琅作聲。生固知其鬼。然悅其秀媚。亦不之畏。女自言爲婁氏懷湘。微病。誤於庸醫以死。父爲旌德人。官巖尹。已解任。鄉遠移柩殯於近村。前日至而舁棺者。爲懷兄雪苑。兒戀兄隨行。見君憑闌懷想。似屬意於兒。故蒙恥來赴幽會。生曰。僕前數夕已聞釧聲。胡以離合不卽相見。女曰。君案上似有異書。時時有神光作電瞥。是何書也。生辯其無。與女同檢案頭。多天崇隆萬時文。無他異書。女都言非是。生始恍然於徐李之假書。則曰有之。一爲武穆孫之籲天辨誣錄。一爲文山獄中之指南錄。今其書已爲人攜去。意所謂神光內發者。卽是書乎。女曰。武穆文山。正氣凜然。是安可近。後此勿再取歸。則兒可以長侍君子矣。遂留不去。積三月。而生病。家人迎歸。生固已娶妻王氏。孝女也。曾割臂以療其母。見生羸困如瘵。心疑其有外遇。於是扶持抑搔。匪所不至。疾少起色。而鬼亦弗至。一日王氏歸省其母。白日中鬼見於屋中。與生敘闊別。生趣問胡久不見。女曰。

夫人孝行。爲天人所矚。鬼纖弱之遊魂。不足以當正氣。屢至門次。避夫人不敢進。自媿貞淫路別。人鬼途分。今乘夫人歸寧。特來一決。後此不復把握矣。語已出門而沒。生自是日見其健。視其夫人。敬禮有加焉。

畏廬曰。邪不勝正。常語耳。時亦可憑。向者吾鄉某公。藏文山真跡。一臨鬼病之家。屢得奇驗。曹石倉非欺人者。曾跋言實有其事。然則陳生案上之書。固宜其能發光氣也。陳以忠魂當情鬼。而其家復有孝行之妻。爲之後勁。陳生之拔起於沈瘵之中。幸哉。

纖瓊

趙生東覺者。吳縣人。少年美風姿。顧影自憐。弱冠熟十三經。能爲韻語。父官布政。前卒。母徐氏。勤而能家。產固非豐。然歲有所羨。生雖美秀。然秉母訓。趾步必謹。母欲得賢女爲匹。故生年二十尙未議婚。而媒介踵及其門。母皆卻之。生有姑嫁合肥施氏。亦巨家。施姑雖以書寓母。顧相隔遠。生與姑乃未一面。以姑早嫁。而生穉也。一日。忽

得合肥書。言姑病。念外家篤。思欲見生。母以秋節且近。擬逾節後遣生赴合肥。省姑氏。而生忽夢至一處。林木幽舊。似故家園亭。石徑繞池。左右石筍高丈許。夾以斑竹扶闌。宛宛南趣。高柳十餘株。搖曳作秋意。南嚮有屋五楹。湘簾跪地。簾外朱欄作卍字形。菊花萬疊。黃白紫綠。一一皆蓓蕾欲吐。右轉入月門。則迴廊曲折。似入綉園。香髻如有所見。豔絕。生徘徊不敢進。北趣別有廣廳。槐陰四匝。粉壁新塗。中有仙龕。香篆結團未散。筆墨在几。生卽於粉壁題小令蝶戀花云。似水簾紋天樣遠。絳頰青腰。怎許蕭郎看。一穗銀燈誰是伴。枕函秋墜。新來雁。淺笑輕顰誰見慣。裙帶宵來。卻作同心縮。仔細思量剛一半。侍兒已在菱花畔。題已。忽聞龕中有微笑聲。陡然驚醒。心思此夢甚奇。乃未敢告母。秋節旣過。母爲儷裝遣赴合肥。始告之曰。若姑孀後。但遺一女。名纖瓊。妾誕一兒。不安於室。已遣卻。瓊十七歲。兒十歲耳。若姑脫不諱。親族寥寥。汝已二十。能否經紀姑喪。果取其姊弟同來則更善。遺宅令老蒼頭守之。用以賃人。育此幼弟。唯田產之數。吾未之詳。能盡鬻之亦善。願茲事非爾長也。余意則願若

姑早瘳。能釋爾孀母之憂。實如天之福耳。生既至。姑聞而趣入之。生所經過園亭。一皆符所夢。忽失聲問蒼頭曰。北廳中所祠何神。蒼頭驚曰。郎乍至。胡知有北廳。又胡知廳中所祠之仙龕。生急曰。特聞之老母耳。入拜姑於床下。姑年五十許。白髮漸生。呼至榻前。執手言曰。兒長成如許。余不能不憶我亡兒。兒廉潔不爲兒孫作計。非吾嫂勤勗清儉。則廉吏之後。動致餒困矣。語次歎歎不已。忽問侍兒曰。瓊姑安在。可出面阿兄。少頃複室中微聞釧聲。而纖步已至。眼波四流。媚中帶莊。粉頰微豐。肥不顯肉。履纖而步穩。髮多而髻稱。體格亭勻。風韻綽若仙姝。生奇駭不敢正視。長揖爲禮。女亦盈盈檢衽。相嚮無言。姑曰。瓊姑十七。屬馬。雖日事針線。未嘗廢書不觀。少時雖老身自授。迨長終苦無師。兒與瓊姑爲手足行。所作當少爲指引。生唯唯不知所對。則亂以他語曰。老母遣姪遠來候姑氏。請問近日所患何似。所進何藥。姑太息曰。兒幼愿。家無親族足恃。瓊姑又未有婿家。語至此。女已翩然入矣。姑曰。老身用此之故。日加憂懣。積而成疾。非危候也。家有乩仙。以兩侍女扶之。能爲余署方。時時有驗。

今得兒來。抵夜爲我求仙。俾速愈。得與兒歡聚。問外家事也。生遂出。所宿處陳設精良。餐後薰沐盥漱。蒼頭引入北廳。燈燭煌然。仙龕中木主書女仙霍小玉位。生焚香再拜。兩侍兒進而扶箕。焚符三道。箕忽自動。書曰。微雲自在飛。江清照鶴影。行過皖公山。皖水宵來靜。書已箕停。已而復動曰。趙生前數夕在此徘徊。尙憶之否。生戰慄不能答。蒼頭曰。趙公子今日初解裝。非前數夕也。箕復書生所填蝶戀花詞。判曰。詞題吾壁。寧言無耶。生魂魄振竦。膜拜不已。箕曰。前緣所定。後祉方道。生退。家人前。述爾主婦病狀。蒼頭捧方以進。仙更爲署方曰。疾已矣。書後寂然。姑忽趣生入曰。兒夢至吾家耶。詞中誰指。生大惶恐曰。夢境糲糊。自亦不知所以然。姑笑曰。瓊姑或不至此。生怏怏歸宿。旣恨夢妄。復駭仙之前知。明日不敢入朝姑氏。姑仍趣入。若忘前事。但詰家事不已。自是以來。疾亦漸瘳。重陽日。遂張家宴。女相見。陽若不審。乱中所言者。宴罷。同至菊花盛處。女呼侍兒曰。書樹上有膽瓶。可取以至。滿裝綠菊。因向生曰。敬以奉兄齋居清玩。生趣進受瓶。瓶水灑及衫袖。女立出絳巾授生。拭之。忽又自悔。

輕率。二頰全頰。女郎愁狀。至不可描畫。生心醉不知所言。膽力忽壯。徑延女入齋小坐。女初夷猶。已念有侍兒爲伴。亦無所怯。案上陳淮海小山詞集。女忽曰。阿兄善小晏詞耶。宜聲吻恰肖。旣又憶及夢中事。顏色立變。他顧不能發語。生從容答曰。客中無聊。借以排悶。非吾擅也。妹平時想亦解此。女曰。北宋詞。似脫吻卽出。然具有天趣。南宋詞律精嚴。然多人功。妹鈍根。但嗜南宋。於草窗尤注意。特不常作耳。談未已。侍兒來言。姑蘇書至。趣生歸。姑怏怏不樂。言曰。吾姪遠來。老身若得壯子。今匆匆歸。清寂萬不可耐。余有書上若母。兒爲我將歸。道中幸勿私折。迨行。姑饋遺無算。且厚犒來僕。明日告別。姑淚落如綆。視纖瓊若通夕未睡者。星眼惶忪。亦似有淚容。迨抵家。母發書讀之。則姑氏求婚。請以纖瓊妻東覺也。

文震

文震字春蟄。吳縣人。少年美風姿。甲子計偕。同其友人謝生入都。有戚家在德州。遂過之。顧驟病。抵暮不能入城。荒村無人居。而林樾間。忽見高簷突出。憶其巨家。乃疾

鞭病驟至門次。闔無應門者。久久一老蒼頭出。言此宅爲城中在旗某公新營之別業。丹墀未竟。客果欲下榻者。請就東廂。廂新成。未加玻璃。四壁新塋。灰氣撲人。則出號廉加窗上。然燭展衾席。相對凄然。微雨新收。黃月破雲而出。屋宇深邃。愈增陰晦。欲乞潘於蒼頭。乃百覓不可得。生趁月步入後院。闌楯曲折。間以未芽之柳。長條搖曳月中。似粉壁上隱隱有字數行。卽而視之。則七絕一首云。白楊三數暝禽呼。風際誰憐俏影孤。再過三句是寒食。不知春上柳梢無。字畫娟秀。似女郎書。然墨淡如煙。垂滅未滅。且詩意孤悄。帶鬼氣。讀竟竦然。再轉廊隅。一門作圓月形。果見白楊自牆外探枝內嚮。綠窗深閉。髣髴似爲停靈之所。遂不更入。歸廂且息。而謝生鼾聲雷動矣。殘燭半滅。輾轉不能成寐。月輪漸西。光色全射東廂。窗外歷歷皆見。夜午仍焦悚。如有重憂者。忽院中聞有人行。履聲絕輕。似着高履。已而月窗之上。已見髮影。則旗裝也。生大驚。以足蹴謝不能醒。門舊無栓。戛然遂開。女郎全身湧現月中。美麗豐豔。翠眉朱櫻。天人也。文知爲鬼。顧自念無仇。必非冤對。乃縱膽起而披衣。然燭趣坐。生

操吳語。女似解非解。然女之音吐固歷歷可辨。自言爲章佳氏。阿翁官湖南巡撫。大父曾晉揆席。兒少與某郎輕薄兒訂婚。已爲飛語所中。婚約遂梗。父鬱鬱不樂。京邸休官以後。養疴是間。營此別業。本以避囂。不圖乃爲兒權厝也。語次嗚咽不勝。生倉卒不知所問。但曰。適間見壁上絕句。得毋爲女郎高詠。女驟然曰。少小失學。不得良師。今遊魂飄泊。未得歸骨之地。不期動作哀音。已而相對詞竭。生忽曰。女郎長謝人間。已涉神界。能告知未來之事。不審鄙人此行。可得雋否。女沈吟久之。曰。先生黃氣發於眉間。此行固有佳兆。然必不廷試而歸。恐子荆將持婦服矣。生大驚曰。然則荆人有故矣。自嫁黔婁。百事乖舛。何忍戀此微名。舍我荆布之助。明日當卽南歸。女聞言大戚曰。先生跋涉求官。一聞吾言。乃悲涼而思故劍。若薄命人者。中道爲人拋撇。天其盛年。賢不肖之別。乃同霄壤。顧大數已定。不如先博花誥。以光泉壤。生聞言悲不自勝。女亦猝起曰。晨雞且唱。先生遲明首塗。果南歸時。更能至此一面桐棺。或有把晤之日。語次瞥然已逝。而謝齒震震作聲。以被蒙頭。汗漬如瀉。旣聞鬼行。始探首

謂生曰。汝以主人與鬼款語。又久久不聽去。吾幾欲哀號。則駭被而忍。髣髴似聞汝當斷絃。鬼語烏可信。趣起喂騾上道。生無語。然風鬟霧鬢。一一留駐目中。復自至後廂。曉色矇矓中。果見朱棺停於總帷之內。臨窗長揖。匆匆上道。是科果得鵠。明日得電音。夫人噩耗至矣。

畏廬曰。山鬼真能知一歲事耶。憶壬寅歲。余與表弟葉生。同在一親故家。家有狐魅。附室女之身。啼笑無恆。余每至。輒作長談。患亦少止。時余與葉生方應童子試。葉生之望切。余漠然初不經意。臨試飯於其家。女能歷歷道場中醜態。令人捧腹。女謂宗師者。狀若防賊。一生入必檢其身。似檢盜贓。朝廷禮士。入門時乃以盜處之。何其弗貴耶。吾獨怪與考者。乃以盜自甘。俯就微名。殊令人難索其解。余大笑。因戲問曰。吾二盜中何人得者。女笑曰。心熱面赤者得之。是試葉生竟第一。余不與選。然則章佳氏鬼女所言。宜其中也。

逆子

逆子諱其名姓。但曰某甲。家有資財。然其用心甚奇。年四十餘。目不識丁。忽思入泮。乃拜其同里吳君彥如爲師。日讀大學中庸。吳君尊人前清名進士也。工制藝。然每至甲家。必具盛饌。直呼曰大父。聞者疑爲其孫。其在衆中。尤呼大父不已。知者咸爲駭笑。而又嗜爲官。好與官府往來。然無階以進。則賄縣官之輿夫及僕人。每縣官過其門。輿夫故少停其輿。輿後之僕。以名紙入投。輿夫方起。甲卽矜張其鄉里。謂令君今日下顧矣。鄉中火發。甲亦衣冠趨救。以胡床自隨。但得與府縣相隔數尺以外而坐。吏役不加詰問者。予錢三千。鄉里恥之。而甲不以爲怪。有孀姊處其家。爲膾魚。竊嘗之。甲大怒。以足抵其胸。血奔溢而出。自是沈瘵以死。孤甥相依。亦日事鞭撻不已。防其妻妾至嚴厲。妻歸寧。甫夕。甲卽至外氏門。舉燎將焚其居。鄉人趨救始已。然甲猶力拳外氏之扉。雖夜午必趣令歸也。妾偶有過。則抱而納諸井。妾胖。井不能入。大號。家人奔集力援始得出。恆設公案於樓上。跪其妻妾而笞之。狀若問官。人咸以風狂目之。然以多資故。得營爲鄉約之長。一日忽大張告諭。諭百姓。措語似督撫。有武

侍御王某。執而問之。詞窮。乃大鬩。王多力。舉而擲之於地。乃搆訟。官不直甲所爲。而王某劣名。亦豫爲官所聞。則兩斥之。甲罰鍰而已。王某弗承。一日余過甲門外。甲忽自門中大呼而出。言火發。衆爭集問。則王某力挾數猛入其家。將捉而毆之。甲自他門逸出。僞呼火發。資以自救。且把余袂。陳懇王某兇頑。余一笑脫去。以上所云。皆余歷歷親矚。然猶未足定之爲逆。所云逆者。直人生未聞之怪事。百死不赦之罪名。甲母李氏。慈祥人也。甲雖擁多金。而母勤儉如貧家婦。一日與農人挑糞者語。田間事。甲歸。忽大咤曰。爾奈何與此輩爲眉目之挑。母大怒曰。吾年六十有九。乃爲此耶。甲詆母以醜語。母不能堪。謂甲妻曰。爾夫罪惡已稔。斷無善終之日。殺姊傷甥。甥罷於鞭撻。亦且斃矣。今又逼我。我死終不之赦。越日乘人不備而縊。甲大治喪。廣延鄉宦。一無至者。自是以來。日恍惚如有所遇。夜輒驚擾。非聚數人徹宵環列其榻不能寢。然一寢亦數驚。問之不能答。時時面井欲入。家人息息追躡其後。每入密室。輒引縲欲縊。又爲人所止。妻妾大震。則延其外氏及他戚。爭爲防衛。一家食指。動增數十。晝

夜邏偵。日防甲逸。乃甲舉動如恆狀。妻解其辮髮。至以釧加禪。屏去其帶。家中尺縵寸帛。皆加祕藏。甲起居。伺者必五人。更番爲伺。如上下值焉。一日甲忽言欲置榻堂中。妻如議。堂中列榻十二。睡者三十人。三十人中。每逾一更。必五人守伺。逾更後。五人睡。而五人起。如是十日。而甲無恙。一日向晨矣。廿九人者皆睡。獨一老嫗醒。則甲之妻母也。天已辨色。見庭中屏門忽自開。甲母散髮。垂繩胸際。徐步履屏登堂。嫗麻木張目不能聲。甲母引甲至堂坳。有巨梯倚壁間。甲引首就縊。吐舌寸許。嫗強起大呼。而甲死矣。甲白皙高碩。狀如武人。平日能會計。善治生之術。積貲鉅萬。而行爲乃逾於狗彘。但以皮相觀之。寧測其所至耶。

畏廬曰。完顏亮親弑其母者也。然觀其所爲詩及填詞。皆清麗不下於宋徽宗。寧知其狂悖兇頑之行爲。有不可以人理目者。方甲之讀大學中庸。宗吳氏爲師。其設心固安。然終有親近儒雅之意。而證其所爲。苟非余所目擊。直可斥之爲不通虛構之妄語。人心之不可測如是。則無怪今日喜亂者。多彬彬文雅之少年也。

江天格

江天格韶州曲江人。嘉慶中以蔭入國子監讀書。值萬壽節。免坐監一月。苦城居鬱鬱。遂移寓城外長椿寺。寺多厝棺。江性僻不畏鬼。襆被宿其中。月明徘徊庭樹之下。夜午始歸寢。一夕忽早宿。聞庭際有數人行步聲。計寺門已扃。卽有遊客。亦不應。夜中至此冷僻之地。客似五人。有一人語曰。此間寓生人。夜中輒往來樹陰。俾吾輩久不能出。殊可憾也。有一人答曰。此酸丁也。國學中乃無一通人。今吾輩且坐談。賞此弦月。江潛起伏窗間外視。見五人列坐庭階。一叟。一中年人。餘則三少年。容色皆慘白。有陰氣。知其爲鬼。中有一少年發語曰。邇來多講小學。積書盈屋。長日搜檢。一字之來歷。徵書至數十種之多。忽然得之。喜溢眉宇。翻覆推究。衍爲千百語。實則以鑽研異義爲長。却於經文上下。畫成兩概。初不之計。然而聞者已駭詫以爲得未曾有。滋可怪也。左次之少年笑曰。此尙爲能用心者。尙有專尋漢儒所未加箋疏者。采取僻書。積爲冊子。久久熟讀。乘瑕蹈隙。在大廷廣衆中。條舉而出。座人傾靡。以爲淵博。

殆許鄭功臣矣。然而全經原文。初未涉獵。令其背誦一字。莫能出口。時輩中固有其人。吾不欲指斥其名。存厚也。右次之少年曰。此雖狡獪。尙肯尋檢僻書。近來有一種人。專取冷僻書目。記其序文。銜之衆中。謂今日者吾得某書矣。某書爲某人所著。在某年頗盛傳其板本。今日光燄燿矣。不意昨於坊間竟覓得一種。尙完好。彼此鬩舉其名。聞者瞠然。以爲奇博。實則吐其胸中所蘊。不能成一整篇文字。何苦竭一生精力。爲此茶餘酒半弄人之伎倆耶。語次太息不已。叟微笑無言。中年者曰。大兵入關後。文字之獄。續續無已。不惟傾家。而呂晚村至於赤族。此輩不得已逃入考訂。特可憐蟲之舉動。汝輩何以斥訾其人。叟曰。諒哉。天下學問果爲已耶。抑或爲人。惟不能自立於藝林。故爲是旁人門戶之學。平心而論。高郵父子之考訂。豈可厚非。餘人者廚子耳。備其腥餼。和其五味。調其火色。用待呼喚。一一陳列餚烝。供人飲啖。於已實毫無所得。顧不有此輩。而古今相沿之謬舛。亦無發明之人。吾人之視考據家。只當代我用心而已。感且不暇。何至罵詈。不值一錢。至於尋墜義。買僻書。尙是嗜古之心。

未忘。使前輩遺書。淪於劫中。拔而出之。亦不爲無功。此皆不足深惡。吾所最惡者。近有一種人。自知不能傳後而壽世。則廣收護法之少年。加以諛辭。編之詩話。令之欣悅而附己。一唱羣和。結爲死黨。究竟能傳與否。自關實際。何至恃護法者而始傳。譬如釋迦之法力。必得迦藍爲之護。而後始成爲釋迦。苟無迦藍。而釋迦之名。遂同燼於涅槃之一炬乎。中年者笑曰。叟言似有所指。殆謂隨園乎。叟曰。隨園尙有幹力。吾言其不如隨園者耳。江天格者。固私淑隨園者也。聞之大怒。以研自窗間擲出。疾落庭墀。萬聲都渺。明日出告住僧。與言遇鬼事。僧言前此數棺。停此近十餘稔矣。其間三數。皆翰苑中人。問名乃不能舉。江遂怏怏遷去。

柯紅豆

秀水徐生周量。名下士也。年二十有一。苛於擇配。自云苟不得通瞻娟淑之名姝。寧終身鰥也。然亦不喜狹斜之遊。長日遨放山水間。每乘月明。以小艇周涉西湖。入金沙港。在叢葦中垂釣對月。犯曉始歸。人恆謂其有鬼氣。生聞而笑曰。與其合俗人酬

對其稱意處。轉不如才鬼爲佳。一日獨遊西溪。過留下。見道旁有小禍。署曰柯氏愛女紅豆之墓。生沈吟。謂閨秀不應以紅豆名。此名蓋似妓也。墓中人應作何狀。循名而追貌。必非常女。乃四周其墓。似新瘞未久者。不期心動。怏怏行。可數十武。天已垂暮。乃小憩林際。坐待月明。時過三月。綠陰已成。雜樹蒙密。陰沈如履深洞。適觸臥石。囊得小坐。坐時忽捫得溫軟之物。握之女烏也。則大驚。林間安得有此。暗中捫弄。左右綴小珠十數。長短在三寸以外。卽曰。此豈紅豆所遺耶。遽聞其後有顛聲。答曰。薄命人褻物。奈何竟落君手。生知其爲鬼。卽亦弗懼。亦答曰。適謁堊台。固疑長眠其下者。決爲天人。不期相遇於此。臥石尙寬綽。可以同坐。女曰。陰人不願觸生氣。相間在十步以外。聲吻可接。生曰。恨林深不得月光。容華乃不爲俗客瞻矚。女曰。君不憶黃仲則詞耶。鬼燈一綫。露出桃花面。雖極淒豔。轉使聳人毛髮。今不覩面而談。謂之與生人語。亦無不可。生曰。女士生時。家世恨不之知。女淒然曰。先君守南昌。以擅發倉穀罷官歿。母孀。二兄咸入國子讀書。家遺姊妹。而薄命人以瘵卒。妹綠漪十九矣。泉

下心憂其不得良耦。負此清才。知君擇配奇。顧以妹之才貌。足以侍奉君子巾櫛。生喜曰。然則阿姨固陰爲我媒耳。女曰。人言身殞。卽與親屬渺無情愫。兒殊不然。生時與妹食息相依。凡妹所能。多半出兒口授。詩句一字弗叶。推敲恆至夜分。母氏每以爲言。兒與妹終不能改。君試過吳山之下。有梨花數本。粉白出牆者。兒家也。試以媒通之。兒亦示夢於母。婚必可成。此履旣已落君懷袖。異日愛妹歸來。留付紀念。兒或與秀才有緣。來生或踐今宵約也。已聞林外有數人偶語而過。女卽寂然無聲。生亦悵然而起。趁月惘惘復至墓下。揖而祝曰。阿姨恩意深篆中心。歸時卽祠阿姨木主。俾賢妹來嬪後。知僕與柯氏固有宿緣也。明日果值得吳山之下。有梨花出牆者。則故南昌郡將柯公宅也。而柯公同年呂西亭先生。爲生業師。卽以師爲介。通於柯氏。夫人夜來亦得異夢。適與呂師所紹者契合。則大喜允婚。綠鬢年十九。長眉秀髮。風貌如仙。能爲趙承旨楷書。兼習子固水仙詩。筆清婉。然自紅豆亡後。晝夜悲梗。貌漸清瘦。夫人防蹈其姊沈療之疾。且夕思遣。旣定婚。卽匆匆爲治奩具。生家固有田產。

在萬金以上。母亡。煢煢與乳母居。乳母亦六十矣。得綠漪則大喜。閨房備極倡隨之樂。一日。生他出。女無意步及淨室。忽聞旃檀之香。入視。則龕中供一木主。上題來生聘約紅姨。栖神之主。綠漪不解。其旁陳小金合。啓之。則紅豆棺中履也。失聲而號。乳母奔入。綠漪結舌不能語。問此履胡來。乳母髣髴述生言。然多脫節。綠漪捧履大哭。已而生歸。綠漪怒曰。爾奈何盜亡姊殯宮物。生不得已。述遇鬼事。綠漪曰。既聘我矣。何復與姊訂約來生。生曰。姊所命也。顧君二人骨肉之愛。吾恨不兼得英皇耳。姊既無歸。吾若尊爲鬼嫡。又患無以處君。若聽其弗祀。則不惟負恩。而且背理。今生妻恃汝。鬼妻推姨。使鬼得有歸。來歆吾饗。不寧可耶。姨言俟爾孀時。以履留爲紀念。聞亦託夢於母。問母卽了了。想君子友情切。或不以吾言爲妄也。綠漪且聽且駭。已而曰。姊終多情。惟來生果踐其言。吾亦當爲姊捧輓也。

畏廬曰。此真爲小說之言矣。天下安有是事。若紅豆者。可云情中之俠。尤鬼中之俠。月黑林青。男女相語。卽使秉禮者。亦難必其不亂。况乃鬼耶。願人言之。而余記之。信

而不疑。似確有其事者。又將誰欺。第酒後茶餘。無可排解。果以余言述之於酒座。必有聽者之人。亦不必卽斥余言爲妄也。

薛存姑

余三十歲。外祖母鄭夫人。親授余書。每至夜分。輒述鄉間故事。俾余聽之。余勤。則母悅。恆娓娓不倦。倦讀則否。因憶得有薛存姑者。儒家女也。十四歲。能詩。如雲多隨意。片竹有礙人枝。一鳥嚮深碧。羣峯支晚晴。一路修篁何處寺。無人行處畫愔愔。皆佳句也。夫人恆喜誦之。存姑十八嫁柴孝廉子。亦清婉能讀書。伉儷至篤。孝廉妻伍氏。弗善也。謂吾家寒素。新婦應操井臼。不宜以文翰荒時日。則盡奪其筆研。令操作。晨箕而晝汲也。存姑應命如響。無戚容。而柴子乘母弗見。恆陰助之。存姑不可。則請諸其姑。令其夫出就外傳。伍可其請。然柴子隔日必以書歸。而存姑置弗答。謂答書適以勞攻苦之心。時孝廉物故久。家尙少康。伍晨起。部署家事。飭存姑了之。則自赴毗舍關葉子格。存姑日中。合其鄰婦織席於堂。鄰婦曰。吾見尊姑處君良虐。君自晨及

昏。手無停作。足無停趾。而尊姑常向吾家啾啾。道君惰窳。荒其家事。吾意辛勤至此。亦云止矣。姑雖虐。終不能夏楚君。置之可也。存姑曰。井竈之事。婦職也。天下焉有以職授人。而不求其盡者。姑之不直我。必吾職之未盡。行當盡吾職耳。鄰婦大慚。然中心實憐而敬之。一日伍命存姑殺雞。切而和糟。蒸之。迨伍戲罷歸索雞。存姑啓鼎。雞空。但餘其骨。剩餘液。則大驚而呼。伍問故。存姑言雞亡矣。伍乾笑曰。爾饒。我固知之。願向我請數醵。我豈不許者。必食之都盡。何也。存姑不能辯。而哭。但指鄰婦爲證。鄰婦曰。適與存姑同織。存姑曾一起視雞熟否。卽出。意至鄭重。俄頃之間。烏能盡一雞。此雞決入狸奴之吻。非存姑也。伍大怒。以爲家事。外人胡得而坦。乃批存姑。存姑泣曰。不孝之罪。決無可辭。願婦人乃以饑名。竟竊老姑甘旨。胡以爲人。匆匆入。鄰婦知有異。願不敢止。旣而久不出。則窺之。存姑縊矣。乃大號。鄰人四集。碎扉入。下其縊。救之頗蘇。而伍又大哭。以爲喪此賢婦。聞者皆齒冷。正鼎沸間。縣官王公紹蘭過其門。王素以吏才自銜。下輿入問。衆不能諱。具以實告。公曰。此易辨耳。問此間通鄰家有

後戶否。對曰。廚次有小門。公曰。得之矣。令其侍者出錢四百。市桐油及湯餅。以油和餅熟之。徧召同戲者令食。餅入咸大吐淋漓。視伍氏所吐之膠液。雞塊咸存。公笑曰。汝平日虐婦。恆欲以重罪中之。顧婦賢。不得間。爾之盜雞。亦非有心陷婦於罪。特戲半思食。自後戶歸。見鼎中雞熟。就取而食之。旣而又悟。平日以威嚴臨新婦上。一旦自承竊食其雞。防褻尊也。故以饑加新婦。而又無理自鎖。則肆其淫威。至批賢婦之頰。此舉不惟狂謬。亦蠢蠢可憐。爾夫爲名孝廉。在法不宜辱。辱汝轉以傷孝婦之心。實告汝。天下相壻易。相媳難。壻之不賢。但失一女。子婦不賢。則謬種所貽。足爲家門之累。汝老矣。有賢婦而不知惜。本縣告汝。當留悲哀思慕之根。與後人也。伍再拜自承已過。向天自矢。後決不虐其婦。公首肯者再。升輿行。鄰人譁贊青天。已而柴子小試。得首列。公讀其文字。謂之曰。若得母資賢妻之助乎。太夫人近有恩意否。柴子唯唯。不能答。公曰。勉爲之。勿負存姑賢孝也。

畏廬曰。南中雞質。愈於北產。殺雞。將之以酒。佐之以糟。煮未半。芳烈之氣。已紛騰戶

外。伍氏鬪葉子格久。飢而偶歸。聞香安能忍之而過。攫取而食。迨食既。忽思未告其媳。則大悔不可止。因而有批頰之事。王公聰明。乃能揣之歷歷。吾思伍氏長跽自思。不惟發媿。幾欲失聲而笑。昔有某君穉年爲縣官。將行。其嫂亡雞子。謂之曰。小郎此去。必能判決疑獄。今嫂失雞子數枚。意必羣婢竊食。試爲判之。某曰。易耳。令取水徧漱羣婢。一婢所吐。水中有黃。獄立決。蓋卵黃在齒。漱之立驗。若食雞者。非令吐又烏可得出耶。

阿脂

前三十年。安南之役。福州台灣。咸被兵。已而起劉銘傳撫台灣。而鎮南關亦捷。和議告成。台灣幸無事。大府卽圖撫番。冀改土歸流。以美政聳動政府。然而番社不易撫也。箐深如海。里許路斷。生番履長藤如繩橋。官軍臨險不可飛渡。則相視奪氣。帳於叢樹之間。雖徹夜徼巡。而帳宿者往往失其首。覓之不可得見。或軍行半道。而林間出飛矢。中人立蹶。且有鳥槍。不鳴則已。一鳴官軍必有死者。故淮軍雖百戰之餘。亦

不能長驅而直搗。特以熟番招之。餌之以利。間有至者。狀與平民無異。唯睫毛稍長。語聲啾啾然。而熟番爲舌人。稍能辨之。惟不習衣冠。惡履。恆赤足。久復叛去。然其人雖適於禽獸。而男女有別。妻弟之前。不能與其妻作褻語。一爲所見。卽拔刃相仇。斥爲非禮。番社無屋宇。拗高竹爲穹門。其下積土爲床榻狀。被以鹿皮。寥寥十餘衆。亦爲一社。得妻之法。以能殺人爲聘禮。割取人頭。銜其社中女人。女矜其武能。乃爭欲嫁之。間有美麗者。肌膚膩白如雪。不衣而袴。袴乃非袴。織布爲長裾。蔽下體而已。余鄉人劉勝。年二十三歲。精緣橦擊劍之術。以鐵爲方盾。外列巨釘如星宿。重三十餘觔。以左手將之。右把青銅簡。可二十觔。輪動如飛。一食輒數升。落漠不自聊。乃充台灣征番軍。軍中方講槍礮之技。未之奇也。劉恃其脚力。輒一人裹糧深入番社。瘴黑如墨。向曉濛濛。劉額上熱氣蒸騰。瘴不能犯。其履藤超澗。一如生番。又耳目聰明。矢彈之來。有微兆已前聞。蒙盾伏避林間。飛矢如蝗。咸不能中。生番異之。則爭出。叢白刃阬之於險。劉揚盾舞簡。擊殺七八人。餘衆立遁。遂冒險深入竹中。諸番已盡避。獨

一番女坐哭不去。白皙秀髮而朱櫻。劉至。女哭愈厲。問之。竟能作漢語。語音似溫陵人。蓋七歲時。爲番所得。長養於此。已與番社習矣。問名。則曰阿脂。問姓。則忘。劉曰。汝於村中有家乎。阿脂曰。尙憶兒時。戲門外。尙挈一穉弟。番人至。殺弟而留我。刦至此間。語次格格雜以番語。細辨之。極力詮釋。始了了。劉曰。歸乎。阿脂曰。不知家之誰屬。劉曰。嫁我乎。女羞不能答。旣而曰亦可。劉曰。汝有長紳否。女曰安用。劉曰。將縛汝於背。女曰。不利於戰。劉笑曰。此豈置念。女卽出芙蓉布。劉果縛女於背。奮其兵器。履行險阻。若無事。至一危澗之前。番人十數。揚械以俟。劉飛入其隙。奮簡力擊。當者皆靡。番所用刀。作柳葉形。如亞刺伯所製者。便捷輕利。顧劉勝之簡法。精良無匹。番又惜女不敢縱矢及槍。防斃阿脂。蓋阿脂豔名。振番社。久相婿不可得。番爭涎其美。意欲奪脂。不願死脂。故勝得脫於百死中。勝旣出。遂不歸壁。寓脂於相識人家中。然不得生番之頭。功亦弗錄。阿脂旣嫁劉勝。亦漸復其故。惟好赤足耳。余友周君曾一見阿脂於苗栗縣。時勝已以軍功補守備。阿脂亦生子。美如芙蓉。阿脂沈肅不苟言笑。

長日惟織布。顧所織布。紋細而實且厚。夏日用爲汗衫。能卻暑。阿脂亦偶歸溫陵。以劉勝溫陵人也。溫陵人恆呼脂爲番女。脂不復辯。但曰。番女人而非獸。內地人固有入而獸者。番女未宜輕也。聞者爽然。

玉蟾蜍

社友楊柏如。慷慨尙俠人也。一日匆匆過余。言將有官事入城。余稔柏如不苟取與。生平憐貧篤舊。又與何人涉訟者。問之不答。言久久當自知之。旣而余過楊菊齋。問柏如何事。與人構訟。楊菊齋始一一告余如下。林某者。業小販。娶妻美而賢。生一子。繼又生女。三日。妻以暴疾卒。卒時出玉蟾蜍一小枚。寘女懷。謂其夫棄女於街衢間。署女生年月。裹蟾蜍於襟中。犯曉置之人家門外。有朱乙者。爲銀匠。得之。遂字以長。名曰暖貴。年十二。朱顏秀髮。過者輒驚其豔。朱復以羸病死。其妻貧薄。不能自活。遂鬻暖貴於勾欄中。瀕行。付以玉蟾蜍。且示其故姓。而暖貴者。貞淑解事。知身世已墜。煙花中。堅以死自誓。凡遇狎客林姓者。必舉其父之名詢之。顧林落漠無聞於鄉里。

問。遂亦無知之者。暖貴年十八。鵠母固恃以得纏頭。然年過破瓜。欲從夜渡中得巨金。趣之侍客。暖貴卒不可。橫施鞭撻。蓋九死一生矣。而志終不奪。其事爲柏如所聞。微得其父處。告以暖貴守死不屈節事。林大悲。柏如遂合資數百金。向鵠母贖暖貴。鵠居以奇貨。必千金。柏如爲暑狀。授林。懇之於理。時曹少尹爲承審員。判歸林。而鵠執朱氏之券爲據。抗言非得諸林氏。果朱氏來者。請以女歸之。有朱松棍者。儉狻不法。遂冒爲銀匠。赴官自承。暖貴臨質。抗辯養父已死。遂出玉蟾蜍。並其生父所書年月。上之官。紙已霉腐。略辨行墨。官召林覈驗筆迹。乃相符合。而鵠猶抗強。言女歸林。且更鬻諸他氏。奪吾搖錢樹。必擇人嫁之。且必嫁士流。意脅官士流自愛。決不娶此勾欄遺孽也。柏如友王生。謹愿能文。年垂三十。貧不能娶。柏如強之入官。王平日得柏如周贍。重違其請。竟如約。曹少尹見王溫雅。頗心愜。卽曰。王生無因得此佳麗。楊孝廉旣以五百金代贖玉人。生獨不能少吐珠玉見示。使異日情史增上一重公案耶。生面頰不能答。曹立命紙筆。趣作一詩。生伏案前。填小令阮郎歸調云。霞洲淺瀨

漾輕沙。春愁結睡霞。帶香和恨託琵琶。何心玩物華。薰翠被。掩銀紗。蟾蜍玉不瑕。聽他飛盡碧桃花。拋將蘇小家。曹得詞笑曰。詞似晏秦。然未句蘇字失叶。不如改作錢塘小小家。雖未工穩。然尙不悖於詞律。遂援筆判歸王生。判詞作駢體甚長。菊齋不能舉以示余。時流爲詩紀其事者。盈冊矣。

程拳師

建寧之南瓦鄉。有程村者。寥寥百餘家。恆多盜警。故村人欲習武以自衛。則延其族中程遂者爲導師。遂拳法生硬。擊奮似有大力。然遇柔術輒屈。遂亦不敢自信其術。每遇柔術家。輒降抑以酒肉取媚。建寧邇江右。江右之流氓。操舟者恆集於建溪。偶與村人小鬪。輒大集其衆。出白刃。間肆劫掠。故建人之畏贛人如虎也。鉛山邵老虎。年四十餘。精柔術。以武技噪其鄉。顧無行。不見直於父老。遂流寓建寧。聞船人言是間有程拳師者。學者甚盛。虎技癢。竟獨身至程村求試。而遂已前備。具禮厚款之。席間虎盛張其能。必求與遂校藝。遂知不免。試作勢。虎凝立不動。遂進撲。奮拳時膊上

之筋。一一呈露。厥狀至猛鷲。拳至。虎作聲如牛吼。一揚手。而遂已。顛百步以外。此蓋拳技中。所謂縱法也。縱法者。蓄關元祖海之氣。貫入二膊間。敵來接之。則立化軟如木棉。步隨身轉。敵來撲。輒蹈空不中。敵腕一交其腕。則縱氣發。舉周身之力。以一吼出之。敵觸氣立顛。卽以拳中人。亦曰縱身拳。譬如力有百斤者。合週身之力。注此一拳。已倍蓰矣。遂法木強。肢腕弗靈。手足分力。進退遲鈍。虎輕捷如飛。遂乃敗績。幸不爲學者所見。則出金十餅。賂虎。請勿言。虎知遂弱。時魚肉之。每至必令殺雞置酒。留輒數日。去必以贖。年七八至。遂漸不能堪。不得已告之及門。時習藝可六十人。中有都講許尼。李苟。皆力雄于夫者也。語遂曰。虎藝高。而吾門衆。白晝相舐。當者或敗。若夜中阨之於險。雖十虎不能有幸。况乃一耶。遂曰。如何。許尼曰。虎再至者。師勿留宿。但言有事。不能具禮。贖以數金。令行。計自村至石步。爲路可三十五里。彼間有石亭。吾輩伏亭次。環擊而踏之。抉其眼。奪其金。彼以爲遇道刦耳。何能疑我。遂善之。是日虎果至。道遇一補履施姓者。問安適。虎笑曰。第從吾行。可得酒肉。施本爲贅壻於

近村。將成禮矣。以缺數金。岳氏責望急。故出避其囂。聞虎言。遂同行。既至。遂禮意如恆。留飲至夜午。言今夕無下榻處。贈金五餅。趣行。虎及施皆醉。盤散行暗中。三十里。近石亭矣。虎前行遇繩。絆其足立蹶。有十餘人出而縛之。並縛施。虎問何仇。不答。繫二人於亭柱。暗中似有物抉其眼。痛絕。已而二睛皆出。施姓亦然。探其金。並虎舊蓄之五金。亦並取以行。遲明。行人過亭下。二人大呼。行者亦江右人。悉爲鄉音。虎遂述遇劫事。鄉人曰。盜之所重者金耳。抉目何爲。是必仇家所爲。非盜也。虎因舉程。遂事。鄉人曰。得之矣。遂合江西人數百。昇二盲人。至程村。遂堅不承。且言吾是夜有事。吾族人可證。且匆匆殺雞置酒。君去。吾尙未行。何能先期待於道周。虎忽憶當日遂之友周某者。微有資財。則告贖人曰。是必周某所爲。衆大譁。乃昇虎至周家。周不能堪。以一百二十金求免其訟。衆可。復昇虎至江畔破舟中。欺其盲。乃瓜分其一百二十金都盡。置遂及施而去。施之岳。方索金不得。遂絕其婚。虎亦呼號數日。斃於舟中。畏慮曰。習武技者恆相阨。技高者雖勝。卒亦爲人所中。天下唯深仇宿憾。爲難最不

易防。或出不意。爲人點穴而死。或僞爲和悅。求釋前愆。深情厚貌。彼此無間。斗一舉手。身首至於不完。吾已歷歷見之。遂之初志。以謙卑自牧。可云得保身之術。而尙不免於虎之婪索。故天下以藝名者。名愈高。則忌愈集。至於防不勝防。他藝之取忌。但有飛語誹謗而已。若武技者。不爲仇則已。仇深則性命之倖全。亦呼吸耳。勇夫重閉。此中國語也。而英倫之勇士。亦有是言。正以防仇於不覺耳。

破產知縣

閩之霞浦。有村曰林邨。蕩子林九者。博徒也。日博而負進。家具悉鬻而付之博局。妻不能堪。遂抑抑以死。九益無聊。則遷於福安。爲郭氏孀雌所贅。遂冒姓郭氏。孀曲徇其意。稍與貲。九復縱博。積二十餘年。生三子。一女。郭孀爲子女計。遂靳不與資。九故態復萌。日取家具易錢。後妻大忤。一日敗歸。誤拂其食器。器碎。妻大怒曰。博徒。汝敢碎吾器耶。杖之。九計弗行。且見逐。顧無所之。遂歸故鄉。九故有一兄。逝矣。嫂遺二雛。一行樵。一作小販。九歸時。道見野葛。因採數葉納之懷。意圖死也。將入邨。遇其前妻。

之弟黃二相見道故。詢新歸何作。九漫應之曰。販豆餅耳。二問幾許。九曰。挈得百餘元歸耳。匆匆遂別。既至。嫂年六十。家復貧。問二姪。則皆未歸。嫂爲作糜。而九卽潛服野葛。腸斷大呼。嫂出而九孔竅皆血。死矣。二姪旋歸。謀諸其鄰。鄰皆林氏。其長老言曰。九出二十餘年。爲吾家子姓。既自裁。瘞之可也。明日黃二至。問九所在。林媪結舌莫答。然終不以實告。斥九爲白晝遇鬼。因而大鬧。二私計九以百餘金歸。是必爲嫂謀斃。偵之數月。得實。知無可訟。則亦置之。然恨媪之詈已。尙欲報之。一日以事至福安。逕造郭媪之門。告以九死狀。媪有戚爲訟師。居左鄰。延之定策。訟師曰。林媪赤貧。無可侵剝。林村中有富碩者乎。曰有。某甲四兄弟。伯叔入郡庠。仲季均武生也。臨橋設肆。市百物。家資可數萬。訟師曰。可矣。然二必爲證。二不可。訟師曰。汝但言遇於村外。知其有百餘金足矣。於是訟之霞浦縣。言九挾百四十金歸。過橋。與林之季弟遇。九負季博進久。季欲留其金。彼此互爭。九逃。季以刀中其顛。立破。藁葬矣。縣官何姓。科第少年也。初斥其妄。不許。既而再三訟。不得已召林茂才至。令出一百六十金。了

此訟。茂才呼冤。官曰。我固知之。然非此莫了。茂才怒曰。我願納金城塚。不能投狗洞也。官笑曰。汝以我爲狗也。吾今當檢驗九尸矣。明日必下鄉。然不時至。官之初意。尙待其以賄罷訟也。而茂才執不可。長老且代之謀曰。郭氏訟季刀中死者之顛。果竊啓九棺。剖尸以實其言。不寧敗耶。今宜先起棺。付諸其家。令守之。明日官至。郭孀臨棺大呼。言林茂才易吾夫尸矣。官曰。尸果易耶。尙何驗。磨從者。乘輿歸。旣遠。識者曰。敗矣。尸有痘癍。且年五十。又服野葛死。果倉卒易尸。安得此三事俱肖者。果以情語官。訟必得直。今官行。大獄興矣。官旣歸。卽以吏盡捕其四昆。斥衣頂。施以楚撻。每撻必曰。狗洞如何。城塚之金。又安在。時有同宗林甲者。爲之別延訟師。訟師陳詞如識者之言。辯三事。官不能詰。告之臬司。謂有助訟之人。臬司飛籤。取助訟之林甲。甲潛逃。然吏役百數。擁塞其門。甲家以三百四十金了之。於是居間者。爲平亭。郭氏得五千金。訟罷。而官僞爲剖斷。仍判百六十金。官亦得賄五千。綜計林氏以無證之獄。覆其產矣。聞人喜訟。而又負固。不審後禍。哀哉。

畏廬曰。翁少年時。遇鄉里有搆訟者。不問是非。但曲繪吏役之貪狀。及罷訟後之追悔。摹寫情態。聞者失笑。往往以此寢其爭。鄉之訟師恨入骨髓。以爲屢敗其業也。尙憶有縣役王美者。自言有上舍與某翁訟。兩家咸有鄉宦爲之助。官不能軒輕之。上舍忽謂美曰。汝但能詈辱翁之先代。吾饋二十金。美諾。復謂某翁曰。吾能爲翁詈上舍。得二十金者。吾決爲翁效死。翁大悅。美受兩家金。臨質之日。上舍與翁分舍而待。美當路大詈。又分遣兩人。就待質之所。示以狀。上舍及翁咸大悅。以爲代已詈仇也。乃不知各以二十金。倩人詈其先代。彼此均在夢中。則真事之無可解者耳。

符籙

丁生。忘其名。閩人也。生平尙風義。急人之急。自言不犯二色。平日寡言笑。恆讀楞嚴法華諸經。湛深禪理。好與人論南宗禪學。家本非豐。以濟貧周急。漸漸中落。一日在破書肆中。以百錢購得手抄符籙一卷。中多禹步行法。施治狐鬼之術。時時有朱字靈符式。初讀以爲妄。已而中表之女。犯狐魅。啼笑間作。觸之則拋擲器物。而空中亦

若有人助擲者。熟飯甌中。忽得死鼠。以瓶儲酒。化而爲溺。家人不堪其擾。一日丁生偶至其家。亦心惡其虐。顧無如何。夜歸。忽憶市得符籙一卷。卷中語。似歷歷有驗。則姑試之。遂作符一道。並以木匠黑繩。就病者床下。令人對引而界之。卽焚符於床下。病者大哭求去。然啼聲漸微。漸遠。似另有一人哭者。而病人霍然。遂蘇。鄉里爭集以爲神。於是丁生能禁勒孤鬼之名。播於遠方。然生遇輒謝却。不爲施治。以爲偶中而已。不必卽有奇驗。秋日蒔菊滿庭。丁晨起灌花。有老叟跪於門外。年七十餘。鬚髮純白。丁大驚。扶掖起。問來意。叟言。跪門外二時許矣。以先生道行高。吾家有孫女。爲叟生平鍾愛者。忽患狐魅。昏不省人。家下又時時火發。雖未兆焚如。然已煨燼衣物。非鮮。孫女病已經年。叟賣去腴田。以人至龍虎山求天師。亦無驗。昨聞先生抱神術。又非神巫。可以資致。故叟以七十之年。長跼門外。冀先生一臨。靖此妖氛。全我弱息。丁生笑曰。安有是事。前者親串家。偶有小崇。故憑故紙抄撮。以禳之。幸得微驗。今天師之力。所不能禁。鄙人有何道力。能爲翁驅崇耶。叟復涕泣下。生不得已作一符。並

教以取木匠之繩。如法試之。越日叟復至。言焚符後。少靖。昨日復大呼。謂請得豹山老娘娘至。不畏汝術士也。丁愕然不知豹山娘娘爲誰。意爲老魅。自審莫敵。乃堅謝此叟。叟長跽不去。必欲一行。生無術。遂挾書。以輿至叟家。未及一里許。家人已奔迎。言火發已三四次。磚石飛擲如雨雹。祖先靈牌。飛舞空際。久久不下。已乃騰擲於溷次。生聞言頗怒。卽謂叟曰。此間能否假館書符。叟曰可。卽引入近村一小廟中。生乞硃及黃紙。僅乃得之。生禹步。書朱符。中作圓圖。署字重疊。直類朱丸。又作一符。外牒文書曰。飭城隍。連作三符。一焚前門。一焚後戶。一符則焚諸社公。獨此文牒。向空焚之。卽以朱丸之符。付叟曰。未至家三十步以外。焚之時。已薄暮。部署甫竟。生復自作符。令以白灰。至作圓圖。生握固端坐。圖中。叟如言。以次焚符。室中尙寧謐。及焚朱符。家遂大亂。人人爭見有甲士塞門入。房中忽出一老媪。態至龍鍾。然能格鬪。甲士環擊之。媪大敗逃。噉齷曰。吾往取廟中人。於是甲士爭入。覆榻移榻。穢狐十三。狐首累疊。擲之階下。而丁生者打坐至夜午。忽有巨石自廟外擲入。至灰圍旋落。突入一老

媼言曰。爾恃其道術。乃殲吾種。丁生握劍訣言曰。爾殘人以逞。法宜赤族。媼張其牙吻。欲突入搏生。顧此一圖。如有重梗。不得前。則曰。汝尙梗直。生平無過。實告汝。汝不燬所藏書。爾子孫必用。是以圖食。以爾之生路。爲我死路。汝族亦無類矣。生曰。媼姑行。自是以後。余亦立誓不爲人施治。顧心憫此叟之慘狀。遂動我救人之心。且與媼非仇。何必以殺人爲快。不過聞媼以神通炫人。不期用此大力。媼行矣。大家思過。安有悔恨之日。狐媼似動聽。倏爾不見。

有薛先生者。生平能背誦四書講章。又好請箕仙。此事卽薛先生語。余者事隔二十九年矣。丁生亦實有其人。曾以佳文歲考第一。食廩餼。乃不知其懷道術如是之神。薛先生言自是之後。丁果焚書。不令子孫繼其業矣。不背信。不術奇。君子哉。

竹影庵

濟南有富孀王氏。年三十而寡。有子七歲。願以單獨之故。乃拜鄰庵尼僧幻雲。爲乾阿彌。凡尼有所求請。孀靡不應之如響。願尼之求。初非飾佛象裝梵宇。凡民之貧獨

凍餒爲雲所見者。雲必造請媼。俾媼調之。雲爲之介也。雲每請必太息曰。衲爲媼種福耳。非敢資他人之有以爲惠也。媼曰。開士所求。均不爲己利。聞有哭聲。輒出庵而止。寧止爲未亡人造福。亦所以結鄰里之歡。不然未亡人擁此重資。子幼而丁單。又何爲者。如是七年。媼子王永十四矣。聰明能文章。已入郡庠。尼來賀曰。孺子頗荏弱。宜習武。用助其體力。不如從尼茅庵中讀書。並以學技擊緣。撞諸藝。媼大驚曰。嚙不知大師能此。唯此弱子。羸而善病。吾至引以爲憂。果能暴長其筋力。則習武亦適以助衛攝。永自是從雲於庵中。庵曰竹影。以多竹名也。永三年之學。不惟能飯。力乃溢。出平地超起行簷宇上。又能駢二指按簷端。垂兩足於下。巡簷過十餘丈。徐徐着地。輕若飛鳥。媼乍見。深以爲危。然喜其健而善飯。則又喜尼之善已。十八領鄉薦入都。嘉道間。山東多盜剽。越人於貨。日有所聞。瀕行。尼出小劍十二。教以百步擲人之法。十日盡得其祕。道行二日。曉起聯車二十餘輛。永主僕爲之殿。前車遇劫。盡數車之裝。暴客十餘人。跨駿馬。腰弓矢。永徐步下車。就客馬前拱揖曰。諸君綠林魁傑。奈何

窘及書生。必不得已。請一二人下馬地鬪。今恃其多騎無爲也。中有少年盜。可三十餘。大笑下馬仗劍言曰。孺子能鬪乎。劍也。或角拳勇。唯孺子所擇。永願僕取車中青銅簡。盜亦按劍以俟。甫交。簡落如星點。盜劍不知所抵。立靡。馬上一盜。方注矢且射。而目中已入一小劍。立蹶。衆不知劍之所來。更一人亦然。然永方挺立四顧。一無所動。盜謀叢射之。然永之簡法。上下翻飛如嚴城。無一矢能近者。知不可敵。呼嘯去。遺二尸於道。永徐前收其雙小劍。意態蕭閒。若無事焉。衆亦得免。永旣報罷。歸行故道。忽見一老人。癯而喘。跨蹇躡其後。永行亦行。永止亦止。心知有異。然嚴備之。旣抵里門。老人亦跨蹇過。審顧門宇。再三而去。永見母。祕遇盜事。卽款庵告其師。師驚曰。此老人面上有赤痣二。癯而喘者。非歟。永曰。然。尼曰。是爲劇盜。曾入吾師之門。以無行檢。屏去。然非老衲敵也。知爾歸裝無長物。故遂巡至若家。將攫多金。今夕必至。衲當至爾家備之。是夜無所聞。曉起。老尼已去。案上遺帶血小指一。尼卽以指作艸書曰。盜少創。已行。茅庵無人。衲歸矣。

宣城生

某生者。宣城人。應郡試於寧國。寧國有靈狐。頗著冥迹。生以香楮請曰。今茲果得雋。必立廟以祠仙人。已而榜出。果入郡庠。生喜頓忘前諾。既歸大置酒。延其親賓。則亦不言祈仙立廟事。忽一日臨飯而僵。吐沫跳叫。言爾乃輕諾寡信。食言而不廟我。家人茫然不知所謂。迨微醒。詰之始吐實。然生父亢強不之直也。是夜竟失生所在。而門戶扃鑰如故。則遣人四出覓生不可得。明日侵曉。有人見生偃臥於襄城間。狀若洪醉。鼻歸窈詰。生不省所出。亦不辨所從歸也。翁既得子。仍寢其廟議。逾日生復渺。家人張皇四出。數日後得生於小山之顛。山斗絕。不可階而登。生危坐其上。百計取而下之。於是家人日夜嚴伺。少交睫。生仍渺然。若凌虛而行者。於是半月不可見。忽有人投書其門。則其子書也。書言已在寧國某逆旅中。趣來迎。家人如言。生歸聚詰。其何以至寧國。生曰。有女郎韶秀年二十餘。縞衣紅裳。入門挾吾行。其行也若履雲霧。爲余置逆旅間。且留金給予旅食。諄諄責立廟事。且不直我之負諾也。翁此時微

信。且曰：宣城名區，卽廟於宣城不可耶？子曰：女郎言必寧國。翁曰：女郎謬也，非宣城者。吾決不出資。久之無變，衆備亦懈。一日復失生所在。翁怒曰：男子果有福命者，魅何能爲？今此子爲魅顛倒，如弄玩物。左右東西，可以措置。卽生存亦奚爲者？况吾多子，不必恃一庠生，以爲家門之榮。聽狐女所爲可也。戒家人勿再尋覓。越月生書自灑上至，言已趁舟而來。今仙言將挈我入九龍山，幸家人救我。翁得書，晒曰：九龍盜藪，吾子或爲寨主，亦佳事。置書不復。此事得諸傳述，乃不知其究竟。然言者至誠懇，非打妄語者，故記之。

畏廬曰：茲事大類柳河東集中李赤傳。李赤遇廁鬼，白晝中見婦人，遂以巾自勒。經人嚴守，則竊出投廁。凡經數日之衛，卒逸出陷廁以死。余謂非狐鬼之能陷人也。其肇也有端，其入也有機。狐鬼踐其端，乘其機，遂因之而生幻。宣城生重視一青衿，至自狎於狐，求遂其所志，是先自啓以端，自發其機。旣又負諾，則狐直而人曲矣。凡鬼神之道，孔子所不能言。卽西人哲學家，亦言之不得端倪。然明明有神學在也。將信

其有。則自納於邪。將言其無。則幻迹又歷歷可據。宣城生事。余不敢爲臆斷。聽後來傳學之君子。資爲神學之研究可也。

糊塗案

天下有據理斷其必無。而準情出於或有者。如余所記之糊塗案是也。縣官臨民。心乎民者寡也。心乎民而能知民之情僞。乃又寡。而刑幕胥吏之所據者。必取實證。始成爲定讞。顧有證據均確。而情事實虛。則雖有聰明之有司。亦斷不能起而力爭者。一則爲法所拘。一則懾乎考成。而憲幕又保守成例如金科玉律。此所以下有覆盆而上無明鏡也。閩縣有差役王甲者。貪而狡。娶於某村許氏。村之婦女。咸赤足能作苦。妻妹美而蕩。名曰春蘭。家有園圃。藝菜甚甘。蘭日肩其家菜售之市人。售竟。必過甲家。飯於姊氏。漸漸與甲染。姊知之。而不能禁也。一日蘭忽不歸。家人四覓不能得。奔告王甲。甲亦愀然無歡。佐家人出覓蘭。而音耗渺然。顧蘭夙已定婚於吳木匠。木匠兄弟二人。兄阿大年四十餘。弟阿二年三十也。匠氏恆不以名語人。人之呼吳兄

弟者。大曰大司。二曰二司也。二司以霍亂死。而蘭之訂婚約者。實爲大司。然婚約中。不書大司。則署名曰吳德榜。德榜聞蘭遜。索人於許。許無以應。德榜曰。人旣不可得。則吾力作所得。下聘之二百圓。當見還。許不能答。德榜怒。訟之官中。官符迹蘭不可得。而甲妻忽謂其兄弟曰。汝輩但取王甲拷問之。必得蘭。兄弟如言。誘甲至家。反翦而懸之。答撻無算。甲始大呼曰。吾實知蘭所在。在北嶺曹嫗家。兄弟仍局甲不聽出。羣至北嶺。詢得曹嫗。言蘭以前一月至。留一日自去。嫗莫審其安之。兄弟更歸問甲。甲曰。吾所知者止此。卽撻我至死。吾亦不能得蘭矣。許氏兄弟。不得已釋甲。官仍令追蘭。一日蘭忽自至縣署。鳴冤。言大司有禽獸行。將謀死弟之婦爲妻。官愕然。蘭自陳曰。蘭所嫁者爲二司。年三十。以霍亂死矣。名曰德榜。而大司者。冒德榜名。且婚書中書年三十。而大司年四十餘。乃欲溷死者之名而圖我。官視大司黑醜。果四十以上人。又召集鄰右問之。大司果名德榜乎。顧鄰人但知爲大司。而婚書中名。乃新定。閩俗所謂加冠字者。大司以齒過長。於婚書中故縮其齡。二事遂留罅隙。衆經問皆

相顧莫對。官曰：獄定矣。以年齒論，與二司符。問名則又無知者。大司之狡，謀其死弟之婦，事屬實。乃杖大司二百，逐去之。判蘭別嫁。

劉王官

前清三藩未叛之前，老耿王居閩之水部門。至今人稱爲大王府者是也。邸第深遠，周圍徑一里。別業則臨瓊水之上。光緒間易爲繪春園。李子和王補帆方爲督撫，補帆築十三本梅花於其間。畫橋流水，荔樹參天。夏中荔實纍纍如火齊，導瓊河之水入牆，分流抱畫閣而過。較諸三海，雖無樓台重疊，然景物皆出天然。王在時，引諸姬蕩舟其間，儀衛甚盛。遊人戢足不敢過其莊門。後此雖易爲繪春園，而居人仍稱耿莊也。王朝京師，而劉王官名升者，特從。王官家一老父，年七十，然至健飯，續娶陳氏，美而佻，生二子，甚白皙而聰美。老人愛之。王官行時，囑其妻必善事老父，勿缺甘旨。妻諾。王官旣行，陳卽立減老人之膳，先撤其雞。然每食尙供魚肉。旣而去肉，繼而去魚，俎上直菜蔬耳。已而又去而進以鹽豉。老人莫堪，怒而示意。陳曰：翁乃不悉物力

艱難。郎行不留錢。而予新婦。新婦顧能以無米之炊供老人。明日之瓶罄矣。將易飯爲醢。降至於糠覈。翁何尙嘔嘔之云。老人曰。何至於此。廩中不有陳粟乎。糴之可以得肉。婦曰。春而令脫者何工。翁必欲得飽。可自行春。翁自恃力强。不得已負粟行春。長日操作。而二孫恆匿不見。偶爾臨春室中。問其母所在。則言方飲諸舅於房中。翁念陳無兄弟。吾子在家。不恆見其問訊。何以子行。而外兄弟之多也。時不春不可得食。間日或得一肉。顧亦安之。靜待其子來歸。經五閱月。王自海道歸藩。乘便朝石鼓。參慧月禪師。禪師行高。能前知。王敬禮之。稱弟子。膜拜。師合十。瞑坐勿動。王微問休咎。小者輒奇驗。大則弗答。王退。劉王官恃有寵於王。則請王入謁大師。王可之。王官入方丈。長跪禪床之下。師久不作語。王官請曰。弟子百無所念。願五閱月中。以二百金餉老父。乃不見答。近鄉情怯。欲就大師乞休咎。詎老師嬰疾耶。師唇吻微動。既又不語。少須曰。汝傍壁坐。王官如言。逡巡就壁間。海燈大明。忽而燄縮作慘綠。王官恍若入夢。見其家西廂之外。有小室。中置巨臼。有老人龍鍾。以麻布圍腰。每一下杵。輒

呼曰。阿彌陀佛。厥聲隱隱。直入耳際。王官自念。老父平日慈祥。奈何僱鷲朽老人。任茲苦役。心方惻然。不自安。忽又見其妻室中。床榻妍整。惟榻上陳角枕三。意者二兒所御乎。然枕巨。殊不宜於小兒。心忽忽如有所疑。而清磬一聲。霍然而覺。海燈復大明。驚起膜拜。坐下。師曰。劉居士。適爾所見如何。王官曰。弟子似已寧家。唯此老人誰耶。師曰。居士無罪。歸自知之。王明日起。節入城。王官侍王歸邸。乞假至家。角奔春室。則所見老人。非他。乃其父也。則抱而大哭。言自京邸。寓二百金。並家書。老親久不答。不圖爲忤逆之婦。所苦至此。翁嗚咽不能語。王官呼二兒。二兒奔集。問若母安在。答言已從舅氏外出。王官曰。若外家無人。又安有舅。出刀靴中。四覓其妻。不可見。已而得之。廚次小屋中。縊久矣。王官遂以大師示夢之言。告其翁。並云。臨行時。師言居士無罪。夫棄父於不顧。已宜死矣。胡言無罪。翁曰。罪不由汝。今悍婦已知恥而逝。可勿問矣。王官怒。命槨葬。翁不可。遂命更娶。撫其兩兒。

畏廬曰。石鼓湧泉寺學者甚盛。吾每歲輒數往遊。計至山二十七度矣。前十餘年。有

古月者。人人言其能前知。於是搢紳先生咸署名爲弟子。且爲之行募。古月居石鼓。忽欲再興雪峯。斂城中金錢無數。余聞之心弗善也。後此聞古月屢屢入城。與大人先生作雅遊。其去慧月遠矣。

莊豫

莊豫一名莊芋。台灣劇盜也。能以飛鏢於百步之外。中人無不死者。飛行絕迹。日可四百里。飄忽無常。然性俠烈。剽劫所得。悉以贍貧乏無告者。遇官捕急。恆聯數家以死藏匿之。豫所過處。雖懸金購賞。人咸不舉以告。有土豪紀姓者。父子八人。均精於拳勇。魚肉其鄉里。鄉曰彪村。村人尊紀翁曰彪侯。民雖冤無敢訟官。得訟亦無敢問也。近村有郭琬者。多田而女美。侯之第三子紀僂欲得之。通以媒介。願娶爲妾。琬曰。吾女欲嫁士流。尤不願爲人妾。幸謝公子。勿罪方命。僂怒曰。士流寧直一錢。且酸腐令人呃逆。以我家媵爾女。在若可謂鼎貴。今乃拒我。我焉知世有法律。亦惟力是視耳。立集其佃人十數。揚械至琬家。取其女。女嬌啼散髮。攀戶不出。僂臨之以兵曰。婢

子行且富貴。何哭爲。以四人舁之以去。女矜眺。家人從哭數里。行人見者皆憤。顧無如何也。郭夫婦日暮扶攜歸。淚盡而暗。忽遇一丐者曰。郭翁胡不赴愬於官。郭悲曰。官寧如彪何。丐者曰。然則愬之莊芋耳。郭曰。芋何人。其貴官之有力者。且不貪而能理煩冤者耶。丐曰。芋英雄人也。能平人之不平。郭曰。其人安在。丐曰。翁果有需於芋。吾願爲紹。媪宜先歸。吾引翁造芋。郭痛女切。亦不審愬之濟否。與丐言之誠僞也。相將入山可三十里。天已沈黑。丐掖翁行。有深潭。水聲潔潔然。潭上似有茅茨。微燈映發。窗戶中有人聲。丐呼曰。莊先生睡耶。窗中人答曰。來者爲阿摩乎。摩又攪事以干我矣。潭深。吾出燈以照汝。翁見一少年瘦峭。而目光四射。眉長入鬚。氣概凜然。則嗚咽奔踴其前。言彪侯奪女狀。芋笑曰。是翁欲落吾手者數矣。願有人爲之居間。得道其命。至於今日。今乃愈行愈厲。凌及羸弱。其罪可誅也。翁留此進少食。今夕必有以報汝。語後入室。遂弗出。摩進食於翁。翁以爲芋寢。摩曰。行矣。是夕紀僂得女歸。將犯之。女大哭。聲徹戶外。家人大笑。僂不得逞。則痛鞭之。女創重且死。忽聞瓦上有人語。

曰。儂今夕花燭。奈何使新人受答。紀翁驚曰。芋也。止家人勿聲。衆皆匿械而伏伺。芋常服徐下。與翁拱手爲禮。翁曰。蠢子今夕納妾。妾遽別其家。作嬌啼耳。乃驚及足下。芋曰。恐非嬌啼。殆求免於死耳。翁變色曰。然則芋來爲郭氏索女耳。芋曰。卽如翁言。且奈何。翁曰。吾家非屈於人者。平日知足下盛名。顧未見所長。今或較其高下。定彼此之雄雌。芋笑曰。敢不如命。然翁家有七子。將俱來耶。或舉其才者以敵我。翁曰。老夫驚朽。尙堪一試。芋曰。請出其兵。翁就壁間下長劍。出匣作青氣。氣勢威猛。芋赤手。徐出一囊。厥聲琅然。鐵丸也。劍至如風。芋已飄瞥於屋隅。翁趨步刺之。芋又飛越。翁頂上。翁橫劍將斷其腰膂。而芋已超登案上。踐膽瓶而立。翁第二子。奮長槊仰而搃之。芋始出一丸。中二彪之目。立仰。芋呼新郎出面我。儂不得已。揚刃冒進。芋更出一丸。中其陰。痛徹心腑。亦仰於地。芋面翁曰。彪侯垂老。負盛名。吾不汝辱。凡人知止不殆。可以郭女見還也。實相告。今日若出吾鏢。爾家無類矣。翁知勢不敵。立投其劍。芋收丸下揖。言此來盲君之子。並宮其一。儂陰已腐。不能人矣。此少爲淫人之戒。時女

氣息僅屬。扶出堂上。芋曰。翁以布來。遂負女於背。以布束之。瞥眼登屋而逝。彪侯駭然。自是不敢爲暴於鄉里矣。郭翁得女。謝不已。芋竟以二十圓賜阿摩。時台灣某縣。以貪名。芋聞之。笑曰。天賜莊豫金矣。某官罷。行裝數百具。然芋探篋之輕重。能識金銀。中有小篋絕沈。以三人執械輔行。芋直前推其三人。皆跌百步以外。芋取篋如舉毫毛。健步直趨。數十人舍裝追之。不能及。芋旣得巨金。乃大施舍。某怒。遂以語餽之。鎮道言。芋將謀反。邏騎四出。必得芋然後已。然主兵者。恒夜中失其頭。鎮軍愈怒。下令得芋者。受上賞。於是官中人。乃爭欲致芋。鎮軍又馳檄四出。芋漸漸路窮。每至人家。輒執兵據榻。開門而假寐。兵亦躡踪而至。芋卽飛行。已而官謀以重賂餉芋。所狎妓荷醉。荷醉允。芋至則矯爲淫態。以媚悅之。芋亦久疲於行。倦極。得酒卽嚙醉。乃不知酒中已實藥矣。甫就枕。而兵已屨入。芋驚索鏢及丸。咸莫得。呼曰。荷醉誤我。欲騰起。越過來兵頂上。願藥力偉。乃不能奮飛。左股已中鈎。遂就縛。面官自承。歷歷無隱。臨刑言笑自若。謂一生急人之急。但不知古人中何人似我。恨我不讀史。無能舉以

自方也。

畏廬曰。莊芋之事。吾聞之錢塘王君。至於彪侯事。又得於同里何姓。余疑事蹟似近。點染。顧小說家。又好拾荒唐之言。不爾。文字不能醒人倦眼也。生平不喜作妄語。乃一爲小說。則妄語輒出。實則英之迭更。與法之仲馬。皆然。寧獨怪我。唯莊芋臨刑一言。甚怪特。似生平有異稟。方能言此。海外固多異人。今馴伏於日本人威力之下。雖得百莊芋何用耶。

吳生

吳生道素。永嘉人。隨其世父宦閩。年十七。白皙姣好如美女。髮長委地。其黑如漆。秀眉朱吻。人人恆以衛玠目之。顧鸞齋不審風情。長日飲食外。惟讀書。而尤嗜八股。對燈琅琅。讀至夜分。非世父力止之弗釋。燈熄後。枕上尙有哦詠之聲。而人人又目之以書癡也。寓居北門。北門多需次人員住宅。長洲葉公。以道員分閩候補。女公子絕美。能詩詞。願擇配苛。葉之季父與吳公父爲同年生。彼此通家。遂相過從。然女累至

生家。咸不得吳生一面。生食已卽下鑪。伏案。自以小銚儲水。時自煮茗。雖臧獲不能近也。一日春盡。芍藥盛開。生忽出徘徊花間。口中尙誦陳勾山紫竹山房時藝。每到佳處。輒大聲高吟不已。婢媪遙望。竊竊聚笑。然咸心豔其美。爭欲挑之。而吳生茫然。都不之解。夏中酷熱。生尙閉戶。顧爲暑氣侵暴。頭岑岑然。不得已出而乘涼。而時藝仍不去手。時吳夫人方招葉夫人小飲。女公子亦至。遂同遊涉園次。葉夫人見生美麗而嗜書。心已屬之。卽謂吳夫人曰。此爲夫人愛子乎。吳夫人曰。猶子耳。小郎夫婦均逝。筓子無依。故攜之至此。此子虛有其表。人事一不之省。但長日閉戶如處女。食息不去書。吾家太守恆憂其愚。不審後來何作計也。葉夫人曰。嗜書亦大佳事。公子少年韶麗。而又苦讀。吾決其必爲偉器。言次。生自花陰中。已見女郎。然亦驚歎其美。亦不解其所以然。旣歸。對燭冥想。初無淫靡之思。似女之秀色能撲人使之喪失所守者。久之。忽曰。吾又費時刻矣。奈何爲無爲之思。拋我正業。乃復吟誦。夜午忽聞有叩扉聲。忽念夜深何人至此。啓視。則日中所見女郎也。羅衣長裙。結高髻。初無釵飾。

而容華絕代。入時舉止端凝。初無規奮之狀。生竟踧踖避於屋隅。不敢致問。女忽曰。兒爲西鄰葉韻蘭。乍至君家。見君注目花陰。似眷眷於我。故不憚行露。冒昧造君。非有所干。但欲問君操業。何爲苦篤至此。生旣不解人事。一聞叩其所能。則大喜。盡出其制義之稿。求正於女。女讀至三篇。卽生倦容。謂生曰。書生長此不已。將終身爲腐朽之人。入股固小道。然必飽讀經史子集。參以生平閱歷。方能代聖人立言。卽君所嗜之紫竹山房。陳先生亦讀破萬卷者。且能詩。君今但讀其入股。而陳先生所造之深淺。書生亦能知之耶。生曰。所謂詩。決爲試帖矣。然亦安能如簡學齋桐雲閣兩家之敏妙。女曰。君能學簡學齋及桐雲閣。似尙可造。此後不許更研入股。吾有書一卷。當熟讀之。藝業必且大進。視之則晏小山詞也。其上韻蘭用簪花之格。批點殆滿。其書鷓鴣天詞中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句下云。詞人之夢。原無拘檢。若閨秀亦襲此語。寧非蕩人。又書生查子無處說相思。背面鞦韆句下云。此語大有傷春之意。鞦韆背面。又在梨花寒食之時。爭生可耐。詞人輕薄。故狀閨情。當遣入泥犂

之獄。其書南鄉子且據如今情分裏。相期只恐多時不似初句下云。此直淫奔之詞矣。總之小山風懷。遠過其父。較淮海遜其天然。比六一實多怪語。北宋手筆。當在二三之間。吳生初讀不解其趣。然葉女數來。指其妙處。則大悟。輒高聲誦之。琅琅徹於戶外。吳公一夕偶至園次。忽聞生誦聲。怪其不類。臨窗竊聽。似有女子在中指授。窺之。葉韻蘭也。則大驚。恐排闥造問。轉生意外之變。乃進告其夫人。亦爲奇愕。願一牆之隔。無徑可通。韻蘭何從而至。明日往訪葉夫人。談次問韻蘭夜來何作。葉夫人言夜來只挑繡。繡倦與老身同榻。夜中或數起淪茗。吾心至以此小婢子爲孝也。吳夫人曰。韻蘭女公子。近尙填詞否。葉曰。適言手批晏小山詞。煞費心血。不知何時亡失。方四覓不可得。吳夫人窮詰無異。歸告吳公。吳公曰。我固謂葉氏女守禮。決不爲此。此間瀕鎮海樓。狐窟也。或爲靈狐所託。用蠱吾子。今當以理喻之。乃自艸論數行。夜粘生窗外云。亡弟不祿。僅有此兒。余老而無子。將藉是爲兼祧主鬯之人。大仙有意下教凡庸。感且不朽。幸自今屏其仙輶。勿再臨蒞。吾當瓣香頂祝。永永不忘大仙之

惠書已果令人粘之窗外。是夜生見女顰眉不樂。曰：「老父見拒，特來爲決。君家世忠厚，吾亦本非崇人者。因慕君顏色而來，故僞託鄰女以自進，不敢奉欺。我實狐也。君能不拘拘於陳腐，後此佳幅必售。從今別矣。」生方欲有問，女已出門而逝。吳公連夜使人偵之，無異。遂以情達之葉公。彼此互以爲怪。且知生無染。葉公悅，遂以女妻之。定情之夕，出小山詞還女。夫婦相與歎惋不置。

畏廬曰：此事大類聊齋所述之宦娘。事爲浙西歐陽生述以示余者。歐陽生誠懇不欺，其事不盡無因。唯此狐以文字教人，爲情來而不爲慾染，亦大奇事。

辭徐

柳元豹者，流寇也。廢亂山東十餘年，及前清入關，憚其兵力，則盡舉其所有窖之於館陶。投械歸誠於清帥洪承疇，得署爲游擊。旣而致仕歸館陶，發窖金富甲一縣。然慕四公子之爲人，日羅致門客，凡有一技，咸予贍養。時大亂新平，游民無食者，咸集而柳又防爲有司所糾，門客以二十餘爲制。餘則贈以少資而去。一日有自言爲前

明諸生。瘦峭如大病新起。懸鶉百結。請面主人。聞者不納。與之呶競。柳聞而出面。問客所能。且請族氏。客言徐姓。爲郟城人。遇亂匿深山中。今聞清兵入關。事已大定。故出而求食於四方。柳曰。客能以所長見告否。客曰。吾能作小戲。柳遂延入。處之末座。與諸門客會食。食既。請奏技。客乞針十餘條。箸二。衆不知所爲。時行蟻上於枯梨。客去梨樹二十步。以針投樹幹。凡十餘投。針盡。衆集視。每針必貫一蟻。衆大異之。請客言箸之用處。客笑曰。吾將以夾飛蠅。時有羣蠅集食案上。客令人以手拂之。蠅驚飛。客進箸取之。百不失一。於是柳知爲非常人。待之殊加禮。請易衣。客不可。久之亦無他能。每有重客。輒一奏技而已。柳姬妾十數。中有寵姬某。乘柳他出。遣媼請客入內。奏技。客拒之。柳歸。姬慙客無禮。柳武人。微加聲色。客笑。遲明已失客所在。見屋樑高處。綴片紙。似有艸書數行。令人梯取視之。則客謝柬也。言主人行後。某姬乃令僕奏技於內。夫男女禮防所在。客又不能爲婦人屈。主人加我聲色。非禮。請從此別。徐墨頓首。柳至此方悉客之名墨也。時帥青濟者爲滿洲某公。驕恣嗜殺。好跡人陰事。開

告密以故駢戮者無虛日。驕從偶出。而徐墨橫亘其道。從者呵斥。則自承爲前明諸生。某公大怒曰。朱明惟姑容汝輩。故令天下大亂。今吾大清肅清庠序。立臥碑。汝前明敗類。敢犯吾前導。趣取歸杖殺之。徐曰。撫軍譬如新富之家。見舊家中落之子弟。固宜輕鄙。然當心憐其落魄。况吾有真才碩學。在理宜不以勝國之嫌。尊爲上客。奈何衆辱賢者。某公大笑曰。汝太誇誕。既負才學。復自稱賢。吾今且勿問。但問汝能飲否。徐曰。生呼醉徐。實則生平未嘗一日醉也。某公曰。吾日來方無酒伴。趣將歸。試之。於是召入後園。賜以下座。問能飲幾何。對曰。百斗非所辭。某公大異。果予酒。從者斟不已。而徐一一覆其罍。計已進一百二十七斗。尙無醉容。某公歎曰。徐生非常人也。館之於外。願偶燕必處以下座。令飲以娛客。狀若觀眩人者。某公有兩公子。恃公爲多爾。袁所暱。往往犯法。却取豔孀。山東人懾公之威稜。相視莫敢赴愬。徐一日從容告公曰。公百凡皆佳。惟闕義方之訓。公大怒曰。汝謂老夫縱子耶。不有吾清兵入關。汝輩妻女。均爲流寇所污。今偶事貴人。乃挾其瞶瞶之目以相視。汝下賤。廁我門客。

之列。如履雲霄。敢悖禮犯分。以侵我耶。趨左右杖徐。徐受杖百數。如敲槁革。一無所苦。杖已立斥。徐長笑而去。是夜公子方與嬭宿。彼此覺胸前有物爲梗。其冷如冰。起視則一利劍。適當二人之間。插入土坑。深已盈寸。愕然不知劍所自來。某公大怒曰。是必醉徐所爲也。遣騎四出。迹捕咸不可得。然問之途人。則時時見有是人。飲於酒肆。騎至時。肆人則云去適俄頃耳。公尤怒。禁肆人不得沽徐酒。至則留之。而卒不可得。公有第四姬。臧慧。髮長委地。其黑如漆。一夕竟髡。明日。轅門旗杆之上。則羅囊風動。爲勢至高。不審何人所懸。則以長竿搯而取之。囊中臧姬髻也。餘香猶沁。光滑如新梳者。裹以素紙。有斷句二云。襄王夢醒陽台後。已失巫山一段雲。前二句請公續之。公不知書。意其僕巫三所爲。卽大怒曰。巫三敢通賊。疾取而殺之。巫呼曰。詩言巫山。不言巫三也。公知誤。然終護前。竟杖巫五十。仍四出捕徐。一夕公獨坐。吸淡巴菝。家人已睡。案尙陳斗酒。簾開而徐入。問公曰。夜深不睡。公尙能飲耶。胡不覓取醉徐。公奇駭不能聲。徐忽出兩鐵丸。閃閃作光。光觸燈。燈立滅。但見寒光二道。繞公輔頰。

之間。其冷如冰雪。公大驚長跪。徐曰。公不宜動。一觸此丸。頭且立斷。公再三求活。徐笑曰。道人所求非奢。但乞公子勿更奪人孀。雖人欲守節。汝乃亂之。非禮也。且公囊橐既碩。足以終老。幸勿妄殺以病魯人。今日來此。本欲索君頭顱。然公陽數未盡。道人亦不爲是過舉。今各斷公鬚眉之半。以示薄懲。後此更肆淫威。則勿怪道人狂謬。語已收丸。瞥然而逝。公無學。不能忍。明日竟一一對幕府言之。遂稍稍流傳於外。自是亦少戢其伎。害貪沓矣。

畏廬曰。不識字之人。若天然留其笑柄。魏忠賢聞人稱頌。作貫三才而立極。忽曰。奈何語及黃閣老。此指故相黃立極也。今某公以巫山爲巫三。謬乃加甚。前清用此爲魯帥。吾恨醉徐之丸。不少進一黍也。

吳珊

吳珊者。閩之寧德人。寧人恒以樗爲餽。故山中多樗木。吳珊家素封。其父吳翁多田而業漁。生數子。珊其季也。季白晳而善讀。願十五六歲。忽患惡疾。醫者斥爲癩。言將

傳染於家人。兄弟皆避路不與語。母鄭氏憐珊。出金延醫療治。卒無效。顧珊已訂婚於許氏。許亦故家。女子知書明大義。而許翁聞珊搆惡疾。頗悔婚。遣人示意。翁諾而母慍。珊聞泣而告母曰。父母無過。而生癩兒。意者孽自前生。何爲累人室女。請母聽其辭婚。且同懷者爲吾父之嗣續。大宗既有嗣。小宗何恤。兒亦不願以惡疾染及骨肉。乞阿翁爲結團。焦於山中。聽兒獨居。能且晝不乏饘粥而已。卽瘞豺虎之口。亦無所惜。媪大哭。珊亦悲不自勝。而兄嫂聞之。咸大悅。爭趣吳翁爲之編茅。茅屋成。珊別家人入山。盡人皆漠然斂閉。獨母泣送之。許氏旣得離婚書。欲醮其女。女不可曰。吳郎固癩。在義兒無可逃。今旣不具禮。兒當爲之守。身屬許家。尸還吳氏可也。然珊亦微語。雖感女貞。然終憾其疾。卽亦不復置念。山居臨潭水。潭中遊魚被日光。歷歷可數。大樹參天。有微徑入沈陰中。蜿蜒不知所窮。距團焦十餘步外。皆檉木。綠陰掩映。夏中蟬聲如沸。午中脫衣浴於潭中。潭上有香草。握而自擦其癢。接頓止。珊自以爲得善藥。而皮膚紅鮮者乃稍退。然終不能愈也。惟夜中時時聞瑟縮之聲。似有人引

物入林而去。如是者數。心異之。一夕月明。乃不寐。就窗中外偵。見巨蛇可二丈許。自山下趣入萬樹之中。則大震。幸不爲所見。不爾且立瘞蛇腹矣。遲明視之。蛇所過處。有白涎一道。殆非涎。蛇腥也。計力不能制此蛇。當取之以智。山中多竹。則斷竹削爲小籤。就蛇之故道埋籤。令籤鋒上翹。布籤於蛇道。凡百餘。其密如筍。嚴扃其戶待之。是夜忽聞有聲如裂帛。蓋蛇就故道上趣。意不屬籤。籤利入蛇腹。蛇趣行。以腹傳羣籤。則合羣籤之穎。迸爲一刃。而蛇腹開矣。腥血流溢。蛇瞳二目如黑棋之子。頭大如斗。長可二丈以外。珊本有樵斧。則力斧其首。首斷。更剖其腦。忽得一物。其大如丸。周圍之徑可半寸。美珠也。寘之隱處。有光炯然。珊大喜。見斷首之蛇。肉瑩白似可食。則力斷爲十數段。餘棄之隱處。烹而食之。甘美無倫。餘肉則醃之以鹽。於是經月。肉盡而癩之膿潰處漸癒。癩厚逾三錢。落後。膚肉潔白。眉亦漸生。指末屈處亦漸能伸。完好已如恒人。一日母遣人以米肉至。見狀大駭。謂三郎何以能愈。珊匿蛇珠不之告。但云浴於潭中。得仙草擦患處。不期而愈。終恐再發。故不更求歸。侍者奔歸。譁傳其

語。翁不之信。則自命輿入山視之。果然。遂與同歸。珊不可曰。兒已謝許氏之婚。又不見直於羣從。請從翁求資斧。行將趁海舶出遊於外。翁知其不可奪。則予以百圓。珊遂趁舟至呂宋。時呂宋有波斯人在。珊示之以珠。波斯人大驚。問價。珊稱十萬。波斯人如言。珊遂載金歸。家人出不意。見多金。則爭相承迎。珊盡出其金。公諸兄弟曰。脫當日不入山。何由得珠。脫珊癩終不愈。身且不有。何有於金。珊固言父母無過。過由珊召。今天帝不絕珊。手殲巨蛇。而得此金。此帝眷吾父母兄弟。恩不偏於珊也。許翁聞珊愈。且多金。請歸女。珊曰。岳之絕婚。人情也。女爲我守天理也。兩無所憾。遂具禮畏廬曰。天下烏有癩而能愈者。而珊乃竟愈如恆人。此詎有天意存乎其間。或一念之善。足以感召天和。正未可料。然其根柢實出於不爲惡。往在浙中。見決死囚。囚受縛時。宣佛號。念高王經。求佛佑免死。此亦病癩而求愈者乎。然而愚矣。

董紫薇

董紫薇。衡陽農家女也。生時籬落紫薇適花。故因紫薇爲名。肌膚瑩然作玉色。人謂

久曝者必爲日炙銷。故村間恆目爲仙妹也。紫薇不嗜農事。喜筆研。而苦無師。年十三。已亭亭如成人。村間故有屈子祠。老儒生某寓研其中。課徒自活。紫薇一日薄暮。徑造祠中。老儒大駭。以爲遇魅。取周易自捍。女檢衽通名。老儒尙蔽榻後言曰。汝人耶。魅耶。果爲狐仙。則鄙人已老。果爲人耶。村間安得有此絕豔。女笑曰。兒卽村間董釋源女也。老儒曰。釋源固識之。不圖生此寧馨。今且問女郎至此何爲。女曰。兒他無嗜好。願念人生若不知書。直自墜泥犁之獄。沈黑莫辨天日。計村間足以淘濬愚昧者。唯師一人。故願執業。請終身爲弟子。老儒曰。老朽無文。恐不足爲女郎師表。女曰。能粗識字。於願斯足。惟自鄰家聞小兒讀書聲。似以五七言爲句。音韻清婉。是何書也。老儒笑曰。詩耳。女曰。請卽以詩見授。語已盈盈拜於座下。老儒因取古詩源授之。甫上口。卽微解其義。於是逐日至祠中。積二月。而全書已畢。更請他書。老儒遂以蘅塘所選唐詩三百首示之。女得七言古尤動色。至杜甫哀王孫。則聲淚俱下。然亦不知涕之所自來也。則亦略能動筆。忽作一絕句。上老儒曰。遠帆蕩片白。時向天際明。

湘靈流怨久。雁亦爲楚聲。老儒得之大驚曰。數月之功。而所造如此。駑朽不足爲爾師矣。因署書名十餘種。令穉源購之。穉源本不喜書。顧重達先生之意。亦憐其愛女。如數購賜紫薇。紫薇讀毛詩至燕燕載馳。谷風諸什。匪不淚泚。於是漸悟詩法。而自許良高。必欲嫁士流。穉源懷弟行賈武昌。頗得羸羨。構宇畜奴。以使迎紫薇至鄂。蓋微聞紫薇新有能詩聲。而又有傾城之貌。將論婚費。借以自高。紫薇旣至。叔亦購書媚悅之。紫薇長日讀。幾忘梳洗。叔母至代爲之櫛沐。而紫薇尤抱書弗釋。舉家謂之女癡。然叔尤愛悅無已。以爲家世業農。安得有此。是祖宗餘澤不鍾之男而特鍾女也。已而金田事起。兵氛煽及武漢。倉卒之間。赭軍已入城。有少年騎而過門。見女美。大悅。呼之上馬。女不可。少年曰。必從我。始有幸。若遇亂軍者。汝無葬身地矣。女嬌啼不止。少年已力挾而登。叔奔出抱女。他騎矛至。叔死於道周。女迴顧大哭。欲暈。顧少年已力馳去。至一巨室中。款關入視。則堂上縊一老叟。室中三少婦。均相嚮雉經。家衆已空。少年置女。出劍斷四尸之繩。抱尸擲胥井。見帷帳陳設如故。卽出小幘插

門外。以止來騎。閉關令女治食。覓室中。有餘米及脯。女辭不能爨。少年笑曰。玉人固不能親此賤役也。若來。納薪生火。我自治食。飯熟。少年盡數器。女僅一咽。卽已。仍坐哭。少年曰。我亦良家子。見執而降。然性不嗜殺。而能戰。以積功隸恩丞相麾下。顧視此蠢蠢者。決無成事。將圖反正久矣。今無意得汝。予願已足。且爾天足。誠佳。而吾輩又非薙髮。吾有赭石及藤黃。調而傅面。當闇其玉色。此中有男子衣服。趣易之。加以紅巾。爲吾侍者。當乘間與爾潛逃。爲夫婦。不寧可耶。女沈吟久。曰。適絮絮語。乃未聞將軍姓名。少年笑曰。心醉麗人。竟忘其應有之言。我儲天寶也。爲陽朔人。金田事起。全家遇難。吾年十五逸出。爲彼中所得。長兵間四年。今十九矣。屢以攻城有功。行且大用。今汝無家。而吾亦無偶。果得脫此羈勒。且覓得乾淨之土。可以自全其生。足矣。女見儲侃侃。語復近情。卽垂首不言。竟似諾。儲曰。汝允我者。卽出手授我。女無言。徐徐出其皓腕。儲握而親之。加以金戒指。卽曰。余好男子。決不苟且合於此間。汝趣易妝。因入同檢箱篋。得男子服。又檢得紅布。則大喜。令女散髮。面加赭黃。束以紅巾。儼

然太平天國部伍矣。夜令宿房中。女白晝見死人三。惴惴不能交睫。然天寶於別榻中。鼾聲雷動矣。遲明。天寶入面主將。請以一軍出掠旁縣。主將可其請。因以千人出。中有李五者。儲之舊人也。年垂六十。儲以女付之。令動息勿離。兵至嘉魚蒲圻諸縣。以次下。得黃金二十餘觔。分縛腰膂。一夕以薙髮刀。令女薙髮。並薙李五之髮。夜中過江。遁入河南界。時赭軍時時出沒中州。顧官軍盛。幸得無事。女遂從儲以老。女有絳芸軒小草。惜余未之見也。

畏廬曰。嗚呼。盜亦有道耶。以少年遇佳麗。無論其身長賊中。以淫殺爲分。卽遇温文爾雅之書生。恐此際亦難自持。乃能強制其慾。用圖脫身之計。必俟禮成而後合。何其正耶。凡天下必不然之事。往往出之小說之中。然小說中所必不然者。而人又往往蹈之。則寧信小說中之可憑。不如今日人心之愈漓而愈戾也。舊曾與吾友高君媿室論人心。凡事苟爲人所幻想。以爲萬無是理者。居然竟有其事。則口所能言。卽行所能至矣。儲生遺事。或且爲述者之臆造。然試閉目思之。歷歷如見其狀態。則亦

何妨姑信而傳之。

無意得金

閩之某鄉。有農家子李姓者。強直而好義。顧赤貧不能自活。依其世父以居。世父固素封也。賃以東廡。李子朝耕而夜息。時亦藝蔬於圃。揮鋤有聲鏘然。則甕瓶破而實鏘滿中。數之得五十。李子仍封而藏之。時鄉有文殊庵圯矣。鄉之父兄。謀復是庵。擁資者可十餘家。均吝不之施。議久弗決。李子忽抗言曰。擁資而不爲善。死後亦握固行耳。何靳之深耶。富翁咸怒曰。李子汝能措一資否。李子曰可。顧吾傭耳。傭出一金。衆必百之。不則吾亦蹇吝如翁也。富翁咸嗤鄙以李子好大言。且哂曰。爾必能出金。始可責吾倍。若僅區區百錢。卽十倍之。亦千錢耳。胡喋喋爲。李子怒。奔至瘞金所。出其所得五十鏘者。授當事。於是衆皆駭視。其鏘皆含黃泥。以爲得窟金矣。乃合資得千數。庵工以竣。於是李子出。人竊竊目之。以爲得藏金。其敝衣惡食者。謬也。世父詰其餘金所在。李質言無有。而世父終不之信。固問之。則反顏相抗。世父亦怒。然終疑

有藏金。不敢斥遣而去。鄰有富翁徐姓者。將壻之。以媒致詞。李子笑曰。爾女卽甘穢。數。恐亦莫遂。我不惟無金。而並無家。力辭弗許。富翁終欲壻李子。乃以人告其世父。世父強之者再。李子終弗諾。於是中表某甲。謂其世父曰。翁但爲成禮。新人至。自能詰取其金。世父悅。果爲之具禮。新人入門後。累詰終不答。繼問前金五十。安從得之。李子曰。吾鋤菜後圃。揮鋤得金。數盡五十。無復餘也。新人曰。圃烏在。李子曰。啓後戶。菜花之黃。已照眼矣。新人意李子藏金在圃。迹之必可得。乘李子行田。新人以鋤發掘數處。均無見。繼見有危石高三尺許。厥狀甚異。力偃其石。下掘數尺以外。有小石。蓋一巨罌之上。發之得萬金。以爲李子之秘。爲已窺得矣。李子歸時。新人迎笑。自承窺得其祕。李子愕然問狀。始悟圃中固有多金。特當時未及窮迹耳。

畏廬曰。中國之小說。敘其人生平。雖蒙侮辱。縮鉅鎊。迨一大魁天下。則前皆均釋。外國小說。則以得財爲歸宿。非取諸斐洲。卽爲同族留遺之巨產。中國無僥倖得產之望。則發奇想。以窟金爲終身虛懸之嗎望。若李子事。固有人言之。其事似確。然余不

以李子之得金爲幸。重其寡慾而審分。守信不敢欺人。滋可重也。故表而出之。用以勵世而磨鈍。

煤黑子

煤黑子者。京師業煤者也。京師之業煤者。引敞車。積煤筐其上。至則聯數車。道爲之塞。故行人深惡此輩。嘉道間京師街衢不治。盛雨一過。道陷如湫。車過輒埋輪。御者力鞭其騾。有僵仆仍不能行者。而引煤之車爲甚。煤黑子引車特善。騾亦調良。恆輕載。不忍纍重以苦其騾。人多善之。嘉慶十八年九月。林清起事。河南滑縣知縣強克捷嬰城死節。林黨潛入京師。太監劉得財劉金。引賊入東華門。張太高廣福。則自西華門引賊入宮。以王福祿閻進喜爲內應。又有楊進忠者。亦引賊自東華門入。時嘉慶帝方幸熱河。禁城無主。神機火器諸營。咸敗窳不適用。東華門當值衛卒。以乘輿不在。慵惰不成班列。黑子所備煤店。近東華門。而國史會典諸館。日咸需煤。黑子亦日驅車以煤分餉二館。九月十五日。斜陽適落。柵門外闕然無一朝車。禁軍三五零

星分赴酒樓。黑子車經御橋。橋之東北爲國史館。踰橋又北爲會典館。黑子驅車將過橋。忽見十餘人以藍布包頭。手白刃。前有二內監引之行。黑子曰。禁地胡有仗白刃。闌入者。是必賊。太監奈何爲導。顧賊入禁中。全城必亂。吾不可不警。禁軍也。因停車大呼。時門內禁軍聞聲力捍其關。賊大怒曰。驢子胡敢爾。一多髯者執長刀。猛斫黑子。黑子舉車上肩煤之擔杖。杖末綴鉄繩。所以鈎煤筐者。力拂賊刃。賊猝退。黑子舉擔杖猛擊。而後刃已至。中黑子肩。黑子疾轉其步。橫擊中賊腰脊。突有一賊斜進。黑子不及防。刀已中顛。血溢出。黑子仍能戰。於是數賊集攻。黑子創重。遂仆。然猶亢聲大呼。時宮門已闔。禁軍亦大集。見黑子浴血而呼。以爲賊也。竟加刃焉。黑子立死。時賊之奪橋而西者。十纔二三。俄而禁軍大至。有數賊蹲門闕中。挺刃外嚮。當來軍衆遂掩而捕之。無免者。然其魁率已潛伏宮中。中有一賊。騎危號召。二阿哥聞變。卽出火槍。倉卒無彈。因下襟上銀釧。納入鎗膛。一鎗立瘡。迨事定。將太監凌遲。而煤黑子事乃無人道及者矣。

韓孝子

直隸永清縣。有韓文楚者。邑之武庠生也。北地不宜稻。恆藝黍稷。其稍瘠者。則廢而種柳。每數年。柳可薪者。則賣柳爲薪。以自活。故永清一縣。徧地皆柳。文楚所有地。藝柳無數。有四子。長煊。次然。又次燿。卽所謂韓孝子也。又次煊。然。孝子在羣昆中最和悌。事二親尤謹。則年八九歲耳。縣人楊國順。以凶蠱暴其鄉。家亦藝柳。乃侵及文楚界中。顧鄉人憚國順橫暴。無敢與牾。而文楚自以爲身列武庠。不之畏。愬之於理。官不直順所爲。令盡伐其柳。拓田以歸文楚。順乘文楚勸界時。出不意。以巨斧斧文楚之顛。立死。國順旣下獄。永清令某。貪墨無人理。遣吏索賄楚家。文楚妻不直。令所爲。歎曰。吾夫不幸死於狂刃。而官不吾理。乃以賂請。未亡人。無論貧罄。卽有餘金。寧填此貪窟耶。官大怒曰。然則楚無自伸之日矣。遂以誤殺論。順得減死。遇赦出獄。載指魯韓氏之門曰。楊國順固無恙。行且再奪爾地。爾將若何。燿方九歲。痛極。乃與二兄謀。將乘順不備而踏之。母聞之大駭。且哭曰。若父不幸死於賊手。顛破血被其面。余

幾不能辨析。今遺爾四輩。年且穉。寧爲賊敵。扼敵不死。且爲敵戕。固死。死敵而官又死爾。則亦死。余老嫗。日夜悲梗。今復抱痛見爾兄弟橫死耶。汝輩必不從我。我請先瞑其目。不更視爾矣。諸子遂止。時燿年已十餘。稍有力。潛購匕首。日夜淬礪。顧不得間。則藏刃篋中。時兄然出嗣世父文檀。文檀素封。燿陰與然計曰。父仇吾至死不忘。必復之。卽伏刑無惜。顧老母恐不能堪耳。今兄承世父業。必有餘贍。使吾母弗餒。母責兄任之。父仇屬弟。吾兄不與聞可也。咸豐九年九月六日。爲文楚忌日。燿嫂請祭。母不可曰。未亡人至抱痛於此日。一言祭。吾心碎矣。汝輩恣行之。勿關白我。燿聞言。知母意。允其祭。則大哭諸墓下。母微聞其蓄刃事。俟其出而潛取之。且預令煖及爐。羈絆燿行。燿罷祭過田間。猝遇順。將進撲。顧兄弟在側。防同仇而俱燼。乃潛反索刃。不可得。斗見利斧。斧卽楊氏伐已柳所遺者。意得斧亦佳。順斧吾父。吾亦斧順。適所以報也。時順倦。趣樹下臥。燿隱斧潛至順側。迸力一斧。順大呼而顛已開。白漿和血。飛濺燿面。燿患其不殊。更斧之。裂順胸。時距文楚之死。已十年。燿年十九耳。楚死以

九月六日。耀墓祭歸。亦於是日死順。遂持斧歸。母望門見耀。週身皆血。則大呼欲儘。耀進告母曰。兒幸復死父之仇矣。彼恃多力不吾備也。天下詎有結深仇於鄰毗。日夜處其肘腋而圖復。乃弛然高臥樹間。以待吾至。夫報仇常也。奇在適當吾父忌日。並晷刻亦適合。此非吾父之靈。烏能及此。嗚呼。兒今別母赴官死矣。時文檀亦至。大驚曰。勇哉兒也。十年之仇。一旦從容而復。我愧爲而父伯兄矣。邑令蔣公廉吏也。心憫其孝。檢舊牘。恥前令所爲。力緩其獄。且爲私書白之大府。於是孝子之名大震。衆爭釀金助之。獄中病疫幾殆。獄吏矜其孝。調護得不死。同治元年。以赦出獄。母猶健在。鄉人見者。咸敬禮尊曰。孝子。

畏廬曰。復讎一事。韓柳皆有文。吾謂均不必援以古昔之禮與律。但問人非禽獸。未有不。知身所自來者。雖代朋友復仇。吾猶偉之。况吾親寧朋友之比。人殺吾親。吾不復仇。卽爲禽獸。至復仇以後。無論國法如何。律意如何。經意如何。法吏之主張。經生之腐談。一一皆可置不問。但此心已活。外身雖死無恤也。况公道在人。猶有不必死。

者在耶。然當其復仇時。有幾微求生之心。則力且不奮。蓋復仇天理也。公心也。一涉求生。則公心與天理皆礙。此寧所論於永清之韓孝子哉。

銀紅

銀紅姑蘇人。豫藩何公夫人之小侍兒也。年十三。秀媚入骨。能目聽而眉語。日侍女公子讀書。女公子十六。醜而不慧。師之所授木木然。銀紅聞而得神解。或取女公子紙筆。習虞永興書。神韻天然。顧焚而不肯示人。師虞山老宿也。憐銀紅之慧。每授書。輒令銀紅旁侍。實則師意授銀紅。不授女公子也。方伯清馥無兒。有姪叔萊。在南皮。年十九。通敏能文。方伯器之。將立以爲嗣。夫人不欲而止。然時時以書至。方伯亦常以資伙助之。時有寶副將者。吳橋人。以事干大府之怒。將劾繫之。方伯力爲陳請。得無事。寶[○]脚恩。尋以武功任廣東總兵。貽書方伯。則稱曰門下士。於是銀紅浸長。已十六。容色益華好。舉止如大家姝。見者不審爲青衣也。夫人年五十。忽病風痺。自傷無兒。頗垂意於叔萊。則令人招之於南皮。旣至。拜床下。夫人誠語以此來爲繼嗣計。且

泣。叔萊再拜呼母。夫人悅。令除舍款叔萊。叔萊固已娶婦沈。極醜悍。叔萊怏怏不欲迎其婦。方伯不可。卒迎之。沈至。見銀紅不悅。謂其色足以蠱叔萊。猝請於夫人。請嫁銀紅。顧女公子雖不慧。頗親銀紅。涕泣不許。夫人以愛女故。卽亦聽之。而銀紅者見叔萊清婉有儀。又通贍長於文章。心頗屬叔萊。時於竹間石畔相見。微微吐韻語。叔萊固醉銀紅之豔。乃不知其慧而知書也。銀紅旣入。叔萊於竹竿上得小詩。似小刃所鐫。體類虞永興。乃尤駭。詩曰。初陽一抹上窗紗。曉榜聲中知早衙。潑盃朱闌西北角。牡丹已作兩三花。下書銀紅二字。叔萊大驚。自知請於母氏。必得銀紅。然旣格悍妻。決無成事。時夫人漸就沈頓。遂沒。沈主內政。喪中立遣銀紅。有歸德韓子壽。以候補道員分廣東。用六白金得銀紅爲妾。女公子大哭。顧方伯年高。家政一聽之。沈以威力屈女公子。卒嫁銀紅。乃子壽之妻。亦奇悍。布私人於子壽左右。聞耗大怒。銀紅一至。卽率婢媪奪之。衣以敝衣。食以惡食。雜婢媪作苦。子壽不能一面也。旣至廣東。而寶公適忤於大府。以別將代之。寶公閒居。與子壽鄰。一牆之隔。時聞韓妻罵晉

銀紅聲。竇公耳聽銀紅久。忽問其夫人曰。誰爲銀紅者。其名甚韻。何至動加詈辱。夫人曰。吾聞老嫗言。此監司新得姬也。不見容於夫人。故日楚辱。聞將出而售人。竇公曰。吾但有幼子而無女。彼旣爲處女之身。胡不以金贖之。夫人悅。潛以媪告韓夫人。夫人曰。果竇公肯購而爲女。得五百金卽予之。於是議成。銀紅過竇家。泣拜竇公。婦曰。兒爲何方伯女公子侍兒。夫人恩我如愛女。願乃不悅於少夫人。因而見鬻。旣入韓氏。夫人威力乃令兒無可自伸之辯。終日重足一迹。不期大人竟拔難人於苦海。雖百死不能報也。竇公驚曰。汝爲何氏侍兒乎。是吾師也。爾願更歸何氏乎。銀紅曰。少夫人之妬競。甚於鄰家。公曰。吾知之矣。何公繼子甚賢。其婦殆爲此而遣汝。汝果悅何公子者。老夫必爲汝圓其破鏡。銀紅羞不能舉。但有悲涕。公及夫人咸爲太息。自是銀紅遂留竇家。而何公者。亦漸病廢。罷官歸南皮。不一年歿。沈氏據有其翁之產。乃終不育。叔萊服闋。連捷入詞垣。以恩科出爲廣東主考。以通家之誼。闈後謁竇公。公延接入面。夫人遂留飲。竇公曰。吾師歸道山後。盛澤延及世兄。遂紹先業。此

固吾師之德。而亦世兄之賢。今世妹嫁乎。叔萊曰。嫁矣。竇公曰。聞世妹有侍兒甚慧。今又安在。叔萊變色。似有無窮心緒。一一溢諸面顏。久久不能發吻。竇公曰。世兄頗欲面其人否。叔萊恍然。意銀紅遣時。云隨一監司過嶺。今吾適亦過嶺。銀紅其果遇於此耶。則期期而答曰。願之。湘簾旣動。銀紅雪涕而出。彼此癡立不能發一語。銀紅涕交於頤。真所謂梨花一枝春帶雨者。年已二十。一變雛年穉狀。而眼波尤媚。雖在悲涕之中。而神韻欲突淚光而出。夫人曰。嫂氏所以留銀紅在此。將軍特欲報師門之恩。聞小郎久未有胤嗣。卽請以今日成嘉禮。惟使命在身。不能挈還南皮。姑留在此。將軍亦倦而思歸。不日北行反吳橋。彼此同在河間。夫人卽不直銀紅。而吾家足爲小郎別館也。叔萊不期屈膝謝竇公夫婦。是夕遂成禮。竇公旣歸吳橋。銀紅連舉二男。而沈無知也。一日竇公生辰。叔萊挾沈伸祝。銀紅匿不之見。但見其二子。面目與叔萊無一不肖。白皙而清腴。沈大驚異。歎曰。果此二子長居吾家者。誰則能辨其不爲叔萊子者。惜不產自吾家耳。竇夫人笑曰。果夫人欲之。卽以奉獻。唯得子當聯

其母沈愕然曰。彼母爲何人。寶夫人曰。卽十年前遣嫁之銀紅。沈曰。銀紅尙在此乎。此子旣肖叔萊。然則銀紅歸叔萊久矣。嫂氏胡再不言。吾年已三十以外。但欲得子。尙何妬之云。請銀紅出與我相見。於是銀紅出而展拜。沈大悅。迎銀紅并其二子歸南皮。

畏廬曰。沈氏可謂善讀江汜之詩。

盈盈

盈盈者。錢塘某公女也。公歿於外。後母不勝其虐。以女貌美。謂其誨淫。日夕詛訾。一舉一動。咸莫可其意。女歎曰。先大夫在日。正虞以弱息累人。今旣見背。女何生爲。徒以旅櫬新歸。窀穸未卜。女欲留殘喘。視先大夫歸諸冥宅。然後視髮。則薄命人一生之事畢矣。母曰。汝以出家脅我耶。薄田數頃。供彼幼弟。在分亦不及汝。若翁葬事。我自承之。汝胡能爲。實相告。浙西尼庵櫛比鱗次。汝以何日證果。吾請備金翦以待汝。女曰。阿娘志決矣。兒卽以明日行。母笑曰。請爲爾戒車。城外有水仙庵。饒水木之勝。

雖非燕子磯。其上不蓋妝樓。然朝夕遊人。恆過其外。風光明媚。於汝稱也。女知以陳妙常見待。欲辯不敏。則容忍受之。既明日。女略取書籍筆硯之屬。敝衣一笥。匆匆至庵。庵主年七十餘。頗持戒律。月恆往來於花鵑。花鵑中別有一庵。亦尼主持者。尼名慧曉。因字盈盈。曰道靖。庵中嚴潔。綠窗湘簾。花木滿庭。盈盈日爲後母嗾責。庵中乃不聞此聲。計亦良得。守門一老嫗。聾且喘。未昏卽下鑰睡。慧師躬自治齋。女助其作糜。日乃再食。蔬香甚美。食後課法華楞嚴諸經。女聰明一閱卽解。時爲四月浴佛。慧師朝花鵑。且不命女落髮。但灸其頂三處而已。時門外遊人如織。慧嫗啓關外覩。忽見一白袿少年。可二十餘。望門且入。嫗守關不聽前。少年曰。庵中花竹殊佳。何妨容我遊涉。正喧囂間。女引首外視。瞥爲少年所見。女之容色。若自羣花鮮豔中。化光射人。少年魂魄喪失。不能自己。然僞爲不審。出洋餅二枚。授慧嫗。嫗累年不見是物者也。捧而親之。卽迎客且掩關。自卽茶灶滄茗供客。少年旣入。繁花礙路。分之始入。女避於簾外。頰頰對客。少年進揖曰。僕爲平湖施鑑。字元藻。以探親隨喜至此。不期唐

突大師。敢請法號。以遂膜拜。女曰。衲爲道靖。出家未久。師新朝山。佛日小庵。初不供客。森嚴之地。未敢妄留居士。然語時。紅潮被頰。愈增其美。生色授魂與。欲行而足不移。已見茶熟。嫗以白定之甌進。生舉茗未咽。注目盈盈無已。盈盈愈羞澀。坐立莫可。嫗防尼歸。卽前趣曰。庵中不留人。秀才飲旣。請歸。上座禁嚴。嫗至畏懾。生不得已。匆匆出。然時時迴首。咫尺庵門。久若不能至者。歸時。冥想無已。計躉嫗可以賅請。於是私作一櫛袖之。徘徊庵外。竟日。而門終弗闢。明日又往。嫗出矣。生趣揖。上三圍爲嫗壽。請代致此書。嫗曰。書中何言。誰所寓者。而又寓誰。生忸怩曰。卽上道靖師耳。嫗初不可。見銀色醴醴。則亦聲諾。女自別生後。知生有情屬己。且其儀觀旣佳。雅有善氣。知非僥倖之子。云爲平湖施姓。縣中固多鉅家。且其吐屬名儁。令人留戀無已。斗見嫗入。迴頭外盼。擲書於几。卽行。女視其函。但書道靖師啓。下不署名。發之。施生書也。書曰。僕素門凡流。輪翻無取。幸得一衿。躡場屋兩度矣。本無富貴之骨。冀傲放湖山之間。亦不謀及家室。薄田一頃。秋收所入。尙足蓄釀買花。所願搆一小墅於裏六

橋間。以遂小隱之願。不圖昨日偶經上刹。得瞻金容。似吾師指上有百道金光。如我佛之警示阿難。令人膜拜皈依無已。佛門廣大。萬不較及愛情。果得長日相從於六橋三竺間。互相酬唱。人生之樂。寧有過於此者。佛天在上。鑒此丹誠。弟子施鑑拜上。盈盈得書手顫。迴環讀至數四。不知所答。自思慧師不肯爲己落髮。且時時對己嘆息。謂非空寂中人。卽自問一身。亦關辟難而來。後母一不之顧。至庵經年。第中初無一人見枉者。其視我不惟路人。且視若棄灰。施生少年多情。似可屬身無忤。不如覘顏以書答之。請與慧師作計。卽報書曰。被難女許盈盈。報書元藻君子史席。難女不容於後母。并汲箕拘。竟日作苦。母仍無歡。防先君遺產。割爲奩資。因一意逐女。先君曾秉節鉞。歿於任所。空諸所有。家中薄田尙祖遺耳。女以旅櫬新歸。將視先君窀穸。而母晷刻不容。不得已棲身於此。寧其志哉。昨承見枉。旋復惠書。似有茅嘗之采。然父母之命。旣不可得。終須有媒妁之言。慧師佛心仙骨。深解兒女之情。謂兒不宜祝髮。似有所待。君子苟面慧師。卽可漸得消息。師方卓錫花隴。定心庵。萬竹蔽天。有小

襪作羊腸南趣。卽見山門矣。難女盈盈拜覆。書成不敢付聾嫗。而嫗忽自至。言曰。有報書乎。秀才言明日尙來守取。女覷然謂嫗曰。書固有之。特不可誤落他人之手。嫗笑曰。胡至是。嫗聾。女聲頗巨。幸慧師不在。無第二人聞者。生得書大喜。遂自至花陽。果有所謂定心庵者。入面慧師。師年七十餘。慈惠之容。令人悅懌。爲禮後。彼此坐談。及水仙菴佳勝。慧師愕然曰。居士入吾庵乎。庵中何見。生曰。見開士高足。慧師點首浩歎曰。怪哉。生愕而問故。師曰。衲夜來打坐蒲團。海燈忽明忽暗。似有一貴官翎頂偉然。入而禮衲曰。息女奉託。然必嫁人。令其勿苦。衲瞿然覺。而鬼已渺然。意者秀才此來。與吾弟子有緣乎。先師有遺言。明年今日卽坐化而去。先我一日。秀才取道靖去。迨衲西歸。而許氏何從詰難。生聞言膜拜蒲團之下。慧師笑曰。俗間言遇合。佛門說緣法。固有千奇萬怪。令人不可捉摸者。如此類是也。衲初見道靖。卽料其非能守空門者。然如是姿容。乃令其摧挫以老。或不能自守。孟浪從人。寧非佛門之累。今秀才求婚。而其家鬼又來示夢。衲旣不以戒律繩人。只好以因緣聽俗。且不矯物性。不

拂人情。正足示佛門之廣大。居士行矣。明年先此一日來庵與衲爲別。並將得美人歸也。生大喜。明年如期以至。而盈盈方與慧師泣別。師笑而女哭。生左右不知所爲。師曰。道靖。旣又曰。今不名道靖。名盈盈矣。盈盈汝行。可歸平湖。居士託言娶諸山陰者。後祉方長。子姓不少。唯須尊禮佛天。勿忘衲之善意。生挾女膜拜而出。明日慧師果坐化矣。

情夢

余齋居無聊。忽聞有叩門聲。則杜生造訪。相見卽述所夢。余曰。人生何者非夢。夢境可味。卽足爲真。生遠來。非至奇之夢。決不相示。生曰。然。吾二更盡酒五蕉葉。陶然已醉。忽夢至南下窪。羣狗聚嚙一物。臨視。則女尸也。胸著紅兜肚。碧禪素履。髮長數尺。交面模糊。左乳已入狗吻。右臂亦斷。吾大怒。掇巨石擲狗。狗狺狺向吾。吾幸聚石十數。每擲皆中狗顛。狗散。吾假得一鋤。旁有賣寒具者。置筐助我。我幸瘞此豔尸。然此尸不樽而萎葬何也。寒具人曰。此勾欄中人耳。吾大悟。迤邐過一巨第。第中人則吾

季父也。季父任河南撫。卒已三十年。相見慰勞。吾別無所問。但述荒塚見尸事。父愀然曰。若意云何。吾曰。將與季父乞二萬金。購一墳地。周以繚垣。曠其中爲葬花之所。立監專司其事。儲構百數。告之有司。宣諭勾欄。凡是有嬰疾猝亡者。必見告。墳監以人將構至。舁歸瘞之塚中。署名小碑之上。中構高亭。豎巨碑。書曰。花塚。凡清明寒食。必集同人祭之。或短章。或填詞。於所葬之人。必爲作小傳。積久鐫而成帙。園中廣植花柳。柳陰列置鐵榻。以便行人遊憩。於教坊爲盛德之事。於詩流得託興之所。此事至韻。且有陰功。願季父成之。余曰。若父言如何。生曰。季父掀髯大笑。以爲知言。恍惚中似石碑已成。且立。吾泚筆以阮郎歸詞題其碑陰曰。香殘粉褪淚痕冰。楊花趁鬼燈。繚垣南折草青青。遊蜂過小塋。衾鳳歇。枕鸞停。瘞花忍作銘。雨絲風片弄清明。星眸可要醒。題已擲墨而醒。

畏廬曰。杜生之夢。情種之夢也。天下至可哀者。無過勾欄中人。願其人恆愚而戀目前徑寸之樂。得一美少年而喜。而腰纏不繼。情絲或因而中斷。願心戀其人。日頗快。

快。殆一遇新知。又旋忘之。客來如流水。而雌兔之眼。竟微茫不知所擇。亦莫解所從。可擇而事。或遇蹇而難成。而從者又多行僞負心之輩。至於獅吼。璇闈。波翻。醋海。尙不在此論。所謂暮去朝來。而顏色故者。其事常在意外。其尤生人慘怛者。無若暴病。或沈瘵而死。狂蕩之少年。但解恣慾。誰則憐香。或惡其慘容蓬鬢。泯却色心。遂因而絕迹。又或患傳染之病。望望而去。於是獨枕呻吟。一無親知在側。老鴆毒如蛇蝎。雖焚葬猶恩也。鴆嘖其生。狗噬其死。慘不忍言。杜生必日有此思。故夜成此夢。苟非情蘊於中。胡能至此。嗚呼。余亦墜情禪矣。急起以長明燈識之。

酒 芬 樓 精 印 宋 人 小 說

宋著小人說類多字記問事短賦所
或文老史亦證問事
詳經史見以漫
增補長義見
來函義見
文思不
精本行
易勝取
取勝此
類小說
均為珍
家均為
及家均
尤為珍
繪畫加
同間請
不文之
改現之
出下者
如版已

燈	歸	涑	春	河	邵	邵	老	梁	齊	玉	稽	蘇	仇	東	脚	獸	塵
下	田	水	渚	南	氏	氏	學	谿	東	照	神	黃	池	坡	氣		
閒	閒	紀	紀	見	見	後	漫	野	新	新	略	龍	筆	志			
談	錄	開	開	錄	錄	記	志	語	志	錄	志	志	記	集	記	史	
佚	歐	司	何	邵	邵	陸	費	周	王	徐	蘇	蘇	蘇	車	王	王	
名	陽	馬	蓮	伯	博	游	衰	密	明	鉉	繼	繼	賦	若	銜	得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石	澗	珩	燭	隨	東	青	鶴	雞	捫								
林	水	璞	翼	隱	原	箱	林	雞	雞								
避	燕	新	子	漫	漫	雜	玉	肋	新								
暑	談	論	錄	錄	錄	錄	錄	編	話								
錄	錄	孔	馬	陳	陳	吳	羅	莊	陳								
葉	王	平	永	世	世	處	大	李	善								
夢	蘭	仲	癩	崇	崇	厚	經	裕	善								
得	之	仲	癩	崇	崇	厚	經	裕	善								
二	五	二	三	二	二	二	三	二	二								
六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下列四種不日出版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元(10.88)

行發館書印務商

涵芬樓秘笈

古書善本寔銷寔亡。此自不可逃之理。惟賴好事之家。鄭重翻印。繼續流通。本館深體此旨。爰出涵芬樓所蓄秘籍。世無傳本者。校正印行。紙墨裝潢。力求精善。使愛古者不至薄今。垂絕者賴以續命。念千狐之腋。非俄頃所能成。因仿知不足齋叢書之例。刊成八本。區爲一集。歲行月布。以副海內先覩爲快之心。現已出至第十集。書名列後。

第一集 八册 連史紙 二元半
 第二集 各八册 連史紙 二元半
 第三集 各八册 連史紙 二元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集 | 忠傳 | 一册 | 續墨客揮犀 | 二册 | 復齋日記 | 一册 | 識小錄 | 四册 | 第二集 | 消夏閒記摘鈔 | 三册 | 蓬密類記 | 一册 | 山樵暇語 | 二册 | 黃尊素說略 | 一册 | 第三集 | 黃尊素說略 | 一册 | |
| 第四集 | 湖老人繁勝錄 | 一册 | 孫氏書畫鈔 | 二册 | 松下雜鈔 | 一册 | 彭氏見聞錄 | 合一册 | 太僕行略 | 三册 | 明天文書 | 三册 | 第四集 | 尚書釋文 | 一册 | 華夷譯語 | 二册 | 趙氏家法筆記 | 一册 | | |
| 第五集 | 北湖集 | 二册 | 傍秋堂雜記 | 合一册 | 第五集 | 明紀事本末 | 二册 | 存復齋集 | 二册 | 扶風縣志 | 一册 | 海濱外史 | 二册 | 第六集 | 唐石經考異 | 四册 | 唐石經考異 | 二册 | 同補 | 一册 | |
| 第六集 | 其報記 | 一册 | 西山日記 | 四册 | 積名賢小記 | 一册 | 七直集 | 一册 | 存復齋續集 | 一册 | 第九集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 第七集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
| 第八集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
| 第九集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雪庵補遺 | 一册 | |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藝叢刊

宋元戲曲史 一册 六角

本書為海寧王國維所輯。凡所論列。皆依據史乘文籍。足資蒐討。

梨園佳話 一册 五角

是書首論京調徵調及昆曲。次論京調各齣之唱法。末附前清咸同以來名伶小史。

顧曲塵談 二册 六角

本書於南詞北曲之分別。按宮配調之規矩。平仄陰陽之差異。換頭襯字之解釋。條分縷晰。既詳且盡。

西洋演劇史 一册 二角

本書敘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現代。凡古今文豪名伶之負盛名者。無不備載。

讀畫輯略 一册 四角

是書專記曾經寓目之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古今名人手蹟之真偽。第二

卷以下斷代為書。曰宋元明。曰清。曰並世名手。上下古今。搜羅略備。

小說叢考 二册 八角

小說考證 三册 一元

二書考據極詳。凡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為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所必讀。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册 五角

是書記歐洲文學家小史。及所著各書大略。附以論斷。詳盡無遺。

橐園春燈話 二册 六角

文字種類甚多。燈謎其一也。右二種於詩話詞話之外。別開一門徑。

中國雕板源流考 一册 三角

中國雕板印書。始於隋唐。此書援引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82

449727



閩侯林紆著

畏廬漫錄
二

商務印書館發行

葛秋娥

葛秋娥。金匱人。父葛天民。以進士外補。爲令。需次閩中。署連寧縣知縣。又歷任仙遊。莆田。咸有能名。母王孺人。病瘵癯憊。久不起。娥以寡兄弟故。則終年侍母。弗去左右。天民任莆田時。孺人卒。天民四十五。娥年十八耳。服喪如男子。長日號慟。天民銳於功名。方營營圖陞階。又妻病久。心頗厭苦。旣淹忽以去。中爲釋然。娥之孝行。雖左右稱之不容口。而天民未之奇也。旋有故家女黃氏。年三十未字。葛因媒介言。娶爲繼室。黃有幹略。處事精悍。能代葛批牘。葛亦奇寵。且畏懾之。逾年舉一子。娥愛如同母之弟。日爲黃抱提。而黃疑娥詐。時防其不利於弟。娥愈親弟。而母愈疑。娥孝友出諸天性。未之覺也。然黃終以娥爲詐。嚴防之。乃迎母呂夫人至。視其外孫。呂年六十。老妬婦也。竟代女行妬於前妻。妬前妻者。妬娥美而賢也。見娥僞爲撫愛。而言語之際。動挾酸冷。娥亦知之。顧嚴父禮重呂。因父之故。則事呂如外大母焉。一日呂黃同飯。令娥調其幼弟。娥不及檢。弟自榻上顛躓而下。啼不止。黃大佛曰。吾固知爾之久不

利於弟也。弟固異母。然終爲葛氏之胤。汝胡必仇視至此。娥泣曰。母有兩身。弟則一本。娥之愛弟。蒼天知之。且老父年近五十。僅有此弟。娥固不利吾弟。亦將不利老父耶。願母勿生疑沮。黃聞而愈怒曰。汝謂我與若母爲兩耶。我旣不能母若。若宜不以其弟爲弟矣。且爾言但念爾父。則不念我可知。若之巧詐。至此見矣。娥泣愈悲。久之。嗚咽言曰。母訓良是。然娥實無是心。母果念娥。娥後此當謹視吾弟。不敢復蹈故轍。今日之事。娥當萬死。宜受母之慈訓。娥不惟媿。且生感也。黃無言。呂但微笑。娥知笑愈不可測矣。明日見父。父有怒容。謂娥曰。昨日若弟。胡爲顛蹶。娥謝曰。是娥之罪也。父曰。實告汝。吾家衰宗。若母不育。今僅有此弟。可善視之。勿生異心。娥曰。娥知父及母。安敢不利於弟。前此大誤。今當謹懾。父歎息而出。娥知父之歎息。正不直己之所爲也。益自剋勉。事黃益虔。然黃之母女。已陰合。嚴防娥之近弟。願娥音容慈婉。弟酷愛之。見卽索抱。黃必峻拒。不聽娥前。娥只遠立調弟。弟則笑悅。踴跳不已。黃一失手。兒復脫手而落。啼乃益急。娥大驚而前。黃怒力推娥仆。叱曰。非爾蓄意害弟。弟何由

竟落吾腕。誰令汝與弟調笑者。天下奸欺之事。烏能逃我明眼。呂亦作色曰。前日孫之顛跌。吾不之見。今茲衆目所覩。非爾爲戲。彼母堅抱懷中。何至躄身下仆。罪過不宜屢犯。骨肉務貴保全。老人更事多。知人明。願女郎葆其天良。或滋後福。娥泣不能聲。點首引罪。願重違二人之怒。亦無敢卻退。仍立視兒啼之止。兒啼止。見娥復笑。必索之抱。娥不敢遽前。黃力麾娥出。自是以來。防娥如防劇賊。娥所職者。爲黃整理物事。趨走如奴廝。見弟則避。然弟之戀娥。若有夙緣。寤寐之間。牙牙呼姊不止。娥但遠望。見弟能笑。則喜形於色。此時天民以知府記名。入都引見。遂遷會垣之黃巷。黃巷者。黃樸故居也。黃樓高矗。葛寓適在樓右。人言樓爲狐據。往往祟人。一日黃抱兒仰視樓際。兒忽大啼。失容。脣青鼻倒。厥狀如死。黃急而呼娥。娥至大慄。謂母曰。弟何由至是。黃曰。余適抱彼仰觀樓際。忽爾失聲而啼。意遇祟耳。娥曰。兒亦聞之。母且抱弟入房。兒自爇香禱之。因炷香於爐。向樓再拜曰。無母之女葛秋娥。幸近日爲繼母所容。母愛此弟。同諸性命。無弟卽無母。葛氏衰宗。父年近艾。但有此弟。仙人慈惠。豈有

斬及衰宗。娥思弟病。實爲風寒所欺。非關仙譴。仙果見責。當責娥身。葛氏可以永永無娥。不能一日無弟。幸仙人憐之。祝已。捧香入視。弟已張目呼曰。姊氏救我矣。黃失驚。問兒何見。兒已三歲。語言至清冷。卽曰。適見一老翁。摩吾首曰。若姊至孝。爾母多疑。余故示以薄譴。汝愈。當婉告爾母勿苦姊也。黃氏大慚。娥左右不知所可。卽曰。愛弟。吾母甚愛若姊。同於愛爾。仙言戲耳。後此勿再提及。此時呂已寧家。黃亦悔過。母女之間。至水乳。而弟之依依其姊。甚於往日。黃亦漸漸消釋其疑。時天民久久未歸。而黃亦大病。迎呂至寓。女扶提押搔。事黃同於己母。洩溺之事。匪不躬親。污及襦袴。娥卽私加湔滌。呂偶見之。心亦爲動。竊歎女孝。黃病旣急。女馳函告父。而黃疾亦日就沈頓。似不可藥。女潛起露香告天曰。天乎。娥但知有母。不知其爲繼也。父已中年。娥母早喪。繼母之來。卽娥母也。娥不幸喪一母矣。繼母更亡。娥將何恃。况繼母恩。娥同於己女。娥長當嫁。而無母之弟。行將焉依。則娥惟有矢誓終身不適人耳。果上天垂憫。吾母能生。不惟全弟。亦以全娥。古人愚孝。固有刲臂奉親者。娥明知其愚。顧非

此無以自盡子職。祝已。出刀割臂肉逾寸。血大湧出。娥忍痛裹之。投肉藥中。黃飲之。如渴得漿。五更忽思食。娥進粥。黃食後。痛良已。娥大喜曰。母進藥後何如。黃曰。瘡大牛矣。若弟安往。娥曰。適臥。娥榻。娥撫之睡矣。語後挈碗而出。一手秉燭。臂痛燭落。黃異之。且見娥顏色失敗。如忍痛狀。心疑娥病。強而侍己。心愈德之。然思藥滓。乃不敢呼娥。而呼其母。言藥靈。當更進滓。呂起取藥。見藥中有物。似肉。然皮薄而縮。怪之。持問娥。娥淚下如繩。窮結不言。呂詫曰。女郎割臂乎。娥曰。無之。呂怪其臂弗靈。進握之。娥大辛楚。呂覺亦泣曰。老身年逾六十。初未見嫡妻之女。乃爲後母割臂也。老身無目。卽吾女亦非人。娥曰。外祖母勿聲。言之適以傷吾母。呂泣應曰。可。逾數日。黃疾瘳。呂歎息曰。今而知吾母女皆劣矣。黃曰。何謂。呂曰。爾知大病之愈。乃孝娥割臂之功乎。黃驚曰。胡至是。呂曰。爾試驗之。黃大悲哽。不成聲。呼曰。愛女。汝來前。娥失色。黃引其臂。則已重裹。裹上微微見血迹。黃泣不可仰。且長跽向天誓曰。今後不視秋娥。如己女者。雷殛之。娥亦跽曰。母恩無以報也。於是家庭歡洽。葛亦歸。娥堅囑其母勿

言。母終言之。葛慘然而悲。黃猶赧然而媿。

何黉娘

嘉興何翁。家素封。一子二女。皆有殊色。其季黉娘。最美而悍。望之。但見其豐豔絕倫。有時凭闌對花凝坐。風起。花片繽紛。高於簾額。散落女身。襟袖之上皆滿。女嫣然微笑。如湧現於畫中。觀者醉心。乃不知其爲能吼之獅子也。姊媚娘。仲媚娘。以次皆嫁高門。獨黉無問名者。人但聞其悍而已。顧亦不知其所以悍者。嘉興江滸。有酒仙祠。及落帆亭。樓閣曲折。步武錯迕。爲地不廣。遊人入花竹中。往復幾於迷路。結搆固甚妙也。許生燮。字梅聞。白皙而美。爲浙西望族。年少有俊才。早失怙恃。依其季父以居。季父官刑部侍郎。留京久不歸。有兄長於生三歲。居鄉治田園。生早知名於膠庠間。翰墨流布江南。年二十一。尙未婚。以生擇配苛。累謝媒介。兄屢諫之。咸怫然。生亦有微產。均託諸兄。惟日擁書自豪。一日遊落帆亭。時爲中春。百花已開。生獨遊。轉過竹徑。有小狗逐而鳴吠。生急趨避之。甫轉畫闌之角。路仄而生步趨。適與一人相觸。斗

聞釧聲琅然。一出手。覺胸間爲人所抵。立仰翻。幸竹密未遠跌。舉目則見一麗人。以似嘆似喜之面相嚮。端立無動。生急起長揖謝過。稱萬死唐突。女肅然久之。曰。不趣行。尙阻吾路耶。生諾諾立退。然心念此女。豐肌裹其脆骨。宜纖軟如木棉。胡多力至是。心頗豔羨。思得其姓氏。及其家世。轉出竹關。見此女與一中年人立。其後尙侍一媼。中年人者。廣文樊先生。生業師劉君友也。遙俟女行。始與樊爲禮。問樊女爲何人。樊橋舌言曰。汝不識此牝虎耶。是何翁女。悍聲流布久矣。生曰。先生胡從識之。樊先生曰。前八年曾寓研其家。女亦受業者。生曰。能文耶。先生曰。不惟能文。且嗜書如命。然多力。婢媼少忤其意。卽撲之於尋丈之外。雖壯僕亦跌之。微抗則力抵之地。力過壯男子三倍也。足下詢之何爲。若甘與牝虎同衾者。鄙人願爲執柯。事成勿悔。生曰。適在竹間。路仄步趣。誤與麗人相觸。手抵吾胸。幾仰翻於地。幸以背就竹。得無苦。樊先生笑曰。吾言不汝欺乎。汝尙謂之麗人。殆心戀其美。幸見告。果屬意是人。則吾之前言不爲戲。生曰。嗟夫。人爭以悍妻爲不幸。吾則不然。悍而不貞。斯可懼也。吾適觀

其容肅然。有堅剛不屈之意。必不爲人所犯。得之可以自壯。樊先生曰。君有特見。非我所及。試謀之何翁。果得當。必奉白。然以足下才名。貫徹人耳。不惟何翁首肯。度牒脂之虎。聞亦必悅。有終身之託。足下凜之。彼人搗糞砧之棒。將來必附入奩具之中矣。生亦微笑。樊先生私歎曰。書癡見地。迥異吾輩。此事彼自甘之。決非我罪。樊先生旣行。生沿途凝想其美。私計妻悍固非善。然吾家無兄弟。卽無妯娌。悍亦焉施。彼固剛勁。吾則縛之以柔道。渥之以深情。在銀燈四照之間。着一含暎帶拂之玉人。眉稜高而眼尾媚。媚中帶肅。使人因愛生畏。畏而求親。直類風雪兼天。而紅梅破萼。當於此間。得無數滋味。若但美而柔順。而吾身又非剛健之人。兩柔相值。以水濟水。又奚趣耶。計定。遂靜待樊氏報章。而何翁者。亦久耳生名。欲以鬢娘託之。顧自慚不敢出口。樊先生一言。翁喜竟出望外。卽長揖求成其事。樊先生大笑。匆匆報生。生兄大不謂然。力言以爲不可。生日。事成當別居。決不以悍聲亂兄靜穆家法。願彼美。弟一見卽醉。似有宿緣。非人可喻。兄憐其癡。不得已諾之。何翁以鬢娘得婿。又得佳婿。於是

資遣甚盛。倍於兩姊。合盞之夕。人人裹足。無敢挪揄新婦。鬪洞房者。防得奇辱。酒闌生入。女見生疑駭久之。婢媼既出。女卽發聲曰。落帆亭下。密竹中間。經我推跌者。汝耶。生曰。然。女曰。旣觸吾手。法宜斂避。聞汝尙懇懇求余師爲媒介者。何也。生曰。然。夫婦者。剛柔相濟之謂。法宜夫剛而婦柔。今吾不能剛。但以柔爲質。更配以柔婉之妻。兩柔相值。有何趣味。汝剛而貞。吾所服也。今尊若爲夫。吾爲爾妻。不可耶。且爾剛明。必能治家。吾嗜讀書。不省生人之事。得汝爲吾內主。百事稟承而行。惟汝所可。吾靡不可。且吾無兄弟。爾縱狷傲。亦無姊妹之嫌。吾誓以一身屬汝矣。答我愛也。不答我而恕。仁也。旣仁愛而剛明。余得內助矣。何歎之云。女曰。然則爾自是稟吾號令矣。生曰。敬如約。花燭之夕。生柔於性質。而健於人道。女大悅。遂視生如命。生視聽其妻。皆在無聲形之間。仰承其志。嚮微愠則解以笑言。及發怒於婢媼。則問出以雅謔。女在嚴霜盛電之中。得生一言立解。相處經年。初不聞其有勃谿之言。樊先生咄咄稱異不已。一日約生小飲。時秋闈邇矣。樊先生曰。吾子折桂在卽。老朽晉此一觴。爲子預

賀。顧有疑問。將不能不急承教者。夫人入門經年。試問足下拄杖落手幾次矣。生笑曰。承先生爲我關懷。內人靜肅則有之。顧獅子之吼。初未聞也。樊先生愕然曰。如何。生曰。婦人之性。匪不愛其夫者。然愛極則必防侵其所嗜。故多爲之防。小子坦坦。示以無他。雖顰笑之間。皆不示以輕薄。意專而心誠。內子知我心身皆屬於彼。可以專有許變之一生。不屬他人矣。於是妬念立平。至於意氣之間。我則如駕舟於風濤之間。隨濤頭之上下。而把吾舵。雖浮沈千尺。而浪花雖濺吾舟。乃舵與浪柔。故浪不覆舟。而吾舵亦不之折。若夫筦簟之間。則婦人無剛強之力矣。彼愈剛而吾愈柔。以柔克剛。古之道也。故經年相依。無有乖忤。樊先生歎曰。然則足下者。可云懼內之聖人。而善制獅子之廣大法力也。相與大笑而罷。秋闈生捷。明年舉一子。夫婦偕老。無間言焉。

畏廬曰。許梅聞之道。直漢高之制項羽也。美人發怒。美愈呈露。何者。不恆見之狀。見之愈增人愛。方其怒時。二頰皆絳。眉鋒倒企。媚眼怒張。覺於平時之憨態。又成一變。

相。然施之他人。怒已初不留痕。若施之同床共命之人。受者本已不怒。不移時而鞠躬如也。則妝台之畔。雖如審判鞠囚之所。然立刻迴霜收電。重見月輪矣。舊有虞君。謂余夫婦之間。必須有一場憤爭。愈有一場親愛。細味其言。虞君蓋善唱迴波者也。然亦不能謂非閱歷之言。

裘稚蘭

清康熙初年。鰲拜當國。京師多盜。出沒無恆。有司不能迹。夜中巨家。窗戶如故。而金珠往往羽化。故紳富家。恆延拳師看護。有呂生秋士者。廣平府之清河人。父伯修。爲名諸生。博極羣書。願不得志。隱居課子。秋士婉媚類好女子。眉目如畫。然胸中卷軸至富。以伯修困於場屋。遂無意進取。年十九。丁父憂。幸有薄田。足以供母。則專意著述。偶爲帖括。名理恢富。雖宿老不之能過。每當風日晴美。恆出遊。一日天寧寺牡丹盛開。生告母出城。而東南風忽起。有車一輛。車沿坐一美人。圍白領巾。風盛巾解。飄墮呂生肩上。旋風數匝。竟環此領巾於生頸上。生當風不能自解。則避至林下。取而

視之。粉香沁腦。方徘徊不知所措。而車已回輪。輻輳至林下。御者前言曰。此吾妾小姐領巾也。老夫人命我向客取之。生見車沿女子。修眉美口輔。狀態至英挺。肌理膩白如羊脂。長裙下露小蠻靴。白錦爲仄袖。加以密釦。襟上釦。則以明珠爲之。其巨如豆。髮黑若漆。顧車內一老媪耳語。媪年可五十許。貌至慈祥。見生微笑曰。都下風信不常。小女領巾。竟落秀才之手。幸蒙見還。感極。顧秀才何姓。乞見示。生長揖曰。小子呂姓。字秋士。居南橫街。適向天寧寺看花。冒瀆夫人。乞赦萬死。願亦不問女之居處。飄然自行。而女尙停車目送之。逾數夕。微雨。生篝燈夜讀。庭槐上忽有物飄墜。若飛隼。久而無聲。生膽懾。不敢出視。明日窗上得筆一奩。凡十枝。墨一合。似內府所製。上鐫萬歷年號。研之香氣鬱勃。生不知所自來。然每聞庭槐有聲。則曉來必有所獲。或食物。或研。或箋。或竹如意。其最珍異者。則玉簫一具。簫之兩頭。皆碧玉爲之。意亦內府之物。生大懼。持以白母。母曰。儻來之物。且至自暮夜。此萬萬非福。汝爲書裹此簫。實窗外遠之。汝當避去。不宜家居以滋禍。來者必爲劇盜。或重爾文名。否則必爲牝

賊慕爾色而來。吾家寒素。僅汝一人。不忍聽落宵人之手。生聞言竦然。卽爲書曰。承義俠貽我玉簫。俠必高雅。逾於聶隱。顧僕躬受庭訓。不敢懷他人之寶。以自趣禍。敬謹奉趙。乞諒微忱。至前賜筆墨。尙封題未嘗一動。所以未卽並趙者。重違雅意也。食物已拜領矣。呂秋士頓首。明夜簫亡矣。母媪愈驚。卽以人告之。伯修友楊侍御。乞爲秋士覓館。侍御有中表爲顯宦。方以人求童子之師。楊力荐呂生。宦一見卽悅。家內故有園至幽邃。饒亭台花木之勝。學生甫八歲。停午始入受書。日未晡已入。館膳亦豐腴。積書數十櫥。生昕夕展讀。凡家藏所無者。是中咸備。有古琴一。彈之清越。伯修素善琴。呂生承其家學。頗能爲數調。月明則坐而彈之。一夕乘涼。坐於池上石几。雲過月黑。忽見樓簷上有一巨物。似人似獸。瞥然飛過。突射一小物。如彈丸。落生襟上。大驚。就月光中檢視。則一金戒指也。裹以紅線。生知爲贈簫者所爲。顧知尋迹已及。亦無如何。明日府中喧傳被盜。失黃金百兩。藏之鐵櫃中。不匙自啓。於是官中人踵趾相接。咸莫知賊所來。有老捕盜劉姓。登樓笑曰。賊從此過也。然無足迹可循。唯贖

頭踐一瓦碎。足形甚小。似女賊耳。生聞之益駭。自是無少異。明年服闋。應京兆試。以通毛詩列魁選。生旣美麗冠一時。而文名復盛。媒介爭集。母媪每得媒氏庚帖。則必供之宗祖木主前。似請示於陰靈者。明日箋上必有草字題曰。勿許。字畫秀挺。墨氣煥然。非鬼書也。媪沈吟曰。是爾。此必遺簫者之所爲也。爾東家盜金之人。亦決此女。不然。戒指胡來。其贈爾戒指。卽爲定情之物。然吾家世忠厚。安可偶牝賊。願不許。則恐不利於爾。今且置之勿議。聞水月庵有盲尼。善言休咎。汝試往叩之。生自念母言牝賊確也。願何由垂青至此。已忽大悟曰。旋風吹領巾者。決其人。方吾還巾時。女與母耳語。意已屬我。故累累相尋迹。果得婦如車中人。亦決不惡。且旣至吾家。或不更操梁上之業。此時意念起落千丈。忽驚。忽喜。忽憂。明日至庵。叩盲尼。至者四五人。生意待人靜後。進謁。旣通名。尼不言。如入定。久乃曰。呂生勿言。爲人所聞。且不利。汝提余念珠一串。至西城根小胡同中。門外有老槐二株。其中花竹甚美。有少年出見。汝授此念珠。言老衲代作冰人。汝婚禮成矣。生心怪尼前知。捧珠白母。母亦驚異。遣生

如尼言。至西城。所遇歷歷然。柴扉既款。有小婢傳刺入。可半炊許。有一美少年。以魚白之紗裹頭。衣長被地。不見其履。生一見。卽知爲女之嬌妝。彼此爲禮。生述尼言。少年曰。是吾妹也。名稚蘭。二十矣。旣澄師爲媒。老母胡敢不諾。生審睇女面。似有寶光。射出肌理。卽曰。鄙人三生之幸。得壻名門。無可爲聘。卽出懷中戒指。上之於女。女受之。紅潮被於臉際。雖武技逾紅線。然至此爲情愛所縛。不期亦盡露其嬌柔矣。欲受未受間。狀乃逾媚。生卽長揖。恭置戒指於案上。長揖而出。女亦不送。彼此相顧作眉語。久之。生驚魂弗定。以爲世有佳麗如此。乃能飛行絕迹。殊不解也。時爲九月。生備禮娶女。妝奩寥寥然。然箱中珍寶。值可數萬。合盞之夕。生出奩筆絨墨。及端研之屬。陳之女前。揖謝曰。一一皆君所惠。唯玉簫未在此數。女微哂曰。玉簫固在奩中。生曰。君胡以及筭之年。身懷絕技至此。女泫然曰。先君官總兵。爲鰲拜所忌。竟罹殊刑。吾技悉先君所授。而先君與盲尼同師。尼名惠澄。技高於先君。吾入都本欲圖鰲拜。以兵衛盛集。無隙足入。不圖風擊領巾。一身茫茫。遂落情網。今至爾家。天也。然先君之

仇終不能報。奈何。生曰。鰲拜稔惡。行且自斃。汝姑待之。逾四年。鰲拜爲布庫撲殺而死。女聞之。始悅。

畏廬曰。天下愛情之束縛英雄。能使百鍊剛化爲繞指柔。如裘稚蘭是也。想蘭母必迷信。見旋風之卷領巾。胡以不先不後。徑撲呂生之頸。則鬼神作合之說。已深中其心。而女意則但悅呂生之美。想入都又必聞其文名。故益屬意。觀庚帖上之署勿許。入門時之矯妝出見。是直自荐耳。此事爲李君所述。李君曾否欺我。殊不敢定。讀者但以小說家視余。則不怪其滿紙作荒唐言也。

柳亭亭

明季秦淮河廳之盛。復社諸老。咸觴詠其中。實則地以人傳。而舊時之桃葉渡。初不在城中也。洪楊亂後。曾滌生建節金陵。卽復秦淮舊觀。於是釣魚巷中。稍稍有一二名妓矣。後十年。乃大盛。而柳亭亭者。吳閬人。父亦名諸生。亭亭少受庭訓。填詞書畫。皆能得古人遺法。父卒家貧。不堪後母之虐。而後母之弟。尤陰賊險狠。乃以術鬻亭。

亭於曲院中。時亭亭年十四爾。既至大哭。而鴇母百端誑誘。繼以鞭撻。不得已遂操夜度之業。然擇人苛。一時聲價冠乎秦淮。畫船之遊。出必從媼婢三數。非盛名之士。欲求其搦戰。尙不能得。至一詩一畫。則直貴如拱璧矣。亭亭美麗天然。髮黑如漆。初無釵珥之屬。但綴數明珠於髻端。光色照眼。愈增其髮之美。口輔旣佳。一笑倩然。金陵遊客。恆謂亭亭輔頰。不宜輕着風日。經風鞞而炙日銷也。有姜瓌者。字元玉。宣城人。姜父淑善。以知州需次南都。瓌年十八。從宦於寧。善庭訓至嚴。不聽遊冶。瓌風儀旣美。而文章亦瓌麗。恰如其名。同舍李碧泉。蕩子也。父官溧陽知縣。以賊罷。然頗擁厚資。以瓌幼愿。將誘致於河廳。爲亭亭介紹。俾亭亭顛倒其人。然後告諸淑善。斷其情愫。以窘亭亭。時爲上巳。李邀瓌出遊。時淑善方奉牒赴旁縣。瓌初不行。李再三強之。始出。相將至亭亭家。亭亭是日與一貴客忤。嚴關令不通客。李素黠。卽大聲告侍者曰。宣城姜瓌。懷誠求見柳先生。果先生宗尙風雅者。或賜顏色。否則吾但以虛名目之也。無敢通謁矣。瓌力止之。已無及。柳聞言大駭。卽請相見。見生斌媚。已色授而

魂與。卽留茗。並留李生。然瓌初履柔鄉。因心豔亭亭之美。特矢口不知爲詞。女曰。適間在庭際宣言。卽爲姜君耶。姜面赤。久乃報曰。是非小生之意。同社李君。實爲小生介紹。柳目李。且目姜。然心悅其愿而不欺。卽曰。適李君以風雅奉推。度必績學之士。兒有倚扇小影。乞姜君一吐珠玉。語後侍兒果出小影。寫亭亭在畫闌風柳之中。瑤軒曲檻。筆墨大類十洲。署爲天台山人手製。姜覩規不肯落筆。李敦促之。姜乃草草書數語云。芙蓉夾幕生春陰。篆紋微裊雲屏深。香桃鎖骨風中立。斜陽倚扇愁沉沉。陌頭燕影垂楊綠。一縷柔情上湘竹。相思莫畫敬亭雲。好繡鴛鴦三十六。女得詩大喜曰。今晨上巳。是間鱣賈及詩社名流。咸以簡招致。兒厭薄浮囂。敬謝不往。家庖非劣。能否小飲是問。兒願以洞簫侑觴。李曰。洞簫淒清。不如琵琶。女曰。善。飲次女時時問瓌家世。瓌蹙澀不能作妄語。因述庭訓之嚴。適老父奉牒赴旁縣。勾當公事。已爲李君招邀而來。而柳益悅其不欺。酒半出琵琶彈之。指端如風雨驟至。琮瑤滿耳。已而轉軸爲昭君出塞之音。淒惋怨慕。聞者酸梗。姜生把酒凝視亭亭。至不能飲。女抽

撥插絃。問生曰。酒冷矣。生始愕然曰。聆音忘倦。意不屬酒也。君天上仙人。疑非人間所產。女微哂曰。來自天上。適落溷中。亦不爲福。生愕然曰。君具絕世風姿。一時宗仰。乃如鸞鳳。何名溷中。女愀然曰。姜君。君忠謹。不審風塵中事。彼逐逐者。咸慕色而來。設兒一旦不幸。僵臥床簀。則碌碌如登徒者。將戢足息影。不復相近。今日尊禮如天仙者。轉眼卽爲鬼魅。兒亦何取此佞哀而詐泣者。生終不解。卽曰。古人不云駿骨千金乎。奈何以福禍自易其操。女太息。而李生匿笑不止。卽罷酒。女訂後期。生曰。老親課嚴。苟得抽身。卽當奉候。女以自書聚頭一扇爲贈。書學褚河南。娟秀動人。生寶藏而歸。是夜顛頓不復成寐。知一身爲承祧主鬯之人。不能娶妓自斬其祀。又老父方嚴。決不能許。顧亭亭眷已如是。寧能無情。思極無可自解。但有忍俊而已。時淑善已歸。制軍嘉其能。署爲文案。每日晨入夜歸。而亭亭時以箋至。生背人作答。殊不敢往。一日忽得亭亭書。以經尺之紙。作數語曰。病深。請相見。遲無及矣。么字不能卒署。以侍者付生。生大駭。奔集其家。女蓋襲服峻劑。喘息不能自勝。見生含淚而笑。久乃言。

曰。姜郎果欲市駿骨矣。生失聲哭。堅執其手。索方觀之。曰。誤矣。家君素精歧黃。吾亦微解。病不應服升散之劑。因爲署方。女泣曰。郎意如是。卽爲郎死甘也。生卽爲煎藥。坐而俟飲。時女病。同院咸以爲疫。患沾染。無一前者。生乘其父入署。卽至。抵暮過歸。爲女扶提抑搔。相處如小偶。積十日病愈。女請留宿。生曰。情懷相感。寧區區在筦簞之間。吾不言乎。老父方嚴。決不吾許。若兩心相印。留待後期可也。女曰。經此患難。人情歷歷已見。吾決不操夜度之業。今年二十有一。長郎三歲。妾媵誠甘。典鬻釵環。數在二萬金以外。當就青溪之畔。賃屋以居。部署茗碗琴床。爲郎別業。請永矢此身。不復他屬。郎以何時見取。卽咄嗟而至。生感荷無言。親吻而別。以上蹤跡。李生歷歷知之。生忠篤不欺。一一拾以告李。李妬念旣萌。惡心遂起。遂至節署。面淑善曰。先生長日簿書。亦知長君爲流娼所誘致乎。淑善愕然曰。鄙人雖疎於家範。然未嘗少縱姦子。使之浪遊。且所謂流娼者何人。李曰。卽柳亭亭耳。淑善大驚曰。尙書公子齋中。有長箋細書。臨楮河南真跡。下署柳亭亭者是乎。曰然。曰。又有便面一方。上作饌半千。

山水亦曰亭亭。究一人耶。兩人耶。曰。亭亭亦工於畫。淑善歎曰。風塵中乃有此雋品。奈何。嗟及吾子。勞君忠告。吾當禁之。李生既退。淑善曰。是必此人誘致吾子。中道復萌妬心耳。凡人義方之訓。往往不善於控馭。必以強力拂逆其愛子之性。以爲賢。至於相思瘦損。戕其生命。爲悔晚矣。今亭亭旣悅吾子。當爲成之。凡妓女不育。皆經脈亂耳。吾精於婦科。治之當得子。亭亭甘居妾媵者。聽之。不則古人以妓爲偶。亦夥。不惟吾子也。策定。乃徑至亭亭家。自表爲姜瓖之父。亭亭驚悸。不敢面。淑善曰。告亭亭。吾非噬人者。此來爲吾子定婚約耳。亭亭奔出。踞於膝前。曰。兒非公子。處方見救。危病且死。故冒死以身事之。不圖大人滂義擴仁。采及葑菲。亭亭願在公子婢媼之列。終其天年。不敢言匹也。淑善笑曰。女郎勿爾。吾來卽所以救吾子。不令其相思死耳。爾今且移家。吾當成婚禮於句容。句容之縣官。爲吾親串。在彼成禮。當不駭物聽。此聞耳。目多。轉以生謗。非吾志也。女泥首謝。翁曰。吾不告元玉。汝自見之。備述吾隱。則父子之情當愈親。女但荷荷。不能致辭。翁是夜遂不歸。女以輿至瓖家。瓖見女至。齒

震震作聲曰。殆矣。日落吾翁卽歸。汝奈何犯百死而來。女笑曰。此來翁所命也。因備述翁意。生如作幻夢。不之信。於是進抱亭亭。自頂及足。摩撫殆徧。又出觀天宇。內視家具。引鏡自照曰。是決非夢矣。嗟夫。吾翁真如天之覆。如地之載矣。女曰。然吾翁之德。無可比例。亦宜擬之於天地耳。明日翁歸。視環而笑。環伏地不敢仰視。翁曰。旣不能以正心誠意之學勗爾。顧吾獨子。防力違爾性。致中道夭戕。亭亭亦雋品。閨秀中恐無其匹。吾一生爲善。不患無孫。今將成禮於句容。汝告亭亭。自諷吉日可也。生涕不可仰。如期禮成。夫婦諧美。竟生三子。

秋悟生

秋悟生者。自云爲江寧人。遷閩七世矣。以生終身不爲狹邪遊。而偏有所遇。故不欲傳之藝林。但如其號曰秋悟生。生居釣台之下。平日尙氣而任俠。好雅謔。拘謹者惡其無檢。而浮薄者又不能醉以紅裙。轉目之以理學。然秋悟生善言情。曾爲二傳奇。一曰霜劫。一曰落花風。皆幽咽淒黯。情淚如河。江南有閨秀。至以蠅頭細書。評號都

滿生聞之喟然曰。不料天涯知己在。有弟子紅妝遙拜。蓋用臨川夢中語也。生此時年已四十餘。方悼亡家居。不時出。一日閒行江上。江干多遊船。榕陰之下。有碩腹賈數輩。擁一麗人。飲於舟中。一人指岸上曰。是爲秋悟生過也。麗人頻頻注目。生異之。私計一生未蒞勾欄。指我者或爲相識。顧身非少年。此麗人注目何爲者。一笑置之。越數月。燕客於江樓。有于君者。生之契友也。客凡七人。並生而入。于君令設九座。生愕然問何客見。于君微笑。酒半。聞有金鈴聲。似香鈎中所綴者。生方面江而坐。而鈴聲已近。座客皆起。生斗迴顧。則舟中所見麗人也。麗人以手拊生背曰。先生胡不見枉。吾家在江南橋次。與先生之廬相距不二里。不輿可至。奈何靳此空谷之音。生大愕曰。素昧生平。女士何由見知。女笑視于君曰。非此君語。幾交臂而失。生曰。今日草具。未敢奉邀。且酒闌殺盡。非所以禮玉人。請更淪茗以待。女曰。兒爲謝氏。名蝶。號蓮仙。棲居多詞客投贈之作。獨未有先生珠玉。自嗤爲猥鄙。今日之來。欲乞得題品。並請先生之年。生大笑曰。吾二十年前二十三也。女曰。然則逾四十矣。生曰。老矣。女

曰。閨中侍巾櫛者幾人。生歎曰。荆人下世矣。女曰。然則先生傳奇中所謂霜叔者。或有所託而言。生驚曰。女士見吾書乎。女曰。先生楮墨。傳播人間。兒雖猥賤。然每接名流。恆稱道先生。昨於江上復見先生。獨行林陰之下。容色沮喪。似有所思。適聞瑤台已傾。或且傷神如奉倩爾。生笑曰。黠哉。女瀕行。堅囑臨貺。生僞諾。合座以爲生意動。已而卒不往。女以人至再通辭。生木然如無所覺。生有婢嫁一匠人。一日爲女修葺廳戶。女與閒語。知爲生之婢壻。因以餅金入囊。賄之曰。爾爲我將一物事。於無人處。上先生。道爲薄命人所餉。汝能爲我雁兒耶。匠曰。可。女出一物。厚楮重裹。其上自書曰。蓬仙手自封題。上秋悟先生。匠旣得金。至生家。引袖請問。生不知所爲。匠遂上裹物。啓之。則乾柿四餅。第二餅作半月形。似人齒餘之物。生大驚。問物所自。匠言謝娘所餉。臨別囑小人通殷勤於先生。謂能使謝氏之衾。一夕與先生同煖者。小人當更得厚貺。生笑曰。爾受謝娘金矣。匠遂巡曰。然。生曰。爾爲我白謝娘。我能宛曲道美人情懷。寧於蓬仙。決然如路人。顧我亡室。喪未暮年。中夜愴懷。淚被枕函都滿。大兒已

娶。尙有一兒一女。晝夕不去吾側。吾安忍舍此無母之兒。寄宿蓬仙妝樓。忘我以父代母之責。我別無他望。望蓬仙早得所天。隨一良人而去。庶不辜負吾心。乾柿四枚。其中半月。殆謝娘示我以餘桃之愛。吾受之而仍絕蓬仙。是不情也。不受而不加以善詞。又爲不恕。爾將此封裹。歸致謝娘。爲余道萬死足矣。匠歸述所言。女益欲一見。一日生自外歸。子婦將鱗魚進。生怪其不恭。問之侍者。咸無言。生有叔母方夫人。老而恭儉。生事之如母。因問以魚所自來。母笑曰。似聞橋北名妓謝氏所饋。生曰。母亦聞兒曾作狹邪遊乎。母曰。無之。吾蓄疑亦久。生因一一白與蓬仙相見之狀。母曰。是矣。彼必以爾有婦服。房中無人。欲媵汝耳。然汝意如何者。生曰。風塵中人。安可使主中饋。孤兒失母。宜更得淑善者爲筓其衣食。謝氏之愛我者。詞筆耳。且寒人之家。何取姝麗。昵新而豔其美。曲意承迎。適足生其驕縱。妾母驕而孤兒餒矣。兒仗不律爲生。安能營此金屋。矧亡室生前純樸。臨歿猶襲亡母之衣。朞年之服未除。新歡之床卽煖。不惟無以對亡婦。亦適以滋後此無窮之累。不如及其情絲甫抽。卽以慧劍斬

之爲得也。母大悅曰。吾兒如是。吾孫不着蘆花矣。自是音問遂梗。逾三歲。秋悟生買妾。遂客浙西。謝娘亦怏怏適人。更三年死。于君馳書告生。述謝娘死狀。生失聲而哭。因爲詩以弔之曰。水榭當時別謝娘。夢中髣髴想啼妝。魂來若過西江道。好認臨川玉茗堂。蓋用俞二姑事也。

畏廬曰。余每遇秋悟生。語及謝娘事。生輒亂以他語。察其意甚似自咎其負心者。雖然。謝娘雖不嫁生。生之心無日不在謝家。正恐家庭之間。有所梗格。轉無以慰謝娘。與其生勃谿於後來。不如不爲孟浪之舉動。是生之身不近謝娘。而生心固已娶之矣。翁每與生同榻。夜半酒醒。翁輒誦小山詞曰。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矣。生往往太息泣下。

鄭問

鄭問。字好問。浙之永嘉人。父觀德。爲洋商。時西人輪船但用海戰。而商船仍帆船。號夾板。其高大亦如輪船。檣竿張十餘帆。趁風而駛。華船窮追不能及也。觀德自滬載

貨赴天津。悉以是夾板行。頻年得利不貲。而好問年十三。白皙如玉。能背誦七經如澆水。喜讀蘇黃詩。塾師方授以時藝。格之不令讀。好問飲食兼人。體日益碩。年十三。觀者恆謂在二十以外。一日食豚肩而病。痰轆轤上下。顏色頓異。永嘉無良醫。咸指爲虛弱。服補劑。以益元氣。益沉頓。觀德夫婦大悲。懸千金之賞於門。謂能已其子病者。予之。逾三日。有盲尼過其門。自云能療公子病。不受賞。尼衣服敝垢。臧獲輕之。不令面主人。尼大咤。觀德聞聲出面。斥其奴廝。禮尼以上客。顧尼衣垢。觀德扶將以入。隱隱聞有異香。發尼襟袖間。心異之。尼旣捫索診好問脈。命搗蘿蔔爲液。尼自袖出藥屑作碧色。投液中。命連飲。忽喉間出痰塊如石。神息頓醒。自云胸膈已清。不如前脹滿矣。尼留其家三日。跌坐弗睡。而好問疾愈。拜尼於座下。尼曰。衲與公子有緣法。後六年當相見。無以贈公子。捫胸間出小鐵笛。長四寸許。封識極密。謂好問曰。非有大難。不宜近口吹之。將不利於公子。然當須臾不去身。公子姻緣不在此。後來必有奇遇。囑觀德不宜爲好問論婚。觀德將授以金。尼大怖曰。足下以衲爲何如人。旣盲

且獨需金奚爲。遂盤散出門而去。好問欲送。尼止之。家人過尼跌坐處。香氣經日不散。大以爲異。好問祕藏鐵笛。讀書如故。而觀德如尼言。亦不與人論婚。逾四年。好問入呂庠。食餼得拔萃科。鄉試不售。意悒悒。將遠游。觀德見其壯盛無恙。又夫婦老而溺愛。遂聽其趁夾板赴山東。時蔡牽方縱橫海上。李長庚諸人扼之。互有勝負。而蔡通兵略。出沒無恆。與官軍避道而行。觀德以爲海寇患洋船。必無事。遂聽好問北行。夾板甫及大洋。而賊船蟻附而至。西人縱巨礮攻之。船集仍不少卻。忽見海上帆來如蝶。揚大旗。官軍也。賊船始四散。已而官軍以八巨艘至。旗書李字。風颭海中。西人大喜。官軍亦陸續過夾板。慰勞西人。其中有大將翎頂輝耀。自稱爲李長庚。坐未定。諸官軍忽爭起反翦西人。投之海中。但留華人之能行舟者勿死。簿錄舟中貨物。見好問伏於艙中。偉其儀表。問籍貫。好問一一自陳。僞李將軍喜曰。我蔡牽也。涎此夾板久矣。今乃幸得。余觀秀才似通文藝。留佐我治軍書。好問求生。不得已諾之。蘇遂下令還軍。舟行不知幾許。至一島。島上立壁。蘇之窟宅也。萬衆鼓笛來迎。而蔡視好

問如上客。既入壁。頗營構如巨家。閤者十數。執兵侍立。蔡歸。令好問面夫人。夫人年三十許。並妾媵六人。妍媸雜出。然皆傅脂粉。盛服侍左右。獨蔡與壓寨夫人坐耳。好問進揖。蔡亦命坐。謂夫人曰。此吾家客也。夫人曰。將軍平日恆言軍中無好手司筆札。命吾女月蘭任之。今得鄭先生。吾月蘭可以罷役矣。蔡笑曰。余堂堂男子。幕府中乃命少女佐軍務。將爲李長庚齒冷。且長庚少與余同筆硯。今乃以官軍困余。且夕余必死之矣。顧月蘭安在。今鄭生爲吾家人。可令出面。夫人卽傳呼侍婢翠鳳。延女公子出見客。移時簾箔開。生見幃中人出。如披水月觀音圖畫。美既無度。而清素之服。襯以玉貌。奕奕似有仙氣。既至。見生儀觀。亦頗前卻。夫人曰。此若翁所聘幕客鄭先生也。若翁憫爾勞。故以鄭君代汝。汝後此可自整理針線。及讀書。軍務不汝羈絆矣。女笑曰。翁勞我至。今茲得息肩矣。顧亦不卽與生言。數語卽入。生防蔡見疑。亦垂首不敢平視。夫人遂命除舍舍生。飲食豐腴。生私計盲尼鐵笛。卽用於此耶。顧又不知所用。探懷笛存。則大喜。靜俟其變。一日忽壁中鼓聲如沸。知聚軍矣。遲明蔡牽上

夾板。戰船百艘。尾之行。蔡自作戰。留生守壁。去經月不歸。生獨居無聊。忽聞夫人召。生入面。夫人貌和藹。旣命坐。謂生曰。先生稔吾將軍意嚮所在乎。生謝曰。賤子蒙將軍生全。實未審鈞意何屬。夫人曰。老身四十無兒。獨有此女。而羣雌鸞。咸不育。將軍方游弋海上。亦不以嗣續爲憂。老身徧觀諸將。無當意者。先生至。如金玉照眼。將軍數言將以月闌累先生。而又不自言。故老身與生先親自商定。生曰。賤子文不如隨陸。武不如關張。備數幕中。方慚坐食。而夫人及將軍。乃不棄貧賤。以天人下嬪。愚猥。自審生平。無此豔福。夫人笑曰。先生何言之謙耶。先生謂此間爲金湯之固乎。吾家將軍。憤官吏貪殘。故遯跡海上。又爲衆擁立爲魁帥。其心不得已也。以清室全力。拮我。亦萬無瓦全之地。老身生死隨將軍耳。願此息女。有傾國之容。余何忍聽之同燼。先生允我。卽所以全吾愛女耳。生惶恐再拜如夫人言。夫人遂改口稱壻。而壁中人視生乃加重。夫人曰。俟將軍歸。卽成禮。越三日。蔡牽自海上引衆歸。所喪失者僅二十艘。奪得官船四十艘。告夫人曰。李長庚中吾礮死矣。代者爲王得祿。乳臭不足

慮也。是時壁中大置酒。聞夫人言婚約已成。又大喜。宴諸將。且徧告以得婿事。諸將皆賀。遂以三月中成禮。定情之夕。生如入鈞天之夢。模糊惺忪。若不知身之歷何境也。女旣孀生。恩愛畢至。然時時露其不懌之色。生不之問。女亦不之告。一夕島中月明。竹柏之影。遮蔽闌楯。海風颯然。暑氣盡退。女命酒張琴。與生同坐月中。女彈水仙操。訖。生傾耳如醉。女忽停琴。歎曰。好問。亦知吾非蔡氏女乎。生大駭曰。母夫人自云無兒。恃月闌以慰情。今奈何與夫人所言左耶。月闌曰。吾爲呂氏女。金華人。八歲時。從宦嶺南。船行爲蔡牽所劫。養以爲女。昔有張先生者。博極羣書。亦淪是中。蔡卽禮爲吾師。相從十年。師以病歿。區區所學。盡得諸張先生。至今心常耿耿耳。生爲惻然曰。然則吾之岳父母。均盡舟中矣。女以袖擁鼻。泣不成聲。作斷續之音答曰。終天之痛。無時已矣。生疾起四顧。幸夜深侍者都息。無一人聞者。卽曰。寨主必敗。夫人亦見及之。惟爾我已淪是間。非舟莫脫。在勢當俱盡於此。於是彼此秋歔。罷琴歸寢。夏令既過。垂及中秋。敗耗聞諸海上。聞官軍將至。搗穴。壁中人多竊竊語。夫人憂形於色。

此時女謂好問曰。島間有小洞甚陰沈。無敢入者。聞其中有神物。歲時祠以太牢。意龍嘗其間乎。生喜事。曰。明日吾將探之。女不可。生弗聽。明日果以卒引至其下。生欲猝入。侍卒大駭。堅執弗聽。生奮腕徑入。初極窄。纔通人。三四十步以外。已見微光。其中深如廣堂。石壁光潔。上有題字曰。長至日。去洞口北行里許。出笛吹之。當有奇驗。生大喜曰。盲師之言應矣。急捫其笛。笛存。匆匆出。卒已驚駭欲僵。生諱言有石爲梗。不能深入。急歸告女。女亦大喜。裹明珠千數。價鉅萬。以囊縛諸腰際。待行。時已十月。蔡軍累敗。王得祿深洞兵事。累戰皆捷。蔡船但有引避而已。時亦挈夫人至軍。謂之曰。船上有兩金獅。脫遇難時。爾我各挈其一於頸。蹈海死。此身終不令王得祿得也。是年長至節。爲十一月十一日。生夫婦未曉起。各囊珠腰下。啓裹出鐵笛。長四寸許。孔作金色。中有草書曰。但信口吹之。三吹卽止。時甫遲明。夫婦相將至海濱。海靜無波。生出笛臨風而吹。其聲徹雲。三吹後。海上有帆迎風而至。其疾如箭。船人高碩如具三虎之力。疾下其帆。趣登。生夫婦入艙。而盲尼已坐蒲團之上。曰。趣還吾笛。時海

噴波騰。天地異色。而此船沈浮。直破濁浪而前。經日已近寧波洋。尼端坐瞑目。左右示舵師。準如羅盤。不失尺寸。既登岸。一轉瞬間。舟渺矣。迺適至家。觀德以思子之故。終日頽臥不起。海上以寇警。亦罷業。忽聞生歸。且挾美婦。則大喜。病若失。生潛與父母述月闌事。遂諱言蔡牽女。但言自賊中逸出。娶婦於山東耳。出珠售之。富甲一郡。畏廬曰。蔡牽兵略勝於李也。然孤行海上。不能據城邑而守。徒病行旅而已。決無成事。乃其禮重文人。前張而後鄭。似不類海寇所爲。而鄭生何修。乃得天人爲偶。而蔡妻者。亦女中之有識者也。吾聞亡師薛夫子言。蔡牽嗜芙蓉。然又深惡其毒。乃不知癮之所自生。一日擒得數人。皆嗜芙蓉者。蔡令縛置床下。自吹其簫。煙紋四繚。而床下則瞑然欲死。蔡曰。爾癮至乎。曰。至矣。蔡卽令人剖其心。視肝中有蟲蠕蠕然。蔡曰。然則吾肝亦如是乎。擲器而起。思革去之。而卒不自堅。以訖於亡。聞其蹈海時。尙吸芙蓉令飽滿方就死也。

桂珉

閩之梅花村。在長樂海濱。四望皆海。居民多業漁。春夏之交。石首來時。布帆點點。蕩其碎白於滄溟之間。船歸則滿載皆魚。恐不及登市而魚餒。則剖腹納之以鱸。嚴封巨箆中。入城時。城人聞魚自長樂來者。價倍於常魚。有蔡翁者。素封也。不業漁而業夏布。然其戚屬皆漁郎。翁每年誕辰。則羣漁咸以魚爲壽。有謝玉井者。年十八。白皙美風儀。聰明能讀書。然其父至頑直。目不知書。痛詆書生爲餓殍。強之行漁。蔡翁識謝父。而憐玉井。謂此美材。可惜。不當聽其入海。謝父曰。吾老。不漁焉生。且城中讀書人。吾固見之。長袖而百補其衣。着拖履。吸芙蓉膏。面有菜色。其成就爲訟師耳。吾家世漁。奈何變業爲訟師。而隳其家世。蔡翁知不能動。然甚憐玉井。而玉井亦感蔡翁。恆至其家。乃不知蔡家之有玉人也。蔡翁年四十餘。始得一子。而幼願。然有女名桂珉。絕美。平日不事梳掠。恆以魚白之絹裹頭。雙鬢如漆。露諸絹巾之下。耳箆小瑣。玉貌櫻唇。天然入畫。少從葛秀才讀。秀才年七十餘。甚愛桂珉。盡以所學授之。故桂珉頗能誦古今詩。歷歷能道其佳處。特不常作。當玉井至時。桂珉恆不相見。一日雨盛。

蔡家牆圯。牆中花竹瀟灑。小徑一道。入竹深處。卽爲桂珉臥闥。蔡翁就雨中督匠氏修墉。而玉井挈雙魚。將餉蔡翁。適過壞牆下。初不見翁。翁呼曰。玉井。汝攜魚安往。玉井赫然。旣面爲翁。則曰。此魚餉翁佐酒耳。翁曰。何爲犯雨而來。今卽從此入。省繞道。嚮吾門。桂珉自窗中呼曰。阿翁與誰作語。翁曰。玉井耳。女固聞僕媪言玉井美。且憐其家有頑父。恆欲面之。卽自窗間望玉井。年可十八九。兩足如霜。冠簪笠。髮辮盤其頸。明眸皓齒。果加以巾幘者。則娉婷一好女子也。翁旣聞女問。卽謂玉井曰。此吾愛女。玉井非外人。可相見。玉井聞言。去笠下其辮。二頰盡絳。釋魚於花台之上。俯首進揖。不知爲禮。但抱雙拳。拱其面。無敢正視。女尙落落問曰。聞玉兄舍業而行漁。海上風濤險也。玉井忸怩久曰。此老父所命。死何敢辭。女聞言愕然。因亂以他語曰。玉兄且赴前廳。與家君共飯。時女已喪母三年。躬自撫其穉弟。翁內政咸屬之女。女自見玉井。已定終身之計。自是以來。數見亦不斂避。時時流目送睽。而玉井兀然如石人。女竊引以爲怪。時爲八月。蔡翁誕辰。賀客又皆以魚至。玉井獨購雙樺燭。爲翁壽。翁

悅。是日玉井轆矣。翁語座客。謂玉井天產一好書生。乃抑之使行漁。世有漁郎昌其家耶。玉井忽對曰。不如翁言。漁人雖不能富貴。然行海樂也。晨光微動。海東日輪色正赤。海光燦射。幻爲五色。盪漾於空明之中。秋風微動。海平如鏡。魚隊相逐。去船不盈丈。拋網引繩。一收網。得魚五六。或十五六。旣上舟中。以尾擊艙板作聲。一一閉之。艙下。旣飽其鮮。復可得錢。較之逐逐於勢利之場。營營於奴隸之數。不寧佳乎。翁未答。聞房中有女子笑聲。翁曰。玉井所言。吾女似以爲可。天下固有不更事之人。亦偶得其同志。玉井默不敢答。羣漁無學問。亦不知所謂勢利與奴隸何指。動頤張吻。以待酒至。然女自聞玉井言。知非凡品。益欲與之接談。一日故以事過謝家。與謝媪語。媪蠢蠢然。心慕女富。亦加禮接。三數語外。輒雜以魚腥。似其家託魚以生者。女間行過玉井臥處。一榻一案。案上亦微陳筆墨。有書十餘卷。其一似輞川集。女不敢入。心計玉郎能讀王詩。殊中所懷。方徘徊間。玉井已歸。見女愕然問曰。姊氏何爲惠顧寒舍。女忼爽答曰。來省老母。吾惟喪母。故重人之母。同於己母。玉井曰。此固姊氏謔量。

然貧富懸殊。吾不敢忘其素分。以冒進。玉井意齊。大非偶。且求婚亦萬無曲從之理。故以正辭決女。女知旨。卽不言。問以海上日來浪動。能否行漁。時謝翁夫婦咸至。延飯。女不可。匆匆竟歸。是日玉井已合數舟入海。時爲下弦。缺月出於東山之上。發光幽闇。女登樓望海。見漁帆數葉。出沒於浪花間。憶玉井決在是間。不期廢然歸寢。卽夢有人。騰舟於門。舟中有一老婦。髣髴謝母。卽而視之。則又非是。語曰。謝郎方在海上行漁。對月高歌。吾迎汝往聽之。女匆匆下船。媪立張帆。咄嗟間已近漁槎之次。見玉井拋網海中。權停不進。玉井對月歌曰。下弦月。下弦月。蝕了一半明。蟾窟。我不憐。蟾憐桂花。桂花香。心如麻。深深屢下婦娥拜。等閒莫遣韶光邁。韶光邁。斑鬢毛。桂珉桂珉奈汝何。歌聲嘹唳入雲。女欲逕前與語。忽海濤一白如屋。立見玉井舟翻於波中。瞬息無見。女大呼而醒。然知是夢。竊以爲非祥。計此身必屬玉井。萬無第二人足託者。顧海事險。玉井果壻吾家。或能變業不至爲風濤所蝕。計定。乃以婢招徐嫗至。徐嫗者。與謝有連。時爲蔡翁所周恤。女吐其誠款。徐曰。玉井行漁。是以金盤貯狗

矢。吾觀若翁。亦禮重玉井。果能以人求婚。或可許也。乃求私面玉井。一日果遇之途。徐曰。玉井安往。玉井見爲徐媪。亦殷勤道寒溫。徐邀玉井至家。徵述女意。玉井曰。桂娥意良厚。然試問吾家何者。足匹桂娥。蔡翁固厚我。然憐我。非重我也。吾父母非仗吾漁。不可得生。增一妻。必增數子之累。試問一網之微。能供數口耶。矧海中風波不常。且晚之命。殊不可保。吾雖僥倖求生。然決不令桂娥孀獨。請媪善辭桂娥。徐曰。玉耶。旣不屬意蔡女。胡以夢中作歌。自喚奈何。玉井大驚。顏色喪失。問徐曰。媪何爲入我夢中。吾固有此夢。實未嘗語人。且曲終墜海。提之令人心緒灰冷。想桂娥必與我同夢。夢噩。彼當知之。今乃以媪道意。乃不虞爲杞梁妻耶。徐曰。夢境幻變。可以心術懾之。玉耶。萬無可疑。趣以媒來。必可集事。玉井毅然以爲不可。徐媪遂歸。語女。女心乃益重玉井。時鄰鄉有王老者。虎而冠者也。與梅花村某甲鬪。爲甲所斃。於是不鳴之官。兩鄉聚而械鬪。鄰鄉死者五人。梅花村死三人。則搆大訟。閩俗訟殺人者。不訟適兇。必取素封之家。謂其殺人。則羣指蔡翁爲元兇。捉將官裏。被以毒刑。翁醫家。獄

不能了。瘞死在長樂監中。女長日如淚人。旦夕挈其幼弟。往反縣城。玉肌消瘦。渾不如前之妍麗。既理父喪。家但壁立。則與其弟依徐媪以居。而玉井者。知女悲戚。顧不敢臨問。但時造徐媪家問狀。避面不敢見女。一日入海。遇浮尸而伏流。視之。女尸也。玉井驚曰。女尸恆仰。法不應伏。乃合其同舟。以篙引之至岸。女尸懷金釧六。計之得黃金二十兩。玉井曰。分金適平。然必瘞此尸。賣金而購櫛。於是玉得黃金九兩餘。父母咸悅。將爲之成婚。玉井堅不可。其母問狀。玉井曰。但問徐媪得之矣。母果召徐媪。徐歷述前事。乃以人求婚於女。女可之。逾年生一子。玉井雖擁豔妻。然終以夢噩爲虞。明年入海。颶風起。舟果覆。父母亦繼逝。女挈其穉弟同居。撫孤以長。以丁卯科舉人。官四川知縣。

畏廬曰。夢之可憑。有如是耶。按周官三夢。一曰致夢。言夢之所至也。二曰疇夢。疇之爲言得也。謂夢之所得。三曰咸陟。咸皆也。陟亦得也。言夢夢皆得。今女之所夢。在三夢中爲何類。玉井與桂珉。蓋彼此同夢。律以三夢。皆無一似。漢書藝文志。黃帝長柳

占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今皆無傳。或且上古亦有是事。則不可知矣。梅花村。余曾一過其地。頗見秀麗之女子。然多守禮防。不如近日文明之蔑禮。究之男女之愛。全球皆然。須有學問爲之界域。或不至亂也。

孫平叔先生

孫平叔先生。名爾準。以詩人爲開府。兼督閩浙。一時閩中老輩如林文忠及李蘭屏兄弟。均日相過從。而陳左海先生。正主講鰲峯。名流執業於陳先生之門者。珊網盡矣。孫制軍尤宏獎。每課士時。必親臨講授。且以善膳款諸生。拔其尤萃。送院肄業。有林生者。亦在選中。鰲峯中有荷亭。荷花開時。清芬沁腦。公日徘徊亭上。與左海論詩。彌日不去。一日方課士。飯後公出。而諸生皆散走。無一留者。公大駭。視案上筆墨。陳陳。知未完卷。獨亭隅有一人伏案構思。視之林生也。公問衆安往。生汪然出涕。嗚咽不自勝。公尤駭。堅問其故。生泣曰。諸君之出。觀人迎娶也。公大笑曰。衆觀迎娶。汝何泣爲。生日。娶婦人之新婦。卽生離婚之妻也。公曰。以汝清才。人將壻汝不暇。何故離

析。生曰。岳氏王姓。與生父執友也。且同舍。生母孀時。王夫人亦孕。誓言各男也。約爲兄弟。若男女各判者。則爲婚姻。當時誓言至堅。迨長。又同學同牢而食。生年十六。先君見背。家日淩替。王氏改習買遷而富。有悔婚意。未之發也。一日召生赴其家。王翁愴喟言。生家貧。必不能得婦。卽娶其女。亦將被寒餓。女嬌柔弗能堪。不如絕婚善。請以百金爲老母壽。公曰。汝受金乎。曰。否。生言有老母在。無敢專斷。唯隱揣母意。亦必如約。此金留以贈嫁。生雖困不願受也。公曰。善。今日離婚之女。嫁與誰家。生曰。李姓。離商子耳。同學知有此事。而綵輿適過門前。故舍業出觀耳。經吾師見詢。生不期心念亡父。悲從中來。非悔聘妻爲人所奪。公長喟無言。而觀者已續續歸座。公曰。諸生聽之。今日且勿作文。余將爲林生勾當一事。卽入面陳公。令人除舍。並爲林生假衣冠。卽遣數騎。奉帥府令箭。取李氏新婦。令以綵輿迎至書院。並其嫁裝同來。衆大駭。公曰。林氏婦還諸林氏。彼王氏與林生父母有宿約也。李媿擁多金。奚患無婦。何必與寒峻爭。余明知其專制。顧無如何也。已而綵輿至院。諸生譁笑。爭向林生致賀。方

謀賦催妝之詩。公曰。吾今日暫爲林生作婚主。陳先生則爲婚證。而陳先生已令僕
羶扶新婦出。公曰。林生與新婦兩少無猜時。度已相見。今日須先令覿面。辨真僞。果
李氏以人代者。奈何。陳先生曰。公言是也。林生如言。起其面靨。而新婦則臃腫如蠹
婢。林生呼曰。誤矣。王氏女輕盈不如是也。公大怒曰。李巉滋有膽。因研問新人。爾爲
何人。新人吐詞頗清爽。曰。吾爲秋香。王氏婢耳。女公子聞絕林氏婚。則長日哭。今雖
綵輿至門。堅臥不起。迫之將圖死。謂必還尸林氏。主人倉皇無計。故以婢子代耳。公
及陳先生咸大悅曰。林生固有福命。得此賢婦。李巉亦不患無媳。可將還之。趙璧仍
歸趙也。林生感泣。而諸生咸相顧歎惋。不更譁笑矣。旣送婢歸李。更以輿迎王。卽書
院中除舍爲洞房。一時閩中傳爲佳話。

趙倚樓

侯官游然。字子雨。翩翩佳公子也。少年領鄉荐。累上南宮不售。因投筆從戎。辛亥之
役。贊助共和。以勳勞得嘉禾章。顧爲年四十矣。生平急人之急。以亢俠好友名於時。

與之游者。恒欽其崇尚風義也。游以軍事渡江。居武昌累月。抑抑無歡意。日至漢上。爲紅裙之醉。而趙倚樓者。年十六。含睇宜笑。以色藝標名於花譜。游一見悅之。趙未破瓜。游雖匪日不至。然未及狎。乃不知趙已屬心於游矣。春盡遊倦。且歸京師。趙涕泣請從。游曰。爾不有老母耶。女曰。老母固待兒以生。然君能月贍八十元。則老母得溫飽矣。兒負責千金而已。以君亢爽。必能了兒逋負。花國浮囂。非兒託身之地。君不於此時援我。恐墜溷之期。卽在眉睫。語已襟袖淋漓。嗚咽不復成聲。游亦愴然久之。曰。倚樓戀我。我寧弗知。然吾年四十矣。而倚樓具此麗質。乃芳齡未抵吾半。吾不自量。倉卒納爾後房。一時尋歡。彼此都不寂寞。天假吾年。六十以終。於我初不爲舛。願倚樓則年三十六耳。半老徐娘。無論不育。卽使呱呱在抱。或齊膝而作嬌啼。試問教養二事。汝何所資。脫吾不及六十而死者。汝又奈何。倚樓曰。壽夭誰料。安知吾不先死於君前。或君行而我殉。葬骨九原。仍依腋下。亦足爲樂。游笑曰。愚哉倚樓。天下鍾情人。往往不先爲所歎地。但圖目前。弗計貽累於後日。倚樓謂我以鐵石爲肝腸。決

不汝聽耶。我有隱衷。汝惡知之。先君見背。我甫成人。庶母之年。不過四十。幸遣一弟。甫能讀書。母能爲我持家。弟亦悉心嚮學。余旣喪妻。一子一女。均庶母爲管領其衣食。余長年客遊。寧家不逾數日。汝若從我。茫茫後顧。吾之庶母。卽汝前車。且汝能必其定有子也。矧余季父。亦新有所眷。挈東之西。日患醋海生波。吾方惜其多累。今奈何能規尊長。而反不能自檢其身。語次。倚樓已泣。不可仰。游曰。無傷也。方今世界。名曰競爭。無論男女。能以藝自贍。匪有不生。以爾妙年。漢上女校林立。汝能脫籍入學。學成擇人而事。又寧苦晚。何必戀膚寸之光陰。貽終身之巨累。女曰。固有是心。然債家在門。恐不吾許。游大笑曰。千金之債。了之易耳。明日吾卽以蚨帖至矣。遂匆匆小飲而別。明日倚樓甫起。臨鏡而伴已在門。將一巨函入。啓之則匯豐銀鈔一千。附祝英台近一詞曰。鏡烟消。飛絮亂。身試別離慣。曉枕啼鶯。催汝起晨盥。怎知人倦揚州。春風如翦。把縷縷情絲中斷。漫低喚。多恐門外鶯聲。緩隨水聲遠。聊歇相思。聊強一分飯。願君禁得羅衾。休將心緒。付月夜杜鵑千萬。其後復署一箋云。倚樓妝次。余不

日隨節北歸。千金非多。然足了君逋負矣。女校可入則入。否則以謀歸爲上着。風塵中固無佳士。然吾亦爲爾物色其可嫁者。身栖燕北。心在漢南。亂事未已。伏戎尙多。或且尙可南來。與汝相見。小詞一首。余着筆時。腸已斷矣。後此讀者。不知於稼軒何如。然在余自覺是含酸淚而出。趙娘珍重。余行矣。

畏廬曰。游生。余故人也。其重余也甚摯。其人果亢爽無毫髮之僞。處置倚樓。可云忠厚君子之所爲。天下深於情者。但爲一己行樂謀耶。抑愛其人。卽當爲謀其終身。美人者。玉也。玉之宜貴。宜登之金堂之上。朝夕供人賞玩爲貴此玉耶。或抱以殉葬。俾玉光爲尸氣所蝕。黯然作壞色者。貴耶。夫以垂老之年。強取美人爲伴。必令其摧挫無歡。坐待孀獨。以此爲情。則但謂之圖淫而已。去情不啻萬重。余一生不履妓寮。正以觸目皆可憐之人。又多蠢蠢不審爲終身託人者。故絕迹弗往。此亦君子遠庖廚意也。游生先得我心矣。

春雯

薛大呂夔州之奉節人。有妹嫁成都富翁李氏。婿本儉荒。生子肇洛。肥碩而愚。年十歲矣。尙不能辨菽麥。薛妻何氏。有弟何璈生。長於詩。生子潞兒。明秀而嗜書。年九歲。其事何氏夫婦。行孝如成人。以貧故。常依薛氏而居。薛無子。但有一女。名春雯。年八歲。雖雛髮未燥。而媚態天成。見者咸悅其美麗。翁夫婦尤寶如拱璧。潞兒在側。與之相映。則一雙璧人也。何氏以無子之故。甚屬意潞兒。顧大呂嗜利入骨。頗居奇其女。意以歸肇洛。何氏屈於其夫。又念外家貧薄。故未敢示意。翁知之。亦僞爲無覺。一月之間。必與李氏通候。書中必問肇洛。顧薛亦非貧。能延師。何氏遂令潞兒與春雯同學。潞兒慧倍常童。凡三年。已十一歲。搖筆千言。八股中時時見才語。塾師不能加墨。但有圈贊。明年入邑庠。文宗拔取第一。何氏大喜。而薛仍弗善也。但太息肇洛之不獲雋。實則肇洛於兩孟未之畢也。璈生嗜酒。日與詩流結伴。遊蜀中山水。置家事不問。方潞兒入泮時。璈生尙宿青神山中。又二年。潞兒十四。春雯十五。兩少無猜。至是亦漸漸梗以禮防。是年鄉試。潞兒中副車。媒妁盈門。潞兒語母曰。勿爾。待兒入翰

林再議未晚也。母知其意屬春雯。然貧富不敵。猶冀其獲萬一之濟。璈生則大笑。兒愚。謂其姊壻。蠢蠢一田舍翁。卽與爲壻。已足爲清門之辱。汝奈何慕彼女之色。降抑而爲秦贅。妻怒曰。旣鄙田舍君。汝何爲以妹儷之。君旣降格而嫁妹。吾兒何不可降格而求婚。璈生大笑曰。儻父別有性情。汝惡知之。彼豔李家之富。李子卽蠢如猪狗。亦願以愛女投之。賢不肖之見解。寧可以道里計。果天緣有在。則春雯終屬潞兒。汝胡急急。且兒年不過十四。非論娶之時。何妨待之。姊氏終是吾家氣脈。必能保衛是女。不淪於猥賤。於是議寢。明年乾隆以六十萬壽。恩科。潞兒領解。李氏大憂。急以媒氏求婚於薛。薛慨許。且大悅。以爲愛女得所。何氏力爭不得。議遂定。女知肇洛不慧。則嗚咽不食。何氏雖百方婉導。終慄慄如懼重病。潞兒聞薛允婚於李。心痛如割。立仆於地。昏不省人。何璈生夫婦驚悸亡魂。母憂兒危。且惜兒癡。顧相向無術。已而得救。能呻矣。何夫婦掖而就榻。大病涉旬。何夫婦日不去側。而璈生詩酒之興。冷如冰雪矣。日就床寢。舉古人言行。婉導而微董之。言外示以天下多美婦人。不必刻舟求

劍爲薛女所羈絆。戕其有用之身。潞兒伏枕。心佩父訓。顧不能作答。時爲長至後。總兒病起。玦生引之登魚復城。望八陣圖。與講漁洋詩中。所謂魚龍夜偃。蛇鳥秋懸。用偃懸二字之佳。並一一導以詩學。潞兒者。嗜文而不嗜詩。又爲薛女之故。亦頗思爲詩。意亦從其父受業。下城後。忽見一道士。持籠中飼秦吉了。能作人言。一見潞兒。卽呼曰。何子琬。汝來遊耶。子琬潞兒字也。則大驚失色。玦生亦愕。顧不能語。道士笑曰。居士勿驚。此數句是老衲預教之。玦生曰。素與練師無素。又何以知吾兒之號。道人笑曰。郎君不於今科領解耶。硃卷中名字爛然。又赴鹿鳴時。衲曾見之。卽指示此鳥。少年爲解元。君何子琬。此鳥絕靈。故一見輒識。又何異之有。父子聞言太息。對鳥問答。甚了了。而潞兒尤戀戀不去。道人笑曰。解元愛此鳥乎。衲世外人。無所用。卽以贈君。因面籠言曰。了哥。珍重。從新主人。然爾主母。雖由爾而來。嬪將來必不愜意於爾。爾可述道人言。告主母。非汝不得此好因緣也。大笑揚袖而去。父子聞言。莫解。大聲呼謝。遂攜籠而歸。時何氏聞潞兒新愈。置酒招之。並聞乞得秦吉了。請其攜鳥同來。

瑣生者。鄙薛大呂不值一錢。久絕迹不至。生是日盛服。攜籠至薛家。大呂已赴成都。何氏令春雲出面。相見無言。各自微微一歎。然皆避面。不令相知。女尙佯笑曰。聞弟新愈。宜調護。不日北行矣。生報言。父母以長途悠遠。不聽行。故無計偕之想。而鳥已發聲。呼薛小姐。女大喜。與之問答。酒罷。將行。女猶與鳥款語。生曰。姊氏既愛此鳥。請以奉贈。鳥非吾有。魚復城上。得諸遊方一道人也。因問鳥曰。汝旣在薛小姊家。吾意以汝贈與薛小姊。汝願之乎。鳥對之曰。阿師言吾終身不離耶君。並小姊左右。何爲不願。生及女咸大驚。以爲決無其事。生遂匆匆別歸。鳥處薛家經月。馴而無機。有時女放之出籠。飲啄如恆。飽後復歸籠而宿。一日忽飛起。栖於畫軸之上。女招之不下。則登几取之。履綈而几翻。女立躓。兩股相糾。莫開矣。家衆大驚。明日薛大呂歸。見狀呼醫。顧無幾微之效。便溺之事。動必需人。而李翁聞之大悔。卽以人語薛曰。吾家止一子。娶婦本以延嗣續。今女公子患如此。何以能人。吾非悔婚。請君自度。亦不應以廢物予我。今還君庚帖。願自爲計。此女永永非李家婦矣。何聞之大悲。薛則深咎吉

了之爲害。將取而殺之。然吉了已飛去矣。時生方讀書於山寺。母以人馳告女事。生大驚。不抵家。先至省女。何氏大悲。生慰止。至再。女相對淚泚。生抑抑歸告母曰。李氏離婚。薛家上下。似已周知。不知者。春姊耳。母胡不乘李氏絕婚之後。繼而求婚。蓋可允也。母驚曰。吾家但有汝身。得此殘廢之人。何爲者。生曰。不有吉了。春姊豈類危禍。春姊之患。吾實肇之。顧始慕其賢。而願壻彼家。終惡其病。而遂灰吾望。則不義亦猶李氏耳。母曰。彼惡殘廢而悔婚。李氏亦不必有罪。唯吾家素有清名。汝又早掇巍科。必娶不能人道之婦人。則嗣續何望。汝亦何樂。生曰。人之所貴。貴相知心。姊意似久屬我。乃爲豪奪。今在難中。吾不之娶。將張眼見我。心中人。填於溝壑耶。薛翁之愛女。非真愛也。不過論婚富室。亦不擇壻之賢愚。惟財是務。其用心殊不可問。吾家世忠厚。安知論娶以後。不能過愈。此不惟慰兒平日願望之私。亦以吐春雯不平之氣。願母允兒。兒意決矣。母啞然而笑。願愛子心摯。亦無可如何。但曰。待若父歸來。請彼不理家事之詩翁定之。明日漱生歸。聞言大笑曰。允之。春雯必愈。吉了亦必歸。妻大愕。

曰。汝醉耶。璵生曰。魚復城下。遇道流。彼對鳥言。稱主母。而鳥歸春夢。卽其主也。所謂不慳者。因取鳥而躡耳。旣云好姻緣。則女疾必愈。嗟夫。大呂。汝留此絕世尤物。以待倉夫。偏有世外仙人。奪而予我。今汝絕婚。非我謀爾。明日卽以媒介行。媒至。大呂驚訝。以爲戲。卽曰。前此親串之間。吾之待潞兒亦不爲薄。拒婚之事。士各有志。安能強同。今吾女不幸。見斥於李家。此爲璵生潞兒所宜慰弔者。奈何尙以此爲戲。縱使念仇。亦宜哀憫。胡忍出此辣手。媒亦善言。力爭曰。非也。公子所以重女公子者。德也。非色也。李氏無福。不能任受。或冥冥之中。故爲此狡獪。留待高賢。安知成禮之後。不能自愈。此事非翁干彼。是吾家公子。自願之。翁何歎焉。大呂疑信參半。入語其妻。妻曰。信也。媒氏未來。吾姪已先有書求我矣。但允非欺。大呂曰。李氏尙有後言乎。妻曰。執其手書。卽爲離婚之券。大呂無言。遂允媒氏。諷吉成禮。女以數人扶掖。甫能登輿。旣至。何之族鄰。咸嗤鄙璵生父子。以爲愚妄。其有識者。則嘖嘖稱歎其義。合盞之夕。晝爨甫開。而吉了已翻飛而入。女大怒。不期起撲。兩股頓開。一如常人。闔室大譁。以爲

異。吉了曰。衆奚譁。吾師命我來醫主母疾也。衆爭問爾師何人。曰。太白也。漱生曰。太白者。長庚也。白玉蟾名長庚。道士卽其人乎。問之吉了。吉了不答。

柳枝

李容者。江南廬州之巢縣人。以甲午舉人謁選入都。攜其十三齡之子玉尊。居其戚吳侍御家。侍御以能棋。與入八分公奕。隆爲友。過從甚密。李亦善棋。而能書。隆公一見稱美。謂侍御曰。李孝廉天機清妙。與之晤對。終日弗倦。余有幼女柳枝。年十四矣。其弟阿福。甫十齡。邸中乏一教讀。然柳枝頗能詩。得李孝廉爲之師。思路當更濬。惟余頗清貧。月以二十金供孝廉。不審其能從我否。侍御笑曰。咸同之朝。官翰林者。月處館不過四金。今二十金乃云少耶。唯上公能否容其幼子玉尊入邸。公曰。卽盈盈如玉雪者耶。年幾何矣。曰。十三。公曰。可。吾滿州人。以脫略高爽爲上。得玉尊伴讀。亦佳。遂約日置酒。延先生。容旣受聘。戒其子曰。阿尊。我父子寒人。猝入朱邸。爾跬步不宜輕出。尊曰。吾父第行。兒留吳翁家。或能自課。容曰。阿尊。自爾失母。吾一日未嘗去

汝。汝今文選漢書。各背誦至半部。不如更從我朝夕。竟其業。男子眼中宜不着貴賤。第行吾素足矣。尊遂如言。既入邸。女弟子出拜。雖不髻而辮。而肌理如脂。眉目如畫也。尊亦白皙敏妙。彼此對立如玉人。公見之愕然。容遂命尊入謁夫人。夫人年已四十。婉妙近三十以外。見尊美麗而嫺禮節。則大喜。既授書。阿福少鈍。而柳枝慧倍於常女。尊慎守父訓。與女不交一言。女晨出而午入。治針黹。可二時許。乃更出受唐詩。音節柔婉。聲若繞梁而飛。尊每讀書。輒輟而傾聽之。時以眼角斜睇。往往與女波接。則又俯而讀書。時二人雖年少無猜。然已兩兩心印矣。公亦時出與李談棋論書。見尊終日伏案。而書法學卒更柔而能剛。挺而近媚。乃大稱許。然域以宗室平民之界。無壻尊之心也。於是二年。李得良鄉知縣。缺頗腴沃。而尊漢書文選已畢業。年十五矣。公大置酒。爲李父子送行。尊入拜夫人。夫人泫然曰。玉郎處吾家二年。余媿不盡禮。玉郎或不見罪。尊唯唯。更揖柳枝。柳枝雖強笑。而眼波中似欲有言。乃爲禮所格。無敢輕出一字。李既赴任。遂以資遣尊赴巴黎留學。時爲光緒三十二年三月。都下

方紛傳立憲。言人人殊。而孝欽太后。方失德菱女士。頗欲以人代之。聞柳枝名。卽以懿旨宣入禁籞。隆公既喜且悲。喜其女得侍東朝。或博郡主位號。悲則太后年高。喜怒無恆。恐將以此得禍。顧柳枝則夷然一無所怯。準備入宮。公爲製美衣數襲。柳枝曰。無庸也。東朝果見悅者。當有賜賚。吾家雖窮極思致。終遜宮製之美。不若仍以常服進。東朝或矜清儉。美阿爺之廉素。公笑而允之。夫人則淚滋於頰矣。時孝欽方駐蹕南海。德宗皇帝不豫。獨居瀛台。隆裕后與帝別居。自瀛台至后寢殿。路至紆曲。然后於晨光未動時。已朝儀鸞殿。實未敢自至瀛台也。女旣入宮。隆裕后一見卽悅。孝欽亦頗稱女美。特恩眷不如德菱女士之深。時李崔二巨儲。方用事。徵醫之詔。徧天下。諸侯各以醫至。人多藥雜。崔奄又希東朝旨。時與徵醫詰駁。兩宮御藥之房。劃然不通有無。女晨朝儀鸞殿。侍孝欽櫛沐。軍機始入朝。女則與諸宮眷靜默侍丹扆之後。孝欽季年服飾較前爲遜。雖珍寶山積。稀所進御。而帝雖癯喘。然尙臨朝。女見帝羸起甚艱。心竊憐之。願無敢形諸顏色。防孝欽不測之怒也。南海本爲古苑。結構幽

達。女別居與殿門少遠。孝欽午睡。例得退居作家書。上其父母。亦偶涉筆墨。爲宮詞百篇。顧未能就。余僅抄其數首云。紛傳小苑牡丹開。拂柳分花小轎來。行傍薛籬高履滑。夜來雨長一分苔。洞房侵曉試新妝。習習微風扇早涼。朝罷一聲傳御膳。宮娥捧盒盡鵝黃。殿門垂近整宮鞋。俯首時時患墜釵。老佛向儂微笑。大家來鬪八仙牌。（八仙牌爲孝欽自製者。）陰陰柳外下宮車。沿水南行過物魚。（亭名）宮眷聚談多瑣語。向人不敢說知書。新霜已降早寒凝。曉殿沈沈尙見燈。怪道內官侵早集。明朝法駕謁西陵。傍岸亭台萬柳絲。池波碧映綠玻璃。內官三五爲前導。百轉紅闌過御醫。女深祕其稿。不以示人。近年始零星見之。時爲十月十九。帝已大漸。宮中紛亂無紀。而徵醫分班進御。凡請脈東朝者。帝不之與。卽侍帝者。東朝亦不聽入。二十一日。帝崩於瀛台。二十二日。孝欽相繼升遐。內監爭竊禁中寶物。一時大亂。女隨隆裕后哭泣喪次。極力侍后。后哀戚中。頗以女爲賢。太后及大行皇帝既升梓宮。少帝立。攝政王監國。后遂聽女寧家。唯令不時調取。仍當入宮。女得出。公夫婦相見大

悅。仍除舊舍居女。時爲宣統三年。女年已二十。武昌事起。少帝遜位。公欲殉國。夫人謂阿福少。而柳枝未有婿家。不聽殉。然皇室經費雖定。而俸祿弗及。莊田復荒。邸中漸貧。而大藩數人。已避地析津。正月十二日。兵變。公邸在東城。聞礮聲。蘇拉奔入語曰。革命黨人入城矣。公曰。命已革矣。胡尙有革命之軍。吾意必有他變。語未卒。邸外已大譁。槍聲續續而動。有數卒以槍刺刺門。呼曰。趣開門。此貴人家。宜有金錢。王爺家財得諸國民。今國民還索之。王爺。吾輩不勝清苦。當乞川資還鄉也。已而聚者愈衆。有三數人已奔至垂花門下。公知不免。遂挾夫人及柳枝阿福避入後圃花窖。而邸中雷聲達曉。遲明視之。資帑一空。書畫紛落蹂踐。有斷其一段。以裹洋鐵者。晶玉之器。小者已亡。巨者擲碎庭墀之下。蒼涼如經兵燹。公及夫人咸大悲。而女所居之書屋。幸扃鑰未動。內廷所賜珍物。及金錢。咸貯書籠之中。卽詩稿亦完整。女悲極却用以自慰。而家衆亦漸集。公含悲命稍整理。衾褥幸在。蓋兵退匪至。而舍人已嚴扃其扉。故獲存百之一二。而公已清貧如洗矣。越二日。忽有郵者在門。則李君書至。馳

致千金爲壽。且寓書於公曰。上公鈞鑒。容所治。幸未遇亂兵。歲入如故。聞公被劫。心爲愴然。郵上千金。供一日從者之用。豚兒玉尊。已歸自西洋。行且入都進謁。幸上公以平日訓迪之恩。進而導之。公得書歎曰。李君終長者也。因謂夫人曰。皇室凌替至此。滿洲已亡。吾家當夷爲平民。柳枝年已二十。吾意不欲更嫁貴冑。玉尊清整通贖。又爲吾故人之子。不如嫁之。余於玉尊初至時。並柳枝同立。幾成爲兩玉人。以格於宗室之尊。不遂吾相壻之意。今滄桑之變。無貴無賤。吾當爲女得人。不能自矜爲高。帝龍種也。夫人曰。玉郎溫婉。與柳兒必諧好無間。君不語我。我意已然。且俟明日決之。是日晨起。夫婦營營若有所待。已而闈者入言。李公子進謁。公趣入。卽延至柳枝書屋中。縹緗滿架。几席若染異香。玉尊踧踖不卽坐。公及夫人同聲言曰。玉郎遊歐幾年矣。尊曰。匆匆五稔。不圖歸國。竟逢巨變。公曰。尊甫篤念故交。昨以千金見贖。平日老夫視此。初不屬意。今難中直若饑之得啗。渴之得飲也。嗟夫。尊甫古誼。直哀王孫而進食矣。夫人猝曰。玉郎娶未。玉尊忸怩不能答。久乃言曰。未聞家君有此訓令。

公曰。然則未娶耳。玉尊低首仍不之答。公及夫人相視無語。乃曰。玉郎胡不暫住邸中。玉尊曰。家君命以明日赴縣。公曰。然則玉郎當爲老夫寓書。公匆匆卽案上作札。玉尊斜睨。中有以室女奉公子箕帚云云。玉尊此時腦筋紛亂。幾暈於地。幸力支其軀。然顏色已變。夫人大驚曰。玉郎何爲。玉尊曰。適肝氣動。時有此患。非劇疾也。移時當愈。夫人趣進茗。茗入神定。袖書與辭。顧亦不敢竊啓。既上之父母。李大悅曰。柳枝雖隸身玉牒。然才女也。又事我如父。吾兒得此爲配。幸福無窮。立時報書。以金條脫簪珠爲定。已復自笑曰。在昔萬無是事。區區一條脫。殊足令邸中人齒冷。顧在今日。又別論矣。禮成後。玉尊如身侍金仙。幾於匪日不加膜拜。女則溫裕如昔。不厭薄寒陋。嘗私謂玉尊曰。吾自入宮侍東朝。長日在錦繡堆中。如飫甜甘。而不鹽豉。今日方知蘆簾紙帳。閣暖梅酣。勝於玉京絳闕多矣。

畏廬曰。余之小說。多得諸傳述。此事聞之吾友林瑯西。瑯西方藝田南苑。歲入數千金。長日蕭然。哦詩自樂。余羨之不已。一日酒半述此以示余。事頗真實。人則假託耳。

驥夫。歷代易姓。實無如民國之處。皇室善也。隆裕太后。以馬鄧之母儀。踵唐虞之盛事。太和殿哀悼之會。至者數萬人。無一人不寓悲悼者。卽隆公亦深明盛衰之理。不以殘貴驕人。以嬌女嫁士流。慨然不以爲貶。遂使一時佳話。傳播千秋。余之筆墨與有光榮矣。

薛五小姐

徐生用中。字子庸。閩縣人。年少通六經。能爲詩。顧不時作。而性喜靜。往往夜深獨出。上道山之麓。哦松對月。竟曉不眠。人恆謂其有鬼氣。而生錮癖。終始無改。年二十四。未娶。自謂必得玉人爲偶。同儕笑之。謂貧薄至此。安能得玉人。或玉人之鬼耳。生曰。果爲玉人。卽鬼亦佳。人生忽忽卽逝。終有爲鬼之一日。不如預偶鬼妻。則異日歸冥。亦爲熱徑。是年大比。生苦無讀書之處。人言橫山之後。有凶宅一區。久無人居。是中有鬼崇人。且立死。生大悅曰。吾請試之。遂覓得居。停主人告之。主人亦豪邁。聞言笑曰。先生欲從聊齋誌異中。覓得秋容小謝耶。生曰。世事不經人言。則已。有是言。或有

是事。天下安有鬼物能張吻食人者。主人哂其狂。顧此宅久曠。不能賃人。卽亦聽之。屋頗高曠。榕樹蔽天。窗戶純綠。隱處非燭莫辨。後軒有竹數十竿。頗明爽可坐。竹外有小池。敗荷狼藉。朱闌半圯。草深没人。生以人糞除。彌日乃已。遂移硯竹軒。讀至夜分。缺月在樹。幽輝滿案。生起旋歸時。忽見几上有玉蟾。大可二寸許。鎮紙物也。大駭。不知所自。忽又念此爲鬼宅。玉蟾鬼所遺乎。揖而置之窗外。祝曰。饋我者。果爲玉人乎。則我儀其人。不貪其玉。然非玉人之韻。亦決不能有此玉蟾。我落漠一身。不能以死自惕。吾命在天。君斷不能無仇而死我。果欲見枉。何妨湧現法身。區區投贈。殊陷我於貪人之流。想非盛意。祝已而入。息燈遽寢。達曉無異。出覓玉蟾。已不見矣。則大悅。以鬼爲解人。於是三夜。均無少異。生亦漸忘玉蟾之事。一夕爲友人招飲於外。歸時已夜午。聞者半聾而毫。司啓閉外。一無所問。生把燭繞至後軒。而軒中一燈燦然。似有人影。生自外視之。案頭端坐一美人。年可二十三。四頰而瘦。雲鬟霧鬢。肌白如玉。左手加三條脫。右手秉筆作書。皓腕燦然。聞足音卽停睇不瞬。注目簾外。生知爲

賂玉之人。卽褰簾入。女盈盈起立。言曰。久閉是間。如在囹圄。長年無人賃居。固足以
妥陰人。唯幽寂無歡。月生月落。如歷朝夕。君子高曠如莊列。齊生死爲一。寂處於此。
前此冒昧。貢我殉葬之玉蟾。君子卻而弗納。足覘素抱。今夕從者外出。兒披讀文藝。
令人心醉。故不更引嫌。貢身於君子。生聞其聲。不類閩人。卽曰。女郎音吐似非閩產。
乞言仙籍。女太息曰。兒爲長洲人。家君以知府需次是間。曾權建寧。以死囚越獄。不
可迹捕。遂罷官以死。兒死在亡父之前。父溺愛。舉兒生前所嗜。悉納棺中。權於橫山
古榕之下。尋父喪。二兄載父柩歸。遂殯兒於山下。旁有枯井。井畔有老桑三株。卽兒
墓。斷碣已仆。夷爲平地。遊魂無托。忽忽栖於是間。不圖良覲。乃得君子。生曰。適女郎
歷敘生平。乃未云名姓何也。女微笑曰。喜見知音。語乃失倫。兒薛姓。上有四姊。故序
降於孟。字絳綃。家人稱曰五小姐者是也。於是對坐論文。女令生讀紫竹山房稿。並
言生平推服勾山也。是夜卽止生舍。垂明且行。言曰。鬼氣中人。無益於君子。自是之
後。但論文字。不能溺於夫婦之愛。則彼此互益。不然君將以瘵死矣。生曰。得遇隲人。

卽死爲樂。女曰。誤矣。人人皆懷厭世之思。將復成何世界。卽生娶豔妻。不能節慾。雖遇麗人鬼也。今幸遇我。導君衞攝。兒身雖鬼。人也。實相告。兒已屬身君子。將來得君一方木主。祀此鬼妻。則泉壤一無所恨。語次。啜泣不止。生亦大感動。自是匪夕不至。恆不止宿。生文成。女必爲改竄數語。皆精警無倫。是科生以第三人領鄉薦。貴族賞其闡藝。爭以媒介求婚。生商之女。女曰。某氏可。必娶之。出金條脫二。贈生。生不忍受。力卻之。女曰。吾非以貨干君。正欲正鬼妻之位。求血食於君家耳。此間長處非計。凡鬼之能現形與人言語寢處。皆心有所感結。故精靈弗泯。伯有之能爲厲。亦身亡而心熱。試觀鄭人旣祀伯有。鬼卽泯然。亦寸心旣慰。殺魄散如煙霧。遂不復凝聚。兒所以感慕徐郎。旣遂所求。萬無更聚之理。生長踴誓天。矢言必尊爲正嫡。繼室生兒。必鑄之木主之上。稱爲嫡母。再拜而起。回視女已不見。金條脫二。陳於案上。生旣捷南宮。遂娶於許氏。起女骨於枯井之旁。玉蟾赫然在也。

畏廬曰。余少年有友董姓。娶妻美。董盡舍所業。朝夕隱於帷中。竭力盡命。不二年。七

數流血以死。董妻固人也。非鬼也。而索命乃過於鬼。女言不能節慾。則雖人實鬼。能節慾。則雖鬼猶人。此言確哉。茲事得諸傳聞。安知非好事者爲勸戒之言。然小說一道。半主醒世。世人固有以聰明精健之身。沉湎冒色以死。凡爲余所見。不啻數十人。余曾見一雄傑丈夫。左手提漆一巨甬。余道問之。則云。將用是以髹臥榻。備娶婦。明年又見是人。則羸瘦咆喘。執藥二裹。云經月咯血。匪日不需藥也。由是觀之。人鬼之關。正在溫柔鄉裏耳。

娥綠

嘉興李公行檢。在乾隆時。官兵部侍郎。楊公敦素。官副憲。二公積不相能。兩家子弟。亦各以科甲顯。乃不通慶弔。而楊恆欲以台官繩李短長。李附和坤。幸不爲所中。李有孫女娥綠者。美麗冠時。能以針線繡聖湖山水。樓閣重疊。花竹秀冶。見者稱爲針神。尤喜爲古妝。高髻廣袖。長裙僊僊。亭立垂楊之下。左右襯以積花。飄然如仙姝。李公官京邸。而家衆繁。仍留居嘉興。娥綠姨氏崔姓。居杭州。娥綠失母。恆暱就崔姨。經

年中居杭州恆五六閱月也。冬日孤山梅花盛開。崔老嫗一子官刑部。久欲迎養。嫗戀西湖不願北行。但挈一幼孫爲伴。娥綠時來。則視若愛女。春秋西湖佳勝。母女匪日不至。方孤山梅開。冬臘已近。娥綠家人延歸。嫗強留不遣。娥綠無母。旣依姨氏。家人卽亦弗強。母女方徘徊花間。而巢居閣上有哦詩聲。聽之則東坡雪夜獨宿柏仙庵句也。抑揚頓挫。雖五十六言。而悠揚如鸞鶴之聲。蕩於雲表。女傾聽不忍卽行。冀其更讀。顧乃無聲。已聞有履聲自樓而下。則亭亭一美少年。年可二十許。脣紅齒白。酷似女郎。唯眉目間却含英偉之氣。見女赫然頓止其步。嫗老而倜儻。遽面少年而笑。少年長揖曰。如此隆冬。畫船已斷。姥冒寒至此。決爲梅花而來。閣下新茗乍淪。能否邀姥及女士少坐。嫗笑曰。聽秀才語音。似嘉興人。老身籍秀水。蓋同鄉也。然秀才誰氏。生曰。賤子楊姓。顧未及通名。而嫗顏色頓變。卽曰。秀才得毋爲楊副憲家兒耶。生曰。然。觀姥嚴冷之容。似系出李侍郎。嫗曰。秀才知我兩家有宿愆乎。生曰。大臣廷爭不合。自是老成人氣節之不相下。小子無罪也。卽姥爲李氏人。寧忍以萍水相逢。

申宿憾於小子。媼聞言色霽。曰。秀才言然。唯倉卒中。未及問名。生曰。小子名桑。字開。媼笑曰。秀才乃欲學趙閒閒耶。生亦微笑。遂肅客入巢居閣。女夷猶不卽進。媼曰。秀才通敏。知大體。但見無妨。卽謂生曰。此吾甥娥綠。能詩工繡。老身一子。坐曹京師。甥無母。故留以爲伴。生曰。吾家副憲公。與侍郎公。本同筆研。已以意氣少形沮梗。實則兩家世忠厚。後此必言歸於好。而修好或且卽在小子之身。姥仁惠如慈雲。泯恠憐才。此小子所膜拜而頂禮者也。媼悅曰。秀才妍捷至此。恨老身蠶子。不能如秀才也。彼此酬接。女終不發語。而眉稜眼角間。時射注閒閒。閒閒亦覺。僞爲不省。茶已雪霰且集。媼遂挈女下船。生送之階下。梅枝低亞。適觸女之雲鬟。花瓣散落滿身。女抖擻而去。船行。生俯拾落瓣。歎曰。此花自美人襟袖墜落。吾寧忍淪諸泥滓。裹以素巾。納之篋笥。忽爾懊悔。匆匆未問姥之居止。悵惘竟夕。明日犯雪入城。登吳山酒樓。俯視山下有一巨宅。梅花出牆。密竹四合。問之館人。則部郎崔宅也。部郎入都。獨有母在。爲嘉興巨家。一門科第。盛甲一時。生知爲崔姥居矣。願不敢造訪。忽聞隔坐有人

呼曰。楊公子。歲晏乃未歸耶。視之。爲售買書畫者。鄒子隱。子隱言。今日崔宅命購。祝枝山長卷。然多贗本。僅乃得之。特授受於此間。行且賚往崔宅。生大喜曰。能否挈我同行。鄒曰。可。展視長卷。則書蘇詩。第一首卽東坡柏仙庵七律。生潛喜曰。吾在閣上讀此詩。得遇玉人。今鄒氏所賚者。復爲此詩。意因緣其在此乎。既至。崔姥見生愕然。生曰。鄒君爲小子故交。適遭諸門外。挈我同入。不圖卽爲姥家。無因再仰慈雲。寧非生平幸事。媼雖老。然強健好諛。深悅生之詞令。乃曰。誼屬同鄉。深願秀才臨貺。既展卷。得詩駭曰。此非秀才在閣上所吟誦者耶。娥綠歎賞無已。既又悔其失言。曰。卽老身亦以秀才音韻爲佳。論價後以五十金得卷。此時崔姥意不在卷。續續與生談詩。由蘇及黃。漸至宛陵。生背誦宛陵詩。尤精熟。崔姥大悅曰。恨不得秀才時時過。從爲樂也。然娥綠已深匿無迹。正月十五日。生自嘉興來杭。以今年大比。復讀書於孤山。元夕謁崔姥。遂留飲。娥綠一出。微與生語。卽入。姥出卷而娥綠已書跋云。枝山放曠。指斥韓歐。獨推柳州。何以垂盼及於眉山。然所錄蘇詩。皆集中精純之作。究竟勝西

河生多矣。生奉卷歎賞。但書正月十五日。嘉興楊桑敬觀而已。姥笑曰。秀才胡吝珠玉至此。收燈後二日。能否隨老身一遊靈隱。生敬諾。私計娥綠。能否同行。果行者。尤爲看山之奇福。期至命輿。門外有二輿。一馬。馬則幹僕崔煥所御。相將入山。女衣狐白之裘。曳長裙。加以貂帽。風神超出霞外。覺人間粉黛。皆成凡豔。不足儷藐姑仙子也。壑雷亭餘雪未溶。石徑尤滑。纖步幾躓。生不期突進扶掖。葱尖輭膩。握之如綿。生魂魄喪失。女頰及雙頰。旣遊飛來峯。遂至韜光。姥佞佛入拜羅漢。遂至韜光之頂。湖明如鏡。南北二峯。尙戴餘雪。娥綠忽謂生曰。令人思及王輞川雪圖矣。生曰。輞川雪圖。人間無此傳本。玉茗詩中曾一及之。意牡丹亭院本。爲人改削。故有是言。女聞生道及牡丹亭。頗不悅。然已無因發言。卽亦不能責其唐突。遊歸。生仍時時過從。女終不之面。是秋閒閒領解。明年入都。閒閒爲敦素從孫。以府中人多。則別居圓通觀。是科李公入闈。得楊生卷。遂高列。揭曉知爲楊氏子弟。則大悔恨。戒聞者勿見。生三至皆見却。已而房師葛公。爲之道地。生談吐和婉。儀表秀發。李公頗悅。然終以前恠不

其獎引。生既入詞苑。高宗命翰林書扇及屏風。獨賞生之書法。令以庶常入值南齋。庶常值南齋。自楊桑始也。自是李亦稍加青眼。已而李公爲台官所劾。疏乃留中。高宗偶御南齋。問生曰。汝爲嘉興人耶。李行檢。汝識之否。生奏曰。李行檢。與臣家積不相能。高宗曰。其人如何。生奏曰。以忠盡言。臣不敢因慙而讎其忠。高宗曰。善。遂不問。李聞之大感動。明日置酒延副憲。並生。彼此釋憾。生因私謁葛公。請婚於李氏。李公可其請。遂以娥綠歸生。

畏廬曰。雅典之羅密歐。與周立葉。亦以積仇而成眷屬。顧羅葉幽期不遂。彼此偕亡。今楊李之仇。同於羅葉。幸南齋一覲。冰炭仇融。此中似有天緣。非復人力矣。

春纈

春纈氏房。父房伯訥。爲江寧上元縣書吏。但能作小楷。而不諳於公事。官亦以謹愿憐之。每面官稟白。面赧如血。訥訥不能出諸口。故所得薪贍亦微。無子。僅有此女。歸則就燈下課之。春纈年十四。修眉媚目。娟秀入畫。伯訥視若拱璧。五經粗熟。亦通韻

語。辛亥前三年。春纖已十六。母死未百日。伯訥爲同伴舞弊。連坐入獄。未三月亦瘼死獄中。春纖箠笞。往依其族父。族父伯庸儉狷。於伯訥生時有恠。蓄意將不利於春纖。乃賣之於沈子通家。沈子通四十無兒。澹然將老。妻柳氏悍絕。然見子通望子切。則慙慙之納妾。得春纖亦僞喜而留之。然凌晨必令起。并銜之事。督責如課婢媪。少濡。則惡聲發。已而鞭笞及矣。子通雖心痛。顧不敢校。逾年生一子。白皙如玉。柳氏買乳媪孳之。不聽近春纖。春纖於無人時。私就乳媪抱兒。爲柳氏所見。則大詈如犯死刑。此時已蓄意逐春纖。冒柳生爲己子。名曰柳生。一日乘子通赴漢上。子通本有微賞。與其戚鄭某業茶。故累至漢上。問生計。柳旣送子通。明日出五十金。陳之几上。謂春纖曰。吾本意畜媵。以主人中年乏嗣。故買汝。幸天相沈宗。得柳生。此非爾之功。吾家之數不應絕也。汝賤質不堪侍我。我媪婢數人。左右不乏人。無須汝也。蔑蔑五十金。爲薄餞。汝今行矣。春纖大哭而拜曰。婢子無家。二年中遭不幸之事二。連喪二親。而嚴親則瘼死。婢子不見直於族父。故委身夫人家。託夫人福蔭。幸有柳生。柳大詫。

曰。止。柳生我家之胤。汝所有耶。春纖曰。如夫人言。唯下賤之質。柳生幸託體於婢子。婢子願長役夫人家。爲柳生僕媪可也。願從夫人乞一席之地以自容。柳曰。不可。汝後日必以甘言浸潤柳生以忤我。我何爲留汝爲我將來母子之梗。汝再嘵嘵者。拳杖且及。無爲也。春纖曰。婢子弱質。四無親戚。又安歸者。柳曰。我何知。春纖曰。能否與柳生一別。柳堅執弗允。春纖泥首。拜不止。左右皆哭。柳知不爲衆所與。意亦動。令抱柳生出。兒一見春纖。卽投身其懷。蓋母子天性然也。春纖泣曰。願沈宗昌兒得成人。將來果富貴者。幸爲我留咫尺之地。得遙禱於沈家塋兆者。足矣。力親兒頰不止。兒似感動。大啼。柳怒。奪去其兒。揮春纖出。春纖哽咽不能成聲。起與諸媪爲別。沈氏人皆哭。送之門外。柳不能禁也。春纖將出城。匆匆中忽有老嫗呼之。迴顧則嫗亦役於沈氏者。素亢直。見柳氏虐春纖。恆直諫其非。柳怒逐之。嫗韓氏。嘉興人。將趁船歸嘉興。春纖子然匪依。見韓嫗如親親屬。卽一一告之以故。韓幾背裂。憤然曰。老身五十。但有一女。春娘如見信者。請同歸嘉興。唯春娘所擇。春纖曰。我生爲沈氏之人。卽死

亦尸歸沈氏。決不醮也。韓大傾服。卽買舟歸嘉興。韓嫗女嫁王氏。新安。但有一子。然能織縑。遂一一授之。春縑事韓若母。事王若姊也。子通旣歸寧。問春縑。知爲所遣。則大戚。顧素懾閩威。無如何也。辛亥九月。武昌事起。已而宜昌陷。鎮江兵變。立都督。金陵岌岌。然尙有北兵萬人。而徵兵則全數解體。爭欲應革軍。主者收其子彈。且令移師。而徵兵反戈。戰於雨花台。革軍大敗。城中得粗安。沈家竺橋。柳氏儲珠寶無數。則囊而置之腰下。汲汲顧影。思挈家而遁。然城中幸安謐。子通亦鎮定。慰撫家人。令勿動。已而鎮江兵至。攻奪天保城。城中亦漸漸響應。大府相顧奪氣。北兵遂開門振旅。赴徐州。江寧大亂。革軍自太平門入。羣帥爭功。子通知事不可爲。遂挾柳生母子出城。時上海亦立都督。子通遂留居上海。檢其所蓄。果賣之。可得萬餘金。遂賃宅於租界小住。已而南北媾和。海內漸平。遂有人招子通入國民黨。子通曰。我貿易中人。安知政體。徒逐人後。助賊增曉。又奚爲者。仍留居上海。逾年。二次革命起。滬上之軍械局。敵聲達曉。一彈墜落子通門外。子通爲彈屑創其眼。大痛。遂病。不五日卒。柳

氏淒然無所依。草草殮子通而殯之。人言嘉興尙寧靜。杭州之兵守義不變。柳遂決計遷嘉興。賃得小屋。適與春纖鄰毗也。柳避亂時。婢媼星散都盡。將覓人管柳生。竟不可得。一日韓媼出外。有人告以僑客將覓人。韓願承其乏。遂引見柳氏。柳氏舉目無親。一見韓媼。則大喜。盡忘前愆。禮意殷渥。問起居不置。韓媼本善人。聞子通死。而柳流離至此。亦心憐之。時柳生已數歲。聰慧非常。韓媼抱而親之。柳氏太息曰。吾深悔逐其母也。彼母無罪。吾褊衷不之容。果得春娘助吾劬苦。客中亦不愁寂。今且奈何。悔無及矣。韓媼心防其奸。不敢言春纖所在。則漫應之。柳生忽曰。隔鄰日聞異聲。軋軋。是何物也。韓媼曰。機動也。此卽媼家。柳生大喜曰。能否使我一觀。韓曰。請俟明日。此時柳已視韓如家人。則堅囑其時來見存。韓諾。歸亦不告春纖。明日少備果餌以待。遂過柳氏。柳生曰。吾晨起已盼媼之來。然媼來何暮也。韓曰。飯乎。曰。飯矣。韓視柳氏意嚮。柳卽爲柳生易衣。令韓引之行。旣入門。春纖方織。迴頭見柳生。則失聲。竟落其棧。以手拭目。言曰。我入夢耶。柳生目灼灼視春纖。若相識。若不相識。春纖突

起抱柳生。柳生又似解非解。然春纖之淚。已漬兒輔頰如洗矣。兒見狀不期亦啼。春纖嗚咽不能言。韓遂一一述其事。春纖知子通死。復大哭。哭聲震及鄰舍。柳氏已聞。卽曰。此春纖之聲也。又聞兒啼。卽頓足曰。是矣。力趨出款韓氏之關。直入呼曰。春娘安在。吾見汝直隔世人矣。春纖舍兒前趣。跪抱柳氏之膝而哭。柳亦悲不自勝。問別後事甚悉。卽以手拊心曰。天乎。吾何蠢蠢至是耶。春娘更能與我同居乎。春纖曰。求之弗獲。胡問能與不能。於是柳生投身入春纖之懷。抱頸不釋。韓授以果餌。亦不食。遂從二母同歸。自是柳視春纖益親。每事必詢而行。待之如女弟。春纖事柳亦加謹。日課柳生經書之屬。柳氏則自筦家事。以西席之任。屬春纖焉。

畏廬曰。世有婦人寧絕其嗣。不聽夫子納妾者。比比而是。而柳氏爲嗣續計。爲夫買妾。旣得子而去其母。雖忍心害理。然已稍勝於彼矣。迨遭喪遇亂。而變化離合。事迹大似小說中語。此事果真是耶。抑世局中本有是事。甫胚胎。已爲余臆度而記之耶。此等衡鑒。自在觀者。余無與焉。

玉格

韓生子馥者。天長人。父標。以名孝廉。精於醫。中年登第。出爲陝西涇陽縣。子馥年十二歲。已能文。然時時竊讀其父書。深悅岐黃術。標賞其慧。課文之暇。亦時時與講脈訣。子馥動輒神會。年十六。已博極羣書。於醫理尤精。以去家遠。標不令其應試於南省。將令之坐監讀書。一日與幕客謝姓同遊華山。居逆旅中。隔鄰有髯丈夫吳姓。與謝客善。忽造訪。言母病甚篤。苦無良醫。謝顧子馥而笑。子馥搖手止之。而髯已覺。起而揖曰。觀謝君神宇間。似公子良於醫。鄙人四海無家。避仇至此。獨以有老母在。不能拔身遠行。今老母沈篤。終夜呻楚。吾奚以堪。公子能垂念鄙人。有以起我老母。後此雖萬死不敢忘德。子馥不得已諾之。髯遂延過其家。母年七十餘。已羸困不堪。子馥一劑而愈。髯伏地再拜。詢知子馥將入國子。則言異日亦將奉母至都。圖與公子相見。山遊旣歸。明年正月。標爲之治裝。以幹僕送之。標有中表官奉常。居武王侯胡同。生旣入都。適逢國諱。遂未入監。春日無聊。信步及馬狀元胡同。見繚垣一帶。喬木

參天。似故家園林。朱扉已駁。落作壞色。然猶虛掩。生少年喜遊覽。闖然竟入。亭臺樓閣重疊。新柳已微黃。池水久涸。而柳絲萬縷。垂垂繞池。柳陰微徑。宛宛如繩。不知所窮。生信步循柳徑入。徑盡。見一廣廳。闕無人聲。屏上懸郭汾陽山水一幅。林巒起伏。筆力雄秀。殆非贗本。方徘徊間。忽見柳陰中有老蒼頭持藥裹至。見生愕然。生神采奕奕。衣飾鮮華。知非常人。乃無敢逐客。因問尊客胡來。何不通刺。且主母老孀。家無三尺之男。尊客之來。意將誰謁。生覲然拱謝曰。鄙人南產。遊學至都。信步及此。見尊園門闕。無心冒入。幸總管見恕。敢問主人誰氏。總管尊姓。蒼頭曰。主人官成都將軍。姓章佳氏。爲中堂之孫。薨於任所。五十無兒。承繼一男。又遊浪不務正業。恆十餘日不歸。遺產已蕩。留者此廢園耳。老僕承恩三世。爲河間徐姓。生曰。徐管所持藥裹。又誰病耶。僕曰。主母委頓逾月矣。更三醫。均無驗。生請方觀之。又問蒼頭病狀。輒搖首不已。徐僕曰。適絮絮問老奴家事。願乃未請尊姓。生笑曰。鄙人韓子馥。天長人。徐僕曰。觀尊客讀方。而貌弗懌。或知醫耳。韓曰。所學非精。然按狀。此方決難已病。徐大喜。

曰。請稟白主母。延先生入診。子馥技癢。笑可其請。蒼頭既入。出傳主母之言曰。公子久出未歸。請以女公子待客。敬導先生入診。韓生少年。然頗秉禮。聞爲女公子。神儀肅然。隨徐僕轉入闌干數道。始及寢門。女公子高髻巍然。遲於堂階之上。長眉入鬢。輔頰作玫瑰色。豐豔異常。顧肥不顯肉。頤頤然天人也。衣藕白之衫。舉止溫雅。言曰。適徐僕述先生精於岐黃。不圖遊憩敝園。寒第竟逢盧扁。老母沈瘵已久。連更數醫。無毫髮之驗。母子相依爲命。脫有不諱。且奈何也。言時淚盈於睫。生揖而答曰。家君治醫三十年。某得自庭訓耳。茲聞紀綱述太夫人清恙。因爲毛遂之荐。女公子若不以寒陋爲鄙。請恭謁太夫人請脈。女感荷無已。侍兒揭帷。屋中陳設尙華好。均故家遺軌。太夫人年五十餘。呼曰。玉格。延先生坐。女肅客後。出方絮絮述病狀。生披閱其方。皆誤。既爲切脈。細處一方。言曰。太夫人所患非輕。然病中似挾憂憤。病固易祛。心病當自療之。必五劑始愈。如果微效。小子居武王侯胡同陸奉常家。以紀綱見召。當卽至。太夫人及玉格皆謝。玉格送客至門次。言曰。敬謝先生。果老母獲痊。當泥首庭

堦。祝先生萬福。生無言。慙揖而出。明日徐僕至。言太夫人進藥後。大嘔。眩暈已止。能進粥矣。生悅。再至。玉格已盈盈有笑容。口輔作小窩。秀媚令人欲醉。言曰。先生之術。一何神耶。老母進藥後。眩暈已止。不似前此岑岑矣。晚來頗思食。生曰。勿驟。驟則傷胃。於是四日。太夫人受藥後。病若失。能起。令玉格梳掠矣。顧心感子馥。欲以乾阿彌自待。乃不敢矢口。因謂子馥曰。天下固有緣法。老身非先生不能更履地上。嗣子自老身病後。已經月不見。親戚多貴要。以老身貧薄。咸格不往來。脫使先生爲老身外氏之羣從。則日相過從。亦足以解憂鬱。想尊堂夫人。前生有福。乃毓此俊子。而老身顧乃無之。言次。泫然而玉格已淚流被頰矣。生曰。果太夫人不以貴賤之殊。顧爲夫人假子。太夫人大悅曰。老身福薄。安敢妄冀。生已起拜。太夫人呼曰。玉格爾拜阿兄。並爲若母致謝。因彼此同拜。太夫人曰。老身固有莊田。爲不肖子售典都盡。遺此老屋。猶息息趣以賣人。幸家累微。上下不過數口。屋多人少。風聲騷騷然。每值秋深。殘柳敗荷。淒涼滿目。老身母子往往閉閣不出。今得阿馥過往爲樂。此心滋慰。惟入監

之期尙遠。胡不樸被寓此。此間風廊水榭。百有餘區。吾兒擇其可以寓研者居之。不寧適耶。生曰。可當請諸奉常。奉常者。俗宦也。算及錙銖。聞生移居甚樂。於是遂徙而園居。居近夫人寢門。名曰溫琴室。與綠眠庵近。庵有相國自書楹聯云。花漸清。柳漸陰。破曉簾櫳無限綠。月兒缺。風兒峭。中春庭館不多寒。生旣位置琴裝。幹僕卽居綠眠庵側。晨夕朝夫人。而玉格者。知書喜昌谷集。月明中讀昌谷詩。瑯瑯然聞於戶外。時玉格年十九。子馥年十七。見時必在夫人室中。玉格不輕出。而子馥亦未嘗冒入也。一日嗣子忽歸。亂髮交頤。愁猛多力。帶醉入面夫人。言此宅已貨諸某。貝子爲別業。吾已得金二萬。爾母子明日當徙矣。夫人及玉格皆哭。生知有變。顧以夫人家事。乃不敢入問。醉人旣大肆罵詈。踉蹌而出。見生大呼。爾何人。敢蟲吾家耶。將肆老拳。夫人疾出。言曰。是爲我乾兒。吾病久。兒爲愈之。汝棄我如遺。尙何問爲。醉人曰。卽爲爾假子。然亦不能居吾家。今日必出此門。留卽無幸。醉人旣去。夫人泣曰。阿馥。事急矣。此宅必售。老身藏黃金千兩。皆先相國生時所遺者。卽去此宅。亦可自活。滿漢固

不通婚。然康熙時。已有上諭。吾卽以玉格嫁汝。汝同老僕就外間。爲我賃宅。尅日成禮。吾誓去此屋。付此賊子矣。此賊兇頑。要結某貝子。訟之必不勝。不如避之爲當。生曰。當稟述父母。然後奉命。太夫人曰。玉格之貌與才。度兩大人必無所靳。今以遷屋爲急。遂命老僕檢家具。以簡爲度。遂移居鑼鼓巷。頗有樹木水石之勝。乃召嗣子以券授之。言曰。爾墜吾先業。余母子已空諸所有矣。後此無復往來。母子之誼已絕。恣爾所爲可也。嗣子曰。想爾定有餘蓄。吾且罄所有。當更來。爾留此蠻子。決非善類。備之備之。終始落吾手也。生問言大駭。太夫人曰。勿憂。宅貨二萬。縱博決不立盡。吾輩且偷生耳。已而涇陽書至。允其請。遂成嘉禮。玉格溫婉。節節可人意。夫婦倡隨至樂。已而生遂別夫人玉格入監。玉格月必通書。又治食極精良。令僕饋問。一日子馥忽得一書曰。汝以漢人賤種。乃壻高門。奪吾妹氏。明日將軍忌辰。聞玉格招爾歸祭。非我族類。神胡來餐。夜中汝善爲備。歸死爾家。愈於死國子監中也。生年少。固有膽幹。決爲恫疑虛喝之詞。明日慨然自歸。道中忽遇舊日之髯丈夫。詫曰。君容色非佳。今

日決有凶兆。但堅捍其扉。鄙人決至。君非新居鑼鼓巷者耶。生大駭曰。君何日入都。又何由知我居止。髻笑曰。醫母之德。晨夕懷感。息息迹君。以僕善望氣。知君必有大難。今日入都。正爲此耳。語後一拱而別。生愕然歸告玉格。舉家大震。於是匆匆祭將軍。夫人泣曰。將軍背我母女而去。今嫁得快婿。而兇人又將戕害。願將軍英靈。殄此元醜。全我孤孀。祝已大哭。玉格已成淚人。生歎息不止。抵暮。母女及生共閉複室。嚴捍其扉。三更向盡。屋上似有數人行步聲。疾落庭墀。一人呼曰。韓賊趣出受死。語未竟。一人呼曰。吾背上中標矣。似別有一人如飛鳥疾下。刀劍相觸作聲。似聞刃斷。鏘然擲於階除。又聞捉得一人。餘人皆逸。其聲則髻丈夫也。髻曰。汝忤逆不義。又復殘及弱妹。死爾於此。將大累人。今從我至城外。覓爾死所。言已寂然。子複啓扉。玉格痛挽不令出。明日向晨。見階上列斷刃三而已。又明日始聞逆子爲人刃於城外西山之跌。韓意髻所爲也。尋舉進士。仕至司業。

畏廬曰。俠客美人皆孝。而韓生能成人之孝。上帝右之。旣遠凶禍。復得賢妻。事近迷

信不知世之蘊善機者。履危非危。蘊殺機者。往往自覆。此誰司其券者。吾亦但能歸之上帝耳。上帝不可知。信則有之。人人心中。使各有一上帝者。何惡之足爲。

離玉

郝雲士者。揚州儀真人也。乾隆之季。官吏部郎中。諂事和珅。凡選人經其關說者。利得厚賂。郝舐其餘瀝。家日以富。一子蠢然如木人。妾李氏。生二女。長曰璫玉。次曰離玉。璫玉嫁廣東藩司劉文波子。離玉年十五。玉肌花貌。望之如仙。郝至愛重。將留以嫁貴人。郝生平長於子平之術。祥符呂鳳台。官給諫。郝頗與友善。泥呂出其甲子。爲之推算。則官一品。其子亦貴。乃請見其子。呂子名笙。字晉齋。年十七。美如冠玉。能書。已入邑庠。呂欲得佳婦。故久久未論婚。郝遂通以媒介。願以女字笙。呂亦素聞離玉美。允之。聘禮旣行。兩家過從甚密。呂座主爲高郵王懷祖先生。以經學名海內。呂師事高郵。一日論和珅枋國。上臺期。益傾信和言。先生將具疏論列。呂曰。門生欲彈之久矣。已拾得利之大罪二十四。署稿已就。明日將薰沐上之。王大驚曰。爾乃具此膽

力耶。老夫之疏亦且繼上。呂歸。寅夜繕摺。明日甫上。已得旨下詔獄。呂笙大哭。求援於郝。郝笑曰。若翁大蠢蠢。致齋相國。何仇於若翁。乃拾街談巷議。發此狂言。今朝廷怒不可測。得遣戍爲幸。吾亦何能爲力。且當日之婚事。余但憑命理。謂若翁可得貴仕。乃吾術未精。今復何言。語已嘿然。笙告歸。尋得劉諸城。爲之緩頰。戍烏魯木齊。呂自兵部質對後。遣發。笙哭送於道。請同戍。鳳台怒曰。我爲直諫。自分必膏齊斧。天恩高厚。得荷戈遠行。汝何爲者。善事爾母。讀書勵行。吾卽死邊遠。亦無所憾。笙嗚咽送至城外。鳳台力斥之歸。自是家益落。河南咫尺。乃不能歸。日爲人傭書。夜則研讀。金台館課。屢冠其軍。得膏伙贍母。於是二年。而郝漸萌悔婚之心。一日召笙至私宅。以溫言撫慰之曰。若翁近無耗。關外非善地。恐不能歸。賜環無期。吾甚爲若翁憂之。笙應聲哭。襟袖淋漓。悲不自勝。郝又言曰。爾家稼粟不能具。焉能留我愛女。老夫非悔婚。願以貴家女。令其處貧薄。家室必莫安。於吾賢亦無所利。今請以五百金爲老嫂壽。賢亦可得饘粥。以離婚書。數行見賜。足矣。笙喟然曰。呂家世無棄婦之人。今先生

意決。笙不敢弗諾。年來傭書。並得館課膏伙。頗足自給。老母水菽亦不乏。先生可勿揮此重金。顧侍者。筆墨安在。郝顏色慚赧。然已無如何。卽令侍者出紙筆。笙方作數行。勿聞背後有纖履聲。疾近其前。指白如玉。力取離婚之書。顧笙曰。我何罪於呂氏。而敢逐我。和氏以賄震天下。皇帝倦勤。吾翁彈之。是也。楊椒山死柴市。朝貴尙有以女字其子者。吾翁大節。寧媿椒山。汝今逐我。不如應箕應尾遠矣。力碎其紙。大哭不止。家衆震駭。郝夫人亦出。曰。呂氏子。非久賤長貧者。奈何不情如是。雲士羞憤。遂反目。笙一笑告行。歸語其母。母泣曰。郝雲士媚和坤。聞不日且內禪。皇帝居潛邸。寧不知雲氏所爲。禍不遠矣。獨惜吾賢婦。身陷其中。恐不卽脫。奈何。語未竟。聞有車聲。停於門外。侍者入言。郝小姐至矣。母子大驚。出視。雛玉慨然。以布衣入。見母卽拜。曰。兒未成禮。然呂家人也。請越禮稱新婦。新婦不孝。不得老父之歡。今見逐矣。顧生爲呂氏之人。死卽呂氏之鬼。呂氏尸。煩爾呂家收也。明知不行親迎。遽爾登門。於新婦爲無狀。於呂氏爲僂人。顧姑賢而翁忠。新婦心曲。或能見諒於堂上。今日之事。去留由

母。卽不見收。新婦已挾白刃來。誓自剄於此。不更歸矣。母曰。賢哉吾兒。兒貞淑如此。老身暮年。乃享奇福。請與老身同處。明日具禮矣。懷祖先生聞之。令人以百金餽呂笙。明日親賓亦稍至矣。雛玉三日以後。卽蒞廚次。煮糜蒸餅。匪所不能。顧家居時。焉見其躬自操作也。笙畏敬如天人。是年高宗升遐。新皇御極。王懷祖疏上。彈和珅。立擬和職。下獄。論死。呂鳳台赦歸。任太常少卿。逾年補侍郎。而郝氏籍矣。雲士以罪戾。鳳台故地。妻挈其蠢子歸儀真。雛玉泣送之城外。母曰。爾能識人。吾觀呂甥偉器也。後此幸無忘若母。雛玉涕不可仰。是年呂笙以第二人捷北闈。連捷入詞苑。鳳台亦墜尙書。果如郝雲士所言。

畏廬曰。世人蓄郝氏之心。而不敢行郝氏之事者。吾見亦夥矣。呂之彈和。郝氏之贖已落。雖不遣戍。亦且懼禍而離婚。迨呂行而和珅幸不株及於郝。若更贊呂壻。將觸奸相之怒。度郝之爲此。亦萬不得已者也。至於高宗薨期。和珅之勢。已如將泮之冰山。在理萬不能更爲郝氏之禍。而郝氏仍不敢者。似一日權在。卽足制己一日之死。

命明知其不爲害。亦忍爲之。以拒婚無禍。違忤權相之意。禍不旋踵也。吾憶郝氏。當時尙不足爲和之走狗。其爲和坤行賄者。特與其奴僕關說。非能自面和坤。以區區之小利。至絕其愛女之情。斷金石之交。逐東床之壻。小人之冒利。而不恤後患。殊令人不得解也。

洪嬌篋

洪子亮。太平之繁昌人。以進士觀政於吏部。登科時年五十七矣。無子。有一女曰嬌篋。美而純孝。母方氏多病。病在胃脘。一痛徹心。呻吟至不能眠食。女恆數夜弗息。迨向曉。母得交睫。女卽露香告天。長跽風露中。平明始起。子亮知而憐之。顧不敢止其所爲。恆對之太息曰。余望六無兒。慰情惟汝。汝自母病癯。初無一夕之安。脫汝以罷勞而更病者。我將奈何。父母一耳。母病固可憂。而父心亦宜慰。余非止爾行孝。惟先有身。而孝始盡。若不攝而自戕。彼懨懨於床簀者。更無抑搔扶攜之人。我亦驚癡。動卽咆喘。則一燈相對。汝試爲設想。將胡以堪。女泣曰。兒寧不知老父鍾愛此身。願

父託皇天。尙能以車日赴銓部。且又聰強。母氏患作時。慘怛之狀。哀呼之聲。令人痛
 徹心腑。禽獸猶知有母。况乃生人。果天道福善。則母必獲痊。兒亦不死。古之人圖報
 於父母者。若人人皆自爲計。則爲人父母者。亦何望於膝下之兒。且兒之籲天請命。
 寧爲慈親。蓋雙祝椿萱。俾壽永康。則區區一身。又胡惜焉。子亮知不可奪。心乃愈悲。
 一日告諸同僚薛西蘋。薛曰。此易治耳。用沸瀋。浸以素巾。加之患處。氣散則更易之。
 凡十餘易。疾愈矣。如法試之。病果霍然。子亮大悅。子亮者。工於入股。爲江南老宿。而
 薛西蘋有子曰薛穎。純謹有內行。其事西蘋。猶孀篁之於子亮也。年十五。方持母服。
 西蘋直以父兼母矣。顧見其子長日念母。動卽掬淚。因思趣其嚮學。奪其念母之心。
 以子亮同官。卽率其子拜子亮門牆。治舉業。子亮無子。而方安人新愈。亦悅穎靖默
 和悌。乃兒撫之。穎初喪母無依。以安人溫藹有恩。亦婉戀安人如慈母。孀篁十六。穎
 每相見。直以女兒視之。服闋入大興邑庠。是年捷秋闈。西蘋爲之論婚。右族。長洲白
 侍郎。有女珠箋。娟淑能詩。尤工圍碁。侍郎視穎制藝高。書法清整。許爲偉器。通以媒

介。穎遂入贅於白氏。先期稟白師門。且告媯篁。延其相禮。媯篁許之。新婦入門。見媯篁大悅。動息弗離。媯篁及安人。留三日告歸。珠羹掩泣不能舍。謂穎曰。姊氏肫然如佛。飄然如仙。吾不審何緣。一見卽爲所攝。似屬前生骨肉。再覩今生。若得稟白嚴親。移居與姊氏晨夕過從。則此生爲不虛負矣。穎樸齋。果以新婦語告之。西蘋曰。洪先生正人。其妻爲善。其女行孝。仁鄰也。汝又師門同居。滋益唯無新宅足居。且奈何。穎曰。試偵之。時洪之左鄰。韓給諫適簡放蕪湖道。遺其空宅。穎與子亮言。子亮悅。於是西蘋移家毗子亮而居。外院通以小門。珠羹日必數過媯篁家。媯篁詩才不如珠羹。然能家。米鹽之事。咸布置井井。子亮夫婦。偶有所需。應聲響而至。珠羹悅服。然一拈筆爲簿記。而目光已注碁譜。有時於家用賬籍中。忽書何大復李空同詩數句。媯篁見之大笑。珠羹曰。妹子今日方知其不能家矣。然得姊爲師。而仍敗窳如是。何名爲人。明日當自振作。西蘋家僕媪共四人。珠羹忽發令。市米八石儲之。媯篁見狀。驚曰。時交孟夏。酷暑在邇。積米於霉溼之地。寧可食耶。汝又誤矣。珠羹粉汗交下。然

終不知其所以然。越秋病作。潮止不來。寒熱間作。白侍郎喪妻。續娶陳夫人。待女無恩。亦不時至。遂綿惛。至於八月。且殆。而媪篋匪日不蒞。醫藥之事。咸待媪。而決。方安人亦撫慰如鞠。嬌女而穎已哭泣如淚人矣。珠囊每見穎前。即以他事遺却。私執媪篋之手曰。姊試觀此癡郎。天下喪偶之夫。豈獨薛家有之。兒侍薛郎未久。然察其內行敦篤。時彥中實寡其儔。姊以爲如何。脫吾不諱。句。媪篋聞言大駭。二頰皆頰。拈其前襟。反覆瞻視。垂首不能答。珠囊含涕而笑。笑已復嗚咽。言曰。癡郎形影不離。計自入門至此。初無一息露其怠容。妹固知情緣短也。天下惟情緣短者。而必無因。先爲淒戀之容。已矣已矣。但未知後此何人續我。足免薛郎憔悴者。媪篋至此大窘。故呼曰。藥沸矣。翩然而出。而方安人適至。珠囊引安人坐於枕畔。以首再三頓。言曰。老母想兒病深。不能作禮。此卽爲兒頓首謝母見待之恩勤。並以述兒之陳請。安人大悲。言曰。吾兒且靜攝。若鬱伊不少。病且日深。珠囊曰。新婦之病。無可藥矣。翁雖老甚。薛郎固能奉侍甘旨。惟黃昏微雨。燈上簾深。入房乃不見新婦。悲且如何。故新婦及

其未死之前。有求於母。薛郎非劣。句安人曰。穎乎。穎爲洪氏門生。不惟才俊。卽其操行亦佳。汝言非劣。故非劣也。然將何求。珠囊囁嚅不能言。已而大嗽。筋暴臉青。安人大駭。呼人進湯液。嗽止而悲。久復不言。安人曰。爾何求。珠囊曰。兒欲得吾姊耳。安人歎曰。嬌兒不惡。吾夫婦本欲以與薛郎。旣而君家論婚。老身自慚門地。不能向貴家奪堵。今惟願爾遠瘳。嬌兒不患無偶。珠囊復頓首於枕曰。母所慮過矣。兒沈痼至此。又焉得全。今惟取決母氏一言。兒將預告薛郎。兒闔棺以後。卽通媒介。幸告銓公。萬勿見幻。兒死且不朽。安人曰。爾第將息。余決不食言。珠囊大悅。暮色漸起。穎呼上燈。珠囊曰。癡耶。吾將行矣。身後已一一爲郎部署。洪家姊氏。至孝感天。文采內含。精明外著。在藝林中不墜降旗。在家政中可云健將。吾已再三告之方母。爲郎續此鬻膠。郎得洪姊。當百倍於吾。穎泣不可仰。但有引手低首無言。而淚珠已漬滿珠囊腕上。珠囊笑曰。自臥病時。初則恐死。續知疾不可救。則息息爲君而憂。昨日得母一言。吾重負盡釋。可自在遊行。願君念我之心。移而屬之嬌姊。而姊實不能忘我。必時時以

我語君。君與姊氏同心。則我淪泉壤。旣感深情。復消妬念。何樂如之。生者行樂。死者放懷。兩無所憾矣。語多喘作。神色頓變。遂結舌不復發言。穎驚呼。西蘋亦入。方安人及媯篁。匆匆皆至。而珠囊張目視媯篁。含笑而逝。方紛擾間。穎獨無聲。視之暈矣。西蘋大呼僕媯。以液灌之。良久而蘇。出堅痰如石。張目視媯篁曰。姊氏。我今奈何。媯篁掩淚。僞若無聞。時子亮亦至。旣慰西蘋。復以正言告穎。時安人已述珠囊言。告子亮。子亮曰。穎擊行可佳。且其文章非久居人下者。媯篁事之。爲得人。此時白侍郎方扈蹕木蘭。未歸。繼夫人一至。匆匆遂返。珠囊喪中。方安人日招穎飲食於其家。媯篁覺異。轉時時與穎避面。穎亦知之。兩心相照。咸嘿不言。一日穎出哭珠囊於權厝中。歸時月上。過洪家。見媯篁衣砑羅之衣。獨立望月。似有淚容。穎突前揖曰。姊悵悵。得毋爲死者愴懷乎。媯篁愕然收涕曰。弟自靈所歸耶。珠妹深情。思之令人感涕。前數月梨花未謝。彼此各賦一詩。而新月甫上。今夕見月。乃不見人。令人愈增酸極。穎不覺失聲而哭。方安人奔出止之。時子亮得郡。將赴川中。以明年會試。遂留穎於郡中。越

三月與嬌篁成禮。旋得雋入詞林。穎字瘦桐。時年二十一歲。畏廬曰。爲小說者。惟豔情最難述。英之司各得。尊美人如天帝。法之大仲馬。寫美人如流娼。兩皆失之。惟迭更先生。於布帛粟米中。述情而情中有文。語語自肺腑中流出。讀者幾以爲確有其事。余少更患難。於人情洞之了了。又心折迭更先生之文思。故所譏小說。亦附人情而生。或得新近之人言。或憶諸童時之舊聞。每於月夕燈前。坐而索之。得卽命筆。不期成篇。詞或臆造。然終不遠於人情。較諸齊諧志怪。或少勝乎。

李嫩紅

前此三十年。無所謂坤角也。間有以婦人演唱者。名曰貓兒戲。聲容皆不如近日之佳。有時英雄舉趾。仍成閨閣嬌柔。奸雄演唱。不脫小家態度。余曾一臨觀。不終齣。昏昏欲睡矣。後余所觀十年。有李嫩紅者。松江人。明眸皓齒。好爲墜馬妝。人人醉其妖冶。徵逐爲紅裙之醉。幾無虛日。紅善崑曲。能歌燕子箋。一日在歌場。演招婚一齣。唱

梁州序云。憶青閨嬌豔相憐。合紅鸞。燈前腴腆。對天涯花燭。紅淚偷彈。好似鄰巢燕子。別浦鴛鴦。把屏翠生生展。想畫中人少俊。隔湘川。烏雀空啼紫玉煙。聲吐至清越。有吳生越鄰者。金匱人也。家饒於財。頗知音。且醉嫩紅之美。思欲購而得之。商諸其友楊均生。楊年四十許。忠懇不苟然諾。且好直言。聞吳生言。則大拂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吳大笑曰。吾欲買妾。非謀殺也。君縱仁人。卽爲良友。瀆問。亦胡至生怒。楊曰。非也。所謂不問者。謂不擇人而問耳。吾居滬上十一年。於此輩未嘗偶通一語。足下問我何爲。果決行者。媒而娶之可也。若猶未定。乃不問諸久歷煙花者。而問諸頑鈍之人。是足下之失問。其過不在我也。吳曰。雖然。必爲我言其利害。楊曰。利乎。醉其色。日擁抱之。此浪子之所謂利也。吾則但見其害。而不知所利。吳曰。此常語也。必質實其所以害者。楊笑曰。吾不入局中焉。審其所以。雖然。試論其心。凡動極者必思靜。此輩南迎北送。以夜作晝。歌久而喉乾。聽者不諒。而仍強之。則憚其賸。然利客之費。無敢却之。而心則未嘗不求息。至於豪客拚酒。搏戰徹宵。侍客爲長夜之飲。已不勝酒。

力。而客仍強之。此時心念良家之婦。方擁翠被。伴郎潛宿。而已尙力支疲茶之躬。對可憎之面目。此時雖仍支厲。而心又未嘗不思拔此而去。間遇情郎。用意溫密。亦儼然爲一時倡隨之適。顧大婦奇妬。欲爲終身之託。而應者吞吐其詞。知事無可圖。則轉恨一晌之纏綿爲無謂。此時之心。又昏昏沈沈然。思及村夫村婦。尙能爲伉儷。而已獨不能至。似眼底繁華。均不足縈其夢寐矣。不幸而遭亂苦荒。來客冷落。搗母逞其霜威。斥己之不善居客。小則詈罵。大肆鞭撻。此九幽十八獄中。慘無天日之况。幾欲自戕。偶見村婦。簪碗大之葵花。隨諸村夫之後。此時之心。幾羨其有十世之修也。以上所言。吾皆熟揣其必欲從良之心。亦非親矚其有是狀也。吳曰。然則湯鑊中現妙蓮之花。讖悔心濃。則宜家分得矣。何不可圖娶之有。楊曰。否。吾又甚患其靜極生動也。凡女子一落勾欄。似有風魔伏其腦髓。自少及壯。日在金迷紙醉之中。不知有家居之樂也。方在風塵之中。惡其煩擾。故急欲求息。第不知其所以息者。以爲一經從良。卽永逸無是苦惱矣。不知圖逸之念一生。偶聞姑惡之聲。與河東之吼。皆非平

日野性之所習。一觸卽萌悔心。其始尙謂吾但承應此二人。爲勢尙易。不知惡客之肆蠻。尙可斂避。而悍姑妬婦。則形影相隨。鞭笞在後。此萬萬不復可堪。不求去於其夫。卽潛約舊歡而思遁矣。間有姑不在堂。而嫡亦另居。宜乎兩兩得倡隨之樂矣。而又不然。凡蕩遊之人。方其甫狎一妓。則朝夕似不遽離。離之又防有人躡入。至既爲己有。則旁無窺伺之人。可以泰然無備矣。於是招之冶遊者。又往往墮於新歡。既醉新歡。又圖更娶。則舊有之人疎矣。試思以南迎北送之人。忽言從一之貞。與人相守。尙虞生厭。乃又舍之而去。則心怯空房者。勢將如何。始而咨嗟。繼卽怨悔。終則勃谿。一至勃谿。則將離之花蓓蕾矣。矧此輩毫無把握。其初留髮剪燭。履舄交錯。今忽寂寂閉門。任以家常米鹽之事。歡與寂較。不期就中生盛衰之感。卽無他志。亦決不樂爲之夫者。不得已。則盛爲妝飾。東安之市場。東城之影戲。第一舞臺之包廂。必一一承應。無敢後時。又不已者。則廣招親眷。捫雀賭攤。而其中尙須雜以男客。方臻樂趣。出則馬車。顧馬車數見。已成不鮮。則非汽車不可。嗚呼。不如此。寧足以遂美人

之欲哉。君休矣。吾往往爲敗興之談。君果金屋已成。則以吾言爲過耳之風可也。吳爽然如有所失。遂止。已而李嫩紅者。擇偶亦苛。卒無就。竟抑抑以死。

畏廬曰。楊生之言。糞土之言也。慎勿聽之。前二十年。安有東安之市場。安有第一之舞臺。亦無汽車可坐。乃拉雜牽引。前後混淆。一何可笑。此事爲某君所述。意傷時之言也。所惜李嫩紅。能歌燕子箋。果爲吳生所得者。或有雙飛雙宿之歡。乃遇此不倫不類之措大。極力爲掃興之言。致好月不圓。使嫩紅爲亡巢之燕。悲哉。

本館近刊彈詞。多種。皆取有益
家庭社會。足爲世道人心之鑑
戒者。已出六種。書名列下。

孝女蔡蕙彈詞

一册 二角

是書記清初秦州女子上書救父
事。凡康熙之南巡。官吏之橫暴。孝
女之誠感。無不描摹入細。

同心扼彈詞

一册 二角

此書記清初康熙時永康縣奇女
子吳降雪毀家紓難爲國捐軀事。
俞曲園爲作年譜。黃韻珊爲作傳
奇。義烈清芬。流傳不朽。

娛萱草彈詞

一册 四角

藕絲綠彈詞

二册 五角

明月珠彈詞

一册 二角五分

此書記洪楊之役。河南祥符縣奇女子杜憲英
與夫周韜離而復合事。中間叙夫婦之殺賊。則
痛快淋漓。敘亂離之身世。則悲壯蒼涼。爲彈詞
中極有趣味之作。

哀梨記彈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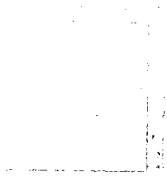
一册 二角五分

是書記南京女子黃婉梨於洪楊之役殺賊捐
軀事。情節極離奇變幻。文字亦哀感動人。中間
叙洪楊之殘暴。女子之節烈。尤爲有聲有色。足
補史乘之遺。

商務印書館發行

82

40771



閩侯林紓著

畏廬漫錄
三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2173 2942 8

鬢雲

辛亥之前。自南而北。男女之禮防已撤。其服飾梳掠。漸漸怪異。女子不裙而袴。袴尤附股。急如束溼。忽而高鬟。忽而蟠髮。忽而結辮。忽而作解散髻。忽而爲拋家髻。忽而爲古妝。終極至於斷髮而止。辛亥以後。男子既去辮。則少年貌美者。兩鬢刷以膠青。如何敬容。今日又輕鬆爲雲鬢。加以黑紗之半臂。草冠玉貌。過市時。幾不辨爲男女。荔香社裏。小有天中。側笑佯歡。流波送睇。彼此神往。都不避人。想今日社會將漸漸化爲巴黎矣。嗚呼。果能爲巴黎者。雖不名爲盛強。尙稱曰巨富。若男不事生產。女不守閭範。但能襲巴黎淫蕩之風。不能學法人治生之術。國不國矣。余傷心人也。毫末無益於社會。但能於筆墨中。時時爲匡正之言。且小說一道。不述男女之情。人亦棄置不觀。今亦僅能於敘情處。得情之正。稍稍涉於自由。狗時尚也。然其間動有禮防。雖微近穢織。或非導淫之具。識者或能諒之。此節敘鬢雲。蓋奇女子也。雲爲武昌人。杜姓。父玉階。名孝廉也。中年逝去。所遺一子。一女。子世卓。女鬢雲也。母亦前卒。舅

氏徐子汴。爲滬上某銀行主收發。孝廉卒時。遺有二萬金。授子汴。爲之營轉。鬻雲挾其幼弟。仍依叔母家居。世卓年十四。雲不聽入學堂。謂風靡而教劣。不如自課以經史。雲年十九。得孝廉指授。無書不讀。下筆洒洒千言。平日家居。不爲靚妝。態旣輕盈。眉目如畫。益以雅素之衣裳。飄飄超出塵囂之外。時雷心如鎮武昌。風傳革命黨人。潛伏長江一帶。意將圖鄂。上窺豫皖。下臨吳會。軍中壯士。已與黨人聯和。於是幕府下令搜捕黨人日急。而潛謀揭竿者。亦日多。自八月初旬至十七以後。邏騎如織。十八日薄暮。巡防統領陳虎。在租界中。獲革黨劉汝夔。邱和商。自是以來。軍吏爭出。日有所獲。旣而得名籍。事連軍隊。於是遂兆巨變。城中大亂。雲曰。吾家無長物。微產悉儲滬上。亂事卽成。滬必無恐。今日特患非真革黨耳。果爲革黨。一得大將督攝。亂軍必不爲患。吾且扃門戶。儲米鹽。卽不然。由鄂達滬。一水耳。惟武昌據長江上游。進可圖豫。退亦窺吳。形勝旣得。早晚必有嚮應者。北京危如朝露矣。女論時。世卓大聽其議。而叔母施夫人。一不之解。但長宣佛號。冀舉家無事。女入室檢點孝廉遺稿。及所

常讀之書。藏一巨篋。納金鑽之屬於書中。自聞亂後。毀妝初不梳掠。敝衣蓬髮。以待出城。既而城中軍政立。部署井井。女曰。此未足爲安也。武昌城外。卽漢水。果清廷以軍艦停城外。一開花彈之力。城人立可盡粉。吾乘此際。人心粗定。可悉家具。付老僕吳升守之。吾與叔母及弟。趁舟下駛。依舅氏以居。當得少蘇食息。謀定。明日出城。時長江商舶。尙通行無阻。女既至滬上。而人心亦正譁變。子汴見女至。大悅曰。若翁授金於老舅。爲權子母。幸不辱。積年以來。得子金五千餘矣。余老而子幼。汝幸來甚佳。爲除旁舍居雲。雲於是稍稍臨鏡。不施朱鉛。而眉目之媚。復煥發。出舊時照相對之。貌已微豐。與影中微別。思欲更影一片。留之。於是挾其舊片。以車赴東洋照相館。既歸。適遇矜氏。攜其幼子。同車過三馬路。乃約女至四海春飲膳。遣車自去。女匆匆與矜氏言。竟留其影片於車茵之上。有陸生元業者。湖洲之孝豐人。父善述。業絲於滬上。頗擁巨資。生十九。已入邑庠。能文章。願擇配苛。父爲聘於劉氏。未嫁而夭。生遂不議婚。善述全家俱在滬上。湖州所有者。住宅及田耳。善述已五年不歸。生自謂身處

亂世亦無意進取。將以山水自適。此日買書歸。適趁髻雲之車。於坐茵上得影片。視之有殊色。初以爲滬上名妓。不措意。既而觀其衣着。落落有大家風範。片後簪花小格。自跋數語云。此髻雲父喪除服後所影者。雖瘦不勝衣。然尙能篝燈夜課吾弟。嗟夫。老父乃儻然一瞑。留此孳孳者授我耶。此影旣成。冀存除喪後之面目。備以對吾老父付託之重。年月日。髻雲識。生視已大驚曰。此女不惟書法高絕。但其孝友亦邁等倫。滄海橫流中。女範已不絕如縷。此女至行。寧尋常閨秀所及。則裹而藏之。顧無術得面其人。閒居頗涉冥想。俄而蘇州上海以次獨立。黨人紛起。生一不之顧。幸滬上尙安堵。時將臘盡。張園梅花盛開。生攜女影相。至一茅亭之上。對相凝坐。忽見石橋髮柳之下。有一老嫗。肩隨一女郎。年約二十。髣髴影中佳麗也。急出相片對之。良是。但輔頰微豐耳。生欲進揖。又患唐突。則至茶寮中。假紙筆。書曰。陸元業。湖州人。某日於車茵上。拾得一照片。上爲杜髻雲女士之象。象後有跋語數行。此大家閨秀尊容。不敢輕褻。已呈交家母藏之。果杜家有人見此者。乞以紀綱。或僕媪。至均益里十

八號。陸宅領取。書已擲筆而笑。黏之座右。冀女一見。然尙逡巡座上未去。已見女及老媪。盈盈而至。遂避而出。明日有通刺於門者。稱徐子汴。求面陸公子。生知有異。出則疏髻秀目一老人。貌極慈祥。見生卽曰。鄙人曾與尊甫累累同席。今日老人安往。生曰。蒙老丈見枉。家君晨輿入城矣。顧丈來何教。子汴笑曰。昨在張園茶座上。得君子署名。稱有鬢雲小影。存之君處。鬢雲者。吾甥也。前日與荆人同出。遺其影片於車茵之上。幸爲君子所得。像不足惜。惜在題識數言。今旣藏諸堂上。請以見還。感荷無旣。生曰。有之。卽匆匆入內取像。外加繭紙。內以白綾重裹。珍重拱揖。奉還子汴。子汴隱笑不已。然觀生氣宇沈肅。眉目疏秀。知非凡品。心頗愛重其人。女旣得影片。發視見素綾重裹。意滋不懌。疑其輕薄。旣思茶座上所黏片紙。書法雄秀似李北海。又疑非時輩少年所及。乃影後並不加墨。尙爲謹厚之君子。意以素綾重裹者。重吾影也。旣而又思。旣得吾影。何以必欲見還。是必借以階進於吾門。聞舅氏言。與其尊人有交誼。異日或且因舅而得面其人。一日舅方飯於家。聞者言陸翁至。女心動。問陸翁

爲誰。子汴笑曰。卽還影少年之父也。投箸而出。抵暮始歸。女不敢問。子汴忽笑曰。陸翁虞亂。停其絲業。昨以三萬金存吾行中。且訂明日飲於其家。吾意亦將張筵酬之。並招其公子。女二頰微絳。他顧不言。子汴笑而去。越三日。子汴治具。盃盤之屬。咸精潔。女意今日必陸生。願自凝斂。防爲妘氏所覺。抵暮。斜陽在門。陪客三人已至。譁言革命。並論北伐之事。更一小時。聞衆肅客聲。似陸氏父子至矣。妘好事。謂女曰。聞還影之書生。已臨吾家。試與爾在壁後觀之。女本欲行。聞妘言而止。妘自下樓。女至左轉。窗中下瞰。見其弟同一少年出門外小立。已而復入。白晢已斷髮。狐裘燦然。亭亭玉立。世之佳人也。酒罷送客。子汴登樓。妘氏曰。今日少年之客至佳。世卓在旁言曰。不惟貌佳。音吐風雅。似爲績學。女復無言。避去。微聞其鼻謂妘氏曰。鬢雲事。爾我可爲之主。復聞世卓鼓掌聲。女心大動。知此身不久爲陸家人矣。越正月。東南事已略定。女亦從其妘氏出遊。復至張園。無心行及茶寮。則子汴與陸氏父子同坐。飲茗。見其妻與鬢雲至。卽指示善述曰。此爲荆人。隨後之女郎。卽吾甥鬢雲也。呼曰。雲甥。

汝前。此爲汝舅。知交陸翁。此陸公子元業也。女至此無可斂避。盈盈而前。陸翁拱手。元業長揖。女亦報禮。彼此不交一言。女旣嬌柔。生亦靦覷。眉梢眼角。各相通辭。但無聲嚮。矧氏解事。匆匆引出。女不敢迴顧。然聞門中子汴笑聲。但聞真玉合子三字。矧雲知爲己言也。中元佳節。女及世卓。思及亡親。彼此對坐。汎瀾。子汴忽入言曰。甥無怙恃。但有叔母。余與若矧。卽爲甥之尊屬。實告汝。余爲若與陸公子定婚矣。余已商爾叔母。且滙上恆講自由。若舅則極力守舊。陸公子殊佳品。度必不負。卽世卓亦已商定。此爾終身事。舅不至老悖。匿而不告。女聞言正色起立。答曰。舅忠信篤於骨肉。孤甥兄弟。依舅而居。惟舅所命。舅以爲可者。甥卽如命。舅愛甥兄弟。逾於己子。寧有謬誤。此事何必見商。子汴大笑曰。吾甥終可兒。舅今抗顏爲婚主矣。已復悲歎曰。惜吾亡妹。不能見此佳婿。拭淚而出。女及世卓。方念亡親。兄弟均失聲而哭。矧氏奔入曰。何爲。愚哉雲甥。奈何爲爾蠢舅數言。遂生感愴。越三月吉期。吾夫婦爲爾賀得人矣。正月十七日。聘定。以二月十日成禮。賀客大集。生謂女曰。明日吾將往索車夫。賜

以銀物。脫玉照遺其車茵落彼混濁之手。吾焉得有今日之福命。正以天誘其衷。居然無見。爲吾所得。則蓋世賢淑之玉人。臨貺吾家。自謂歐洲帝王。尙不與易。女微笑不答。

黃漪蘋

黃漪蘋。漳州之龍溪人。大賈黃景福女也。景福生三子。一女。皆嫡妻孫氏出。獨漪蘋爲庶產。生而美麗。有德慧。能識別人之情僞。其事景福。執役如侍婢。顧孫氏奇悍。而三子禮樂。皆恃富而不嗜讀。奴視其庶母鄒氏。鄒謹愿出農家。不敢微校。然心亦抑抑。女則隱勸其母勿校。轉事孫如所生。微疾弗適。女終夜未嘗就枕。然孫終以女非己出。仍儕之婢媼之列。黃竊憐之。時授以黃金之餅。計女得父賜。爲金可三斤矣。女瘞之園中。咸豐季年。金陵久失陷。黃生計折閱。憂心如熏。遂構疾弗起。三子貌爲殷憂。然竊出行博。夜就外婦宿。恆不歸。侍疾者獨女任之。積十二夕。無睡。神思頗昏憊。孫以其情。申申晉不已。鄒憐其女。每事必代爲任之。而孫恆斥去。黃雖病。心弗善。

其妻。而又不敢爲顧恤之語。女姊蘭素不慧。飲食衣服咸仰人。獨黃妹嫁莊氏。夫莊志程。爲老明經。有子述經。字淑鄭。年十四。已能文。雄警驚其長老。志程以爲年少不宜驟得科第。靳不聽考。時黃氏聞兄病。歸視。見女勞勩。心憐之。暇則至鄰氏屋坐榻上。論家事。且亟稱女孝。女急目止其姑。俾勿言。防其嫡母怒也。姑曰。我自適莊氏。舍當日奩資三百金外。未曾貸黃氏一錢。進退至裕。卽吾今日稍譽吾姪。寧開罪於嫂氏。吾姪佗佗。如何爲者。孫已聞之。亦微報以惡聲。姑怒怫然歸。積三日。景福死。孫氏及其三子。不哭。先檢簿籍。鏹筒篋。進司計者。問存金幾許。女則大哭。累暈。孫氏睨之。微哂其僞。喪未百日。三子議分家。延其族老分金。綜田屋之產。及見金可三十萬。三子各得其一。遺兩妹弗問。長妹不慧。擬終身象之。次爲庶產。不宜與。族老積不能平。有孝廉某。宣言以爲不可。三子洵洵。女聞言。出跽。孝廉曰。三兄能自立。足繼先業足矣。兒依兄以居。兄孝友。兒必不苦衣食。古人積金。本非遺女者。三兄至公。必不聽兒母女凍餒。願族老勿校及此。父骨未寒。爲一庶孽之女。使三兄無歡意。非兒宿心。

幸長老鑒之。語次，聲淚俱下。孝廉歎惋，謂黃景福乃有此兒，真出人意料矣。三子中惟樂頗善居積。禮喜博，而書喜狎外婦。禮得十萬金後，潛至廈門，與洋奴博。積三月，負五萬圓，不能償。奴喉外人取券，責之官。官知黃素封，復魚肉之。於是禮之家資銳退。而書寄宿孀婦家，爲孀族所執，窮索萬金，始已。樂懼遂戢足弗出，慎保其產。且微續其父業。歲入滋豐。時禮產垂罄，博如故。至於貧不自立，而書之所剩者，僅萬餘。而樂所有幾二十萬矣。禮書遂合以擯樂。樂堅持不可。於是禮時時與樂競，而孫不能遏也。禮曰：父業兄弟均耳。而汝獨豐，是隱蝕以自肥。吾不能坐餒而聽汝溫飽。樂曰：當日分產，經族老所定。汝列押其上。余於十萬外，不增一文。汝博而書狎外婦，坐罄其資。吾劬勉而續父業，略能自給。汝乃謂我爲蝕，何也。禮怒曰：實告汝。吾妻子數人，仰食無資。去死已近。不如殺汝，同歸於盡。不致有輕重之分。遂出白刃於袖中。樂大奔。禮追逐。書鼓掌和之。樂見女寢開，女方治針黹。卽入曰：妹趣救我。女立起。當門長跪稽首曰：大兄宜念吾父。時孫氏亦至。女呼曰：母氏趣奪阿兄刃。孫聲顛不能答。女

哭曰。大兄聽之。妹及姐氏。與爾兄皆大兄骨肉也。卽少失意。見弟豈無兩全之方。兄仲之不喻兄意。兄當念釋弟之無知。理當曲容。奈何以纖芥之微。至於劊刃。試觀母氏之痛。尤當知亡父在天之痛。與母氏同深。父之積產。本以貽兄。願以產之故。轉速兄死。此豈老父遺後之心。尤非吾兄報父之意。妹固無力。足以抗兄。乞念老父庶孽之遺。憫其有愛兄之道。爲門戶計。聽吾一言。圓牆之禍。一搆。死者死。償者償。兄遲五。願諸姪。及吾嫂氏。依賴無資。兄其忍耶。語時伏地大哭。哽不能聲。孫聞之亦泣然。淚落。禮仍怒目注視。願知女言爲義。決不能勝。乃投刃而去。書於是日。隱結禮。匿日不尋樂而置。樂知女賢。時而就女求策。女教以少潤二兄。樂口諾。而心吝。禮搆益急。女長日奔走二嫂之間。勸慰終不可得。時父柩未殯。女則哭禱其下。求庇兄弟勿爭。忽爾神昏。似夢非夢。見景福出自闌後。撫之曰。大禍且至。汝趣同姑氏至會垣避之。斗醒。汗出如濯。走告其母。母曰。汝至誠所感。事或非妄。女遂至莊氏面姑。言所夢。志程曰。然金陵已陷。賊一股逸出。計無所之。必入福建。吾已計畫避地。今所計與爾夢同。

符。汝母女趣來依我。我無長物。易行也。女匆匆歸。發藏金。託言同其生母省莊姑。遂決計以明日行。女曰。不告諸兄。於義弗順。志程曰。是禽獸行。胡足告。女曰。不然。亡父之所以示夢者。殆以兒告諸兄耳。遂草草作書。不言噩夢。但云消息非佳。宜趣避地。書凡三封。禮樂書各得其一。禮曰。婢子好妄言。果如是。能傾樂之家。吾願亦足。書外出。不省。樂至夷猶。欲行則戀產。不行復虞亂。心怦怦然。不知所主。既而曰。女子安知外事。彼妄言。吾不妄聽也。須知家賊甚於外賊。吾行適中禮懷。吾何爲以無證之言。自輕其所有。遂止不行。是日李世賢潛軍入漳。殺人於城外。而城中一無聞知。東門火連發數處。禮兄弟始聞變。則挾持奔越。賊已大至。孫爲飛彈所中。立殤。書亦傷足。於是家口流離。樂幸挾數金。力扶其妻出西門。沿道行乞。至省垣。禮已從賊。蓄髮。得其妻子。仍居故居。藁葬其母。意必得樂而甘心焉。志程既至省垣。寓南台之打索埕。依其族人某鉅公以居。女出其藏金上志程。志程卻之。女曰。同在難中。留此何爲。脫兒不得。姑丈提挈。亦死於賊。命且不有。何有此金。志程不得已受之。時述經年已二

十。女年十九。相愛如兄弟。而述經文益肆。上之某鉅公。則大鑒賞。以爲偉器。爲之揚譽於藝林間。姑氏遂擬以女妻述經。詢之鄒氏。鄒氏曰。吾母女姑丈再造之也。姑氏果不靳者。吾尙何言。於是諏吉爲二人成禮。禮成之日。而樂聞之。趨而賀。然佞儂如丐矣。是年。左軍入。亂平。禮以從賊見誅。樂歸漳。復其田產。乃剖其半授女。女不受。而述經於是年獲雋。連捷入詞垣。

馮生

賊豐之季年。漳州有巨紳王某。家富而第廣。亭臺花木。極一時之勝。王官京師。其弟王孝廉留居其故第。屋多人寡。遂曠其十之七八。以一二蒼頭司之。每日落時。則陰沈如墟落。婢媼攝虛疑魅。戢足不敢出。宅左名園一區。高柳蔽天。樓閣入雲。孝廉偶一燕客。始以人糞除。日暮客散。家衆已爭出。留其家具。迨明日始入斂治。無怪而怪。不鬼而鬼。滋可笑也。顧空穴來風。屋搆而鼠至。池開而魚生。理有不可以言喻者。於是園中月明。漸漸有哦嘯聲矣。一夕奴子與他僕媼作幽會於園中之延涼館。彼此

對月擁抱。而林間突出一高帽白衣鬼。搖扇吐舌。磔磔作聲。以扇遙指二人。於是噪奔。奪門而出。沿道顛仆。頭面皆創。媪逃歸其家。不敢面人。僕則張大其詞。自陳與鬼鏖撲。力疲爲鬼所敗。家人相戒不敢窺園。孝廉微有所聞。偶有燕客。亦不陳盃箸於園中。風聲漸熅。咸言王氏宅。鬼能噉人。有郭王廟道士。自云能禁勒。得五雷正法。家人爭語之。孝廉延其一試。孝廉無主。不得已如家人言。道士至。設壇於園。星冠道帔。撞鐘吹螺。道人散髮持劍。赤足而禹步。至夜分。而鬼不至。道術無驗。於是設醮。三夜。至第三夜。漏四下。月晦風起。血腥觸鼻。見壇下三無頭人。挽其髑髏。飛擲泥土於壇上。道士從者三人。及家人五六。皆驚悸亡魂。載奔載躓。此三人中。二人尙有力。脅道上下壇。且呼且走。其一人則已僵臥壇上。孝廉夙備十餘人。遂鳴金鼓。秉炬入援。然壇上燈燭法器。已散落滿地矣。天已垂明。鬼亦屏迹。孝廉駭笑。自憾其愚。遂令封鐻其園。聽爲戲墟。不再入視。是年大比。以洪楊之亂未靖。典試者至半道。有詔勒歸朝。孝廉之戚馮生秋塘。自村間來。將赴省闈。聞停試。遂止於王家。孝廉禮重生之品學。

留居東廂。一夕小飲。生忽曰。老叔園林佳勝。某少時曾一遊涉。今是間花竹當更盛於往時。孝廉曰。家人苦崇。已封鐻久矣。生不解。問曰。崇豈能于正人。若老叔之風節。寧畏鬼耶。孝廉媿不能答。但曰。愚駭之僕媪。相驚以伯有。余欲鎮人心。使之寧謚。故不欲令彼輩更入。增一疑駭。生曰。理學家之不畏鬼。如程子之太夫人。玄家之不畏鬼。如晉之劉真長。然皆不可憑信之紀載。唯程夫人之語僕媪。以從容出之。實則程夫人未嘗見鬼也。至於世說之記劉尹。特好爲奇詭之談。亦未必確有其事。若某者。平生初不信有此。或且眼病腦病之人。精神昏眩。生出無數幻狀。一經蒲留仙踵事增華。遂成一部鬼董耳。孝廉頗厭倦。卽曰。今夕且談風月。不必語此。生亦薄醉。遂歸寢。明日招其老僕徐壽。問園中鬼狀。徐歷歷舉道士醜態以告。生大笑。請發扃入窺。徐年事多。執不許。生再三強。始允。時孝廉已外出。生得入觀。荆榛塞道。落葉積可經寸。石上遊藤蔓生。晝棟朱臺。均黯黯作可憐之色。生微吟曰。原來姹紫嫣紅開徧。似今番。卻付與斷瓦頽垣。復又笑曰。秋來安得紅紫。徐壽躡步隨其後。氣咻咻然。如虞

鬼噬。生顧笑曰。徐總管。白晝安得有鬼耶。無心竟至道士壇次。几案傾欹。燭台香爐。尙覆草間。生捧腹大笑。遂過小橋。有大桂樹二株。幽香沁腦。中有小榭三楹。題曰木樨吟館。頗幽潔。架上尙有書籍。几榻皆具。生曰。吾能襍被宿此否。徐大驚曰。是安可宿。縱耶君。詭其膽力。不畏鬼物。然第中亦決無承應之人。生曰。毋須爾輩。吾飯後攜燈歸宿。鬼卽見啖。亦不累及餘人。徐齒震震作聲曰。抵死不敢承命。生無如何。乞假其匙。再三請。徐始允之。生計得匙。可以發扇竊入。夕餐旣飽。而孝廉赴席未歸。時上弦之月已生。生執匙發扇入園。草深防蛇。遂以杖撥草及落葉而入。遽迤趁月光過橋。至桂花吟館中。有塵拂。卽用掃塵。移榻向月而坐。四無人聲。月影爲桂影所蔽。碎光滿身。然奇石離立。其狀咸如妖魅。三更向盡。生猶佇月。而月亦西斜。頗覺秋寒。衣單。策杖將起。忽見石次有物。輪轉如風。厥狀如瓜。瞬息已近。生停趾視之。人頭也。生凜立。以杖撥之。問曰。汝何名。汝身又安往。以罪死耶。宜自悔匿。爲人狙殺耶。我非有司。不能爲爾鳴冤。我客居非主人。汝侵主人之居。令如此好園林。竟絕人迹。在法律

爲盜佔。汝生而被刑。死尙冒罪耶。吾有命在天。非汝所得操其生死。且我爲遊涉。不爲尋仇來。無論汝奪他人之廬舍。嫚客爲非禮。卽爾爲主人。我爲客也。亦不宜如是唐突。嗟夫。人生如朝露。終有爲汝之一日。此尋常之事。一不足奇。所奇者。汝以此醜形來。震恐彼無知無識者。爲可嗤也。汝休矣。我亦將歸寢。語已以杖撥之。令去勿梗吾道。闕醜啾啾作聲。遂復隨風而轉。入石罅而去。生笑曰。天下固有蠢物。至於爲鬼。尙冥頑不靈至此。於是復周歷亭館無數。咸無所見。月落徑黑。生遂沿故道出。遲明。徐僕已來。問言有人見耶。君入園。果何所見。生不能爲妄語。卽一一告之。徐疑信參半。述以告孝廉。孝廉大驚。責徐壽不應假客以匙。語次生入。孝廉問夜來事。生言鬼慚。必不更出爲厲。且約孝廉令人糞除庭館。用爲秋來吟集之地。孝廉重違其請。集家人十數。並取外工。盡一日之力。埽蕩落葉。斬刈穰草。園林肅清。是夜命酒招客。數人飲於其中。夜深罷席。初無所見。孝廉大悅。馮生曰。此園屬尊府幾年矣。孝廉曰。近七十餘年。生曰。前七十餘年。有異兆乎。曰。無之。生曰。此不祥之事。不關尊府。吾疑

是間將有兵燹之禍。此衰兆之先見也。能遷爲佳。省會頗有重兵。且金陵圍固。洪氏坐困。必有餘股竄入閩中者。道必經此。某村居荒僻。可毋慮。幸文早自圖也。孝廉大聽其言。遂盡室遷居省垣。明年李世賢入閩。漳州殺人如麻。孝廉乃傾服馮生之先見。

畏廬曰。李世賢入閩時。余方十歲。左軍之前隊。爲高連陞。黃少春。二提督。軍容極盛。余出觀。高胖而黃瘦。隊後有高頭駿馬。上繫一猴。取馬上封侯也。頗聞漳州無乾土。殺戮至酷。至馮生事。中年始聞之。重陽雨中。悶坐無聊。遂憶及此。因泚筆記之。

呂紫娥

山東之曹州。盜藪也。而爲之渠率者。或爲牝賊。號召徒侶。嘯集至數千以外。立社結砦。備官軍如待嚴敵。前清毓賢守曹州時。殺人如麻。府前列長檣。得盜縛置其上。穿檣爲巨穴。貫檣穴中。嚴挽之。首不能仰。更反翦其二膊於檣下。再縛其足。坦膊俟刑。刑非刳腸出肝。但以至巨之木椎。命一力人高舉而椎之。肝胃塞口而出。有肚皮立

時開裂者。慘狀不可目觀。然盜終不息。盜魁三娘子。至投柬設帳。延統賢赴飲。統賢
黷。毅然將行。募客力止之。始已。於是行旅相戒。非得標客爲衛。不敢出曹州。永城朱
生一鶴者。仗義尙俠人也。十年師少林。能聯數矢一貫而出。發匪不中。運軍劍捷疾
如飛鳥。升屋踐瓦。輕若飄葉。然美丰儀。能詩。望之不知其武技高出百輩也。一日以
事至曹縣。去縣四十里。居村店中。薄暮有數人帶血而至。言道遇盜剽。既喪其金。且
被創。幸未劇。官中旣無可愬。計唯死耳。朱惻然問客姓名。則西賈也。言挾有標客同
來。盜爲翁媪。跨蹇驢。不挾兵器。近之輒創。爲術至幻。朱旣以藝自高。遂問賊蹤所向。
則云北嚮入密林中。朱循迹而往。林盡果得村。茅茨數十。忽見危樓聳出老柳之中。
用以繚垣。門外黑驢方縱嚼野草。小橋流水。潏然觸石作聲。生旣過橋。新月已上。繞
過繚垣之後。聳身升屋。樓中燈火熒熒。果見老翁並媪同坐。注酒觴中。側坐一女。耶
年可十七八。雲鬟委綠。背面內嚮。然粉頸之膩潔。較牛乳爲白。翁旣引滿。謂媪曰。午
間西客。余以爲必挾多金。顧寥寥二千餘。乃張皇需及標客。而客又雜穉可笑。乃敢

進抗老子。余已三年不殺人。正爲妮子將來造福。生聞言計此翁行剽。決矣。自窗隙中猝發一矢。翁以箸夾之。笑曰。是胡來。生矢如連珠。凡七發。翁皆從容夾之以箸。笑曰。是兒頗不惡。顧媪。汝出視之。翁語未已。生覺背上有物。其利如錐。已陷入臂。顧之媪也。提挈如嬰兒。入樓迎面已見女。亭亭天人也。觀生儀觀。一顧旋俯。旣又微矚。豔媚之態。使人不可描畫。翁起肅客曰。孺子大佳。叟生平未有一人來犯者。孺子乃能如此。可云勇士。願必受人委託而來。質言之。生曰。翁負此蓋世之技。媪之舉我如將嬰媿。是稀世之英雄。出羣之豪俠。奈何作賊。使西賈蒼黃。將覓死於逆旅中。翁果殺之道中。寧不省彼一場悲哭。翁自謂仁恕。乃不知彼之失金。較亡失其性命爲尤劇。某少年任氣。不審輕重。冒然而來。自知不敵。今但請死。他無所冀。乞翁迅出寶劍。勿令我遷延。留此須臾之命。翁視媪微笑。媪復視女。似待決其進止。女忽從容言曰。客言殊凜烈。有丈夫氣。願阿父已言爲兒造福矣。久之無聲。翁笑曰。卽汝不言。吾寧殺之。少年且坐飲。趣告我以姓氏。老夫呂姓。世翼。洗手垂十年。久伏藝不出。昨者與荆

人進香於山寺。道見西賈。擁二標客。氣態魁岸。似輕藐吾曹人者。畧與爲戲而已。老夫窟金樓下。多此千倍。是莪莪者。寧污吾指。願壯士旣爲西賈而來。明日卽遺還之。今且盡此杯中物耳。生憬然遂告以里居姓名。翁問連珠箭得從何師。朱白。出自少林。翁太息曰。少林家法。近來衰矣。然足下能便捷如此。良非凡手。問此外尙精何藝。生語及劍術。翁傾聽如不屑意。旣而曰。若論外家。足下已臻極詣。更得老夫爲若指引。當更有進。惟足下旣以盜疑我。良不敢相師。生卽鞠躬言曰。先生若肯下教。願留受業。翁媪咸大悅。立命陳酒進殺。且飭家人除舍以款客。衾枕溫軟。室中雅潔。明日翁引生入舍後廣場中。命生舞劍。從旁一一指其舛漏。復導以騰躡擊刺之法。於是十日。生恍然已歷異境。較之宿能。殆判若雲泥矣。然十日中午時。思想望女郎。而形影都渺。所居屋。雜樹蒙密。不審竟有小徑他出。一日飯罷循徑而行。繞過月門。見花籬一道。玫瑰花鮮豔如錦。竹闌數折。盡處有淨室三楹。珠簾跪地。虛靜無人聲。生肆然冒入。入時卽見古劍。懸於牆上。視之劍室有銘曰。出不關仇。惟是吾是。彼荆聶者。雖

耳。又安及吾鋒之利。魯郡女郎呂紫娥珍玩。架上縹緗無數。案有馮定遠。及趙秋谷集。生笑曰。此真不出鄭志耳。方徘徊間。簾聲已動。女猝入。見生奇駭。二頰皆赭。生倉卒不知爲禮。徐曰。飯後心愛綠陰。不圖信步。竟犯莊嚴之地。師旣以骨肉視我。敢請以女兄弟之禮相見。或不致於嫌忤。語次長揖。女曰。通家固有禮範。然無心至此。烏能引爲兄過。適立簾外。聞兄見馮趙詩。意似不屑。妹稚弱無師。敢問馮趙果不可學耶。生曰。否否。漁洋以富豔之筆。已開吳歛。定遠秋谷。獨以寒潭瘦竹之姿。別成宗派。名固不足以敵漁洋。然骨力之遒。風致之高。亦足掃盡膺體。是皆鞭心入裏之作。不易至也。妹以天人標格。乃顧盼及此兩家。其視尋常閨秀。習作韻語。實不可同日而語。敢問妹氏壁上古劍之銘。固屬大筆。想師門授受。於此術尤必精深。能否容阿兄承教。女大慚。卽曰。弱質仗此何爲。顧阿翁必欲以此見授。七年以來。習之爛熟。所長僅能斷人眉鬢。不令創及輔頰而已。生大驚曰。如此直神技耳。已聞侍婢傳媼語。趣女出。生亦怏怏歸。顧玉容媚語。已一一印入腦際。如是者累月。生藝已大成。與女亦

剛習如骨肉。一日忽傳官軍垂至。翁召生入曰。老夫一見足下。已欲以室女相託。老夫夫婦鐘漏垂歇。卽遇官軍。寧在所懼。願居此良非策。永城爲中州名區。居之安適。今夕卽爲室女具花燭。用待君子。老夫已具兼金數百鎰。用爲奩資。明日趣行。勿滯勿滯。迨禮成。而兵警愈急。女乃泣別翁媪。隨壻歸河南。已而毓賢他調。治盜之令稍緩。而翁媪亦時至永城視其女。

畏廬曰。北人拳勇。實精於南人。南人荏弱。恆習爲柔法。以蹶北人。顧其法非良。終以脆勝。今茲槍礮之烈。劍術已屏無用。況乃拳技。若呂翁夫婦者。頗溫雅無曹人獍悍嗜殺之習。惟劇盜之女。胡以能詩。且能取徑荒僻一派。是誰爲之師者。然小說家言。往往突兀。無可取證。讀是篇者。亦但以小說家言視之可爾。

胡燕玉

胡燕玉者。廣東南海縣之故家女也。豐腴而白膩。常結髮爲高髻。人爭豔之。顧奇悍。無問名者。胡翁固有資產。母梁氏。極鍾愛燕玉。恣其所爲。燕玉雖以悍名。而甚貞潔。

一語涉嫚。輒噴怒不可遏。抑威黨目之牝虎。無一人敢撻其怒。歲時或吉慶之事。女伴過從。咸承望顏色。燕玉亦恂恂處人以禮。乍見之決不審其咆勃。無能以人理喻也。同里薛司業公子。薛載琪。貌美而纖弱。如好女子。能書善詩。與胡毗鄰。心豔女美。然不敢微示其意。一日胡翁誕辰。公子往拜。行經廊榭。時夏初雨盛而池平。垂楊數株。披拂水上。有鸚鵡一架。懸於柳陰中。遙遙見燕玉方仰面而調鸚鵡。無意中見過。却起而爲禮。一笑嫣然。神魂爲之蕩漾。此時決欲得燕玉矣。乃竊告其叔母李夫人。夫人笑曰。兒不畏牝虎耶。此女爲彼母溺愛。長養其暴厲之性。得婿賢也。則陽蝕而陰張。非家庭之福。若亦遇剛烈之男子。則彼此互角其鋒。非一人短折者。其禍不止。老身非謂女子必須屈抑於男子之下。不過婦司陰政。道主柔順。古訓謂之夫夫婦婦。爾不觀歐西之婦人乎。前此百餘年。歐洲婦人之擇婿者。多取武士。果其婦皆悍妬。胡不取柔弱易制者而嫁之。必須此糾糾洗洗又胡爲也。今汝盈盈如女郎。勢不可以匹牝虎。安可妄萌此念。且吾家世忠厚。若父又慎持禮節。或悉牝虎之鋒。

余卽代爾請於若母。而若翁亦萬無允諾之理。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生笑曰。母言固也。然婦人縱暴。必含一種柔婉之質。兒動之以誠。約之以情。虎威必霽。母勿爲兒憂。夫人一笑置之。亦不爲告之生母。時秋闈伊邇。生闈中十三藝皆琳瑯璀璨。如錦繡珠玉。主司拔置第二。生文名旣噪。求婚者爭集。生竊告人曰。吾不得胡氏燕玉。終身不娶也。聞者粲然。爭以生爲愚駭。司業在都。聞捷。但趣其入都。而生母則急欲爲生論婚。生大窘。往哀李夫人。乞爲道地。夫人亦憐生。遂不能守前議。亦爲商之生母。呂夫人。呂夫人大驚曰。阿琪風邪。奈何引虎自衛。李夫人曰。吾察兒意甚堅。且天下事。咸有前緣。兒自謂能誠動而情感。或且無事。且胡女雖悍。却美而貞。美旣爲兒所悅。貞亦婦人之行。大節無虧。不如許之。呂夫人嘆曰。癡兒後此爲悔晚矣。今姑令計借。名成當爲議之。生聞言而悅。北行時。亦走別胡翁。翁大稱其能。延飲。生囊得見燕玉。具衣夙至。自晨至午。尙未接玉人聲影。不期行及池上。而鸚鵡仍懸廊次。生進調之。鸚鵡呼曰。玉姑娘趣來。一生客拔吾羽毛矣。鳥聲未已。而簾中卽有人作嬌嗔曰。

誰敢動吾鸚鵡者。攀簾而出。着藕荷木棉之裘。梳掠新就。容光撲人。初尙瞋視。見生
嫣然微笑而入。生大喜過望。以爲人謂牝虎。此直天仙化人耳。寧言虎耶。席罷。歸語
李夫人。夫人心知其陷溺已深。願無如何也。是科果捷南宮。入詞垣。司業得呂夫人
書。言將求婚於胡氏。司業老人亦無以胡之悍告司業者。遂匆匆作書覆夫人。允其
婚。生遂自玉堂歸娶矣。成禮之夕。生揖燕玉曰。池廊之上。搨卿玉容。自是耿耿於心。
計不得事卿。則終身爲無福。今幸以兼葭依玉樹。吾較名忝科名之祿。爲幸已多。燕
玉曰。汝知吾生平乎。吾固以悍名於三郟中。然彼輩碌碌。殊不吾愜。卽稱余悍。亦不
之怒。今爾旣慕吾。則爾終身爲吾心上之人。一動一息。咸須承吾命令。怒必答汝。雖
爾之毫毛。皆吾所有。吾生與爾共其軀殼。死與爾同其窀穸。吾一日生存。必不令爾
一刻有離吾之日。則夫婦之情始摯。今夕盟誓。卽定終身矣。生不期投身入懷。燕玉
卽撫之。如弄嬌子也。於是情好至篤。生每有失檢。經燕玉一視。卽戰慄如遇嚴師。然
燕玉幸能以禮事其姑。卽李夫人。亦漸漸愛燕玉。司業尙有二子一女。燕玉皆相處

無忤。唯處其夫。則嚴冷如霜雪。迨朱扉乍闔。斗帳雙垂。兩情沈結。至於無言可喻。生似畫履河冰。而夜曝旭日。不惟無纖毫之怨。而轉爲人生豔福。止於是矣。既供職都中。跬步不能猝離。盛怒則襤生衣。令伏而答之。答已輒撫摩其創而泣。嬌啼宛轉。生對之神癡。不自知其楚。司業微聞之。亦不敢問。同館中有知之者。則與生爲戲。生夷然謂爲生人應有之責。無所謂悍。轉不敢浪遊。自守其貞。用報其妻之恩眷。一日有沈君與生約看花於崇效寺。生請閩令。以二小時歸。乃小飲市樓。生踟躕不自寧帖。沈笑曰。吾送君歸。胡戚之有。生終不懌。席罷日已逾午。憂形於色。沈送之至門。甫及庭墀。而窗中白摺。如蛺蝶翻飛而出。繼則墨合湖筆。亦激如礮彈。疾如流矢也。送者失色。而生遂入受答撻。承過無已。胡笑而生亦笑。心中以爲嚴霜以後見暖日也。某月某日。爲胡生辰。生爲強有力者。挽遊西山。本以午歸。爲胡申祝。迨抵家已暮。然生出時。已預戒庖丁。延客爲胡稱觴。及歸而庖人已爲胡斥去。一堂沈闇如墨。入問臧獲。何不爲夫人然燭。正詰問間。而鞭已及背矣。則長跽謝過。仍久不赦。至三錢之府。

封於何時。則外人無從而知也。明年生得雲南學政。闔令益嚴。好合益固。非日高不令起。藩司來拜。久坐客廳。胡曰。時未至。汝不能出。生如約。終不出。藩司知狀。長笑而去。然胡自至薛家。其處下人。未嘗行虐政。而獨於生跬步咸未之離。生中年構疾卒。胡哭盡哀。余亦臨弔。見胡如常人。疑牝虎之號妄也。

畏廬曰。如胡者。非悍也。蓋心愛其夫切。誤以夫爲子。故痛責之耳。略迹原心。度其帷房之間。必不類尋常之好合。薛生者。心愛其妻之美。而又隱被其恩覆。雖明被笞撻。以爲此愛極。故萌其怒。嗔非真與己爲仇者也。天下自極渴之中。得漿而飲之。甘乃愈。極自盛饑之餘。得脫粟而啗之。飽亦過度。胡若日日以愉色甘言。與生相接。日久轉滋其厭。不如加以不測之威稜。卽繼以纏綿之恩意。迴霜收電。則身被者。格外蒙麻矣。胡氏不惟善於用情。而且善能相夫。此等異稟之偉婦人。賞識不當加以常眼。讀者當知吾敘事中。未常少加譏刺也。

柏世祿者。辰州之盧溪人。祖大豐。以進士官濟南。世祿隨宦山東。遂世爲濟南人。妻羅氏。生一子。弱甚。意更得壯子。遂禱於佛寺。夢一胡僧。授以桃實。其大如瓜。噉之立盡。明年生一女。字曰梵娘。而世祿遂搆疾卒。家有微資。弱子亦漸壯。能賈。梵娘年十四。秀媚入骨。一日治針黹於門中。有尼託鉢過之。止而乞食。女見尼襜褕。然時時有異香襲人。異之。乃自入廚治湯餅。款尼。尼食已。謂女曰。女郎大有緣法。衲茅庵去此不一里。能時時過我者。大有益於女郎。女心知其異。母適外出。歸而述尼僧事。母愛梵娘。可其請。女遂訪行乞之尼於庵中。庵小而嚴潔。尼得女大喜曰。女郎非佛骨。然授汝技擊。可也。先教以外家拳法。經年而熟。更投以槍棒劍法。又一年而女已匪所不精。軀幹亦暴長。益豐艷無倫。無何。母死。兄娶婦。忌女所爲。日作惡聲。兄用婦言。亦時時不直女。女泣而念母。顧以骨肉之故。不敢進與兄抗。日咽粗糲。且代嫂氏操作。如傭婢。女一無所校。已而火發於鄰家。物事盡燬。兄嫂潛適外家。遺女弗顧。女蒼黃無主。遂奔尼庵。尼曰。衲夙爲爾相。固知其如此矣。然且留此。或有佳遇。時教匪方亂。

武臣用奇。提督楊公。擁重兵鎮山左。帳下小弁徐彪虎。少年雄偉。有力如虎。衝鋒陷陣。當者盡靡。以功得守備。年二十二未娶也。楊欲妻之以女。顧女醜悍。徐不可。楊頗怏怏。楊有子至頑劣。軍中稱曰鐵蟹。惡其橫行也。鐵蟹於拳技甚精。日醉紅裙。恃勢凌人。楊溺愛。雖知亦不之問。鐵蟹一日獵歸。道中忽渴。停騎庵門。令從者索茶庵中。尼適雲游。女出應門。爲鐵蟹所見。狂喜。卽入據佛堂而坐。調謔間出。女不之答。挺立亦無赧容。鐵蟹旣恃勢。又復多力。從者六七人。皆如乳虎。環列庭墀。鐵蟹示意欲強。劫以去。然尙未發。卽問曰。劣婢識我否。我楊軍門公子也。苟從我。不乏衣食。且珠玉不難致。今蟄伏茅庵中。寧不令此好花。委荆莽耶。女不答。鐵蟹曰。若師何人。山東廟觀中少年尼僧。名爲清修梵行。實與勾欄無異。汝卽其人乎。女又不答。鐵蟹大怒曰。人惟自安苟賤。得良好之遇。恆交臂而過。余亦不更作絮絮語。今日卽從吾行可也。麾從者。將縛置馬上。女始微笑曰。此大非易。鐵蟹聞言愕然曰。以汝纖穉。寧能容我一指。今言非易。何也。女曰。爾乍入門。吾以爾爲人耳。今乃知非人。直同獼狗。汝自

恃門蔭。謂天下纖弱女子。均可以威力劫之。然天下男女情愛。皆在劫掠之中耶。我固非弱。汝亦弗強。以貴賤言。則我固平民。汝爲世閥。以公理言。則汝無故闖入人室。以威力劫人閨女。則盜賊耳。我知撲盜賊。不審汝之爲貴閥也。鐵蟹生平未經挫辱。不圖今日。見屈於女子。怒起曰。汝娼耳。言閨女乎。女亦大怒曰。狗何言。鐵蟹未待言畢。趣步搥女之胸。女少卻。駢三指截其腕。腕痛如斬。大呼曰。此毒蠍也。左右趣前縛之。女不動聲色。而七人經女拳鋒所觸。皆仰翻。一人獨墜庭堦。可二丈許。以其人自侈多力。進撲甚猛。故被傷亦重也。鐵蟹知不能勝。卽麾衆逃。女徐步掩扉。且言曰。倉卒主人。嫚客殊甚。乞恕我也。鐵蟹忿極。進語其父。言茅庵窩盜。當以兵取之。楊心弗善其子。弗允其請。鐵蟹懇諸其母夫人。夫人怒。以閫令趣楊出兵。楊有季常之懼。不得已令徐彪英以三十人往。徐知鐵蟹無行。怏怏受令出行。及茅庵。駐兵於外。不聽一人入門。叩扉立啓。見女赫然大驚其美。卽令掩扉。女見徐白皙少年。且英偉如天神。冠服燦然。知爲貴官。卽肅客入座。徐曰。昨楊公子至此。探爾庵中窟盜。確耶。女笑。

曰。貴官聰明。視此盈尺之地。女又纖寡。何者足以容盜。至於公子者。昨日果至此。集多人欲劫婢子以行。婢子昧於進退。曾少創之。不圖今日乃嫁禍於小庵。竟以窟盜目婢子也。徐大驚曰。公子多力能鬪。十人不能當。况佐以多人。汝乃能一一創之。所藝非小弱也。女笑曰。公子雖耳。駢三指。觸其腕。腕卽欲僵。謂能鬪十人。誰則信之。徐曰。請言爾之家世。女泫然歷述。見棄於兄嫂。單寒無家。故淪落至此。語已且泣。徐慰之曰。吾必以善言報大帥。汝勿憂也。然今日必令人入檢。庶釋官中之疑。卽開門厲聲呼此三十人者入檢。屋但數楹。檢尋都盡。但得一木棒。無他兵器。亦無複室及地窖之類。徐一一書之。麾衆出。衆旣出。徐解一玉琴。置諸案上。顧女曰。幸爲我藏之。容再相見。我一身外。但有老母耳。女顏頰久不能答。徐入面楊。述所見。且召此三十人者。言皆如一。楊不能屈。事遂寢。而鐵蟹意徐此行。必艷女美。自審不能與爭。計女必親徐而遣己。則慫恿其母。必以醜妹嫁徐。以敗其謀。楊夫婦皆重徐。勇而老成。卽以陸參將道意。徐大窘。知已遣玉佩聘柏女矣。奈何背之。夜詣陸公懇辭。陸曰。余亦知

楊女醜。顧爾身居帳下。半世功名。繫諸其手。奈何怫之。徐曰。得醜女。不如棄功名之爲淨靜。陸曰。如何。徐曰。行止未定。決棄此官矣。陸爲之太息不止。徐歸。束裝。以老僕徐發。護其母先行。徐本山西之壺關人。今作計歸壺關也。母行後。徐夜叩茅庵。女不發。隔扉問曰。誰也。徐曰。我徐彪英也。女曰。夜深禮防有在。君來何爲。徐曰。我棄官矣。以卿之故。楊帥強我以醜女。我以留佩於此。不敢自負其諾責。今將奉母歸壺關。卿如以我爲足偕老者。願啓關引見吾母。更以謀灼成禮。如不謂然。請從此別。女遲遲始答曰。蒲柳之姿。果見取於君子者。願備箕帚。苟有他意。不以禮自律者。吾寧死不敢聞命。徐頓足曰。敢悖禮而食言。有如三寶。女匆匆啓關曰。今卽行乎。徐曰。馬在門外。度卿決無長物。女曰。惜有一劍。當師行時。言將有官中人來此。將一切兵器。悉投井中。故君來時。但餘一棒。今不及取矣。遂急裝。同徐行。徐已預留一馬待女。女超乘而上。輕捷如猿猱。徐大稱異。追及其母於逆旅中。女盈盈而拜。言曰。乞母見憐。公子脫婢子於難中。故來就母。非夤夜私奔之比也。母大悅。撫之如女。相將出山東界。

適遇向壺關。道行經一古刹。松柏上翳天日。然敝壞無僧。日已沈黑。遂入廊廡。微月出樹。見殿後有火光灼然。徐徐自內而外。女大呼曰。阿師奈何在此。徐驚曰。何人。女曰。吾師耳。徐母起而合十念佛。老尼進曰。夫人大有福。得吾女弟子爲兒婦矣。徐怪其前知。尼曰。衲所以留此。卽待爾夫婦之至。此間有窖藏數千。金銀半之。爾夫婦得此。可以鉅富。衲世外人。初不嗜此。當時一湯餅之賜。善緣結至於今。是亦佛門中一大緣法也。因導示其處。徐解襍。納金滿中。將加之馬上。且行。尼曰。可以在此少宿。明日上道未晚。破灶煨芋已熟。於是衆皆飽食。母卽禪榻中假寐。夫婦皆靜坐。徐僕亦臥廊廡更深。徐及女皆睡。醒已暹明。視尼已不見矣。家人羣拜於庭際。遂歸壺關。謙吉成禮。逾年女產一子。覓乳媪。至則其嫂也。女見嫂。相持而哭。問兄所在。則方備於人家。女告徐。急招歸同居。尋楊氏以鐵蟹肆橫。爲言官論列。落職。徐復仕。以軍功得參將。

畏盧曰。梵娘者。孝友人也。初見凌於其嫂。默不敢抗。正爲同懷之故。至於顛頓不可

自聊。幸而富貴。此天報善人也。而其嫂者。至爲人乳媪。舍其子而乳人之子。則天之報施亦巧矣。而所乳者。又爲其甥。女不惟不念舊惡。且以恩覆之。此愈難矣。嗚呼。謂天夢夢。此說其信焉耶。

計東甫

計東甫。山東之淄川人。與蒲留仙同里閭。留仙以志異一書。名天下。極爲漁洋所賞。東甫後留仙百年。心醉留仙筆墨。且信狐仙實有其事。家固殷富。遂廣交獵者。每得生狐。無論貴值。必買而放之。於是獵者相語。雖遠必至。顧多受創之狐。計則傳以良藥。問有生者。死則瘞之。人多笑其愚。一日老獵黃三。得一黑狐。已中彈半死矣。尾絕。修鉅計。以六十金得之。傳以千金良藥。積七日。狐生。飲食如恆。馴而不去。計祝曰。君似神物。不應死於無知之彈。幸已療治。宜歸深山。謹自護攝。勿更爲獵者所得。狐張目似解。大鳴。越屋脊而去。計太息自慶其仁。計年四十。子小東已十七。白皙美風儀。能讀書。計遣之從師於會城。有王先生者。通經學。能書。小東執贄。師大稱賞其才。居

二年已通三禮之學。書法亦秀整。所爲制舉文。咸原本經術。遂入邑庠。媒介盈門。而計必爲子得良匹。多不之許。小東復至會城。賃人家小樓。樓高敞。可以望雀華之山。明湖如鏡。卽在其前。花竹娟媚。生日夕讀書其間。幾於足不出戶。時爲三月。大雨連綿。潮溼之氣蒸人。生益樓居不下。夜中雨復盛。簷際淋浪不止。忽其僕人在樓下。似與人語。已而忿爭。遂致互毆。僕大呼。生未寢。然燭下樓。而僕之聲響已出門外。生冒雨出視。忽大震一聲。樓圯矣。距生之出。僅八十步耳。問其僕。則癡木如夢魔。尙矗立雨中。問之恍如夢醒。但曰。不知何人。起奴子於榻。力擣吾鬚。怒極與格。不期走出戶外。生問其人安在。僕曰。不知。生知有異。不有此僕者。立死樓下矣。二命獲全。殆有神助。願亦莫知所以然。明日遷居明湖。是科領解。東甫貽書。令便道入都。南宮報罷。而計之表兄楊北湖。開藩於河南。聞小東績學。招之相見。小東遂以書報父。挈其老僕趙豫。及黃河岸上。但有一舟。且行。然去舟可百步。僕負裝趣行。忽有小車突至。觸翻其僕。額破血湧。僕大怒。舍裝與車人鬪。互扭抵地。岸人趨解不已。然舟已行矣。生方

徬徨無主。而大風斗起。岸人皆仆。舟行未遠。橫風壓其帆。舟側。水入舟。客爭起。右趣。舟復右側。覆矣。死者三十一人。生主僕弗與。於是岸人爲生慶。而車人渺然。紛綸中。並車亦不之見矣。生兩次得生。皆以其僕。遂爲其僕。裹額。覓旅宿地。衆中有一老尼。可七十餘。善氣溢於顏面。合十言曰。居士殊有福。若不得旅宿地。茅庵非遠。但衲一人。並一執炊之老媪。初無疑嫌。可下榻也。生見暮色漸起。遂如言抵庵。而風亦少息。庵廣。前後各三楹。榆柳扶疎。石筍林立。狀頗幽邃可愛。尼除舍舍生主僕。供具頗淨潔。風止月明。尼請生禮佛。尼坐蒲團。問生家世甚詳。忽出小畫一軸。展之。則一美人對竹凝坐。風鬟霧鬢。容華絕代。尼曰。畫中人。卽君佳配也。生覩覩不能答。久乃曰。果如此者。是出阿師所賜。尼曰。此去中州。於君子大有佳况。惟尙須一物。生曰。何也。尼取小葫蘆。傾藥二丸。指其赤者曰。此丸一投入。病立止。再投其碧色者。能使美人容光立復其故。生曰。贈此將何所用。尼笑指畫中人曰。此二丸卽是人之關係耳。生悟。遂拜受其丸。明日告行。另覓一舟。安穩而渡。旣至藩署。北湖開閣延客。禮意殷渥。藩

幕中有楊先生景岳者。維揚人。老幕也。疎髯偉貌。如仙人。顧臨觴時時微歎。北湖曰。景岳何憂鬱之深。女公子至今尙未愈耶。景岳曰。鄙人五十之年。但有此女。工書能文。貌亦非劣。自二月以來。病痢久不愈。今但骨立。命在旦夕矣。烏能不悲。語已。以巾拭其老淚。北湖曰。女公子曾爲荆人書扇。且作小畫。自署菱雲者。非歟。景岳曰。然。生此時憶尼言。卽曰。某有丸藥。得諸方外。果老先生見信者。請試其藥。或得少瘳。北湖殊不謂然。以生爲多事。而景岳愛女切。匪醫不求。卽曰。孝廉果有靈藥。乞賜一丸。生起檢巾箱。出其赤者授楊曰。服之當立愈。果仍瘦損。不能復故。小子尙有丹藥。楊感荷無已。匆匆懷歸。明日侵晨。已叩生扉。大呼曰。小東先生。乃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小女霍然愈矣。生亦賀曰。老先生積德。宜得天佑。小子何力。楊曰。先生不言尙有丹藥。能起積羸耶。生計當趁此一覩芳容。能如畫中否。卽曰。當臨診其脈。楊曰。先生精岐黃。故著手成春。非時醫所及。生曰。否。先世貽傳。但治痢疾。他不能也。楊曰。是天使先生來活吾家人矣。山妻若無此女。亦必立殞。先生所全者。豈但弱女。遂延生過其

舍。書高於屋。陳設精雅。女坐粉荷紗幔中。雖瘦損可憐。然風姿仍在。長眉入鬢。雖在病中。髮仍光澤可鑑。生僞診其脈。葱尖如玉削也。女亦頗視生。生二頰皆絳。益形其麗。彼此不言。意皆相屬。診已。生出碧色之丸。請臨睡時服之。後二日。楊抱瑤琴一張。爲明時物。上鑄嘉靖年號。贈生曰。用此爲報。小女服丸僅二日。狀已復故。先生真天人也。家藏此琴。請酬大德。生再三卻。楊必強而授。旣而北湖聞而異之。卽曰。表弟果能醫耶。生曰。不然。因述將渡河時。舟覆。得不與死數。道遇老尼贈丸及書事。北湖索畫觀之。大駭。蓋與羨雲纖毫畢肖也。卽以柬招景岳至。先賀其女勿藥。卽曰。先生知計生不解醫乎。楊駭曰。不解醫。胡能已吾弱息。北湖曰。謬也。因出畫示景岳曰。此何人之容。楊甫展。卽驚曰。小女嚮不倩人作影。此畫胡來。北湖大笑曰。吾表弟小東巾箱中物也。楊曰。地北天南。胡能摹擬而肖。北湖曰。果有神物爲之合者。不可耶。楊沈吟曰。然則赤碧二丸。亦有來處矣。北湖曰。丸與畫。均神人所授。天下事有令人懸揣不得者。如此類是也。楊曰。請公曲道其詳。釋人疑駭。北湖遂述老尼贈畫及丸藥事。

楊歎曰。是天緣也。吾相攸。安能如計耶者。卽請北湖爲媒。北湖慨然允諾。馳書告東甫。卽就藩署中成禮。合卺之夕。女曰。郎不能醫。奈何診吾脈。生曰。不託診脈。胡能瞻仰玉容。女笑曰。然則臨診時。頗怪爾目灼灼似賊也。

畏廬曰。尼其黑狐所化耶。天下事有因必有果。兩次遇險。而皆不死。狐之報恩亦云至矣。乃復報以美人。詎此狐能操造化之權耶。諸公亦僅能視爲小說之言。勿作妄想可爾。

藕蓓

柯玉。字玉樹。浙之紹興人。家世爲刑幕。至樹父紹仁。獨不願爲。謂刑家言多刻而寡恩。遂以拔貢生謁選。得知縣。任江蘇長洲縣。宦囊逾數萬金。遂告歸。治田於浙東。終日以文酒自娛。年三十餘。始生玉樹。玉樹長身玉貌。望之亭亭然。人人爭以玉樹目之。紹翁卽名之以玉樹。玉樹讀書十行並下。弱冠才名振郡中。郡試遂第一。補弟子員。時劉公某。以侍郎參軍機。頗納苞苴。家資鉅萬。爲言官論列。罷官歸紹興。家有二

女皆豐肥而驕悍。劉又苛於擇壻。必得才優而年少貌美者嫁之。一日在某紳家。見玉樹爲紳子書小屏八幅。娟妙如趙承旨書。決爲雋品。問紳此爲何人。紳笑曰。此吾郡中璧人。公不識耶。侍鄭問家世。則言爲柯明府子。侍鄭曰。憶之。當此君入都謁選得官。老夫曾以鄉誼飲餞。乃不知其有賢子。今玉樹年幾何矣。紳曰。二十一耳。侍鄭曰。聘乎。紳曰。此子擇偶苛。尙未就也。侍鄭沈思久之。曰。紹仁爲某尙書門生。尙書老夫摯友也。以師門之力強之。紹仁必無敢不諾。紳曰。此子能附高門。奚不願者。侍鄭是日果以書抵尙書。尙書可其請。移書紹仁。紹仁重違其請。遂以書示玉樹。玉樹無言。紹仁曰。吾固淡於宦情。汝則當求繫援。侍鄭固諲清名。然爾後來宦達。或且得泰山之助。玉樹曰。泰山之力。雖賜緋猶恥。此非夙心。唯娶婦不賢。使勃谿之聲。累及老父之聽。滋可怖耳。微聞劉女非賢。娶之重以自困。無爲也。紹仁曰。人言安可聽。遂諏吉下聘。尅日爲玉樹娶劉長女。奩資逾萬金。女旣豐肥。聲吻傲兀。動以侍郎家世自表。玉樹頗厭聞之。雖貌爲恭謹。心則鄙穢其儔。是年大比。夏中已謀赴杭。言將讀書。

於靈隱。冀避其婦之讙。婦亦輕夫家之寒。時時歸寧。玉樹遂別父之杭州。賃長巷何氏之宅而居。何之先世亦顯宦。式微之後。但餘一教官。名珂山。近亦物故。子二。皆諸生。長子明誠。生二女。一曰藕蓓。國色也。知書善作翎毛花卉。書法學惲南田。奕奕有神。何氏本故家。有園一區。饒水木樓臺之勝。玉樹卽賃其園之楚雨樓而居。何氏雖貧。然累世多雅人。恆以人司其花木。故不至委諸荆莽。玉樹旣至。明誠爲僮一僮。供烹茶研墨之役。而褻殘則何氏庖人供之。月予四金而已。玉樹讀書樓中。初未與藕蓓晤也。一日。出遊西湖。案上臨承旨帖三小葉。自以爲迫近松雪。置諸案上。未加歛藏。歸時。忽失其一。徧覓不可得。問諸童子。童子不言。頗涉吞吐。玉樹曰。汝第言之。此非竊物之比。竊物爲盜。區區一片紙。卽亡奚值。童子始囁嚅言曰。適居停主人二女至樓中。見案上書。把玩不去手。長者遂袖其一紙以去。令奴子勿言耳。玉樹曰。爾知長者何名。童子曰。聞人呼藕姑娘。玉樹曰。藕姑娘風貌如何。童子曰。美絕。玉樹一笑無言。自念此女攜吾書以去。非凡品也。明日明誠之子阿菘忽至。出小畫一冊。凡

十葉。寫鄴蜀山茶之屬。嬌豔動目。請玉樹爲跋。玉樹曰。是何人手筆。曰。妹氏藕蓓所爲。玉樹知案頭攜去。吾書者。決是人矣。因書其上。曰。是作似南田。南田發源於徐熙。故雅逸無倫。而石谷恆恨其山水之筆。因寫花卉而弱。顧既有石谷。則南田專爲花卉。已足雄矣。後來學南田者漸稀。而學南沙者幾至絕響。此作有南田風致。參之以南沙之謹嚴。誠爲近來閨秀中第一品矣。玉樹書時。竭其神志。而書法尤斌媚入骨。藕蓓得之大喜。時爲六月十九日。觀音大士誕辰。杭州士女傾城皆出。湧金門通夕不閉。藕蓓無母。遂挾其妹以舟向天竺。玉樹亦夜出。三更向盡。二舟不期同泊於西泠橋下。玉樹聞鄰舟有女子談藝聲。傾聽則似論己書者。一女曰。吾家客。非常人也。吾曾一至其樓居。陳法帖無數。而松雪初榻本最多。中有定武蘭亭本。亦最古。題跋滿之。以梁山舟一跋爲佳。此君似由王入趙。案上作趙書三葉。吾忍俊不禁。已竊其一。不知吾家客亦知之否。一女曰。姊太孟浪。客卽他出。齋中不有一童子耶。果爲所知。何以自聊。玉樹知爲藕蓓姊妹矣。遂潛起伏玻璃窗下窺之。長者服雪色之紗衫。

曳長裙。肌不豐而潤。肩不畫而修。五官位置。雖周昉描之。不能肖也。次亦不弱。第不如舊之媚耳。私怪天下有此尤物。恨一身爲劉氏所誤。頗怏怏無歡。已而舟行。近湧金門。二篙同下。岸上輿夫呼曰。吾劉氏輿也。延接女公子者。藕蓓曰。我是也。行至船唇。生亦適登岸。後船復至。女之舟尾。與來船觸。女立未定。船震。女失足入水。玉樹大呼。突進力挽之上。然長裙被水。已淋浪矣。女喘息定。問曰。不蒙先生見挽。兒爲溺鬼矣。敢問先生尊姓。生述所自。女曰。吾家上客耳。遂曳溼裙登輿。生亦隨歸。明日明誠置酒延生。明誠年五十餘。謹愿老諸生也。謝生救女之恩。遂命藕蓓出見。彼此互矚。矚然無言。生以女爲洛水之神姬。女以生爲再生之衛玠也。女略致伸謝之意。翩然卽入。其入蓋非忽也。心感生之援已。而又有文字之契合。而生復秉此秀出之仙姿。恐不自禁。於眉目間洩其情款。爲人所覺。轉無以自存。不如抽身之爲得計。而生見女後。神癡色朽。明誠已一一見之。然知生已娶。願亦無如何也。酒闌生歸。欲作詩寄意。願于頭萬緒。莫知爲辭。是日忽得家書。言劉氏歸寧。火發於廚次。劉飲醉。軀重。婢

燼不能起。火蒸帷幔。焚及半身。數人從火所中奪出。隔一日死矣。生聞言慘然。劉婦固非賢。然義當奔視。遂告居停以妻亡。且暫歸。仍留其書籍於樓間。明日遂行。至時棺大哭。而劉侍郎既亡其女。其視玉樹頗淡漠。且其奩中物。劉生時已一一攜歸其家。生亦不問。紹仁於其子婦之喪。雖彌悼惜。顧念所爲種種。均無當於婦道。旋亦置之弗念矣。是科生獲雋。歸語其父。稱藉藉不容口。遂遣媒灼於何氏。明誠素悅生才。又其女爲其手援。則慨允之。合卺之夕。生顧視女之湘裙。言曰。此裙自湖上歸來。想已向日晒乾矣。女笑。生又曰。吾檢點書帙。亡其所臨趙書一葉。此物得毋久留卿處。女不言。以纖指抵其額。

舒南雲

雲南之澂江府。在古爲西南夷。漢元封置俞元縣。屬益州郡。蜀漢則屬建寧郡。梁屬南寧州。隋置昆州。此地屬焉。唐天寶末。沒於蠻。號羅伽甸。宋時析爲三郡。元置羅伽萬戶府。明洪武十五年。改爲澂江府。清仍之。其地崎嶇多巖石。林箐蒙密。時時見虎

豹而近山之家。未暮輒閉其關。月黑風高。虎來攪門。巨爪陷門寸許。村人則力堵之。虎亦不能入也。有時偃鳴嗷嗷。雜風聲嘯於門外。村人知有虎至。或比舍鳴金呼喊。偃亦震懼而去。蓋風俗然也。近村有舒翁者。年四十餘。始生一子。名曰南雲。翁不識字。以生爲雲南人。卽倒用雲南二字爲南雲。識者謂翁將以南霽雲望其子。實則非是。南雲生而多力。能舉石臼。兼數人之食。尙不能飽。翁無事令其行漁於溪上。而南雲性躁。不耐於釣。顧重違其父言。則以石壓其釣竿。自偃臥於竿側。魚卽上鉤。亦不知之。或終日不得一魚。一日睡醒。見溪之下流。有爛竹一節。衝流而逆上。異之。乃揭水取竹。竹中有物。躍躍而動。登岸剖視。則一巨鮠也。粗如兒臂。其長尺餘。背上有紅點。南雲大喜。歸而烹之。飲酒三四升。奇飽而醉。於是醺睡三日不醒。翁大驚怖。疑其死。顧視其頂。汗出如蒸。肌膚溫煖如恆。惟脈息洪起如巨潮。觸之彈指。地無良醫。亦不審是爲何病。更一日。南雲醒。以手拊床。床立陷。旣坐。床不能載。於是躡起。斗出。以拳拳屋前石椽。立碎。則大喜曰。吾自食鮠。筋力暴長至此。舉于筋非難矣。而食量益

肆。翁不能堪。乃令出爲人傭力。城中蓋屋。巨棟高梁。十數人不能起。南雲以手舉之。初不喘息。以是常兼十人之獲。雲南地瘠而工廉。雲終日所得。不及千錢。願已盡飽之腹。有破山寺僧醉葉者。風僧也。癯喘如危病。行步踽儻。時出乞食。忽行經南雲坐食之處。南雲方煮一豚首。米五升許。據石而啗。僧向之乞食。南雲欣然曰。阿師所食能幾。請分吾食百分之一。足以供師一飽。僧曰。乞居士舍此豚首。雲大笑曰。師能盡此耶。僧曰。衲長年忍飢耳。非吾量之仄。居士果見舍。請以俄頃盡之。雲笑曰。可。僧挽袖取豚首大嚼。頃刻而盡。剩白骨焉。雲大驚。問更能飯否。僧曰。留此以供居士。衲不願飢人而飽己。於是雲遂噉臠飯。起而從僧行。僧問何爲。雲曰。師必異人。請相從爲學者。僧曰。居士無佛骨。可授者或武技。雲大悅。遂相從至寺。僧授以運氣之法。舉周身之氣。從左右臂而出。爲力千觔者。一揮之力。卽千觔。以千觔之力。蘊諸一拳。世再無當之者矣。又授以彈法。百餘步之外。塗丹於柳葉。彈至而柳葉落。於是雲晝日爲人力役。夜則宿於寺中。從師習技。積三年。藝成。然人亦馴謹。歛氣不發。時挾彈行獵。

價得狐兔。得錢自贖。並贖其父。時亦沽酒飲僧。僧一夕飲醉。忽語雲曰。明日汝行獵。當得一虎。且並得婦。僧醉語膠。雲但聞得虎之言。並不審其所云得婦。以婦虎音同。以僧爲重複語耳。是日晨起。懷刃挾彈。裹糧入山。巖日初吐。山紅澗碧。候過中春。雲出乾餼。飲山水。四顧景物明媚。似一身已裝入山色之中。則大怡悅。自恨其不識字。無能詠之篇章。坐思方酣。竟忘其覓虎。忽叢箐之中。腥風斗動。草木中裂。斗出一虎。其狀甚鉅。見雲奔仆。雲不及彈。起立。虎高跳及丈餘。雲疾避。力挽虎尾。舉而摔諸石上。一摔而虎之顛骨碎矣。細審虎背已着一弩。桿上有字。雲不能識。方拔弩睇視。而箐中出一少年。素面如玉。急裝縛袴。呼曰。僉父。汝得吾虎耶。雲受風僧陶鎔久。心性變歛。無復狂獷之態。卽鞠躬言曰。吾臨溪而飲。此虎斗出。幸握得其尾。力摔之石上。死矣。不爾吾命且岌岌。今足下言虎爲君有。決非家畜此物。用以噬人。少年曰。虎非吾畜。然實吾行獵所得。君不見虎背有吾所發弩矢耶。爾手中所執者。吾名卽在其上。雲二頰皆絳。自憾不能識字。復鞠躬言曰。小子未嘗學問。二目若盲。實未辨弩上

所鑄爲何字。少年哂曰。如此英武。能徒手搏虎。乃不識一丁。可惜也。吾姓莊。字桃屏。實筑人也。流寓在此。家有老母。待吾行獵而食。今得此虎。貨之將支數月之糧。不圖卻落爾手。雲曰。然則足下孝子耳。請以全虎奉饋。並爲肩歸。造門拜母。如何。少年大感荷。雲遂馱此死虎於背。厥狀如執羔焉。二人排荆箬而行。山半有茅屋一區。少年曰。是吾家也。雲步履既迅。少年亦趨捷如飛。至門見一老姥。枯坐榻上。壁間懸狐皮無數。家具蕭然。少年入告。述射虎遇壯士事。母大駭。起而視虎。虎頭破矣。急問曰。壯士何名。少年曰。未之問也。母曰。汝曾告以姓氏乎。少年曰。告之。母哂曰。壯士不自通名乎。殊樸齋可喜。卽曰。虎固小兒所射。然未殊也。不有壯士。虎焉得死。壯士何名。請以見告。雲曰。小子舒姓。南雲。適見公子以英年善射。有慕於中。故以全虎奉饋。用爲納交之贄。母曰。贄重矣。令淪茗。少年熱火。火熾而熱。乃去其束髮之巾。則雙鬢如漆。初不雜髮。厥狀如閨女。雲大愕。母曰。壯士勿駭。吾兒少多病。有胡僧言。宜蓄髮。僞爲女郎。庶可以長。故年近二十。仍不雜髮。雲慙慙。以母言爲誠。卽亦不疑。若已告辭。母

女伸謝。桃屏送雲至山半而別。雲憶彈弓尙留溪次。至時彈弓之上。忽裹一書。亦不辨其所自來。憶桃屏識字。將懷以示之。顧已薄暮。遂歸至寺。告醉葉僧。侍者言師已往朝五台。云曾有書示居士也。雲悟師爲神僧。彈弓上所裹書。必師所爲。明日懷書至山上。桃屏已貨虎於市。雲坐待。時與母言。母意將留飯。雲曰。雲飯量巨。母恐不能供也。已而桃屏至。得金二十兩。並購雞鷄米麵之屬。以二人肩歸。見雲大喜。雲曰。別兄至溪上取弓。不知何人以書加吾弓上。吾不識字。請兄爲我讀之。雲發書。桃屏讀未竟。顏色立變。絳綺問驥。意似慚赧。雲趣問何語。桃屏不能答。以書授母。母讀時。點首微笑曰。緣也。余老矣。胡能恃汝自活。不爲汝計終身。汝出。吾自應客。桃屏迴顧南雲。眉目之間。含意欲伸。匆匆自出。母曰。南雲。汝知吾母子爲何人。南雲曰。母子皆賢。母曰。此非吾子。蓋吾愛女也。南雲大驚曰。女子安能精於武技。母曰。吾貴筑人。亡夫曾任總兵。從岳大將軍陣殞。家貧不能自立。幸亡夫生時。盡以武技授此女。尤長於弩。能百步外射人眉目。匪不中。雲慫。卽曰。然則射殺人不少矣。母曰。何爲其然。蓋畫

人於壁試之耳。雲曰。吾性簡而急。非問母家世。但問書中何語。母曰。南雲。汝不曾師事醇師乎。雲大驚曰。此書詎卽吾師所爲。請母爲我誦之。母曰。可。卽應聲誦來書云。南雲。汝得虎矣。衲不預言得虎。並得婦乎。桃屏非男子。蓋閨秀中之英物也。若翁謹懸。汝復忠篤。宜得美婦。且賢孝。足爲汝匹。此書持謁莊夫人。增汝可也。衲匆匆往朝。五台。不及握手。至悵。南雲聽已無言。凝立視夫人不一語。桃屏忽入。以手推雲令退。雲始恍然。則大笑。於是伏地癡拜十數。始起。母女亦笑。母曰。宜歸告若翁。獨吉成禮。雲如言。不期復拜。翁聞雲言得賢婦。大悅。自至山中見莊夫人。而桃屏已匿。翁於是草草具禮。迎莊夫人同居。而南雲三十有二。以軍功顯。官提督。翁與莊夫人猶及見焉。

長廬曰。天下惟喫虧者恒得便宜。一虎之值。值二十金耳。得一美賢之婦。價實不資。故天下惟忠厚人往往得意外之福。信哉。

林鴈雲

林忠馥。乾隆時。閩中老諸生也。居東城。家世忠厚。積書數千卷。自支祖至馥。可十三世。歷明及清。無代不入學宮。願得官少。登賢書者亦寥寥。然忠馥曾舉責救一婦人。保全清節。得育其孤。故忠馥年逾四十。始舉一子。名洪學。字鴈雲。白皙如玉。十四歲已通七經。能詞賦。文宗按臨。令賦水晶宮。鴈雲下筆如駛。舉閩宮故事。如親歷之者。文宗異之。拔置第一。於是文名震一時。故家爭欲妻之以女。生自以年穉。請諸二親。不願締姻。忠馥韙其言。亦中止。生遂移筆研書籍。居桑溪僧舍中。桑溪名勝地也。晚明諸老。恆禊飲其間。修竹清溪。細泉宛宛。出自山下。佳石美木。葱翠爽肌。生日再食。自課極嚴。然於古文辭爲多。應舉之文。恆從略焉。一夕月明。忽夢至一處。長廊曲檻。柳風拂面。見橋外隱隱有水殿九楹。荷芰滿其下。時時見玉人三兩。衣鳳凰之衫。轉入綠陰而沒。而樹上鞦韆之架。高出林外。生自駭其地爲樂游橋。何以境物頓異。正徘徊間。卽有人衣黃衫似宮監者。傳言陳皇后請郎晤面。生愕然。此間安得有所謂陳后者。迷離中。已從黃衫者行入宮門。趣輦道。柳陰中已見水殿之後。槐陰滿地。黃

衫者不引入殿。乃繞過朱闌無數。其旁朱門嚴閉。最後入一小門。高柳蔽天。溼苔滑履。黃衫者令止。微叩朱扉。卽有女奴出。亦作古宮妝。長裙曳地。笑曰。歸耶至耶。生奇愕。答鄙人氏林。不姓歸。宮人弗答。第曰。勿聲。宮中伺耶久矣。遂徐徐引入殿門。殿中陰沈。微微見鳳幄。幄開。霧閣雲牕。似別有天地。有樓切雲。聞人吟詩之聲。聲婉而清。詩曰。自從燕子入瓊樓。無復西湖唱樂游。帳畫九龍歸去後。長春空鎖暮煙愁。生聞而駭曰。此閩宮中陳金鳳所吟。鬼詩也。吾今日豈遇鬼耶。顧至此已無如何。宮妾既入。奏。卽見無數宮人。出導生入。生愈駭慄。從諸宮人入謁。后珠冠龍袞。言曰。歸耶別來無恙。生跪曰。小臣林洪學。蒙內官宣召至此。僭謁宮掖。萬死不足自贖矣。后曰。宿緣未盡。此恨綿綿。耶尙憶九龍帳中恩眷否。吾不日將託生人間。永嘉去閩未遠。郎更待我十六年。則年僅三十。論娶未爲晚也。憶之憶之。因出珠鴿一。令宮妾納諸生懷。引生出戶。乃誤蹴宮槐之根。立蹶而醒。以爲怪夢。微覺懷中有梗。探之果得珠鴿。然土花侵蝕。珠黯無輝。則決爲窀穸中物。自念前身必爲歸耶。鬼殆陳金鳳也。妖夢

有徵。遂不敢背鬼約。顧久困場屋。匆匆年已二十有八。二親相繼逝。咸恨生之偏健。不早論娶。乃不知生之求踐鬼約也。生自居喪。家益貧。有人舉生名於浙撫。以生善書爲鷗波體。浙撫劉公亦於便面上見之。遂月以三十金聘爲記室。生私計永嘉浙屬能浙游。則去永嘉爲近。藉得探取金鳳再來之消息。既至節署。公事以外。輒至湖上。私計永嘉爲地非遙。然無因至彼。恐爲同列所疑。於是旅食二年。則年已三十矣。亦知鬼約難恃。顧金鴈固存。則似非尋常夢境之比。仍堅忍待之。時永嘉忽構匪亂。自台州起事。寇氛扇及温州。永嘉士夫之避地者。爭趨會城。浙撫命副將魯公仲西。以兵二千人援溫。生請諸撫軍。隨營自效。撫軍壯而許之。生遂爲魯公司公牘。明快絕倫。且所發議論。洞中機要。魯公倚爲左右手。既至溫。匪望風而潰。魯追斬無數。匪復竄歸台州。魯振旅入城。魯居府治。生爲紳士陸君延接至家。以陸亦佐撫軍之幕。與生契合無間。陸家頗有竹石亭館之勝。生出自魯公之幕。卽歸陸家。居其後軒。一日微醉。步池上。忽聞有女子釧聲。自竹陰出。生睨之。則一絕代麗姝。卽夢中所見之。

陳金鳳也。狂喜欲奔其前。陳述夢中事。願以禮防自攝。遂戢足弗前。退隱窗間。而女之霧鬢雲裳。已翩翩過其窗下。眉目無一不肖夢中之人。卽其侍兒。亦卽夢中引己者。驚極幾欲失聲而呼。又計此女面龐旣肖。則決知前因。或且憶及珠鴈。不如自窗中擲出此鴈。冀女拾得。迴憶夢中之事。卽不吾憶。然贈此珠鴈於玉人。亦可謂物歸故主矣。謀定。卽從窗中將鴈擲女前。女行已二十餘步。侍兒聞聲迴顧。卽呼曰。鳳姑。吾拾得珠鴈矣。女大驚曰。果有珠鴈耶。侍兒曰。婢子胡敢妄語。女太息曰。天下竟有再來因果耶。鴈存人亦非遠矣。匆匆遂行。而侍兒尙立顧窗中弗去。生見女轉入小門。卽突出揖侍兒曰。此鴈爲鄙人所擲。今不暇他言。但問鳳姑所言。天下竟有再來因果。是何言耶。侍兒曰。先生得毋姓歸。生大駭曰。然。此鄙人前生姓耳。侍兒曰。然則鳳姑前世。亦正姓陳。生益愕曰。此語兩兩奇幻。女郎能爲我言其所由起否。侍兒曰。鳳姑生時。卽能言。太夫人飲以狗血。始默。所言蓋云身爲閩宮之陳金鳳。再生來嫁歸郎。有珠鴈爲媒。卽殉葬物也。並言諸暨吳姓生女。當以金鴈取。卽我前世之侍兒。

兒適諸暨人。太夫人如鳳姑言購我。我不解何故。一見鳳姑。卽心動。如晤故主。主僕之相隨。形影弗離。迨太夫人西歸。始出手記示鳳姑。言必得珠鴈者。始屬身。此語吾家公子亦稔聞。顧不知歸郎爲誰。今先生旣自明爲前生之姓。又有珠鴈爲憑。故鳳姑歎爲宿因。實則鳳姑尙未悉先生之爲林氏也。生曰。煩語鳳姑。吾待之十六年未娶耳。侍兒歎息別去。生遂出面陸君。談次問及家世。陸曰。山妻及二子外。尙遺一妹。年十六矣。似有夙因。生而能言。飲以狗血遂止。顧亡母遺命。必得有珠鴈者嫁之。生聞言。故檢其衣囊。覓物。忽頓足曰。吾失珠鴈於後園矣。蓋不言投鴈。而言失鴈。請陸問諸家人。而侍兒解事。卽自承於池上得鴈。陸大喜曰。不圖良緣。卽屬良友之身。遂訂約以鳳姑歸生。陸故便家。因亡親之囑。奩具甚豐。生亦以軍功保舉得知縣。卽任諸暨。大有政聲。因並納此侍兒爲妾。

畏廬曰。玉簫荆寶之事。特小說中悠謬之談。毫無足據。今余所述。亦得諸人言。安知非憑虛構此一層樓閣以衛人耶。彼妄言之。余妄載之。諸君亦妄聽之可也。外國小

說。汗牛充棟。而尙不止。豈真皆有實際。觀者固不必嘖嘖於余也。

謝蘭言

韓子羽者。敘州之富順人。父元化。官台灣兵備道。時台灣新闢墾。關稅司之道憲。尋歸鎮閩將軍。然元化蒞事時。則歐洲之商舶新入口。稅款滋豐。以是元化宦囊極碩。顧爲年四十。僅生子羽。子羽生而穎悟。倍常童。美風姿。讀書十行並下。時駐台英領事倭君。嗜中學。其夫人歲雲仙。亦能讀杜詩。中外多交涉事。元化長於吏治。審情勢。知不籠絡外人。則教案不易著手。於是時時往候。因得面其夫人。元化以名翰林外補。本以博雅稱於詞垣。因爲歲夫人講解杜詩。夫人大悅。時與倭君同蒞官齋。倭君嗜南華。不得人詳譯。一日見子羽案上有譚友夏所刻郭注莊子。則大喜。檢養生主一篇。叩之。羽子歷歷講釋。倭君若解若不解。然心滋服子羽之慧。而歲夫人尤心賞之。以故兩家過從無間。元化卽令子羽受業於夫人。學語言文字。及算學。是時風氣未開。國人視西學如仇讎。以爲大畔孔子之教。無過問者。元化獨先風氣。令其子執

業。幕中諸客及親屬咸不謂然。以元化不務正業。乃令其子入教。元化堅挺不爲動。子羽從夫人二年。西語已精通。能作尺牘矣。夫人深以爲異。時倭君任滿。將反國。子羽年已十九。歲夫人請於元化。令子羽同至歐西入學。凡聲光汽化電。縱其所擇。元化有遠見。知西學必昌於中國。且馬江船局開。學堂立。不如先令子羽西游。得風氣之先也。告諸其妻蘇夫人。夫人不可。元化啓導者再。始允。於是治裝。令子羽從倭君夫婦行。且曰。僕但有此子。君夫婦兒視之可也。遂以輪船至香港。且多予之資。俾客中勿窘。既至粵。居香港三日。遂以公司船行。船名坎拿大。渠渠如夏屋。男女雜沓。無慮百餘人。有與倭君爲禮者。有但識夫人令介。紹見倭君者。餐時男女同坐。而子羽坐處。聯一女郎。似粵產。高頤而瑩白。高不逾度。頤而能纖。修眉入鬢。星眼如澄波。流轉動人。奇香散馥。陣陣襲人。作西裝。一冠之值。殆近百金矣。襟上鑽光射。譬若電。子羽心醉其豔。顧無介不敢求通。西俗譙聚時。與女郎聯座者。供役之事。悉男子爲任。以故斟酒及一切承應。子羽咸一一如禮。女郎似感。流波送睇。但不通辭。於是餐時

或聯座。或不聯座。女郎遙遙微哂。而子羽益惑。一日海平如鏡。纖雲不生。時已春暮。微暄。子羽登艙面觀海。海作碧色。游魚歷歷可數。轉過右舷。忽見歲夫人正凭闌。與女郎語。夫人呼曰。密斯忒韓。此爲君同國之閨秀。密斯謝蘭言。君不識耶。子羽鞠躬曰。敵國地廣人多。胡能盡識。乞夫人介紹一見。於是夫人指示女郎曰。此爲韓子羽。貴國望胄也。子羽始進與女握手。問姓後。知女爲香山人。父謝有光。爲大賈。有巨肆在新加坡。家資逾數百萬。遣女求學於歐西。女吐屬甚莊重。子羽不敢爲絮語。卽退就夫人。同立舷次。望海。日旰聞鐘。始入艙舍。嗽盥易衣。就餐。餐時而蘭言正與子羽接座。夫人與倭君坐稍遠。子羽微問女曰。女士在家時。想讀書必宏博無倫。今西行將治何業。女曰。先曾祖官陝西按察使。內調爲刑部侍郎。先祖生時。積書十餘萬卷。廣州地溼。幾傷於蠹。幸以人司之。得無恙。兒幼時。頗嗜此。稍稍披閱。尙未及其半。家嚴舍業爲海行。近年亦不更出。謂蠹簡無益。因令出洋。子羽曰。女士治西文幾年矣。曰四年。於文字粗通。語言亦頗能上口。子羽曰。適觀女士與夫人酬對。幾不辨爲中

國人。何精微嫻熟。至是。女微哂曰。先生嘉獎過矣。子羽問女士所居。在第幾舍。曰。第二十八號。兒所居也。先生所居。想與歲夫人爲近。曰。否。僕所居在五十七號。遂約相訪。餐罷。執手爲別。明日。子羽於未臨餐前。至女所居。則晨妝初罷。舍中奩具外。有書十餘函。中西半之。子羽因問女士。想必精於詩。未知行篋中大稿幾許。女曰。間亦嘯此。初不多作。宋芷灣先生。與寒家有交誼。時讀其詩。然獨往獨來。頗殊特可喜。宋先生近已遠游。不恆歸粵矣。子羽曰。然則女郎既喜宋芷灣。定以屈翁山爲能矣。女笑曰。先生何由知之。因就案上出翁山詩。作蠅頭細書。批閱殆滿。子羽欲借觀。女堅執不可。子羽歎息。以爲奇才。女靦覷若不勝慚。舟行月餘。相見無虛日。因是漸稔。既至倫敦。生遂從倭君夫婦同居。女居大逆旅。以所挾黃金五萬餘。起居華富。如歐洲之貴婦。已而女入中學。子羽則就礦學。堂相距不二里。星期休暇。必相約爲野行。女年二十。子羽恆以姊呼之。間亦倡和。子羽每得女詩。輒重裹而藏。如祕重寶。一日爲星期之晨。女忽不至。生造問。則逆旅中人告以女患急病。已昇赴醫院。子羽大驚。如喪

其親屬。卽以市車馳赴醫院問之。女方沈頓。不令生人入面。子羽無術。但坐候於外。以金賂賂閹者。並賂看護婦。俾乘醫生他出。潛入一面。二人得金。於黃昏時潛導以入。女方仰臥。面白如牛乳。看護婦言。昨日已漸漸省人。醫生堅囑其勿發聲。子羽積淚滿眶。臨榻前問曰。姊氏。聲咽於喉。已不能續發。女悠悠似覺。面子羽曰。弟至耶。吾夢中方與弟作語。語已亦淚簌簌而落。子羽曰。潛探醫言。病必無傷。唯不令人見。吾行賂閹者及看護婦。得至此一面。陰祈上帝。俾姊氏早瘳。女曰。近似有效。然感弟見存。令病軀稍有起色。骨肉悠悠。得我同種同國之人晤語。其情款乃逾於家人。語未竟。看護婦已趣行。女伸手衾外。子羽執而親之。匆匆掩淚而出。然微聞女之哭聲已發。看護婦奔入止之。自是生散學後。必一至。求閹者傳語。看護婦達意而已。不復求面。積十七日。女瘳。醫生仍不令之出。又十三日。女飲食如常。卽以書告子羽。子羽備車來迎。二人相見如隔生。遂同車至大逆旅。逆旅主婦。見女至。承迎不遺餘力。以女之揮霍。與此間爵夫人等也。三年業畢。約同歸。時爲四月十七日。以阿富汗公司船

歸國。舟中二人之情懷。乃逾於同來時。舟人幾以二人爲未成婚之夫婦。子羽此時。私祝舟行倍其日月。得與女長親。時中歷已漸漸仲夏。雖在溫帶。亦微灼。海中三日無風。舟行亦漸緩。船主則焦灼。以爲必遇大風。明日海上沈黑。颶風大起。舟上下千尺。高浪如山。檣竿盡折。舟行雖顛簸。然仍激行如矢。忽大震一聲。舟轉不動。船唇已夾二礁之間。風盛浪激。船仍上下。而艙間水已奔入。黑雲破處。微漏月光。見礁外有一巨島。其上髣髴有人家數處。去舟可二十餘里。船主以遠鏡測之。大喜曰。吾得生矣。破曉風力稍停。船主遂下舳板。郵箱先行。次婦人。又次孺子。子羽乃最後行。船小人多。幸風少平。一舟百餘人盡渡。而島上人集如蟻。有以小船下海。將登舟取物者。島近安南。其中人種至雜。舟至島次。浪花四濺。女之襟袖盡溼。然在舟尙駭。願覓子羽曾否生存。子羽之舟亦適至。卽以素巾高颺曰。子羽幸未死也。女喜動顏色。島人盡下。擲舟近海岸。岸多卵石。女着小蠻鞵。觸之頓踣。生急進扶掖。葱纖把握。其膩如脂。其柔如絲也。相將至一人家。爲吳來由種。頗能操中國語。近粵音。女能辨之。於是

主人除舍館二人。女居後房。子羽居前廂也。女瀕行。攜得小錢囊。中儲金磅三十四枚。子羽衣襟之底。亦藏八枚。遂以三枚予島人。令具食。得雞子各二枚。脫粟一盃而已。女不能咽。生饑腸如吼。不期立盡。女見而微哂。然女得二雞子。而精神亦略王。令煇湯。女閉戶而浴。子羽則外出自晒其衣。是夕臥處。但有一橙。女頗辛楚。島居可二日。生自患難中視女益親。薄暮同餐。子羽忽淚被其頰。言曰。爾我萬里相隨。又同被患難於此。然已慶更生。不患不能歸於鄉井。唯歸後如何。吾不得姊氏相從。厥狀較死爲酷。自顧斷無生理矣。女亦泫然曰。然且奈何。子羽曰。自由結婚。唯西俗有之。中國則否。不審姊氏能不徇俗見。踵此例否。女結舌久不能言。心頗咎其唐突。卽曰。禮防所在。吾不能外越而叛名教。唯出之以正者。容與老母圖之。今同在患難之中。偶一不慎。卽百死無可湔滌。弟其慎持此意。語後凜然若不可犯。子羽戰慄無色。卽曰。姊能不食今日之言否。女曰。信義所在。烏敢反汗。在私情言之。則情勝於義。在禮防官之。則禮重於生。弟慎葆此情。吾力守吾禮。彼此兩得之矣。子羽曰。金石之言。銘之

心版。明日破曉。島中譁言船至。島上揚白塵以招之。須臾舟停島外。可二百碼。衆陸續登舟。舟爲美國郵船。遂至香港。時元化適升廣東藩司。子羽以被難事告其母。於是家人大慶。子羽又述蘭言事。母亦心儀其人。遂以媒介通諸有光。有光以女得嫁藩司公子。大喜過望。奩具所值。可二十萬金焉。

畏廬曰。有光俗物。安有此超軼凡近。慎持禮教之女耶。余敘述至此。亦自疑所言之不實。

寶綠波

張宸。字紫薇。閩之溫陵人也。與蔡相國新有連。少年美風姿。讀書至淵博。年二十一。領解。娶呂氏。爲泉州知府呂公世勳女。容華絕代。工詩。而性至婉順。生故有家資。無兄弟。獨其孀母在耳。長齋繡佛。遺落世事。肫然無所可否。然酷愛其子及婦。不聽其片响去左右也。相國器生才藝。屢以書趣之入都。呂夫人重違相國之請。遲遲始遣生就道。且厚爲之資。以備匱乏。生所挾頗豐。一幹僕吳德隨行。溫順而解事。呂夫人

得吳德左右生。心亦釋然。既入都。館於相國家。相國爲之延譽於公卿間。爭欲致之門下。顧生落落無所慕。暇與相國論文外。未嘗爲浪遊。一日聞六吉園演劇。偶一臨觀。則武旦寶綠波演樊梨花。霜袍銀鎧。束小腳。削若菱角。而飛行絕迹。掀翻作蛺蝶舞。且風貌如仙。生大賞之。明日更往。爲時稍夙。徘徊門外。將入矣。譁言寶至。門前已盛集多人。寶至幾不能入。而生雜人羣中。適擁至寶側。寶迴眸見生。神爲之奪。蓋彼此互驚其美。移時寶入。生足下如有所礙。下拾則一綠玉之玦。上綴一綾巾。蘭麝之氣噴溢。生歎曰。是必寶郎腰間物也。是日視不終劇。卽遲之於門外。移時寶果出。登車。尙偕一同業之人。亦斌媚可人意。寶忽語其人曰。吾今日於是間。失一綠玉玦。物爲十一皇子所贈。值可千金。惜不知落於誰手。生不期進揖曰。物爲鄙人所拾。遲寶郎於此久矣。敬以奉還。寶見生大喜。執手言曰。廉貞如先生。世不多見。敝廬非遠。能否屈尊一臨。生答匆匆未以車來。寶曰。吾車在是。可以同坐。於是謝其同業者。挈生登車。生南產。登車頗鈍。寶挈之如舉乳下之兒。生大驚。二人於車中作寒暄。然寶吐

屬至嫺雅。不類風塵中人。生愈悅。既至其家。陳設雅素。架上有弇州四部稿。生駭問何來。則某太史所贈也。生問曾披閱否。寶搖首曰。此書但插架作巨觀。果用功者。不能奉是書爲圭臬。生愈異之。曰。寶郎非凡人也。問溫雅如是。胡以能武。寶泫然自述。其父曾以進士出宰嶺南。以奇荒散積穀振飢。爲上峯所彈。免官。追逋急。乃自裁。身同其孀母及妹。流離於嶺表。時年十七。妹年十二。有郭翁者。大俠也。感縣官爲民而罹禍。則延之家。飲食以外。授以少林拳法。並令之學劍。凡二年。復挈之入都。託一擊友。友則以伶自隱。故從之度曲。幸而得名。今年二十有二。妹季樺十七矣。生問妹壻有人乎。寶曰。妹矢言不嫁同業。苟事文人。媵之可也。生悠忽間。聞之亦不屬意。寶既治具。至豐腴。複室中陳設華好。壁上有古琴一張。觸指作異聲。似數百年物。生爲鼓一曲。而紗窗外隱隱有鬢影。似有人竊聽者。生意必季樺矣。於是流連寶家。夜午始歸。明日寶已至。相見如親故。生雖醉寶之色。然生平秉母訓。重陰鷲。遂遏其邪念。而寶見生無他意。亦安之。是春考事既訖。相國賞其闡作。以爲必售。已而果掇巍科。是

時某公當國。殿試時。副總裁某。將拔生第一。忤某公意。力抑置二甲。生憤。朝考時。撲筆遽出。遂觀政秋曹。生夷然不屑意。而竇已恨恨不平。生轉以達語慰之。時季樺已穉生。漸不斂避。一日竇赴堂會。生至其家。季樺導生見母。生長揖稱夫人。竇母曰。盡子淪於下賤。貴人先有還珠之義。已復屈尊。爲寒門光寵。待之以稭弟。老身知貴人冲操。其待吾子也。不以梨園子弟目之。茲復尊老身以貴稱。折殺老身矣。小女頗不惡。亦頗效文人爲吟詠。未知能中程與否。幸貴人教之。生謙讓曰。女郎才美。珠玉琳瑯。飽饜眼福。足矣。點金成鐵。賤子無是膽力。竇母大笑。趣傳餐。於是生與季樺同飯於母寢。女曰。先生舊爲阿兄書小屏。詩筆似吳蓮洋。兒略能上口。生驚曰。蓮洋死未久。吾固效其體。然吾小屏中。未言吾詩學蓮洋也。女郎何由知之。女曰。兒亦頗嗜吳集。吟先生大著。格調甚似。不期無心而偶中也。生稱羨無已。時相國已寓書生母。因其戚王給諫入都。囑與同來。呂旣至。而母夫人益健。生大悅。積日不至竇家。而竇已賈盛名。堂會無虛日。亦不覺生之疏闊。惟季樺念生切。忽作小東寓生曰。秋曹紫薇

先生教下。秋來菊花漸開。聞呂夫人已入都。恨婢子猥賤。不能一見。家下綠菊甚美。敬以二盆上呂夫人。寘之遊園。當益助琴後詩前清興。阿兄長日不歸。徐榻塵封。高士竟久不至。老母時時頗念先生也。婢子竇季樺稟啟。書至時。生適外出。爲呂氏所得。書法旣秀潤。而語亦溫婉。不類勾欄中人。且云。有母有兄。似紫薇亦累及其家者。疑爲外婦。而又不類。心頗怪之。遂藏其書。迨晚。生歸。呂問長日安適。生言爲人邀至花市觀綠菊。呂微哂曰。有人已以綠菊奉君。生駭問何人。呂笑曰。木樨與綠菊孰美。生聞呂言及木樨。知季樺事已爲呂聞。卽問曰。竇氏女郎。有書至邪。呂氏曰。不敢奉欺。書落吾手。敢問竇女果何人也。郎平日自愛。決無狹斜之游。且竇女語氣。亦落落無染。質言之。竇女果何人也。生遂一一語呂。且云。女意決不下偶優伶。必嫁士流。雖媿無恤。呂大喜曰。媿他人不如媿我。郎且少待。我自作書招之。呂因裁箋答曰。季樺女士妝次。綠菊之惠。心感無旣。鄙意甚願女士臨存吾家。海上初來。一無女伴。女士工於詠絮。俾得一聆珠玉。請告老母。旦夕以筍輿奉邀。幸勿吝此玉趾。呂簡拜肅。季

樺得書。讀之至再。喟然曰。吾終身所屬。其在是人乎。遂持書面母曰。呂夫人以書趨兒至其家。觀其談吐。似有意於兒。兒擬以大婦之禮事之。母曰。余老矣。聽汝所擇。余觀張秋曹純正無邪之君子。若兒事之甚恭。汝旣屬意其人。而呂夫人又加青睞。汝投身其門。必不遭踐蹂。季樺悅。遂盛服至門。入門卽拜。自處如雛婢。呂見季樺肌膚瑩潔作玉色。絳頰秀眉。如初綻之海棠。凌風欲顛。則引手摩其頸。觸指如脂。季樺亦微睨夫人。則金容滿月如天人。心念張郎福命。旣得有福之妻。則決無薄命之妾。呂夫人欲言又止。遲遲始吞吐語女曰。樺娘。汝果不薄吾家者。爲吾雛妹可乎。女僞爲弗解。謝曰。夫人奇貴。乃欲妹婢子耶。人貴自省。胡敢忘其猥賤。呂笑曰。妹誤矣。我欲效娥皇也。女大感動。跼蹐不自安。呂復爲之掠鬢。曰。歸告母兄。余明日以聘禮至矣。女不期盈盈拜於呂之膝下。以面伏呂襟間。作嬌啼。呂掖而起曰。此後吾家人矣。女尙嗚咽。呂知其感恩深。故爲此態也。則出羅巾爲之拭淚。遣歸且送之門外。迨女歸。而母已告之綠波。綠波亦稱意。見女卽與道喜。女益慚。不答。趨入母側。母曰。諧乎。女

微點其首。母亦悅。遂爲獨吉。時寶已有厚積。遂以萬金嫁妹。生喜極。不知所云。尋爲相國所聞。相國亦不之責也。

畏廬曰。此夢話邪。抑真有其事邪。然讀吾小說者。恆以爲真。嗚呼。純言非真。則余成爲說謊之叟矣。實則其中固有真者在。且付讀者猜之。余作小說時。腦中。有時初無稿本。用二百四十錢狼毫之筆。一蘸濃墨。而小說已汨汨而來。或千旋百轉。若織女機絲。抽之不窮。逾日仍茫然不記。轉樂聽他人之道吾小說。津津有味。若非出諸吾筆者。怪哉怪哉。老妾言余筆尖中有小鬼。如英人小說中所謂拍克者。果真有小鬼者。除夕已近。余將以祠長恩與如願者祠之。俾常得錢買撒拿吐瑾也。

蘭雲

蘭雲姓沈氏。休寧人也。父文西。以進士觀政農部。無子。挈其妻女入都。居什錦花園。女貌不逾中人。然整潔有摯行。伺二親聲色。匪微弗至。暇則讀五種遺規。不去手。以蠅頭細書評鷺其上。且增入女子事親應有及須知者數十事。文西讀而笑曰。方今

士心日澆。女誠日弛。可惜蘭雲女耳。脫握政柄。或能出其所學。礪世而磨鈍也。同官陸子曉。有子名汝素。留學東洋。家書中語多桀驁。子曉大憂。與其妻謝氏謀。謂素爲薄俗侵染。宜早爲之婚。聞沈氏有女至賢孝。果娶之。或足以匡汝素之失。謝躉其議。乃以掌印官求婚於文西。文西重違長官之請。許之。而妻意弗善也。明年汝素業畢歸。聞已婚於沈氏。突問曰。女貌美乎。母曰。中人耳。汝素怫然曰。醜女安可婚。海內婚配。方講自由。以男女性情弗契。適爲終身之累。與其成禮而離婚。不如及其未結纊而卻之。毋滋後戾。吾正所以全沈女也。文西大怒曰。汝惟不學。動爲時染。古者婚姻大事。唯二親主之。通以媒妁之言。男女唯親命是承。弗敢僭與。沈女之賢。三郈所知。吾與若母再三籌之而定。汝何爲者。汝素曰。否。父母之爲兒女謀。謀終身耳。若貌寢而勢近。晝夕滋詬。人將奚堪。古惟妻子好合。故父母順。若日夜勃谿。父母弗寧。亦非家門之慶。文西終弗聽。諏吉成禮。汝素不能卻。私計陽許而陰絕之。能速死者。則否運遠矣。迨旣見女。女沈肅有儀。曉起爲翁姑執役。雖不見容於汝素。然終祕之不以

告其母。嫁既六月。猶處子也。汝素終未與一言。女夷然無忤。凡汝素湯沐衣裳之事。奔走承應。如僕媪。女母臨視。見汝素冷若冰雪。疑之。潛以問女。女曰。莊姜呼日月而訴。女雖構此憫。未嘗怨也。自計淪爲女身。未嫁則崇事二親。已嫁則舅姑卽吾親也。舅姑旣不以新婦爲劣。則兒身生爲陸氏之婦。死卽爲陸氏之鬼。足矣。至於近世頹風。喜新厭故。以淫奔爲自由。以墜節忘恥爲文明。女至死。不之犯也。天下惟不自安者。方生怨望。區區情愛。女已以大義格之。願老母勿爲女戚戚也。母淒然淚下曰。吾苦汝矣。時汝素以文憑投之部中。立補主事。兼學堂校長。月得四百金。馬車麟麟。散衛後。卽長驅東走。眷一妓曰。金寶寶。含睇宜笑。汝素神志喪失。然金責望良奢。交甫經月。索金條脫二。珍珠百顆。夜度之資。不在此數也。汝素旣竭己資。益以稱貸。舉責已千金。日抑抑無歡。一夕就寶寶宿。袴微綻。請寶寶紉之。寶寶怒曰。汝乃以婢役我也。汝骸垢弗浴。溺遺於袴。乃令我縫。汝自問何修。而敢役我。拂衣而出。聽之。則另與一客。譁笑於別室。汝素怒。亦着衣歸。而蘭雲方對燈爲汝素製半臂。見汝素歸。卽盈

盈起迎。問飢渴。汝素弗答。但令覓袴。女出袴。澣治白潔。汝素易襪。襪亦微綻。汝素病足垢。臭不可近。女取其垢。縫之。針澀不能引。女以齒齧而度之。汝素微歎。私計吾袴不垢。而寶寶尙以爲垢。出惡言逐客。今足垢如是。而妻乃以齒度針。貴我賤我。足以別矣。旣寢。復夢金家。醒時枕畔。如聞鬢雲之香。而色心復熾。明日仍逡巡就寶寶。寶寶曰。吾昨日至珠寶市。見有藍寶石鑲二戒指。問價不過二千圓。爾爲我購之。汝素爽然不能答。寶寶曰。明日不得者。可勿至吾家。語次。神宇凜然。汝素度萬不能至。亦怏怏歸。歸時不見蘭雲。則母方患腰脊痛。雲方爲摩拊。汝素朝母。頗憐其妻。母見汝素歸。卽遣蘭雲下榻。爲汝素作糜。糜進。汝素色微霽。問曰。吾母何病。蘭雲嫁經年矣。初得溫語。如奉綸音。卽答曰。吾姑苦腰脊痛。老年人恆爾。不足慮也。已陳盥於房以俟。越三日。汝素自外醉歸。忽言腹痛。已而下。下至五六。則大嘔。再嘔而筋縮。女大駭曰。是霍亂也。立白二老延醫。則以指蘸茗。駢屈二指。卽汝素頸上。掣其督脈而引之。再三引起。膚上凝紫矣。更出其兩臂之輪屈處。以水駢三指打之。已而紫筋現。嘔

洩微止。醫來曰。此病至險危。今幸無事。投藥而去。藥進疾已。然倦不能勝。女晝夜抑搔。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積六日。汝素能步。女則扶掖而行。雖至困憊失眠。初不示以難色。汝素至是歎曰。吾知罪矣。謂女曰。我幼而恣睢。恃二親溺愛。且自衒其才。謂天下美人不難致。見色卽慕。以爲彼盈盈者亦慕我也。顧揚花飄泊。左右因風。令人不可追捉。捉得亦如雲氣。無足把握。今方知風塵中人。不足恃。如此。爾經我涼薄經年矣。然一心愛我。雖污垢弗避。彼人爲我縫袴且不之屑。而汝則不顧吾足垢。以齒引針。當日吾心固已動矣。然仍慕彼人之色。至於今日。若使吾嘔洩之病。爲彼人所見。不且委吾於溝瀆耶。夫婦之愛。淺人固以色重。孰知生死關頭。而骨肉固勝於彼人萬萬耶。吾知罪矣。女淚盈於睫。癡立不能答。久乃言曰。吾夫所言誤矣。彼人爲誰。吾不之知。以意度之。殆蕩婦也。婦人從一之義。常道也。蕩婦旣盡。人可夫。則不能不分軒輊。此寧足怪。若吾身未嫁。則知有父母。已嫁。則知有舅姑。及我夫子。夫子有過。不能幾諫。當矢之以誠。誠而可通。吾之幸也。或未卽通。必吾誠之未至。當鞠躬盡瘁。以

持之久久自能見鑒於夫子。今日吾之佳運至矣。汝素笑曰。爾殆程朱之嫡傳乎。吾固不盡聽爾言。然以精誠揣之。爾決非欺我也。遂爲夫婦如初。

畏廬曰。今日之男女學生。可云盡入極樂世界矣。然以余觀之。大似舍五味而專食糖。長日甜滿喉舌。久久必厭。須知男女之愛。非專莫可。男不專女。必有一人抱幽怨而終者。女不專男。亦必無一人患難足恃者。但以勾欄論。盛時如花。蜂蝶爭集。一經謝落。直淪泥滓。行人踐而過之。一無憫惜。果於盛時擇人而事。結以深情。則名分定。係屬深。又何至飄零而墜溷耶。惜以此語人。無一悟者。可悲也。

歐陽浩

歐陽浩者。宛平人。年十八。走及奔馬。有五台僧。授以搏虎刺熊之法。能逆單劍。與擊獸決鬪。父福善。供事內蒙某親王府中。不欲浩以身觸險。恆閉置家中。令讀書。鄰家有大棗樹。當浩窗外。棗時紅實纍纍。浩未嘗取食。聽其墜落滿地。傭婦每日掇食。浩亦弗禁。一日徘徊牆陰。棗忽散落滿頭。仰視牆上有美人。露其半面。姿容如仙。高髻

爲旂妝。俯視而笑。齒如編貝。浩英偉且白皙。女意似屬。故搖其棗。令棗亂落。觸及浩之頭面。女益笑。浩仰揖曰。勿爾。墜棗可惜。女忽曰。老母安否。胡再不過吾家。浩愕然曰。女郎誰問。女曰。問先生母夫人耳。吾母病胃。蒙夫人以藥見餉。兒曾一過君家。自窗間見君作書。未敢通謁。兩家老人。來往至密。君奚弗知。浩大怪曰。老母嘗言。顧家黛娥姊妹如天人。今乃果然。敢問姊妹。今日何爲行及牆東。可惜鄙人無宋玉般才也。女本通書。已解其戲。顧亦弗怒。但曰。尊人已赴王邸乎。老父亦供職。睿王邸中。恆夜值不常歸。母氏侍福晉。或十日一出。閒坐罷繡。聞君讀書聲甚美。冒昧登牆問訊。勿罪孟浪。浩曰。然則家下無人乎。曰。但有侍兒。浩悅以爲可以自媒。卽曰。姊妹居亦讀書乎。女曰。前七年。延寧河袁先生授經四年。今都不省記矣。忽聞侍兒言夫人歸矣。女匆匆遽下。浩悵惘如有所失。入問老母。僞言隔牆胡以有讀書之聲。母曰。汝乃不知。顧氏女苦讀勝男子耶。若翁望爾爲通人。汝視顧女。彌不如矣。浩曰。顧翁聞亦供事王邸。母笑曰。顧媼得幸於王。而生黛娥。娥貴種也。聞王時時問黛娥。又患見惡。

於福晉。故不敢召之入邸。不然老母當爲汝娶之。卽願媼亦微有此意。特未審王之
意旨如何。浩怒曰。外婦之女。福晉旣不見齒。當聽之自爲婚嫁。奈何錮之。母笑曰。癡
兒自媒。何太趣耶。吾家只汝一人。當爲汝徐圖之。是日願媼歸。王果命媼召黛娥入
邸。旣拜王及福晉。福晉頗喜。曰。婢子長成。乃髣髴吾璿格。當令爲璿格伴讀。璿格者。
王之格格也。貌亦雅麗。旣見黛娥。悅其肖己。乃不知卽其妹也。黛娥入邸二年。音問
渺然。浩知無可望。旋入邑庠。是歲木蘭秋獮。蒙古及睿王均隨扈。歐陽翁從王。
堅請行。翁爲請於王。言浩能獵。王許之。時睿王與蒙古王聯姻。同一行帳。浩見睿王
年五十餘。而眉目頗有一二肖黛娥者。因面王。乃愈念黛娥不置。明日旣合圍。蒙古
王與睿王並騎談笑。兔起於前。睿王射之。立殪。蒙王稱賀。睿王意得。忽左右譁言熊
逸。時已仆三人。直趣睿王馬前。馬驚。王墜。熊爪及王胸。浩猱進。以劍取熊中眼。熊釋
王撲浩。浩疾避。熊亦勁捷。爪及浩背。差僅半黍。浩反劍已洞熊臆。血四濺。而熊斃矣。
睿王喘息定。問左右曰。適見一少年救我。此何人也。願翁遂啓蒙王。能否引其無職

之男面王。蒙王曰。巴圖魯也。胡不可。卽引浩拜王於馬前。王曰。爾何名。現居何職。浩啓曰。生員歐陽浩爲戔叶。哈歐陽福善子。宛平人。王曰。壯哉。惜爾文生。難敘武階。浩曰。果王見取者。願以武自效。王曰。吾爲爾向步軍統領言之。補爾武職。遂解荷包。納金鏢四。賜浩。浩拜馬前。自是出入睿邸無禁。然終不得見黛娥也。一夕直宿。忽見一小僮。匆匆至。投書案上。卽行。發之。有小詩一首。曰。斜日湘簾下。仍聞墜棗聲。畫闌秋草綠。徙倚不勝情。下書一黛字。浩頭不已。肺葉相擊。震震有聲。顧欲作報書。不知所致。逾三月。府中人言。福晉與王大鬪。將逐顧媪。及其女出邸。又明日。母女果出。浩乃不知其所以然。亦假歸問母。母喜曰。癡兒得偶矣。顧媪自送女入邸。王時親之。以爲己女。福晉初以王將備之後陳。不悅。已而讒者進言。媪爲王外婦。女卽王之私生。福晉大怒。與王反目。立遣女出。幸王所賜賚。媪已續續將歸。近萬金矣。今顧氏與王福晉絕。可以自由遣嫁矣。遂通以媒介。顧媪防女入邸久。眼熟繁麗。將鄙歐陽氏赤貧。不之許。女曰。歐母聖善如佛。浩又武勇。必非久在人下。兒雖託體於王。顧不見直於

福晉雖廁身玉牒。亦平民耳。必從歐陽氏。顧翁恂恂無能可否。卽聽女所爲。舉王所賜者。悉爲奩資。女至相敬如賓。而浩亦得王之力。補參將。女每至書屋。值棗熟時。恆戲生曰。棗打頭時。曾覺痛否。浩曰。投我赤心。感且不暇。何言痛耶。夫婦相與大笑。畏廬曰。王暱外婦。遺私生子於人間。不惟中國有之。卽外國亦然。余譯大仲馬小說。敘法國魯意十五時。囊得中革命黨人。有庾黎葛斯當者。卽與攝政王之私生子。蟹蓮郡主有情。然庾黎終投於死刑。竟斷蟹蓮之愛。誠革命中之英雄也。歐陽事類蟹蓮。不能決。而庾黎終投於死刑。竟斷蟹蓮之愛。誠革命中之英雄也。歐陽事類蟹蓮。然歐陽生功名中人。且乾嘉時。未聞有革命之事。與蟹蓮事又判若天壤矣。

朱廓

朱廓者。四川之鹽亭人。父筮。以進士觀政於工部。年五十八。卒於京邸。身後積書萬卷。生年十九。手不釋卷。五年中。於藏書已盡其半。皆洞徹大義。旣遭父喪。資盡路遙。不能歸葬。則暫厝其棺於廢寺中。母健。能針線。朱不得已。求館以佐母。父執張公。爲

覓得館於內城某顯宦家。宦以戶部尙書卒。官家資鉅萬。遺一幼孫。其媳又早孀。年甫三十許。美而能文。爲子求師。遂用張公薦。延生月奉修八金。當嘉道間。八金之修脯。在時流中爲極豐腴。且居處華好。三楹之軒。花木環之。夫人傳語。童子體弱。且勿督責。請先生時時與講故事。先從數目逐一實以典故。如言一者。則言一畫開天。言二則言二儀之類。生心殊不懌。以爲此非所以啓導童子也。第三日。舉三墳。朱曰。三墳。三皇之書也。劉熙曰。墳。分也。論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體有三也。孔安國書序。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道也。墳字本有此二解。然既稱三皇。雖名爲大。其義亦分。語時窗外似有人竊聽。已而內中出小箋。字畫秀媚。上書曰。詢先生。三墳是否僞書。孔子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爲耒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請先生言其書之所自始。朱得箋大驚。知此館不易居矣。然尙能支拄。卽以箋報主婦曰。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本無所謂三墳。三墳始見於左傳。楚靈王在孔子前。果有其書。孔子當必見

之。不應於宋元豐時。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晁公武謂爲張天覺僞撰。宋人固好僞。如宋真宗時之天書。正同一例。而鄭漁仲好古而喜僞。謂其書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爲。馬端臨駁之。金履祥又駁之。方正學駁之尤烈。盛熙明至駁其字畫。如必字合從八戈。此從心加一筆。走之合從走。此隨俗作之字引脚。其謬甚多。觀此則決爲商英僞撰無疑。至於連山歸藏諸說。則尤紛綸不足深辨矣。箋入後。忽有小鬟奉主婦命。以杏酪上先生。稱先生辛苦者再。自是生授書加慎。必考校精確。然後開講。學生名阿良。亦聰慧解人意。一日忽取生夾衫。匆匆入內。生怪之。已而阿良將衣出。言阿母方命衣匠爲師製木棉之裘。取夾衫量度其尺寸。生力辭。逾數日。裘成矣。春紗作淺藍色。製頗入時。生命阿良反裘。且言曰。在服中。不應服此。且布素已成習慣。不欲爲此以自衒。阿良行卽長成。請留與阿良服之。於是三數反。裘始不出。而饌日益豐。生旣儉約自奉。每食至。但畧得菜蔬。盡飯二器卽已。而盤腥滿案。未嘗一下筯。然感主婦。訓迪阿良。日加勤勉。月但一歸省母而已。一日

母病。生歸侍湯藥。可五日。而館中使者饋問已續續而至。生盡反其饋。自承歎衷。謂母病已卽適館。明日母疾間。生別母忽忽至館中。夜中展被。忽聞異香。心怪之。被中得紅羅巾一。裹以戒指。生大驚。匿之。問館僮何人至此。童子曰。先生歸後。夫人時時至。凡先生詩文之稿。一一翻閱都盡。昨夕月明。夫人尙然燈坐此。漏盡三刻始入。生大驚。自念。我非相如。而夫人乃有文君之思。誤矣。先人辛苦得官。竟坐曹以終。母孀且貧。而又丁單。所能綿綿不絕者。千鈞一髮。係諸吾身。丈夫所不易得者。學問耳。美人何爲。况彼艷孀。且逾三十。縱能下嫁。娶之何名。京師人多口雜。吾以年少。乃偶孀雌。則下此何由自齒於士類。且彼巨家。戚屬貴盛。見我以貧薄少年。得娶爲婦。非豔其色。卽涎其產。吾奈何以父母係屬之身。陷於錙磷之地。遂臨池作書辭館。仍藏羅巾戒指於原處。斂其詩文稿而返。母據牀怪愕。生一一告母。母太息曰。吾有子矣。若父一生慎葆名節。不圖汝能善全父志。老身有汝可謂不虛。且吾戚屬尙多。恥不與貧。今卽三旬九食。吾亦安之。汝第讀書。勿憂吾餒。生不得已出與金台書院之試。每

試輒冠其曹。藉其膏伙。得充水菽。明年服闋。試京兆。解領。明年入詞垣。領史職。而阿良已十二歲。尙時至其家。請業。生凜然與講。淑身進道之學。所饋一不之受。旣而阿良亦成進士。得官。生方爲禮部左堂。阿良請旌母節。生斥駁之。阿良大悲告母。母曰。勿傷也。出一包裹。寄呈先生。發視。則羅巾灰也。生歎息。可其請。遂得旌。

畏廬曰。此事與趙蓉江相類。蓉江館於某孀家。孀夜調蓉江。蓉嚴閉其扉。孀二指夾於門內。後其徒得官爲母請旌。不可。母以小合予之。則斷指二。灰漬之久矣。夫蓉江者。千古之小人也。諂事分宜。病民誤國。而少年清操如是。然則論人者。不旣難乎。若朱廊者。心心念母。心心報父。觀其自訟數言。不惟孝子之用心。亦丈夫之勇概。凡爲小說。所以勵世磨鈍。非導淫者也。若朱生可以風矣。

洪清華

洪清華者。晉江人。少育於其世父家。勤慎而善籌算。世父業饑。積有鉅金。道光季年大水。饑業敗。罄其家。官逋至二萬餘金。不能償。然洪翁有子在新嘉坡。頗擁重資。翁

不勝官逋之責。則貽書乞援於其子。道遠非累月不得報書。而官中飛籤拘翁對簿。翁慮畏官如虎。以金賂胥役。冀得免。而官中取人急。舉家惶悸。華慨然曰。身受父卯翼以長。今日之獄。非大辟也。弟書至。獄卽解。吾何惜此數月之囚。遂自承爲翁子。入官。官責償。華抗言新嘉坡書至。卽如數償官逋。不敢負也。遂入獄。吏索資。格其飲食。華健而忍饑。至二日。翁得耗。復以資賂獄吏。始得食。而華夷然不以爲窘。積四閱月。翁子金歸。舍官逋外。尙贏萬金。華出獄。翁感荷。絮絮不能已。華曰。兒健能忍苦。此四閱月中。身不操勞。頗安適。轉覺其肥澤。翁視之良然。因以三百金賜之。令娶婦。華曰。娶婦須養。今世父蹉敗。兒焉依得婦不自累耶。翁再強。華漫應之。遂與翁別居。夜中聞隔鄰有哭聲。異之。輾轉不眠。遂起而側耳。則夫婦二人敘別也。夫業茶。千金之產。盡蕩矣。假豪右二百金。及期莫償。豪右與府縣胥役皆契納如兄弟。逾後日期屆。豪右已約縣役。擒之入官。故欲鬻其妻以緩獄耳。華大驚曰。吾世父予吾金。本飭予娶婦。今吾未行娶。而先見同室之乖離。不祥莫大焉。吾不如先完彼之夫婦。且吾年尙

壯不患無婦。當割二百金。俾清其適。得完其愛。亦大佳事。計定。往叩鄰人之扉。鄰李姓。聞聲啓關。見爲華。華代世父入獄。義聲被鄉里。李亦夙欽之。搵淚問來意。華曰。聞君負豪右金。夫人將有蘼蕪之感。心甚悲之。昨世父賜吾金。本留以娶婦。顧以同居之義。不忍我樂而君悲。且我不患無妻。君萬不宜棄婦。婦棄。則此呱呱者何恃也。今願割二百金贈君。君必勿遣夫人。李大悲曰。世安有此。負責者李也。賣婦者李也。與君一無關涉。乃擲其娶婦之金。救我妻子。君固仁人。而受者寧不愧死。華頓足曰。事急矣。吾不能與君絮絮作頭巾語。但乞一諾。吾卽出金。李不禁呼其妻子爭出。泥首於地。華亦報禮。匆匆授二百金曰。吾明日將有省會之行。此事非佳。幸勿語人。李夫婦復拜。華不顧。趣掩其扉。自計此亦豪舉。顧世父問吾金及成禮之期。吾又何以應之。不如逃也。明日。裹其餘金。曉行渡江。同舟有二客。坐而爭鬪。一客揮拳毆落同坐者於水。衆大譁。適有漁舟三數。相去可數丈。華呼曰。漁翁能爲我救此溺人者。予二十金。於是羣漁爭集。力起溺者。既登舟。華問其所爭。亦積逋數金。不能償。遂致兇毆。

華謂債家曰。君以數金。幾釀人命。然觀君之意。尙未平。吾今爲代償之如何。同舟之人皆呼曰。毋庸也。彼致人於溺。幸足下出金拯溺。彼得不坐大辟足矣。尙得金耶。華曰。不然。負者入水。則債家畏償。負者得生。則異日相逢。安知不復生爭競。不如釋之爲愈。吾代溺者償金。而債家向溺者謝罪。可也。於是衆爭稱爲盛德。華旣至會城。依其同族以居。時有楊翁者。以資雄於閩。有三子。一女。女有殊色。擇配甚苛。時翁家書記竊金遁。苦無可恃者。華之族人遂以華薦翁。翁令見。異之。蓋翁相人。謂華善氣。被其印堂間。其人大有奇福。遂留以司帳籍。二年。出入無苟。翁月與以十二金。歲終分餘羨。華竟得二百金。乃治事益力。翁大悅。一日爲秋節。翁家命酒。聚子女及諸孫爲樂。夜深遺火於積薪間。家人盡露醉不之覺。三更向盡。火發。其光熊熊然。翁家人爭奔。火勢已及樓牕。翁環點諸子孫。獨其愛女梅船不之見。然四嚮皆火矣。而梅船瀕樓。臆大啼。華奮然曰。翁謂我有奇福。有奇福焉得死。於是取巨板撲火。火過。華乘勢疾趨登樓。負梅船於背。復取樓上扉。覆之梯下。火勢爲分。華從火中跳躍而出。然衣襟

已熱。衆爲撲之。梅船得不死。翁喜動顏色。撫華曰。汝英雄人也。華笑曰。翁謂小子有奇福。私計如翁言。吾安得死。故冒入救女公子。夫以女公子珠玉之貴。尙可死。而華螻蟻之命。何惜焉。翁掩淚曰。吾無以報汝也。乃入問梅船曰。衆大呼時。汝奚不出。女曰。方檢拾首飾。意可自脫。不圖乃瀕死於呼吸。翁大詫曰。愚哉女也。非得洪生者。殆矣。女曰。鍾建之事。女習知之。今此體既屬洪生。終身不能自滌矣。翁茫然。不知鍾建爲何人。願聞女言。亦微解其意。計家資近百萬。卽得洪生爲婿。則事業亦可託。遂以人道意。洪大喜過望。遂如言。翁割十萬金爲奩資。洪旣得女。十年中。連舉五男。夫婦壽均八十。子孫多至數十人。翁所謂奇福。至是驗矣。

畏廬曰。洪生言。我不患無妻。君不宜棄婦。此語似李生欲鬻婦於洪者。不知洪嚮義之心切。乃口不擇言。實則至無理中。厥有至理。洪之意。重在呱呱者也。天下唯不絕人之嗣者。天亦不絕其嗣。此理至明。第世人不之覺耳。

謝翠翠

謝翠翠者。閩中巨商謝大洪女也。洪以海舶起家。擁資巨萬。獨有此女。姬妾六人。累索均莫得。因重視其女。延碩儒王子馥孝廉。授之毛詩。左氏傳。及公穀。亦間爲小詩及詞。咸有性靈。偶出一語。師輒不能竄易。風貌雅素。肌理瑩潔。高髻盤雲。修眉如初弦之月。望者若展圖畫。謝妻柳氏。兄子曰柳思耆。少年有雋才。人極溫裕。有禮衷。顧家中不中賞。謝恒飲助之。柳母早孀而多病。生年二十尙未論婚。然生意必得如翠翠者儷之。顧謝儻荒。欲嫁女高門。以生之貧。心弗屬也。生每至謝家。女恆不避。有時以近作就政。生則圓贊濃摯。幾於五體投地。女恆弗信。必欲得其改削。生稍爲點定。往往出女意外。於是屬心於生。意亦非生不足爲己偶也。兩少無猜。漸漸長成。已爲謝所覺。則嚴切語其妻。詔女勿與生交談。女媿憤。頗斂避。謝尙不懌。走告柳母。令生勿至其家。柳母素賢。謂生曰。姑丈旣已蓄嫌。爾勿冒進以取戾。且男子患無學耳。寧患無妻。生大慚。告母曰。兒非敢爲不義之行。妹氏以文藝相質。兒不敢不貢其疑。至於求繫援於高門。兒固不存此念。母哂曰。語固正直。然總以遠嫌爲上。生無言。於是閉

戶讀書益力。是年秋試。得魁選。求婚者爛其盈門。生意終弗屬。母亦知之。不能奪也。謝妻頗以語諷大洪。俾嬖女於生。大洪僞爲弗省。終惡生貧。事遂中輟。是秋九月。大颶起於海上。謝所蓄七舟。皆覆於巨浸中。船人妻子。集哭其門。謝不能無所施恤。又家產猝傾。百無籌措。而生計亦因而蕭瑟。生時時臨存其家。謝仍漠然不爲動。一日家人團聚。相對長愁。時罄家以外。尙復舉責。意其女與高門聯姻。得其仗助。復整航乘。同時有楊默者。大腹賈也。以二萬金假謝。謝大喜。因之收合餘燼。再張敗餘之職。願佳運已遠。日見剝喪。二萬金看看盡矣。謝大窘迫。無以自聊。實則楊默欲爲其子謀娶。故預以多金假謝。謝既亡金。楊遂以媒介至而脅之。謂能以女公子嫁其子者。金可勿問。謝不得已欲諾之。女聞言大啼。母愛其女。則極力與大洪抗。謂寧死不能擲愛女於楊氏。以楊子鬻而齎。徒擁多金。直蠅蟻一物耳。時生自春闈報罷歸。甚無聊。舟經滬上。有人以墨西哥采票求售。每十元。得第一采者。取金十萬。生大笑。謂落漠至此。一第且不能得。何有於十萬之金。友陳姓強之曰。天下事得者多從無意。此

十萬金。安知其不屬汝者。爾囊橐非豐。區區十金。亦非多也。則強解其囊。出十鐵。市得一粟。付之。生重違朋友之意。則納券於書篋之中。既歸。聞謝復折二萬金。債主在門。索翠翠。則大悲恨。顧引嫌。又不敢至謝家。時時對母愁歎。母曰。汝爲翠兒悲乎。然老身善相人。翠前二年。面有晦文。吾固知其交此境地矣。乃前數日。汝未歸。翠曾一來。晦文退矣。且吾觀汝面。印堂中有黃氣。在理宜中第。何由弗中。詎別有喜慶之事。至耶。生笑曰。孫山以外人。安有妄想。是夕。母子小飲。生微醺。就枕。忽夢一青衣人。持帛書。上作一方字。次一重字。又次一胛字。猝醒。莫解。因以告母。母曰。方字拆爲一萬。重之首爲千。胛之旁。則八十也。其數爲一萬一千八十。厥數不爲不鉅。然究何指。生大悟曰。然則兒得巨金矣。母驚曰。汝豈得窟中之藏。萬金非細數也。生急檢篋中。出墨西哥采票。其號爲一萬一千零八十。適與夢符。母曰。果如是者。爾不惟多金。而且得佳人爲偶。翠翠爲僮奴所脅。誓不之應。爾果割二萬金上姑丈者。翠翠蓋可得也。生曰。夢幻之事。不足爲據。此語一宣。徒增笑柄。無爲也。逾十日。電音至。得首采者。果

爲一萬一千零八十號。母子方私慶得十萬金。而謝早已聞之。卽奔集其家。致賀。謂昔日我富而爾貧。今乃相反。令人媿羨無已。生日。不有姑丈平日之嘉惠。亦無有今日。母氏言。丈負責二萬金。莫償。者請以此數付債家。爲丈清其重逋。謝不期噉然而哭。自憾平日知生晚。則堅執其手。泣數行下。生立時出采票授謝曰。請丈爲我取金。劃其二數外其餘亦請丈爲我經紀。我書生不解理財也。謝歸語其妻曰。爾大有巨眼。能識英雄。我弗如也。亟稱生賢。且言必以翠翠與之。女聞言走匿無跡。於是取金還責。卽部署妝奩。嫁女。謝旣受此八萬金。再整航業。獲利數倍。遂營新宅。與壻同居。謝終不育。竟以翠翠第三子爲後。自是生居然富翁矣。

畏廬曰。勢利之見。士大夫且爾。況在僮父。生豈不知婚姻之必不可成。顧情之所鍾。似有十重步障。力翳其前。利害都不之計矣。此局之倖成。不在天罰僮荒。敗其所業。亦不屬楊氏假金。因而刼脅。其岌岌居於易敗之勢者。則在柳生高中。諸家求婚之時。此若持之不堅。一負氣而輕許。則情絲亦因而立斷。唯柳生有貞固不搖之氣。故

終獲玉人甚哉。人生不能不貴定力也。

蘇二蕃

閩中道士有二派。一蓄髮出家。居道觀。一薙髮娶婦生子。城人建齋醮者。則延之。饒鼓竟夕。其派云出自張道陵。奉陳靖姑。凡人生子彌月。必祠陳靖姑。所謂臨水夫人者。道士以紅巾裹頭。腰紅裙。吹角舞劍。糊紙爲關門。云關神皆兇猛。不利於童子。道士禹步引童子過關。則免於難。閩人崇信其說。道士衣食咸賴。而妓寮中得養子。亦廣延道士禮陳靖姑。較諸平民爲盛。有蘇二蕃者。少年白皙。音吐嘹亮。能歌曲彈絲。一日至台江曲院中。禳關。羣妓爭集。蘇曼聲長吟。中有一妓曰碧蘭者。悅之。醮罷。延入繡闥。蘇善琵琶。彈之。淒清入聽。碧蘭留戀不聽去。蘇曰。女史固見愛。然鄙人逐日生計。不過得二百錢。養母水菽。且不自供。矧能有餘資爲纏頭耶。碧蘭曰。固知之。然獨不能偶來一慰岑寂。蘇曰。生事累人。恐無暇及此。碧蘭悅其樸嗇。意乃愈屬。越月。同院復有禳關者。蘇獨不至。碧蘭問今日胡缺。蘇君。同業者戲之曰。二蕃自覩玉容。

相思成病。且經月矣。碧闌愀然曰。吾固信癡人之必爾。顧所居安在。吾將造而問疾。同業者示之門巷所在。醮罷奔告二蕃。言碧闌明日且至。二蕃乃僞病。且密語其母。請禮待碧闌。停午油壁轎。碧闌至矣。見所居湫隘。然汎掃雅潔。母善氣盎然。見碧闌握手申謝。言癡兒極荷垂青。夢嚙中亦呼芳名不已。今積思成癡。得女郎臨貺。疾當立起。碧闌慘然感動。徐步入視。二蕃擁被呻吟。見碧闌卽掩淚作噉泣狀。碧闌引手堅握。彼此相對汎瀾。二蕃此時果大感動。乃至失聲。碧闌曰。勿爾。吾一身儉約。幸不舉責。釵釧之屬。估值可千金。計閱人多。足以託身者。舍爾無他人。尊恙一愈。卽冀除所居。吾決嫁汝。茲挈得百金至。萬不累老母焦勞也。二蕃感荷。其聲愈悲。碧闌曰。業爲夫婦。何悲之爲。遂珍重別去。越月禮成。碧闌事姑孝。日治井臼。母久貧。得婦甚歡。然閩中多疫。而碧闌竟以霍亂死。臨死尙了了。趣二蕃更娶。二蕃慟極。旣殮。則悉罄碧闌所蓄。治齋醮。以拔度碧闌。時曲院中姊妹行。咸臨弔。見二蕃涕泣如淚人。母亦悲不自勝。有暖玉者。碧闌妹也。慨然曰。天下有情人。無若蘇耶矣。卽其母亦賢。碧

闕無福。寧足消受。乃私謂蘇母曰。母勿戚戚於心。蘇郎之情。豈惟死者感荷。卽觀者亦酸梗。兒飄泊無家。嚮依姊氏。密如形影。姊今不幸。背我而去。而蘇郎者。卽吾姊氏之影也。而母又慈愛如此。郎賢而母聖。薄命人雖醜劣。請自薦以侍蘇郎巾櫛。並日夕冀得親母。乞母仁恩。勿棄落溷之花。時暖玉聲價。高於碧闌。擁資亦夥。而豐豔較死者爲過。母大喜過望。抱而親之。暖玉立脫金鋼。奉母爲壽。母立告二蕃。二蕃謂暖玉曰。鄙人福薄。得尊姊而不能事。至聽其嬰疾以死。自問罪大惡極。媿見姨氏。奈何絕代仙姝。又復臨貺寒素。雖姨氏有破格之賜。恐薄命人更無以堪矣。暖玉歎曰。二蕃何言之謙也。滄海橫流中。好狎遊者。均類驚蛟蝶。雖風流瀟灑。掩映一時。其人均輕薄不可託。今亡姊所遺。二蕃乃盡用爲超薦。則重其人無利其資可知矣。兒與姊相依爲命。今得情郎而不事。寧以狂蕩之少年爲恃耶。若不棄菅蒯。請繼亡姊之後。事吾姑暮年。並爲郎作苦無憚。二蕃感動。幾於下拜。遂約以碧闌百日之喪。畢成禮。暖玉挾三千金至蘇氏。竟生二子。

畏廬曰。此事余家居時。聞諸吾友聶君所述者。二蕃因戲而成真。然碧闌死後。乃罄其所有。設爲齋醮。此固所謂迷信。然亦足覘其用情。情之感人。姊行而妹續。吾不責其以術相市。但情重而資輕。其人亦不無可取。暖玉之自薦。亦不得謂之不知人也。

幕客殺姦

幕客某甲。紹興人。老刑家也。客於湖北。更娶一婦。甲老而婦少。婦頗怏怏無歡。甲有中表乙。少年美丰姿。婦頗垂涎。遂致苟合。甲初未之覺也。已見二人情款漸密。初不斂避。甲心覺其異。於是留心偵伺。刑迹全露。顧欲剗刃於二人。則非己所勝。乃思以計殺之。視乙益親。對婦亦不露聲色。一日忽市得丸藥一小合。語婦曰。吾年五十。陽氣衰頹。得此庶有以壯王之。卽啓合。取三數丸吞之。餘令婦收貯。婦悅。將陰以遺乙也。甲旣授藥於婦。明日忽語婦曰。吾將有事渡江。勾當公事。以二日歸。爾善視門戶。出與乙言亦爾。乙與婦均喜。婦尤喜。將以藥試乙。是夕婦出藥俾乙吞之。乙吞藥。心痛如刺。已而口鼻之血溢出。已中砒霜之毒。立死。婦素權奇自喜。饒有膽力。一不之

怯。家有酒甕。其高如人。則斃切乙尸。納之甕中。封其口。罄一夜之力。掃滌血迹都淨。甲故不歸。遲三日。至。婦顏色不變。甲問乙所在。則謬對以外出。明日甲忽語婦曰。爾久不寧家。吾得岳氏書。頗思爾。吾意與若同。渡江。至外氏一省也。婦大喜。甲曰。吾必以物賂吾岳。卽以人購饋品數事。忽見壁下酒甕。卽僞言曰。是陳酒。亦足爲禮。令人將酒入船。寔覆於船頭。時爲暑月。甲令婦宿艙中。自臥船頭。對月。夜半推巨甕入諸江心。船人聞聲而問。甲言曰。酒甕誤爲足蹴。船人將入水取甕。甲大笑曰。酒入水中。尙可飲邪。旣至外家。明日適爲岳氏生辰。甲夫婦與燕。酒半甲忽言曰。日來武昌有一事。衆欲聞之乎。於是席間爭傾耳以聽。甲曰。有人身爲形幕。與我同業。老矣。娶一少婦。婦不安於室。與其中表有染。甲怒。將殺之。僞市丸藥。資房中術者。面其婦吞三丸。此三丸較合中藥略巨。用以自別。餘藥皆砒霜所製也。婦不察。留餽其外夫。外夫立死。婦無計。則斃切其尸。納之酒甕中。夫不之剖析。僞約婦同省其岳。舟至中流。推滄甕於江心。迹滅矣。語次。歷歷自道其事。但諱其名。闔席稱異。婦心了了。然計奸謀。

已破。決無再歸之日。卽潛赴廁間自縊。衆見婦久不出。覓而得之廁間。死久矣。甲亦僞哭。以爲遇廁鬼也。

畏廬曰。此事甚怪。似有似無。若云有也。則甲家詎無臧獲。寧能以婦人之力。嚮切一尸。若云無也。而情迹又似真實。此門人林生爲余述者。姑留之。以備小說之一格。

奇幻誅姦

有某孝廉。諱其名。並諱其里居。頗雄於財。妻某氏。酤人之女。家亦素封。駢列酒窖。其深如池沼。與孝廉隔水而居。而孝廉亦時渡江省外氏。兩家親密無間。孝廉頗佞佛。與村寺某住僧爲友。間爲基酒之歡。一日孝廉渡江。聞同舟之人語曰。天下人之愚昧。無某孝廉若也。彼髮妻爲人所染。孝廉一無之知。深可憫笑。答者曰。孝廉非聾聵。胡不之聞。其人曰。彼妻爲計密也。每乘孝廉之出。露台之上。必晒雙履。履外向。則孝廉出。內嚮則寧家。俾所歡勿來。故孝廉漠不聞知也。二人語訖。以天暮人集。初不審孝廉與之同舟。迨舟達彼岸。夜已昏黑。孝廉餌船人以金。使中夜迴舟。抵家天甫遲

明妻與所歡同宿方酣。孝廉令家人治饌供客。家人問客至何時。曰。但治具。勿言。客垂至矣。億忽中。略具雞蔬魚肉。陳杯罍於堂。問客所在。孝廉曰。客即在吾家。與主母同寢者。是也。於是叩扉出客。妻無計。外夫亦莫逃。不得已出見。則僧也。孝廉拱揖曰。爾我方外之交。原不計有區區之梗。山妻既辱青眼。吾二人共之可也。力請飲饌。僧踟躕如犯死刑。而孝廉豪飲自若。僧防寘毒酒中。然酒至。孝廉必引滿。餚至亦必先嘗。僧知不爲己害。媿荷而已。酒罷。送客入慰其妻。顏色甚誠而慈愛。謂此失檢之事。婦人所恆爲。矧僧爲契友。外間或不之聞。無傷也。數月後。趣妻同歸省母。夜中渴甚。時漏已四下。妻將起呼僕媪。孝廉曰。吾雖嬌客。終非主人。汝自赴廚次。熬菴取沸瀝。飲我。妻許諾。把燭行。孝廉潛起尾其後。近酒罍。推而陷之。歸而擁被少臥。卽大聲呼其妻。言取茶胡久不來。家有老媪疾起供役。至廚次。見罍中有婦人。足翹於酒池之上。大呼。孝廉僞驚且哭曰。彼惟體恤爾輩。不欲夜驚。故自烹茶。不圖失足陷罍中。且奈何。於是呼天而哭。岳氏亦大感動。斥責婢媪。於是孝廉載尸渡江。歸就殯殮。外氏

感其有情。請以妹續其斷絃。殮時。孝廉出金釧。及珠釵。且招住僧來視。言曰。我所愛者。爾亦戀戀。今爾我二人同心。我盡其義。爾當日夕誦經。禮此幽魂。僧亦泣下。孝廉曰。今罄彼奩中所有爲殉。招爾視之。示我非薄待吾妻者也。棺闔後。昇厝寺中。語僧曰。是有物。殯諸荒村。防爲宵人所發。今厝其棺於寺中。想爾必爲將護。勿使人覘。觀其中之有物也。僧力任之。於是僧旦夕披袈裟。就柩誦梁王懺。每七日。孝廉必一至。至必留宿。或繞棺而行。趣趣巡視。一日至而咤曰。敗矣。此棺中有異。人必竊發此棺。盜吾金寶。僧力辯其無。孝廉不可。立召家人。並其親族。可數十人。徧檢諸僧之房。獨住僧之房。勿動。檢定無物。孝廉向僧言曰。今不能不擾阿師矣。卽麾衆入檢。忽於僧茵褥之下。得金釧及珠釵一股。棺中物也。孝廉色變曰。吾尙以汝爲人耶。方下殮之日。吾不當邀爾一視此物耶。今奈何藏爾茵底。僧大呼冤。孝廉不聽。令啓棺。棺啓。果不見殉葬之物。孝廉大怒曰。是矣。卽縛僧入官。官邀集親隣取證。咸言殮時均見此物。於是獄定。僧坐斬。蓋孝廉於抱尸入棺時。乘人荒亂。已預取二物。棺中之尸。蓋

無是物也。爲計巧矣。

畏廬曰。和尚之行姦。有三語。曰狠。曰忍。曰肯。狠者。出死力也。忍者。至死不言也。肯者。不爲兒孫作計。揮霍無所惜也。故蕩婦恆悅其人。余當時。會文於道山。歸時。漏已三下。山跌有餛飩肆。余入座。見二惡少。與一僧同坐。僧實一布包於案上。方食餛飩。惡少忽曰。和尚是中何物。奪而啓之。和尚大奔而去。余視其所裹者。紅女袴一。並羅衫一襲。惡少大慶。以爲得財。余一笑而歸。此事忽忽三十五年矣。

王沁庵

王沁庵。故家子也。爲安徽之安慶人。年少鍾情。娶李氏。伉儷至篤。李亦能詩。閨中倡和之作。幾哀然成帙矣。是年大比。父王翁。令讀書於三十里外僧寺中。住僧無相。龐眉皓首。然年未六十也。談禪甚微渺。多發南宋之所未發。生讀書少閒。輒造丈室。與僧淪茗深談。禪房有奇石。高七八尺。盤以凌霄之花。密竹如屏。小徑出竹間。有扶闌作淡黃色。宛宛分竹爲小徑。明窗高敞。禪榻之上。爲綠陰所浸。溼翠如漬。時交初夏。

梅雨新晴。生愴然頗不着塵想。唯夜深山靜。頗有憶內之思。時時輾轉不能成寐。如是累日。一日晨起。顏色黯淡。僧見而怪。生以無相爲方外人。且老。因告以戀妻之故。夜中往往失眠。僧笑曰。胡早不言。此易辦耳。衲少從師。得縮地之術。雖千里不難俄頃而至。矧區區三十里之遙。生曰。三十里固不難歸。然老父望子切。必欲吾得萬於今科。故不敢數數歸省。今阿師既有幻術。請嘗試之。僧歸院。書符一通。付生曰。臨睡時壓之枕底。以履內嚮而寢。瞬息抵家矣。生初弗信。試如言。寘符而轉其履。甫交睫。似已騰身出寺。在雲霧浸淫中。飄然如御風。已而抵家。父母已前寢。轉入妻室。湘簾垂地。妻方對燈凝坐。鏡奩猶開。妻忽於鏡中見影。駭然。生遂述其所以歸之故。燕好如平時。迨雞鳴。生醒。則仍宿己榻。晨曦未上。四嚮捫索。固明明身在僧寺中也。起而問僧。自疑其夢。僧曰。非夢。居士若不之信。今夜須攜夫人奩具中一物歸寺。即可驗此身之不屬夢中也。生如言。果攜得奩中珠珥一。醒時。適在懷中。乃愈信幻術之神。停午家中書至。則其妻閨閣中驚函也。書末附二十八字云。羅幃夜夜得雙栖。珊枕

濃香噴麝臍。僕未離魂君縮地。山門遠不似遼西。生得詩。轉以示僧。僧亦微笑。是夜夢忽無驗。明日家中人馳言少夫人以急病逝矣。生大哭奔歸。撫尸痛不欲生。王翁以大義斥之。痛止。遂亦無意進取。是科草草摸筆而歸。既報罷。日益無聊。於是妻喪近百日矣。翁愛子切。仍令其讀書寺中。生亦以家居徒觸其悲。不如去家爲適。至寺。僧相見歡甚。生欲叩以少君之術。冀得一面亡妻。僧力謝不能。生怏怏而罷。逾十餘日。僧他出。時已薄暮。生行竹中。髣髴見其妻傍闌而立。仰面看竹。卽之已渺。則大驚以爲遇鬼。亦不言。逾日又見。於是見凡四五次。妻奔至廊次。近壁而隱。生始大疑。歸語其父。直述無隱。父曰。此僧多幻術。能令爾夜歸。安知死者之尸。非幻邪。當先啓棺驗其異。迨夜深。父防誤。豫市一楫。意果見尸者。棺斷不可復納。則移置新棺耳。既而啓棺。乃不見尸。衣襦如蛻。遂決其婦之尙生也。仍囑生歸寺。令見妻後。勿驚之。潛繞出其前。阻其歸路。抱持而大呼。翁則豫伏十餘人於牆外。聞聲爭梯而入。援生如青。是少月明。竹梢搖曳之中。見妻亭立其下。僧似未寢。生潛伏廊次。已而妻盈盈就壁。

生突起抱之。人也。因大呼。衆踰牆入而集。援則婦已成癡木。面白如紙矣。衆搗僧出。生指數其罪。僧太息不言。明日訟之官中。官以嚴刑鞠僧。僧終不吐實。但曰有死而已。衲終不能自署供狀也。遂瘐死獄中。妻歸數月。那藥漸漸能言。又數月愈。如常人。問之不了了也。

畏廬曰。以家事語方外之人。其道至險。試問僧能以縮地之法。使之夜歸。安能不以縮地之法。坐致玉人。其初僧或無心。特自術其能。至生示之以詩。則淫心動矣。雖然。兩心相屬。出於情愛耳。僧以術致此癡木之美人。亦何生趣之足云。凡爲惡之人。自以爲智。實則大惑。以惑爲智。此小人所以自促其命也。

霜 媛 集 校 訂

補 註

一 冊 二 角

是 集 爲 胡 珽 刻 琳 瑯 秘 室 叢 書 之 一。詠 明 末 崇

禎 時 事。而 於 亡 國 之 痛。尤 再 三 致 意。誠 詩 史 也。

心 史 爲 之 補 註。旁 搜 博 采。引 證 詳 贍。研 究 史 事

者 不 可 不 讀。

武 進 孟 森 編 輯

心 史 叢 刊

一 集 二 角 五 分
三 集 各 三 角

本 書 網 羅 有 清 一 代 軼 事。條 列 舊 說。詳 其 源 委。折 衷

至 當。雖 非 犖 犖 大 端。爲 史 家 所 必 取。要 於 談 清 故 者

輒 有 所 辨 正。瀏 覽 及 之。庶 劈 積 野 史 者 可 無 傳 信 傳

疑 之 弊。

sk
649901



閩侯林紆著

畏廬漫錄

四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2173 2946 9

穆東山

穆東山，閩之永福人。遷居會城之釣台。父家衡，善人也。一生以好善之故，盡毀其家。年三十六，始生東山。因乏嗣，禱於東山之岳廟，故字之東山。名之曰岳。東山生時，家衡已奇窘。願中年猝得一子，愛之甚至。家產既罄，尙有玩好諸物，尙值千金。積書十餘櫥，則爲友人質而易米者。實則價浮於書。而家衡憫讀書人之窮，卽亦弗計。旣誕東山，卽喜曰：吾無長物，留此以遺吾子，亦大佳事。東山漸長，讀書過目不忘。年十二，已能操筆爲文。作登高記一篇，簡古驚其長老。家衡有友黃君，則莘田先生後也。以秋江集及香草箋遺家衡。家衡未檢，並授東山。東山讀香草之箋，慨然曰：此冬郎所未嘗言者，皆言之。讀之適以增人妄念。先生一生清節，此書適汙其名，不如燼之。遂投諸火。家衡大驚，問之。東山曰：大人所賜書，兒寧敢付諸頑燄。願詩佳而語褻，適足誨淫。兒年穉，寧敢謗先輩。願以先生之德望，乃用此自累，心實傷之。因滅其迹。適所以重先生也。家衡歎曰：爾能如此，吾無家族之憂。於是愛之逾篤。東山十八歲，家衡

以疾卒。東山大痛。五夜不睡。稽顙求天。請以身代。無驗。家貧。喪儀不具。哀痛感及鄰比。母陳夫人甚賢。見東山哭。則自止其悲。防增東山之悲也。東山以制不能赴試。家益貧。則立蒙塾於里中。日夜治古文辭。家所藏書。十二巨櫥。丹鉛皆徧。然不工於時文。試輒弗售。有留翁者。博雅君子也。一日在友人家。讀東山所作讀南華。及霍童山記。感知已賦。大奇之。問年則二十有一耳。歸謀其妻。卽以室女妻之。女有殊色。孝而能貧。東山旣除服。成禮。夫婦蔬食。敬事其母。一家怡然。若不知其處貧也。已而母夫人病。夫婦積月弗睡。觀者駭然。驚其失形。乃不知其夫婦均鬪臂入藥矣。母夫人亦卒。是時留孕已八月矣。遂舉一子。貧益盛。學乃益勳。釋服入郡庠。是秋連捷。鄉之大紳。震其名。遂延以課子。紳弟某甲。翩翩美少年也。家資旣富。日浪遊於台江水榭中。恆日挾十餘妓。縱酒。見東山純謹。思欲試之以爲笑樂。一日忽謂東山曰。吾有詩客數人。將遊石鼓。欲邀君同行。或見許也。東山可其請。遂相將出城。旣至水榭。飛柬徧召諸妓。是日至者二十三人。鬪眉競服。爭妍取憐。東山對之愕然。羣妓皆笑。中有一

妓年可二十。娟妙雅素。頗知書。尙品概。欲得人而事。時東山名已大振。筆墨流布。此妓亦時時索讀。妓姓謝。字蘅碧。又字整整。本良家子。爲季父賣入勾欄。終年絨怨。未嘗語人。旣而聞東山文章學行。且以孝友重於其鄉。於是望風傾靡。特坐近東山。且爲東山斟酒。東山覩覩。至不敢問。某甲與諸同遊。咸大笑其書癡。席罷。整整微引東山至於槐陰之下。私問曰。先生識整整否。東山愕然曰。未也。女曰。楊花浮蕩。輕若微塵。宜君子之不見知也。兒亦良家子。頗識人情。客至往往談及先生文章學行。令人傾慕無已。所恨藩溷之居。不能慕逐鸞鶴。先生果見憐者。或能惠顧。則兒之身世。得一隙清光。不致淪於深黑之地矣。東山嘆曰。鄙人所以不欲爲狹斜遊者。正以君輩爲可憐人耳。試觀花事穠時。蜂蝶無數。日暄風細。院靜闌低。其間似無限濃春。永永長駐者。不知盛極卽衰。風雨一來。落英被地。蝶淒蜂慘。蕭索可悲。試味其中景狀。能自堪否。勿論鄙人囊橐蕭然。不復爲此妄想。卽使風流瀟灑如吾居停之某公子。亦萬萬不敢涉足此間。天下安得有情者。盡成眷屬。若明明非愛。故作纏綿。則於我爲

不情。若義不相舍。而力非所勝。徒爲無益之悲。究無團圓之日。亦何爲者。妄相期許。事無可圖。卽洒却無數傷心之淚。究何益於美人。過蒙獎拔。鄙人豈不知感。惜卿遇非其人。今日相逢。爲第一次可。卽指爲末次亦可。顧卿自愛。慎其所擇。長於肆應者。人決非誠。浪子中萬無貞士也。語時。整整已淚被其頰。生亦太息。然不之顧也。是年春闈報罷。而生徒大集。且諛慕之金。亦日富。生蕭然以著書自娛。忽一日有客造門。年可四十餘。一見尙未通名。卽曰。先生忍心殺整整矣。事隔一年。生茫然不憶整整。爲誰。客曰。君不憶水榭之後。槐陰之間。與先生款語之人邪。生沈吟始憶。贈言之妓。卽曰。髣髴憶之。然忘懷矣。客曰。整整自受訓辭。日思得人以事。然終無如先生者。似一身之託。非先生莫可。生驚曰。然則欲媵我乎。客曰。然。生笑曰。此等可謂物情之顛倒。天下惟癡情者爲妓所迷。或傾家以圖。顧竭其財力。勢亦足以感人。或有遂意之一日。然勾欄之習。本以術勾人。實亦未嘗受人之詆辱。其初內熱。信其所歡爲可恃。則委身事之。不知處家之道。與水榭殊科。客至求寵於妓。言無不從。求無不遂。甲將

奪乙之眷也。故雖經妓冷煖。無不曲意承順。迨既娶爲妾媵之倫。則嫡庶分定。尊卑位殊。遊語旣不能發之家庭。顏色亦頓莊於平日。彼妓女初無學養。又不諳家居之靜况。以爲昔慕其色。故盡瘁其家。今日頓改前狀者。殆別有所眷。將爲秋扇之捐。則怨聲立作。至有決然舍去。更操故業者。然此猶從貴族言之。至於鄙人者。內有糟糠之妻。下有衰師之兒。家庭和睦。初無間言。果以整整蟲乎其間。意將割吾愛妻之愛。寵其身耶。然吾心殊不能恕。若實之虛位。備婢媪之列。問之天良。又殊難安。實告君。窮秀才抱黃臉婆兒。自云好色。此妄語也。以山妻之貌言之。恐當日水樹二十三人中。寡其匹也。然鄙人之愛。尙不爲其色。但不欲分吾心中徑寸之地。屬之新人。整整多情。而鄙人守義。幸爲我謝之。可也。客無言。拂衣而起。言曰。世有鐵石心腸。如此漢者。吾見亦僅矣。後整整嫁一中年人。不久媼矣。

畏廬曰。東山之人。可取。東山之名。可去也。謝東山挾妓。名聞典午之朝。其人東山也。此酸腐之東山。終日如蠶魚。見妓而面赤。乃亦名爲東山。不幾令謝東山齒冷耶。雖

然論妓女不諳家庭之靜况。此通病也。色則何人不好者。若無借老之思。但有荒淫之想。則獸交耳。仔細觀人。仍以穆生爲是。

鬼唱

閩省處萬山之中。城之北隅。高逾西南之半。出城則爲北嶺。可以漸趣仙霞關。當海運未通。旅閩者道所必經者也。至今全省旅館。咸集北隅。東南無之。有諸古嶺者。爲地稍偏。非孔道。日落卽斷行旅。地旣荒僻。復遠市集。居者多蠻人。未昏已闔戶而息。人恆目爲鬼墟。訛傳有短笨之鬼。首巨如車輪。吐舌逐人。實則妄耳。唯余戚廖某所述者。殊趣。至能否屬實。則余不之知矣。廖言嶺有某巨家荒園。久不修葺。池沽柳長。荆榛沒脛。有亭台一二處。丹漆剝落。軒窗綠幔。已黯黯作灰色。凝塵盈寸。獨迤北有小樹一區。光潔常若有人汎掃。閩者亦莫知其所以然。意狐魅所爲。朔望則陳香蠟白酒雞子祠之。於是累年。人亦無復賃居者。主人方遠宦。卽亦弗較屋值。但留老閩司之。勿致焚如而已。廖生之戚毛君碧如者。少年有膽幹。多力而好武。聞荒園之異。

欲自覘之。佩劍。納手槍。急裝裹糧。篝燈伏廢樹中。遠望對宇。則卽所謂無人自潔狐所家也。柳陰月上。作幽黯之色。園中景物愈增蕭瑟。三更向盡。狐樹中。星火自明。如然白酒。煖煖爲碧光。光閃閃無定。已而定矣。隱約似有鬢影。可二人。發語甚微。不可聞。已而門闕。盈盈出。二女。年皆二十許。一衣青。一衣淡紅。月光時明時黯。妍媸莫辨。然粉頰白淨。狀似美也。衣青者忽發音吐。作直隸音。紅衣者則吳語也。謂衣青者曰。蕙姨。昨製雅曲。胡不一發繞梁之音。青衣者太息曰。淒愴之曲。聽之令人寡歡。然不如一吐。消我胸中梗塞。卽引吭歌曰。紅瓊骨未消。消消流水生芹苗。昨朝明朝。前宵今宵。柳陰下。細吹簫。何人解得心兒焦。心兒焦。肝兒跳。鬼蝶飛上金步搖。金步搖。搖得心肝兒掉。草浪青青門兒悄。誰向茜紗窗下。把眼兒挑。時雲開月明。二女全身湧現。皆美麗如仙。毛生忍俊不禁。卽大聲呼曰。佳哉曲也。二女如無所聞。仍互相引手而語。毛不能耐。復曰。生客在門。乃不一盡東道之禮何也。衣青者始回顧言曰。秀才能勿怖者。卽前。毛方欲出。二女容色斗變。其一周身浴血。一散髮飛立。二目突出。毛

亦壯健。連發二槍。萬象都寂。老閻已驚。入問狀。毛告以所見。閻擡舌不能下。

畏廬曰。論鬼何地無之。雖以西國哲學家。猶窮究神學。然人鬼釐然莫混。必夜深披槍。與鬼宣戰。寧非多事。毛君固俗物。或爲雅鬼所輕。故爲此變相以逐之。果毛生通文者。或不至此。

呂豐呂遜

豐遜非兄弟也。有歐翁者。生二女。各適一人。而僚壻均呂姓。而豐遜又同年生。雖爲姨表。猶兄弟耳。且狀貌各肖其母。母又姊妹相肖。不知者以其同姓。又面龐如一。恆以孿生目之。顧豐黠而遜馴。豐惰於讀。而遜精勤能文章。二呂於此定優劣焉。二呂均寧國之南陵人。各喪其父。家亦少康。二母相謂。娶婦亦必取婦家之同姓者。鄰縣旌德。有謝姓者。爲邑庠。妻妾各誕一女。妻所誕者奇醜。妾女則婉孌多姿。能詩而工繡。豐母爲豐聘焉。遜之所定。亦適爲謝姓。業饒。女亦白皙可人。時二呂均十七。故未論娶。明年豐以事至旌德。旌德方社。縣人大集。豐友蘇玉泉。李合齋。年少跳盪。邀豐

往遊。時豐妻微病不出。而醜姊靚妝出遊。錦繡假裹。醜乃愈甚。顛頽臃腫。行過豐前。令齋。故語玉泉。吃吃作笑聲。使豐聞之。豐愕問。玉泉故爲怒目斥合齋。止其勿笑。豐愈疑。力偪玉泉趣言所以。玉泉故囁嚅其辭曰。命也。豐知旨。卽曰。此獐醜之人。詎爲謝女耶。合齋僞駭曰。何由知之。豐曰。但觀二兄詭笑。且爲我歎命。以理揣之。殆我聘妻。二人皆僞失色。挽之令歸。豐歸後怏怏不自聊。母問故。不答。再三詰。始言旌德人作春社。勿勿見醜女。蘇李二友。識爲豐之聘妻。夫以生人偶羅刹。不如死。言次泫然。未幾遂病。而遜之姑丈錢南雲。方開藩於陝西。以書招遜往遊。遜母遂遷家近豐爲鄰。毗有門通焉。兩家僕媪。恆往來爲樂。有徐媪者。旌德人。識謝巉家。往往盛道遜妻之美。豐病中聞之。益歎命窮。越月有人自陝歸。訛傳遜病。遜母大悲。屏飲食。瘥不能起。而豐病漸愈。忽定奇謀。告母曰。阿姨病篤。不卽省人事。而遜之生死不可知。旌德又異縣。不如兒僞爲遜。母僞爲姨。潛娶謝巉之女。遜而死也。謝巉得生罔。必不承其死罔。遜幸不死。則吾以醜婦予之。縱輿訟。官亦不能奪吾婦。而與遜。卽遜亦何取此。

已失身之女。兒得免醜婦之偶。計亦良得。母始不可。既而以溺愛之故。亦漫許。於是賄謝媪。且徧賄其戚。獲僞爲遜歸求女於謝。謝許之。二呂同居。遜母幽閉病榻。一不之聞。而豐母宣言貧不具禮。乃以夜合。親賓寥寥。間有知者。悉兩家必且構訟。顧亦不之言。謝。謝無學。見壻一面。竟以豐爲遜也。久之有人告謝秀才。秀才怒。計豐奸黠如此。決非佳壻。聞遜通文而馴謹。豐既僞遜。不爲吾壻。吾且取遜。轉爲其翁。乃勿勿作書赴陝。述豐詭謀。背己女而潛娶君婦。顧鄙人女亦非醜。且能文。不如卽以奉君子箕帚。兩家同爲呂姓。又同爲謝姓。互易鴛鴦之牒。人亦不疑。時遜病起。且謀歸。忽得謝秀才書。大駭。持示南雲先生。先生曰。世事有詭變至此。真老夫所不料。君母既與呂姨爲女兄弟。萬無輿訟之理。卽訟而直。爾能以已失身之故。婦爲偶乎。老夫之意。不如壻謝秀才爲佳。賸遜三百金。遣歸。遜歸而母見遜。疾亦漸瘳。遜祕不言豐事。卽以呂豐之舊媒。通於謝秀才。諷吉成禮。豐匿笑亦不令其妻面遜。卽遜亦不願見也。迨謝女至。姣好如天人。豐視其妻。殊不如。則拊心咎悔。已之孟浪。遜母得美

婦乃大喜過望。亦終不知其姊子之陰謀。及其姊之給已也。豐母固內媿。而遜母則渾靈一不之知。妯娌相見。雖含意不伸。然豐妻見豐不事生產。頗悒悒不自聊賴。已而遜入邑庠。捷秋闈。豐仍落漠不偶。家亦浸落。復遭母喪。豐母臨終。執遜母之手無言。但呼負負而已。

畏廬曰。此事聞之吾友某君。某殆以余方爲小說。故憑空構此樓閣。以窘我筆墨。使之顛倒。令讀者不能了了。幸余敘事稍明晰。讀者或能辨之。

梁氏女

余生平不信神怪之事。顧三十以前。往往遇之。輒不謂然。疑目光炫異。或腦病使然。故畧而不道。唯有一事。存之於心。今三十五年矣。事爲目覩。且身與其間。至五十六日之久。無晝無夜。咸有怪徵。斯亦奇矣。余少受書於外祖母陳夫人。夫人無兒。以吾祖姨梁夫人子爲嗣。兼祧陳梁兩家。卽余舅也。舅又無子。但有一女。少余八歲。余年二十七。妹年十九。受杜氏之聘。未嫁也。一日余方讀書於玉尺山玄壇之廟。舅家奴

子阿招以姁氏書至。言妹病急。余歸白母夫人。馳入城中視妹。履堂闐然。入其左廂。又無人聲。趣複室中。則家人環坐。慘嘿作悲戚之色。妹披髮。以面內嚮。似與一婦人。述針線工劣。余愕然。榻後無物。有楹聯之板。疊於壁間。而妹喁喁不已。似與此楹聯對答者。余啓姁氏。必爲肝病。勿訝神怪。立命延醫。醫未至。而余母夫人肩輿已入。妹投身母懷。母摩撫之。爲之理髮。而妹顏色慘變如死人。沫出唇吻之外。氣息僅屬。家人大哭。余憶故老言。凡人果爲鬼祟。合兩姆指灸之。當有驗。乃如法灼之以艾。妹果醒而大號。且痛詈余。自是晝夜哭。家人環守。余至三夜不得睡。櫪下有大圓鏡。姁氏夜半取茗鏡中有婦人。靚妝凝立。大驚而呼余。余笑不之信也。明日舉家傳以爲異。余專恃醫。醫力言無病。委之於鬼。此時舉家咸恃余爲斷。余力辨非鬼。而夜中守護者數人。咸余戚也。余則與李生灼同坐。余倦且瞑。李生忽大呼。自投於地。余醒問狀。李生言自病人幔中。伸一織履。上綴細珠。漸伸漸長。可五六尺以外。且及吾胸。初噤不能聲。已而極力狂嘶而仆。余既怒且笑。決爲眼病。飲之以茗。令他睡。於是終夜無

所見。妹之舅氏盧光者。戇人也。戟指大詈。似與鬼鬪。余捧腹不能自己。是夜漏盡。光大呼如受重捶。余奔視之。光喘息言。有兩婦人。一衣白。一衣淺紅之衫。盈盈入其室。鈎幔而笑。衣白者。啓其胸。紅衣者。以物撞其乳際。痛徹心腑。余以爲夢。矜也。然視其胸間。已青腫如盃。於是伏病七八日。余始覺異矣。顧漏四下後。余尙周巡室中。初無他異。姘氏頗信神鬼。並以爲狐祟。則以牢體祠狐於鎮海樓。且演梨園。鎮海樓處北。而姘家處東。相間十里。然戲每一齣。而妹於床上。輒能知之。問之果然。亦一異也。余留於家。已四十日。飲食不時。且不得睡。爲狀極憊。一日居書室中。讀北夢瑣言。而複室空。無人。儲壽材八方。及前和二。而門自開闔者數。余笑曰。吾乃白日見鬼耶。排其扉。內視。則一小榻。其上豎二前和。巍而不仆。作與人點頭狀。余笑曰。勿多爲禮。推而仆之。反關其扉。於是又十餘日。爲七月十四日。家人守護者皆睡如死人。夜已三數。月明如晝。時余母夫人。及姘氏之妹李姨。與病人同臥於紗幔中。燈穗忽自落。乃大明。作異光。妹徐起自幔中。二目炯然。余大驚起立。妹忽長跽。余前曰。可以歸矣。余

亦隄曰。少荷外祖母夫人授書。且鞠吾以長。外家之恩。猶同天覆。萬死不足以報。爾果有前因。不應崇及室女。須知鄙人之至此。萬不獲已。受人館穀。乃爲報恩之故。荒人子弟學業。爾不惟崇吾妹。且復崇我矣。奈何。妹稱余曰。先生退。梁氏不盡一千金者。吾決不行。計自齋醮巫醫之費。過九百餘矣。八月十五日。是我歸期。先生第歸。理其故業。賢妹決不死。唯右手姆指。爲艾所灼。枯其半矣。語次磔磔而笑。作異聲。余曰。梁氏與爾何仇。必破之千金何也。妹笑曰。是有宿因。言之駭人。已而中秋至。十六日。齡氏以人來言。妹愈矣。逾年。適杜氏生一子。卒無恙。更七年以瘵卒。

王孝子

王孝子。恩榮。字仁庵。山東蓬萊縣諸生也。父永泰。爲縣吏尹奇強毆死。孝子甫九齡。祖母劉氏。力訟。官袒奇強。給銀十兩。斥去其狀。劉悲憤閉門自經死。孝子母亦劉氏。旣抱夫仇。復痛姑喪。重裏官所予十金。識而藏之。渴葬其姑。厝永泰於小屋中。自居其旁。大書示其子曰。汝知殺而父者誰耶。痛哭三年。嬰疾且卒。呼孝子至。授以裏金。

曰。汝家累年。積三喪。而祖母及父。皆不得良死。而吾仇竟優游法外。此裹金。官所給也。汝家以三命易十金矣。吾所以寶藏至死。冀汝長成。能見金而念仇。今金在仇存。汝當知祖母及父母之死狀慘也。孝子受金大哭。願連積三喪。家日益貧。服闋入邑庠。誓於父柩。以利斧自隨。其舅患之。令讀書長山島中。且戒之曰。復仇固志士。然以四命易一仇。且自斬其嗣。毋庸也。必勿報仇。孝子僞諾。日取伍員列傳讀之。讀已卽哭。夜深則露香告天。冀得仇所。夜夢輒遇仇。呼置附床。呻吟如觸魔魘。時年二十有八。筋力稍壯。幸舉一子。告其舅曰。王氏有胤續矣。乃懷斧入城。遇奇強於道。猝進以斧。手顛不卽中。掇石投之。奇強仆於道周。孝子猱進。將就殊之。路人大集。不得逞。奇強遂戢足不窺門宇。一日偶獨立。而孝子已伏偵其門。直前斧之。氈帽厚。得不殊。但創其耳。家人奔愬於官。願年遠。而永泰獄無左驗。官將坐孝子以謀殺。孝子涕泣出裹金。硃批爛然。裏面以指血作書。鈐之。官見而太息曰。孝哉王生。罪爾違天。違天不詳。聽爾違法。違法得罪。考諸周禮有調人之司。尹奇強汝終身避王生可也。孝子應

聲哭。官亦雪涕。奇強遂遜於棲霞事寢八年。奇強固長於醫。其戚某爲奇強所常往來者。子弟造棲霞堅請。奇強亦以事隔久遠。未必卽值孝子。遂巡入城。道經一小巷。奇強固宿備。則張望無人。始進。而孝子已突出小屋中。以手搥其胸。奇強知不免。泥首乞哀。孝子曰。強。爾大命近。吾父遲爾久矣。疾下其斧。斧入顛開。血濺孝子頭面。然猶患不死。則以足力蹴其胸。實則奇強中斧時已久殊。孝子恨深。故累蹴以洩其憤。鄰右聞聲爭集。遮孝子不聽前。孝子大笑曰。王恩榮白日殺人報仇。豈能逃者。衆來隨恩榮面令君自首。奇強家延訟師。謂當日永泰實自縊而死。非毆斃者。縣官欲開棺驗視。孝子稽顙出血曰。尹氏所求者。欲論抵耳。吾旣不愛死。則尹氏之欲已償。吾安忍再暴父尸。以重己罪。官不能屈。博徵諸故吏及父老。咸曰。永泰之死。實奇強斃之。且孝子伺之十餘年。今日得復其仇。天也。官遂具牒上之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之文。然查今律有擅殺行凶人者。予杖六十。其卽時殺死者。不論。是未嘗不教人復仇也。孝子父死之年。尙未成童。其後疊殺不遂。雖非卽猶卽也。觀其視死如飴。

激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卽以原存埋葬銀給還尹氏。以彰其孝。且將具題請旌。孝子之舅聞之。造有司曰。孺子求見其父母耳。夫人遭奇禍。以要旌門式閭之榮。又何忍矣。官歎曰。汝亦賢者也。遂止。而祀其母於祠。時康熙四十八年也。是時蒞孝子事者。則撫軍蔣廷錫。提學黃叔琳。觀察李發甲。皆一時名宿。

畏廬曰。刑政之不平。始有復仇之舉。果有司能治冤獄。則人心平。何至懷斧伺仇。至十餘年之久。而有司之稍明晰者。幸遇此獄。轉以爲己掠名之地。宣之國衆。告之朝廷。以人不幸之事。資爲己幸。善乎孝子舅氏之言曰。人遭奇禍。以要旌門式閭之榮。又何忍矣。官以爲賢。吾亦賢之。賢者之言。固平而無奇。唯其能平。斯乃奇矣。

呂子成

呂子成者。蜀之奉節人。年十六。性至孝。父亡母孀。生動息不離其母。家貧不能延師。有薛先生者。設蒙塾於隔鄰。生來執業。讀書十行俱下。一經指授。久久不忘。自十二歲至此。已通七經。薛亦宿儒。多積書。生日必借觀。輒盡數卷。然一心在母。凡母之所

有事。生必力代。至於澣滌衣禪。亦必奪母所爲。日僅二餐。生均任之。母愀然曰。余力尙能操作。汝但讀耳。何必苦苦至是。生曰。母老安可操勞。此事宜兒任之。逾兩年。母病。生凡再刲其股。均弗愈。夜則露香告天。至四鼓猶弗寢。入臥母之床下。微息輒伺。然母漸沈頓而死。生大哭。暈絕。其舅尙少康。予之以楫。得就殮。葬於里許山上。生卽結廬其旁。日夜哭。薛先生亦不時臨慰。舅感其孝。時時饋以薪米。生一日再食。舍鹽豉外無他物。生美風姿。至是失容。見者幾不之識。每值夜深月明。生徘徊墓側。歸寢時。必跪而告母。始入廬舍。一夕忽聞異香。似挾脂粉之氣。在廬舍之左右。生愕然。謂山空人寂。胡得有此。決爲狐魅。自計一身依母。毫無他戀。狐來亦不之畏。已而寂然。歸寢。遲明。見枕畔有白紗裹時果數枚。驚曰。適從胡來。力擲諸廬外。自起朝墓後。伏而治糜。又見此白紗裹美餌。狀似餠餽。嗅之甚香甜。然自念決爲妖魅所貽。我堂堂男子。胡爲以饒自敗其操。仍擲去之。是夜復聞異香。近其身之左右。然聞之醉輒。而心堅如石。其朝墓拜起如平時。坐而觀書。迷離間。復見白紗裹名茶一甕。茶作白色。

似南產笑曰。我聖廬中。安須此。亦心敬狐之有禮。不之擲。敬實諸廬外。祝曰。陰陽殊途。幸勿溷我。我居喪愴惻。亦不暇作酬應也。謹璧所饋。不敢拜登。祝已歸廬。讀如故。是夜無月。聞廬外有人踐落葉而行。似爲纖步。生不起。擁被堅臥。起見木案有字數行。秀媚可愛。書曰。君子孝行。感動人天。兒久居此山。以太夫人窀穸在是。故時時瞻禮。見君子事死一如事生。令人感泣。微物再餽。均見屏於君子。日昨祝兒於門外。心感有禮。故以書爲報。乞恕唐突。侍兒胡翠葆檢衽。生曰。天下安有靈物如是者。然吾在喪中。在禮尙不入內。安能爲分外之行。卽取書燕之。灰作白蝶形。翩翩向外而飛。生亦不追。於是隔夕。輒聞香氣。只不見其形。生習以爲常。初不覺異。於是二年有半。薛先生與舅時來勸其下山。生堅執非三年不可。二老人皆歎息而去。而舅之饋遺仍不絕。一日爲六月。山中奇熱。生麻衣著已三年。破裂不堪。但餘前後經尺。蔽胸及背。則以草繩嚴束之。雖汗被其體。終不敢去。白衣不澣。亦盡爲黑色。午中熱不可耐。乃卽澗中飲水。且以巨瓢乘歸。甫展卷坐。而雲陰四合。雷聲隆隆。生迴顧榻上。有物

動於被間。生笑曰。三年中左右吾側。其用殆在今日。是必狐魅避雷劫者。則進而據欄而坐。雷聲似繞廬而發。可一刻而外。忽大震一聲。雲消雨息。聞被中作語曰。幸謝君子。得脫兒於厄。君子至孝格天。故兒以三年之誠。託庇宇下。雖不之言。君子固已知之。無以爲報。去此一里許。有桂樹半枯。左方有石。發之。其下藏鏹可萬數。君子取之。終身可勿求人。兒行矣。言已不見。生曰。我貧賤不求非分之獲。然狐言必非無。因當一驗之。如言發穴。金果如數。生立掩之。祝曰。天下使人稱爲孝者。其人決非孝。如吾是也。吾愛吾母。世將以爲盜名。至於愚及異物。吾罪重矣。世又安有行孝而得酬者。吾得金。將滋人行僞。此有志者之所恥。然亦不能不用此金。待有荒年。出賑可也。則再拜而掩之。越三月。禫禮成。生下山矣。

畏廬曰。呂生可云不自欺之君子。

徐小邨

余生平未履妓寮。亦不甚悅梨園子弟。有時鄉人招飲。走東招某班某郎。至時。玉貌

錦衣。着小鞦韆。向人引髮挽鬚。嬉笑無度。余愀然座間。不交一語。而諸伶見余亦鬻聲。生厭惡狀。前數年爲某公招飲。有貴要數人。述買郎色藝。津津不去口。余愕然問名。衆咸大噱。謂買郎名滿都下。乃不之知。爭以余爲陋。余不惟不愧。轉以爲吾本分應如此也。因憶前三十年入都時。偶一往觀劇。有所謂紫雲者。石頭者。蘇鈴者。皆能爲青衫。次則桂雲。桂鳳。十三旦。想九霄。均以花旦得名。今蘇鈴紫雲已死。存者年皆五十以外矣。尙憶蘇鈴唱探客一闕。聲顛而拖。餘音嫋嫋然。將升復沈。與絲竹之聲和協。入於飄渺而止。余雖非知音。亦心悅其藝。近居都下十四年。經年中觀劇者。不過一二次。未半已倦。意晚近色藝。均不如前。搢人告余道咸間。有徐桂林。字聽香者。爲安徽之潛山人。負絕代之麗姿。入都時。年甫十四。皮冠麗服。狀如佳公子。無論諸王貝勒。及墨客騷人。徐郎見之。均有一番酬對。居都下五年。年十九矣。名益高。藝益精。每一登場。聞者傾靡。有某大令者。戲稱之爲小鄒。徐亦去其舊名。亦自稱曰小鄒。都下酒座。每得小鄒一臨。雖傭保亦爲色動。同時有吳蕙蘭。字碧湘者。安徽之十牌人。

貌不如小鄒。而演唱時。情態宛肖女郎。年十八死。所善者。大出資厚殮之。且爲之禮佛於龍泉寺。一時都下諸伶大集。爲吳郎祈冥福。丙戌冬十月。雪霰已集。諸伶咸衣輕裘。百色雜陳。如羣花交媚。都下士夫。亦雲集。然小鄒卓立羣中。儵然若羽仙。是日松寥山人。亦蒞會。見之心動。而小鄒者。慕風雅。亦悅松寥才調。與之往還。靡有間日。松寥羈旅京師。名動公卿間。鄉之大老。建節於外者。歲有仗助。松寥亦頗揮霍。小鄒厚松寥。初未嘗向之陳乞。松寥心契小鄒無已。因爲徐郎曲曰。徐郎家近龍眠山。問年十四來燕關。龍眼影雲不可見。化作徐郎春風面。瞳神皎皎雙華星。額角如畫長眉青。桃花着露嬌盈盈。欲笑未笑微分明。高台曲館歡娛地。蘇揚子弟多佳麗。爭按伊涼宛轉聲。竹枝含怨柘枝媚。徐郎未至衆皆默。徐郎一至爭嘆息。白袷輕衫步履遲。滿堂紈綺無顏色。登場結束揚細喉。乳鶯百轉無其柔。餘情掩抑若有思。觀者忽作無端愁。迴眸半顧秋水。却使翻愁作歡喜。同時吳郎亦擅名。可惜先爲人看死。徐郎徐郎真神仙。風塵流落寧非天。飛車日侍豪家筵。幾曾蘊藉真相隣。我爲徐郎

歌。徐郎當奈何。卽今十月繁霜多。翠被易損朱顏酡。江南腸斷老姚合。平子四愁倍蕭颯。金刀玉案誰贈答。每見情深恨語雜。語雜尙可尋。情深未敢道。男兒致身將相苦不早。激昂萬事傷懷抱。安得玻璃春。葡萄醅。相逢痛飲三百杯。醉後驅馬黃金台。台端今古團團月。會照英雄歌舞來。月不缺時何足哀。我當爲爾千徘徊。徐郎徐郎。我當爲爾千徘徊。時小邾名旣大盛。集資萬金。有母在潛山望江之間。小邾戀母。遂歛金南下。而松寥亦困不能久居京師矣。嗚呼。當嘉道間。士夫處太平之世。而金田尙未起事。故得安居。下值後。輒以文酒過從。亦頗自惜名節。無敢窺足於勾欄。防爲御史論列。時五城指揮。亦頗有權力。則變調縱酒。聽歌於相公之堂。雖王侯卿相。而相公至。則嬾媠無禮。雖鬚髮皓然者。亦與調謔。當光緒癸未。余甫入都。見韓家潭中。薄暮時。紅車圍麇集。侍者捧衣包入門。翎頂燦然。余初至。不知其爲相公家也。旣而思此鉅公者。至彼家何圖。不期爲之失笑。

綠筠

綠筠者。王部郎紫山侍婢也。綠筠母夢萬竹中。飛來一鸚鵡。遂生綠筠。因以筠爲字。父老明經。頗授以唐詩。粗能秉筆。軀幹小而媚。山眉杏靨。秀逸無倫。明經夫婦以疫死。無子。其舅呂二利筠美。遂挾而至都。其始將鬻諸勾欄。旣而夢其姊厲責。遂止。因貨諸王部郎家。得一百六十金。部郎年四十許。廣州人。欲納之。夫人許氏不可。晝夕不去側。部郎雖涎之。顧無敢染指。然許夫人亦至愛綠筠。嘗曰。吾必爲之擇一佳婿。更以三百金遣嫁之。戊戌禮部試。部郎之友東越凌生墨君。主部郎家。時墨君新喪偶。偃偃不可自聊。悅綠筠美。請諸部郎。取爲旁妻。部郎雅不欲。卽綠筠意亦弗屑。以墨君年垂四十。雖以文字知名。家亦素封。然多髭也。許夫人素重墨君。顧重遠綠筠之意。亦依違其間。議遂寢。部郎爲吏部主稿。頗婪而不理於口。御史蕭君。露章劾之。事下堂官訊鞫。堂官某公。旗員也。其好貨甚於部郎。公子桃笙。素聞綠筠美。以人示意。謂果得綠筠者。必爲向其親庭道地。部郎虞禍。不得已盛飾綠筠獻之。公子事得解。以無實覆奏。公子以筆政資緣。出守梧州。妻紐姑祿氏。奇妬。顧桃笙有威力。足以

攝之。妻含毒弗逞。每於公子前陽爲綠筠理衣整履。時時懷小刃。幾欲出不意刺其腹。而公子廉其情。無在不防。既挈妻妾赴梧州。過上海。公子淫蕩成性。雖愛綠筠。然頗有外遇。既至滬。眼熱鶯花。匪夕不爲紅裙之醉。或二數夕不歸。妻遂與從者倪二謀。以藥投之酒中。飲綠筠。遂昏耆不醒。倪二及其妻鄭氏。載綠筠至杭州。將鬻之拱宸橋妓寮中。藥力薄。綠筠於舟中夜醒。殘燭尙明。聞倪二夫婦在前艙商所以鬻已事。則大悲。計不如死。乃深悔當時不事墨君。而從此悍婦。遂啓窗大呼墨君。我負汝矣。直投水中。是夜盛雨江漲。倪二呼人。而綠筠已隨流下駛十餘里。方其入水時。觸松樹斷枝。綠筠以手攀之。沈浮不已。隱隱見桑陰下有客舟。停於水次。女附松枝。適近其舷。不期狂呻。時船客三數。方圍棋啜茗。未寢。聞聲出視。則見松枝絆一翠衣之女。聽之。頗有呻楚聲。卽呼船人起之。三客中一人則墨君也。方挾其從子。及其同窗何君世玉。遊聖湖。適泊舟於此。初不認救者之爲綠筠。時別已三年。綠筠亦長。秀髮被面。面白如紙。墨君初不之識。卽令以薑液灌之。俾盡吐其水。女少醒。尙呼曰墨君。

我負汝也。墨君大駭。同遊者亦相視莫解。少須眼張矣。猝見多髭。立其前。卽復呼曰。墨君先生。兒惟不知人。故及於此。今夕相逢。得毋夢寐。墨君拭目端審。乃奇駭曰。汝非夢鸚鵡而生之綠筠邪。女曰。鸚鵡不惟折翼。且沈之江流。不得先生。立歸魚腹。墨君曰。聞吾友言。綠筠已侍梧州太守。梧州去此良遠。何以在此。綠筠曰。大婦陰謀。乘太守外出。藥我以酒。醉中爲奴星將至杭州。將鬻諸勾欄之中。舟中夜醒。知狀。決計一死。乃水上幸觸松枝。沿流至此。寧非天邪。墨君曰。太守今安在。吾將送歸彼家矣。綠筠曰。然則墨君先生仍實我越水之間足矣。太守執袴。頗不惡。然其婦乃陰毒左計。倍於常人。以從一而終之義。義固宜歸。然旣以死自絕其人。何爲更蒞彼家。再罹毒螫。墨君先生。果不以墜溷之花鄙我者。謹爲郎旦夕捧硯耳。墨君曰。論一見傾心之意。當寄寓王家。久爲女郎顛倒。顧綠筠年少。不更事。吾亦萬不汝怪。惟出人於死。而卽因以爲利。於義非當。果爲太守所知。謂乘難而謀其妾。則余一生品節淪喪盡矣。綠筠泣曰。先生至此。尙以頭巾自待耶。兒旣以死自誓。先生生之。則此身已爲淩

家之人。必再付狂且。兒亦終歸一死。則兒不死於狂且。直於死先生之迂腐。先生自計。寧聽綠筠再葬魚腹邪。將錄爲侍香小史。用爲綠筠後來懺悔之地耶。墨君笑曰。然則爾不恨多髭耶矣。綠筠低頭。羞赧無地。墨君顧世玉曰。如何。世玉曰。此女不歸君。度無全地。君久久物色。不得麗姝。不如償其舊日之願。蓋美羹新熟。而廚者先嘗。大廈初成。而匠人先臥。君何靳焉。墨君曰。管仲魏徵。固貳臣也。今如綠筠之請矣。時爲五月。乃閉綠筠於中艗。以五十金餌舟人。俾勿言。且晾其衣。移舟向嘉興。不至杭州矣。住嘉興八日。爲製衣襦。令世玉出滬偵桃笙。聞與其婦勃谿。遂取道廣州。入桂。倪二亦潛跡不見。墨君始載美人。歸於東越。

畏廬曰。甚哉髭之累人也。墨君詩才文筆。皆冠一時。顧以鬚鬚者。爲玉人防刺。其小吻。居然吐棄。一無所惜。乃偶涉朱門。幾肇沈湘之禍。而天造地設。公然遇及舊日情人。綠筠固託身得人矣。然墨君則享人之殘羹冷炙。何以爲情。幸在危迫之中。尙能念念墨君不置。此所以更得瓦全。嗚呼。女子以身託人。固不易哉。

蘭言

蘭言。謝氏女也。金華人。少孤。孀母以幽憂卒。蘭七歲。依其族父以長。族父官吏部侍郎。家饒於財。悅蘭慧敏。取而育之。令侍其愛女楚玉。楚玉生於湖南藩署。時侍郎官湖南。廷旨內調。而蘭亦從宦京師。時蘭已十六。貌不逾中人。高朗雅素。能伺人未發之喜怒。曲折如人意。以故侍郎家雖豪奴蠢婢。無不致禮。蘭言獨楚玉驕蹇。恆不假蘭以詞色。蘭侍書久。偶爲小詩。塾師恆歎賞。謂出玉上。玉以此憾之。次骨。蘭知之。而禮益恭。玉雖啣忿。無由發也。逾年侍郎以朝命督湖北。玉惡蘭。隱趣其母令嫁。蘭母呂夫人意弗忍。仍挈蘭至武昌。幕客吳汝梅有子曰士徹。年十八。能爲駢文。奇麗類醴陵。侍郎器之。將以儷玉。顧以其貧。意猶豫。玉已微聞之。隱示母夫人以意。不願偶此酸窮。母告侍郎。議遂寢。然夫人愛蘭殊甚。擬以蘭適吳氏。玉意方始。蘭則慙。慮其母遭蘭。婚議旣成。草草如禮。徹聞蘭吐屬。知非凡品。敬禮如賓。卽吳翁亦自慶得婦。明年吳翁以疾卒於武昌。侍郎大戚。卽以士徹繼翁入幕府。牋牒皆出其手。論列皆

中肯綮。侍郎悅。以徹才過其父。乃大器之。蘭已嫁。則遷於署外。居二年餘。不時必入朝。侍郎夫婦。並候楚玉。楚玉殊落漠。不爲禮。時爲端節。侍郎延士徹夫婦家燕。侍郎曰。今年大比。徹服闋。可赴試矣。自鄂達杭。爲路非遠。以七日行可也。楚玉卽徹語。蘭言曰。吳郎此行。若指顧可得禕翟。唯三椽之屋。恐不足以容僕從。奈何。蘭微笑曰。吳郎寒士。妹不必卽有翟衣之耀。果如姊言。則古人廳事。僅容旋馬。三椽之屋。爲願足矣。呂夫人曰。壯哉婢子之言。老身謂吳郎。決非人下也。楚玉乾笑他願。意至輕。蟻侍郎愀然。心薄其女。士徹夷然如不之覺。是科。士徹領解。明年以第二人及第。侍郎得捷音。歎息。願其二子曰。汝不惟不能追蹤吳郎。正恐不能守其遺產。此時楚玉頗悔失言。楚玉者。生長富貴。貌美而驕。然無毒螫之思。見老父衰邁。而二兄皆幽陋。而地居亢滿。計老親鐘漏一歇。家必敗。歟。深悔當日薄視吳郎爲非計。於是稍稍加禮。蘭言。而蘭言感侍郎夫婦恩。逾所生。見楚玉忘其前悻。則亦輸心款拊。於是二人交誼日密。願侍郎年七十有五。以老病卒於節署。夫人亦繼逝。楚玉以擇配苛。未有壻。鄉

二兄遂大縱蒲博。嫂氏亦厭苦楚玉。時加冷煖。楚玉閉房飲泣。而家亦漸漸中薄。則仍留居武昌。是年士徹以朝命視學湖北。蘭言一至。卽造楚玉。相見抱哭。楚玉嗚咽言曰。昔日昏瞶。薄妹事非其人。特狃於貧富之眼。偉器當前。乃不之辨。今日與妹雲泥分隔。尙復何言。蘭言泣曰。非我族父。安事吳郎。顧族父雖亡。而姊氏深情。寧能忘之。且夕。妹嫁三年。蘭徵莫兆。姊如不以爲忤。請踵英皇前迹。卽亦吳郎報恩之日矣。楚玉慚不可仰。但有掩泣。蘭進而引裾曰。吳郎惟妹言是聽。可否決諸姊氏一諾。玉久久始曰。薄命人。以勢利之見。失機於前。今以趨炎之故。蒙羞於後。妹試爲我度之。何以自聊。蘭曰。何傷。姊肯垂青。卽妹氏啣環之日。至於二兄。方沈酣於博局。得遣姊於外。不累其身。亦何所忤。於是議定。遂成禮。楚玉美麗有才。益以患難之後。百凡降抑。蘭則和婉不驕。時時感念侍耶夫婦之恩。事玉如嫡。士徹得此二賢爲助。仕宦通顯。各生二子。咸得科名。

畏廬曰。此事至頹聊齋之青梅。吾獨不解士大夫之相婿。乃不以才與德。而惟產之

問天下恃產。安有不敗者。果有才德。雖無產。可以立致。苟無才德。卽擁多金。亦終以標賭罄矣。然泯泯汶汶者。寧計及耶。

吳孝女

孝女氏吳。名慶曾。字宏任。江蘇泰興人。曾祖存義。在前朝官侍郎。祖寶儉。官太守。侍邸立朝。錚錚有聲。而太守宦蹟。亦見稱於父老。顧兩世皆清貧。孝女父守訓。尤忠厚而耿介。以知縣需次湖北。母朱宜人。生一子三女。孝女其長也。弟曰貽槩。妹曰貽芳。其次貽馥。孝女生十歲。婉淑端謹。如成人。已能董率弟妹以禮。其德性蓋出自天授也。讀書過目成誦。十二歲已能詩。詩中時時雜以禪語。嗜指月錄。及五燈會元。一日不去手。夫以南宗之悟境。非聰明臻於極地者。不能解。孝女一閱卽徹中邊。於是見日益高。文亦日益贍。視時流均不足爲之師。越五年。杭州女學校立。孝女挈其妹貽芳。自鄂而越。貽芳者。受孝女陶冶。亦彬彬能文章。於是二吳聲譽日隆起。校中高才生。至無敢望其項背。孝女遂舍去詩業。專力於古文。其論古文也。以文氣文境文詞。

爲三大要。三者之中。特重文境。謂古文不能造境。卽淪於塵濁。方望溪斥錢虞山。其穢在骨。卽其造境俗也。下至竟陵公安。匪特不能造境。直以流嫚嫚之筆。入諸古文。則文境尤不堪問。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故謂之意境。至於文氣。則附理而行。理足則氣堅凝。理亡則氣虛枵。舍理言氣。皆欺人之語。古文猶人身也。動作語言。皆氣所使。動作語言可見。氣不可見。實則一一皆氣所運動。能多讀書積理。則文氣所發。聲之長短高下皆宜矣。以理遣詞。胡患不工。然必澤之六經諸子。又湛深於小學。則一字一句。皆有來歷矣。議出聽者咸服。孝女又以爲未足。思證之以泰西文字。遂遷轉於上海之啓明。蘇州之景海諸校。均不愜於心。以非就學歐美。吾學終不遂矣。顧守訓翁方居貧。資無所出。遂止。武昌變起。孝女喟然曰。此功其有成乎。民不堪命。而諸貴要慼慼如垂死之人。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愛新覺羅氏。其不臘矣。遂作書千餘言。上杭州尙武會。請立民團。立十字會。皆未果就。先是守訓翁。以貧故。日稱貸於所知。且多官逋。已而不勝其窘。計抗官逋則罪將及。擊沒私貸則義亦負。

友。遂帥艸作遺書。赴漢水而死。明日舉家尋翁不得。得遺書。孝女大號曰。吾父爲諸子之故。恐遭累及之。故先以身殞。冀脫其男女。吾雖女子。則亦託體於吾翁者也。奈何坐聽吾翁之死。尙假息於此何爲也。漢水瀼瀼。曹娥導吾先路矣。家衆大駭。晝夜嚴守。女遂不得行其志。母宜人遂出守訓翁遺書。本以貽槩學業。責宜人者。宜人泣謂孝女曰。余老病頹廢。胡能督率貽槩。今貽槩之責。責汝矣。孝女受責止悲。遂起部署家事。以父尸既不可得。具衣冠葬於杭州。遂家焉。以外氏家杭州也。貽槩稍長。孝女親授以六經。既而遣之執業京師清華學校。適歸。而杭州亂。孝女遂奉母及弟妹。僑寓滬濱。貽槩自經父喪。已抑抑。居恆若有所觸。神宇昏悖。一日忽自沈於吳淞。識者知貽槩追殉其父也。時朱宜人病方瘳。悒。孝女及貽芳。私泣目盡腫。而宜人痛中罹此驚慘。亦不起。孝女大慟曰。父與弟皆橫死。母復不留。以撫我。煢煢處世。何爲者。吾向欲殉吾父於漢江。而母以大義責我。我所以不死者。爲釋弟耳。今弟復從父而去。而我反後。匪惟媿吾弟。且無以對吾父矣。宜人殯之二日。孝女遂投繯卒。年二十

有五。遺稿散失。貽芳輾轉從同學中鈔得。多短簡。均責躬之作。孝女生時。曾於武昌應山祠。從月霞禪師受內典。多神會。欲就海上昌佛教報章。又嘗著宗佛篇。藏以待梓。以壬子十月十六日。瘞於杭州之小麥嶺。

洪石英

洪石英。池州之銅陵人。前清光緒時。隨其父午樓司業。宦京師。居南橫街。白晢如好女子。居常畏人。見客則面赭如血。長日對書而坐。文字頗佳。麗動人。時亦爲詩。往往得秀句。司業守舊。惡新學。初不令之入學堂。以故石英年二十一。未仕。且未聘也。司業語人。近日女子之蕩檢軼範者。十居其九。吾但有此子。不能爲娶文明之婦。得靜女。雖三十而娶。初未爲晚。而司業夫人周氏。則欲亟婚其子。日令人物色。咸不得當。一日周夫人赴其鄉人劉部郎夫人之約。席間見全椒安太史之女。亮兒。美豔異常。長眉微闌。秀目炯炯有光。頤豐而適合其頷。朱唇一點。絳如丹砂。既不恃脂而釀紅。頰亦不施粉而瑩白。蓋美人中之無上上品也。周夫人大悅。執手問年。女吐發輕敏。

自言已二十矣。問讀書否。曰：常觀世說。夫人不悅。謂世說爲晉人作達之書。閨人安可寓目。乃勸其讀五種遺規。女微笑。頗不謂然。時周夫人已心醉其美。欲爲其子謀之。則密商諸劉夫人。劉夫人曰：安太史懦。而其夫人悍。教女恆以抑制丈夫爲能。又擇壻苛。必得通品。而貌如衛叔寶者。始嫁之。性質復須承順女志而無忤。以此三事。故問名者輒屏諸門外。周夫人曰：吾家阿英。不敢言通。然十七史已卒業矣。白晳如好女子。夫人之所見也。至於性質柔和。尤足深信。女母固悍。未必有家傳嚴搗。藁砧之杖。且吾家世忠厚。得女當默加感化。或不至有勃谿之聲。劉夫人笑曰：若姊氏喜聞獅吼。則我可爲冰人。唯後此閩威一煽。不能怨及執伐。周夫人亦笑曰：此事萬不相累。劉夫人果爲語之安氏。太史曰：是爲洪司業公子乎。吾固見之。沈靜嗜讀。玉貌如良璧。琢成得壻如此。尙何求。唯亮兒暴厲。吾恐凌虐其夫。將奈何。夫人曰：凡爲男子。不傾聽妻言。其人皆劣品。須知婦人之愛其夫。擊耳。世之妬婦。名雖非雅。心則至誠。男子但責女子以妬。設女子有外遇者。男子亦能以不妬自居乎。在男子兼愛。則

義分使然。一至女子之身。則不忍舍其中心之愛與他人者。卽名爲妬。吾謂不妬。則心不專一。爲男子者亦復何取。吾家亮兒。吾敢必其有貞操。至於嚴御其夫。則吾之家法使然。汝勿與也。聞洪公子美麗而能文。而又端謹。此吾女之偶也。汝宜趣其下聘。安平日尊禮其妻如天神。得言如被嚴旨。卽東白劉部郎。請如約。旣下聘。以冬月成禮。安家頗饒裕。夫人又鍾愛其女。奩資至萬金以上。女以豐貂爲斗蓬。外施綠錦。豔麗如仙。合巹之夕。女凝坐視洪郎久。始而微展其顏。旣乃肅然。生進揖。女不報禮。久乃曰。石郎。汝知西人之處室乎。生愕然。女曰。西人之求偶。偶其終身也。西俗之布置妾媵。卽恐移其終身之愛。分諸他人。須知兩心之沈結。合巹之期。卽悠悠接於同穴。唯女子昧於析理。存此美意。不能宣之於言。但峻拒其夫之納妾。果使闡發其所。以鍾情之故。亦何嘗自外於人情。惟男子有迎新棄舊之思。強坐女子以妬。此萬古覆盆。無可申訴者。吾蓄此隱衷久。知郎忠厚。故於夫妻定情之夕。痛白此窻。郎能聽之固善。卽不然。我今爲洪家婦。卽後來之洪家鬼。當以直氣正辭。與郎終始。不然。吾

今日賦此豔色。石郎見而醉心。設吾年老色衰者。又將奈何。雖然。夫婦之愛。亦須受之以節。能節則久。若縱而無度。郎赴修文。吾成嫠婦。殊難堪也。吾生平質直。恨不爲男子。今夕嘉禮。亦不能避彼俗諱。故灑灑洋洋。爲郎述之。聽固由郎。不聽我自有道。亦不患郎之他逸。綜言之。情愛所鍾。見郎吾心已矢金石矣。生聞言失色。不能遽答。久乃曰。吾身屬汝。一聽指揮。至於喪心病狂。移其愛汝之心。別有所愛。則天日當鑿吾誠。女微笑。可其請。自是以來。生積愛於中。日則如面師保。迨女偶予一嘖一笑。卽如奉恩綸。女侍翁姑。時然後言。言極簡單。其對石英。則如嚴母之詔子。偶不如意。狀態威猛。凜不可犯。然於眉稜眼角之間。又微微露出無窮慈愛。生益對而忘倦。覺嚴事二親外。室中別有一半雲半霧中一莊嚴美麗之愛神。幾欲望而膜拜。且筥篋間。動必有節。生壯年受節。頗不能堪。顧擁此仙姝。惟恐偶拂其意旨。故事之益虔。意以求親。女則推之愈遠。其心絲絲如情絲。然絲末似有利鈎。卽之固柔。觸之則痛。暇日女焚香鼓琴。令生讀南華列子。以自娛適。期至則穠如桃李。閒時仍冷若霜霰。生爲

女顛倒。初不審有生人應爲之事矣。司業頗用爲憂。一日謂女曰。新婦自蒞吾家。余夫婦欣適無已。惟阿英年事稍長。須令其躬執一藝以自活。女笑曰。新婦目擊時變。天下且亂。正以吾翁心戀此官。不敢爲歸田之請。郎君博學。不患不達。顧此垂亡之天下。卽得官。亦復奚用。吾家江上不有田三頃耶。新婦奩資。可萬金。卽謀歸隱。亦可自餬其口。胡戚戚於一官。且阿翁以名儒入仕版。六十三年。所官不過司業。令人齒冷。石郎俊品。新婦決不令其溷入風塵也。司業頗異其言。顧無如何。已而德宗上賓。新君乍立。天下微微已萌亂兆。司業亦頗欲辭官歸銅陵。而生忽大病。女終夕左右藥誤。疾益沈頓。女大悲。夜爇香於庭。以刀割臂。下肉逾寸。投藥中煎之。臂血崩潰不止。女力縛以布。幸健旺不卽仆。而懷中孕且四月矣。生夜夢一金衣女郎。語之曰。若妻奇女子也。能伸訴人間女子之苦衷。今日割臂爲若已病。夫臂肉寧足代藥。惟其誠足以感天耳。語已。髻髻以丹納其口。疾乃霍然。張目見女立床下。生喟然曰。吾妻乃割臂耶。女大驚。且喜曰。愈乎。曰。愈矣。女曰。汝夢藝。着實無其事。生曰。汝左臂何物。

女驚顧。笑曰。多着一衣耳。生卽不言。辛亥武昌事起。舉家遷於滬上。尋聞人言女生一子。歸銅陵矣。

畏廬曰。有亮兒之明暢。恍爽。吾許其妬也。他人則否。

渚蓮

渚蓮爲何氏女。真定府之南宮人。父行賈於外。妻呂氏。病瘵。久不起。渚蓮年十一歲。婉媚瑩白。如南產。父愛惜備至。顧母病委頓。井鏗之事。委之吳嫗。嫗亦愛女甚。凡病母所需。嫗任其重者。而煮糜煎藥。均女所爲。積三年。母卒。渚蓮哭不可仰。旣無兄弟。居喪如男子。厝棺僧寺。旦夕必臨哭。父斬之不令往。然女每得一時果名茶。必攜以供母柩。吳嫗左右之。不離形影。女已十四。娉婷如十七八。見者傾靡。父終以無嗣爲憾。續娶陸氏。臃腫無度。能力舉盤石。何翁爲媒介所給。旣娶而悔。入門後。責望甚酷。又以女不能任蠡笨事。申申而詈。何翁不堪。乃託女吳嫗。行賈於津沽。何行。陸益肆。凡前妻所遺。以與女者。則盡括而鏹之。易女以敝衣。吳嫗不平曰。小姑姑所衣着。皆

得諸亡母所遺。與主母何涉。今母骨未寒。而主母乃盡括其所有以去。小姑姑固無言。然於理莫可也。陸大怒曰。奴嫗乃敢爾。我家事。何涉爾。爾月得我餅金二圓。飽食如喂豕。義宜供主人驅策。今曉舌何爲。不速止爾吻。謂吾力不能撻爾耶。嫗亦抗強言曰。我傭而非奴。不鬻身爾家。敢一舉手者。有鄉鄰在。傷也死也。上有官府。自能直我。淫威雖肆。吾不汝懼。陸不言。徑前舉嫗擲諸門外。嫗大哭。鄰人奔集。咸不直陸。陸亦大咆勃。磨白刃當門立。戟指罵詈。嫗不得已。望門冀渚蓮一出爲別。顧女已驚悸亡魂。深匿無迹。啜泣無聲。目盡腫矣。陸既閉門。呼女曰。蠢婢。汝乃敢與此狂嫗竊竊道吾短。不然。彼老物胡敢公然抗我。實相語。吾與爾非母子。能遵率我號令者。則爲何家人。不然。狂嫗前車。汝當鑒之。今嫗行。嫗之執役。汝當之矣。女掩涕承諾。遂巡入廚次。調麪爲餠。餠煤塊重不能舉。力斧之。煤未碎。而指傷。默不敢言。餅熟進母。母面鐵色。以爲劣。女唯唯入視臥處。則衾褥已徹。時正隆寒。女不已伏於廚次取煖。於是經月。陸言歸寧。自扇其臥處。留其麪屑。及菹蔬。授女。責以五日飽。實則但供二日耳。

陸行。女涕不可仰。時無水。女自行汲。甫出門。見一女郎。可十四五。長眉秀目。意度似江南人。斗然問訊。且自言爲溫姓。字西蘋。新賃西鄰而居。依舅母自活。時聞諍置聲。問胡以至此。女不敢伸懇。但有太息。溫女曰。妹年幾許。渚蓮曰。生十二年矣。自老母見背。不見直於繼慈。實則不孝。不能善得親心。所以至此。西蘋浩歎。乃相將同行。至井次。代之行汲。復代之將汲器歸。女陰德之。且云。母已歸寧。宵來針黹少暇。當見枉爲夜談。西蘋可之。是夜叩關。彼此就爐次坐談。西蘋自言父爲仇家所構。故託此身於姪氏。而仇力至偉。尙欲得我而甘心。父已出家爲道士。入華頂。兒同姪氏居此。父或不之聞也。渚蓮曰。翁出家幾年。西蘋曰。吾被難時。爲年五歲。今十五。殆十一年矣。彼此互述身世。相對洩瀾。越五日。陸歸。則大詈以爲汚其堂宇。不治。且盆盥都未整潔。汝懶乃無藝。力擲巨帚與女。令其汎掃。嗷嗷終日不可止。女不能堪。泣而微辯曰。母行兒無宿處。而煤又弗繼。食不足而體寒欲僵。不能治事。容亦有之。幸母念及老父。曲全薄命之身。勿過督責。兒雖死。不敢忘德。陸大噉曰。汝有父有母。言薄命耶。

是不祥人。且咒其二親立死。余亦何戀於汝。力推之墀下。女暈。陸笑而立。西蘋聞言奔救。陸曰。爾何人。敢至吾家。西蘋曰。渚蓮吾女友也。即使得罪於母。然骨瘦如柴。在情宜所憐念。母胡忍心至是。陸曰。此吾家兒。何關爾事。西蘋曰。五倫不廢朋友。母既無母女一倫。兒可自盡其友誼。陸益怒。西蘋且以湯液飲渚蓮。略甦。泣曰。西蘋爲兒良友。願母少假借之。勿傷鄉鄰之誼。陸曰。我安知者。汝嬌啼作狐媚。願我非男子。決不汝動。西蘋怒曰。昨母以淫威酷其前妻之女。尙曰母也。今何言。天下安有繼母譎女作嫖語耶。陸曰。汝又奈何。西蘋不服。陸奔入出白刃。其勢洶洶然。忽門外有木魚聲。稱曰。悍婦止其刃。陸立時刃落於地。見一道士長髯垂於胸際。布袍躡履而入。西蘋張口欲呼。道人以目止之。謂陸曰。夫人。此婦大蘊殺機。卽了此孤女。殊亦易易。何由禍及他人。陸柴立口噤不能答。道人駢三指。示二女。復連擊木魚三聲而去。陸初如夢醒。然兩臂已麻木。如受急縛。新釋者。廢然歸寢。西蘋潛謂渚蓮曰。是吾翁也。此來必有吉兆。駢三指而三擊木魚者。或以三更引吾行也。渚蓮曰。阿翁在客。亡母未

瘞。行且安往。西蘋曰。吾翁能於咄嗟間。止彼兇逆。必有道行。吾二人但行。必獲生路。汝必勿過慮。用自廢沮。於是計定。三更月上。微風一過。後戶已開。道人手挈西蘋。望女曰。趣從我。時殘月昏黃。道人挈二女。疾行如風。不知道里。似經無數程途。已得一廬舍。道人曰。此深州也。去爾悍母遠矣。爾二人第入居是間。米炭衣服衾枕皆具。唯爾二人勿同宿。一年以後。何翁必過是間。道人亦至。爾二人身世定矣。西蘋面頰。而渚蓮莫解其所以。自是以後。西蘋視渚蓮益親。唯便溺時。西蘋必嚴避。不與渚蓮同器。然西蘋眉宇間。時時露昂爽之氣。渚蓮亦不之覺。越三年。何翁以同伴負責。逃之深州。何翁至深州。而負責者適與二女對宇而居。何翁至門大訾。債家不服。彼此爭競。聲達女室。二女出視。何翁斗見渚蓮。則大呼擁抱而哭。竟忘索逋。父女相將入室。備述所懷。何翁問西蘋何人。西蘋未及答。忽門外有道人排闥入曰。吾子也。何翁愕然。渚蓮再拜謝道人援己。道人笑面西蘋曰。汝可以易裝矣。謂何翁曰。道人避仇於華山。防其幼子爲仇所得。令易妝爲女。寓於外氏。遇女公子被虐於尊闈。尊闈與外

家謀定。將殺渚蓮。道人救之至此。吾子幸持禮防經年。然二人有夫妻之分。故道人再犯塵網。成之。翁大悟曰。吾不更顧此悍婦。吾女與壻當同赴析津。成禮。道人遂長揖而去。

畏廬曰。余少年時。設館於玉強院次。鄰婦虐其前妻之女。撻且無數。余不能堪。但與諸生日日講閔子衣蘆事。又演爲小說。敘後妻虐子之因果。聞者動色。至此婦亦雜羣中。傾聽。自是撻亦少止。今敘渚蓮事。觀者以爲真耶。以爲演耶。請自辨之。

陸子鴻

陸鴻字子鴻。金華之武義人。父光羲。以名進士。出宰高平。沒於任所。鴻年始五歲。母孫夫人守節。育之以長。生有宿慧。過目成誦。夫人本名家姝。通經史。其舅孫扶搖。母名孝廉。鴻內受母教。外從舅氏學文章。十一歲入邑庠。十九成進士。光羲本爲書畫名家。藏名人手迹多。鴻獨愛鷗波。能爲鷗波山水。書法學山谷。過於野逸。遂不入詞苑。觀政刑曹。夫人爲之娶於黎氏。黎亦浙中故家。新婦至。淑且美。孫夫人悉其先疇。

及屋產。託之扶搖。遂挾子婦入都。鴻旣入部。終日飽閱部中積牘。大清律例。以三年之功畢之。遂升掌印。堂官倚爲左右手。則年二十二耳。是年黎氏構疾。卒於京邸。孫夫人大悼其婦。子鴻幾不敢哭。轉以溫慰其母。黎氏之棺旣厝。則遷居於內城之翠花街。左鄰樹木陰森。似故家園林。生長日無聊。又有悼亡之戚。散衙以後。閒坐讀書。時孝欽尙訓政。時時幸頤和園。六部咸有湖班。生亦當值。未明已至海淀。宮車纒纒而過。最後有宮眷。車簾已開。曉色迷濛中。髣髴甚美。車停而生適立樹下。與宮中人迎面。豐豔異常。手中執東洋絹製之花朶。紅鮮奪目。忽似無意墜於車下。生方欲拾還。而宮車已輻輳行。生遂藏花襟間。花露之香噴溢。生神魂爲之傾倒。時天尙未明。生小住於海淀酒家。趣進食。出花展玩。因口占踏莎行詞。題之壁間曰。曉色侵奩。香塵凝軫。微風暗掠輕蟬鬢。玉人纖手墜宮花。花鬢濡得些些粉。繡蝶襟明。描鴛扇近。明珠一串當心準。橫波欲語却遲遲。教人似把波痕認。題已卽行。心識其美。然不知此宮眷之爲誰氏。罷值歸家。頗涉冥想。一日無聊。觀劇於廣德樓。隔座有老翁。白髭

廣穎。穎矜重。似旗員。與生通名。自稱貴福。供職內務部。問居址。則翠花街隔鄰也。彼此問訊後。戲已登場。而貴福忽言頭暈。顏色喪敗。唇黃如蠟。生大驚。問所苦。則言痧發。苟得樂令噫。當立愈。生以母訓。暑行恆佩紅靈丹。因出以授之。再三噫。患立平。則感荷無已。請同歸清談。生如約。並車入城。貴翁園大可數畝。有玉醉軒。則一色瓌以海棠。軒中有橫幅山水。娟秀無倫。柳絲畫船。似寫江南風物。款落鴈紅女士。生問何人手筆。貴曰。小女耳。忽太息曰。老夫五十有九。小妾始生一子。此女爲荆人所生。年二十矣。入宮四年有半。明年臘盡。可以出宮。生曰。入宮後。亦不令定省耶。翁曰。可以得假。生曰。然則女公子畫筆定邀宸賞。翁曰。否。小女韜晦至深。不欲自貢其藝。增人媚嫉。老夫少時。亦好作山水。老來都廢。生請翁出所藏。翁於篋中檢得數幅。筆墨頗類唐似學石田翁而未就者。生一一加以題品。翁大悅。遂約爲毗鄰畫友。生自是散值後。時過翁家。一日翁忽飛箋。延生過其家。則鴈紅自宮中病出。眷不省人。而夫人已大哭。達於外廂。翁手足失措。言曰。鴈紅果不幸。老夫婦命盡矣。生請入觀。則偃臥

者。卽車中墜花人也。生魂魄悠悠然。如脫軀殼。計近在毗鄰。復有拾花之緣。今急病如此。事焉可圖。卽進曰。都下無良醫。唯西醫足恃。某所善之德醫沙君。可延之來。翁曰。事急矣。鴈紅生死。懸君一言。生果爲延沙君入診。沙曰。血熱傷腦。宜戴冰帽。遂以小羅囊貯冰。懸之襟間。時時近女腦際。又時時入藥。命取東洋看護婦二人。日夜伺女左右。積五日。女甦。能飲牛乳矣。又十二日。疾乃霍然。生匪日不至。無憚朝暮。翁夫婦感荷至深。相處如家人。而孫夫人亦時臨存。女見夫人。卽傾心相屬。經月疾愈。乃梳掠與生相見。女乍見生。亦赫然如有所思。已而微笑。彼此神會。生曰。女士於今年春半。曾否赴園。女覩覘久之。曰。先生似亦上值。生曰。然。海淀有行宮。宮車或漸停彼間。女防語及墜花事。則亂以他辭。翁夫婦亦不之解。明日張筵。延夫人及生過其家。孫夫人與貴夫人。咸五十許人。洋洋論家政。貴翁則同鴈紅至玉醉軒。令以畫本就政於生。生爲講六法。並取鴈紅畫稿之未就者。爲之點染。柳外增橋。雲間着塔。凡女意所不到處。一一爲之指授。彼此都不明言。而幽懷已相沈結。逾三日。宮中傳語。着

羈紅入侍。雖孫夫人聞之。亦頗怏怏。生尤悵然如失。女已盈盈掩淚登車。生既引嫌。不能遙通一字。但於貴夫人家書中。寄聲聞訊而已。明年庚子。大阿哥既立。端王及瀾公。出入禁中。而仇洋之議遂起。瀾公時時以邏騎偵伺朝貴之與洋人相接者。其勢洶洶然。幾若盡殺洋人。然後止。時義和團。尙未萌生。而軍機調度。駸駸有用兵之意。貴福大憂。過生家。言仇洋非福。生心大奇。私計貴翁爲內務府人。唯諸王之命是聽。乃能燭及先幾。遂亦極言仇外之失計。不惟兵力礮力及兵艦。無一可以敵外。但以財力與人力言。已彌不及。且以一敵百。雖愚駉亦知其非。乃羣小憤憤至此。良不可解。因相與太息。已而團匪禍起。生擬送母南歸。貴翁力阻。以爲無患。迨諸大臣被禍。董軍入城。合團匪圍攻使館。事已不復可救。官軍既西狩。女單車出宮。貴翁抱持大哭。立以人招生。請同出鄉居。生既見女。朱鉛不施。而天然佳麗。秀色撲人。此時不知所言。亦不審爲計。翁屏其妻女。潛語生曰。足下喪耦久。爾我又屬深交。果不棄者。同在離中。願以息女奉託。生曰。謝丈見愛。然必先白老母。遂入告夫人。夫人曰。貴翁

深情汝安得卻。於是生遂雙拜貴翁夫婦。明日嬌妝出避於大城村間。卽於其中成禮。定情之夕。生誦踏莎行詞。女笑曰。雖力踵小山。然一何輕薄邪。

長廬曰。團匪之禍。被其蹂躪者。雖區區北省。而南中受賠款之累。至於四萬萬吞聲不圖。却成全此兩小偶也。不然。滿漢之不通婚。爲時已久。鴉紅卽屬意於生。果貴福之親屬。一爲之梗。事亦無就。乃離離奇奇。就中生一團匪。爲之作合。亂雜之際。竟挾美人同行。似茶蓼中。却含巖蜜之味。令人益覺其甘芳。余向譯十字軍英雄記。有英國公主。擲花與臥豹將軍。遂成好合。今鴉紅之事。亦似是而非。謂爲暗合可也。卽謂爲勦襲。亦匪不可。

唐豹

唐豹閩人。役於縣署爲捕盜。妻陳。甚美。日憂其捕盜爲盜所戕。顧豹精明而細審。又長於技擊。黨徒亦衆。積十年未嘗挫敗。道光之季年。洪水以後。閩中大荒。盜乃四起。至藩署中。亦爲盜入。失鉅金。藩司大怒。飭縣窮治賊蹤。縣中負盛名者惟豹。官乃飛

籤令豹取盜。以十日爲期。不得盜。且嚴笞以死。豹歸不敢語其妻。乃陰集其徒謀之。晝夜分偵。終不可迹。十日期盡。官逮問豹不能應。受笞二百。呻吟不能起。其徒扶將以歸。陳大哭。言向之力諫。卽虞其有今日。君終戀棧。今如何者。唐笑曰。捕盜者之見答。恆事也。吾食於官久。平日得盜之供養。在理亦宜有今日。今不得盜者死。迹盜而盜力強者。吾亦死。死一也。死於盜鋒。尙不失爲健男子。若不得盜而死於嚴刑之下。恥也。幸創重。官限尙緩。容徐圖之。徒進善藥。敷之。十一日創愈。而官符已在門。唐強起。履郊外。止一茶肆中。肆中人滿。間有論及省中多盜。迹捕不可得者。唐計其中。或可得盜蹤。卽而與語。則野父爲悠泛之談耳。唐爽然歸座。久之見一美少年。白袷執塗金聚頭之扇。舉止溫雅。亦至而命茶。唐赫然。又計此間集者。多僮人。此書生胡以鼻入。坐定。少年自剔其指甲。黃土之屑碎落。唐大異之。更相其履。則青緞爲犬舌之式。犬舌之履式。蓋履首作銳形。內襪。肆人謂之犬舌式。唯尺籍中人。或惡少着之。此少年着之。乃不類。於是卽與語。則似江北人。見唐顏色頗異。卽起。唐亦起尾之。相距

可二十餘步。前有野水一湫。少年拾片瓦投之水面。飛行以履尖着瓦而過。唐則繞湫外。仍隨之行。少年迴顧曰。汝止。再前將懼不測。且汝所居何處。夜中必造訪。豹一示之。少年拱揖而去。唐歸語其妻。今夜宜警備。妻大震恐。唐慰撫之。三更向盡。夫婦猶喁喁作語。忽聞有人踞床前。曰。謝君見愛。豹拔刀起。門闔而栓脫矣。唐謂妻曰。汝知賊來何爲也。妻曰。結好耳。唐曰。非也。急起。拾磚墊高其床足。較常過一尺。四更時。忽聞有匕首刺入床沿。聲震震然。唐在床上笑曰。不中也。再起視之。則匕首銛利如霜。入木二寸許。力拔始出。因不更備。遲明。見案上金一錠。劍一柄。賊所遺也。妻曰。何意。唐曰。汝謂留金耶。收劍耶。妻曰。留金。唐曰。殆矣。留金屏劍。彼將謂我重財而輕命。不如收劍。以懈其計。則奉金實之瓦溝。明日視之已渺。以是夕月明如晝。卽不月。賊亦辨而取之也。答痕甫瘳。官限復徧。唐無計。但欲自殊。顧又戀陳之美。不卽死。遲數日。復出郭遊涉。時村間方演戲酬神。截官道莫通。有羸僧。一如六七十歲人。則轉出村外。新雨初霽。潦水交橫。僧躡履行水面。身輕如葉也。唐計前盜渡水。用瓦。僧乃

不爾。其技良高。則趣步隨此僧。僧見有追人。行絕迅。唐肆力而奔。僅乃及之。僧迴顧曰。居士何爲。唐下拜曰。屬有疑事。欲就開士一問。僧晒曰。老衲何知。然茅庵非遠。且至飲茗。於是相將行二十餘里。尙未至。遙盼高峯。則旗山也。復山行可七八里。僧輕捷若無事。唐頗汗漬。旣至。庵破陋。僅蔽風雨。一行者。面黃如蠟。禪榻上。置一破蒲團。僧延坐。問來意。唐拜。言身爲捕盜。而盜發於省會中。竟攫藩司之金。官刑重。且死。願心戀妻子。不卽自裁。願師以佛門好生之德。拯此殘生。僧曰。衲何知焉。唐復拜曰。所以遠來求師者。以盜涉水時。用瓦。師則飛行絕迹。此內功勝於前盜。師力容可得盜。故不憚萬死。至而瀆師。師不吾允。弟子死不出此庵矣。僧嘆曰。衲不應自衛其技。自取病也。因問汝何時見盜。且盜何狀。唐因言盜爲美少年。及遇之。茶寮。與宵中行刺留金事。僧笑曰。離耳。呼行者曰。雪了。行者方咀飯。卽抱一巨盃入。麥飯可二升許。僧曰。雪了。汝憶及若兄所授徒雲拏否。雪了沈吟久之曰。雲拏淮北人。久不省其行止。近有人傳其入閩。不審何作。僧曰。汝不知其作賊耶。雪了曰。師兄多事。不擇人而授

其業。且雲拏何術。而敢作賊。唐卽前跪曰。雪師救我。雪了置飯。以二指引之起。如舉毫毛。唐覺爲雪了所引處。肌膚麻木不止。雪了曰。居士何由仇及雲拏。且令我救汝。唐因述前狀。雪了曰。此事何關我。僧曰。我憐唐居士。且被刑死。其妻子無依。佛門廣大。汝可出佐居士。取雲拏。唯願居士告之官中。俾充邊遠。幸勿殺之。唐曰。但得雲拏。願以性命保之。僧曰。佛門無妄語。唐遂指佛爲誓。語次。雪了食已。問曰。以何時行。唐曰。願以此時侍開士下山。雪了曰。可。卽曰。汝知雲拏居處乎。唐曰。不知。雪了曰。汝先歸。揭帖於城門之下。言在家專候雲拏較劍術。不二日。彼必來。衲今夕必假榻於居士家。偵之。唐如約。燧肉熟飯以待。抵暮雪了至。見肉大喜。一噉盡四觔。進飯一巨盃。曰。粗飽矣。出小練。練末繫之以鈎。練長可二丈許。一擲空際。其直如長竿。再三擲。卽收練入寢。唐已宿遣其妻並幼子。歸娘家。已則懷刃狙伏伺之。三更向盡。忽聞簷際有人笑曰。唐豹。有膽哉。劍底餘生。乃敢公揭通衢。招余來此較藝耶。余已至。爾再伏匿不出者。將火爾廬舍。令煨燼。語未竟。聞練聲。似有物從簷際下墜。唐急以燈出。則

雪了。駢三指按雲拏之頂。長跽不起矣。雲拏仰視見雪了。卽曰。阿叔。奈何仇及家人。雪了曰。汝爲盜。不應偷及官中之物。今日官府。固以昧聞。然力不能勝汝。實足以死在官之人。唐生有妻子。且立斃笞刑之下。阿師憫之。故以衲來。阿師已令唐生立誓。乞諸官中。決不殺汝。得流配塞外足矣。雖然。汝幸勿逃。逃則衲必迹汝。得亦無赦。遂令唐豹出繩縛之。時唐已備二十餘人於外。卽開門。納之。束炬而出。縣官聞得巨盜。則大喜坐堂皇。唐豹不諱。敘述雪了之功。且請勿死雲拏。得充邊遠。以實誓言。而雲拏亦自承不諱。官憫其白晳而溫文。類諸生。則請諸藩司。加以杖責。發遣黑龍江。畏廬曰。聰明無過在公之人。由輕身渡水之能。遂別僧與盜詣力之高下。且知彼能勝此。卽而求之。果收其效。山海之內。固有異人也。若在今日。則手槍一聲。雖張三豐王征南皆不免。况雪了師弟耶。

彭壽

彭壽者。重慶之忠州人。以佐貳起家。官至都轉。擁資百餘萬。遂家於維揚。頗解吟詠。

自謂足以繼武廬雅雨。曾南城。一時名士如蟻赴羶。投詩者日踵其門。此稱信陵。彼呼黃歇。彭以儉父坐受名流諂附。意氣日舒。堂上之客無虛席。然喜漁色。又其妻許氏。絕妬。彭極力與抗。而許深沈有智數。凡彭所愛戀。許亦陽浮道與之。彭納妾數人。散處於外舍。爲許所得。卽謬語彭曰。我固善妬。然妬者婦人之恆性。愈妬則愛夫之情愈專。彼勾欄中人。朝秦而暮楚。舊客他屬。而新歡復來。又奚必妬。故不妬者。必無貞操。設吾意不屬於爾。聽爾爲遊蜂浪蝶。君亦何取於我。今君愛博而弗專。我正位冢嫡。不患陷落。又胡妬之爲。所以爲君戚戚者。散羣雌於外。汝以一身。胡能徧酬而衆應之。外宅監以僕媪。此輩唯利是視。果羣雌以利誘之。令納外人。爾至而彼避。乘間來前。與同臥起。汝豈非自煽燥聲於外。以吾意決之。不如盡取而聚之一處。構宇如宮掖中之永巷。廣廈高墉。不設後戶。吾居永巷之前。凡婢媪出入。必過吾前。入夜卽下其鑰。設傳箒以通內外。牆外以人司更。凡爾欲幸何人。聽爾入御。果能如是。則諸人入我彀中。亦永永無他逸之患。及外遇之醜。不寧可耶。彭不知其詐。則大疑之。

於是以三萬金構宇。朱闌文牕。備極華好。但留一門。在許寢室之前。室前設機。一經踐履。則機發鐘動。許雖濃睡。咸能警覺。且二更後卽下鎖。遂遷羣妾入居。時充下陳者已六人矣。此六人者。窮閉永巷中。終日成爲宮怨。願以許嚴毅如九子魔母。警效皆罪。至於伏匿不敢出覲。而許亦不之面。彭旣厭故喜新。則又時時宿於娼樓。三數月。又新得一二人。仍別居。許廣布耳目。乘彭他適。則率僕媼強取而納之。永巷中。雖哭聲沸天。蒼然無恤。有秦雲者。國色也。彭以二萬金得之。防爲許聞。寘之密處。且假爲王氏之姬。榜門曰。王宅。陰戒之曰。吾妻兇妬。苟以衆至。爾當不承爲吾家人。但稱王氏之妾。彼當斂其兇。秦雲如言。一日晨起。方對鏡理妝。侍者言許夫人至。秦雲色動。欲以人拒之。而許已冒入。大言曰。美哉秦雲。爾大婦來。胡不起迎。如此佳麗。雖我見猶憐。何況老奴。唯爾熒熒外居。終患孤另。胡不從爾大婦歸乎。秦雲吶吶不能出口。但握髮癡視。而髮長委地。許卽去外衣。進取其梳。言曰。吾爲汝理妝。時秦雲之老媼陸娘進曰。夫人貴婦。且與娘子素昧生平。奈何無素。自褻其尊。躬操下役。許氏

笑曰。善言哉。爾言無素。彭郎爲爾何人。我卽彭氏嫡也。實告汝。彭郎雖擅變詐。藏嬌於天涯地角。吾皆能尋迹而得。且汝今冒爲王氏妾。何以妝台之畔。有彭郎便面。壁上定情之劣詩。非彭郎手筆乎。爾計疏。不拒我於門。聽我入室。覓得左證。則爾之智計敗矣。秦雲色如死灰。卽下跪曰。夫人赦我萬死。兒無父母。依季父以生。彭郎以二萬金。銜吾季父。父利郎金。故鬻兒於夫人家。郎令兒謬爲王氏妾。兒不知其所以然。今大悟矣。婢子薄命。生無怙恃。願事夫人終吾身。夫人令婢子如何者。一唯夫人之命。許色微解。心亦頗憐其愿。卽曰。爾無患。吾非豺虎。不能甘人血肉。家中有侍妾六人。咸不當吾意。吾已閉之永巷中。爾愿而近人。可與我同處。爾母我足矣。勿兢兢膽憚如此。秦雲卽伏抱許氏之膝。以口親之。含淚言曰。此身生死。屬夫人矣。許愈憐之。力挽而起。坐趣其妝。旣竟。卽令斂具襍被。與之同車返。除已複室。處秦雲。且曰。彭郎歸時。聽爾月三兩接。吾不汝梗也。秦雲泣謝曰。夫人恩重如天。婢子不知所報。然許言雖如是。而妬念猶萌。仍格彭壽。不聽相見。彭復續得一人。美亞於雲。頗強梗。亦

爲許所得。禁之永巷中。彭旣失秦雲。又亡其新得。則大怒。顧無如何。則夜中賂司更者。以梯入牆。與羣妾相見。人人悲訴所苦。彭但相對沈瀾。於是彼此更番進御。而彭恆以夜至。已而不勝其苦。則別購佳麗。處於城外。意外居。城閉。許不能得也。先是彭梯入時。賂司更。及永巷中婢媼。默不告許。仍自牆外。以三折之梯。藏之屋中。便於上下。三折之梯旣入。而彭又戀新歡。久久不歸。於是羣妾聚謀。卽以三折之梯。踰牆爭投金錢於司更者。請以梯渡之。無待開閣。而羣輩散如飛蝶矣。許怪無聲響。自至門次內窺。帷幔依然。而美人都渺。婢媼畏罪。亦躡蹤而行。許大悅曰。而今而後。不余毒矣。顧頗憐秦雲。卽引視永巷中。都徧。太息曰。彭郎費爾許經營。今日星散而去。存者唯我與爾。我固彭家之婦。矢同穴之願。不能隨此蕩婦他行。汝今何如者。留也。吾妬而不汝容。行也。請以千金爲贖。秦雲曰。夫人事彭氏。以彭氏終。婢子則媵於彭氏者。生旣爲彭氏人。死亦當爲彭氏鬼。至於床第之愛。夫人且長年孤寂。何恤婢子。婦人之節。矢從一耳。至於男女之愛。隨其緣法。婢子果生而宜單棲。強與郎並。亦將爲

遺物所忌。今計定矣。願終身事夫人。夫人名爲冢嫡。實不得彭郎一日之歡。婢子私爲夫人悲梗。且微不平。許聞言。淚隨聲落。抱秦雲納之懷中曰。若彼人盡如爾者。老身胡逐逐爲。今妬念平矣。但得郎歸。請踐前約。秦雲再拜而起。作書寓彭曰。同輩已同黃鶴而飛。夫人大有江沱之悔。請郎趣歸。與夫人相見。卽兒亦可常常侍郎筦簞。幸勿沈吟。翩然來反。秦雲叩稟。彭得書大悅。卽馳歸。與許引手。許曰。秦雲佳女子也。我四十無兒。澹然將老。今爲秦雲盛德所感。妬念全消。爾且憐愛秦雲。得子我自哺之。我今日之視雲。如穉妹矣。彭亦自笑曰。誓與爾同諧白首。不更爲遊蜂浪蝶矣。逾年。秦雲連舉二男。許亦漸老。一門稱雍睦焉。

畏廬曰。廣田自荒。綠頭巾萬不能免也。許氏之詐。爲曠世所無。而秦雲之賢。亦余耳目中所未嘗聞見者。余年事多。旣不聞見其事。則觀吾書者。亦必未嘗有見。未嘗有聞。決謂余臆造矣。天下理之所必無者。或爲事之所偶有。讀小說者。但細揣其情理。果情真而理當。卽謂之有其事可也。

翁桐

翁桐者。湖南寶慶府之武崗州人。父元淑。以名進士觀政於吏部。瀕行。謂桐曰。余老來始獲一第。今又坐困郎署中。律以停年之格。則余之棺符時生白髮矣。我無門蔭。足以蔭汝。汝好爲之。是間有曇花寺者。幽寂多花木。汝往讀書其間。爾母吾挾之北行。家中薄田。足以資汝。能勿浪費者。衣食有餘也。生泣受教。二親旣行。生家有二僕。一曰阿美。俾守宅。攜其老蒼阿素入寺。寺之主僧曰無生。年六十餘。白髮被纒。一行者。年十五六。有一槩甚巨而馴。日處禪榻之下。生入謁。無生微笑曰。居士有緣哉。生視僧榻後。立鐵禪杖一。約重可七十餘觔。凜然不敢問。因述父語。請假館是間。僧曰。翁先生善人有後。老衲曾數面之。今以居士見託。敢不加禮。惟居士文弱。衲意稍習。武技。殊有益於軀命。生拜曰。然則請師見授。弟子卽以今日執耨門下矣。僧喜動顏色。於是生夜讀而日則習武。僧初授以外功。逾年講內功。緣檀擊劍。匪所不精。體亦日王如壯夫。則年二十一矣。元淑坐曹數年。以不次之擢。居然外放。得福建泉州府。

知府。生遂自湖南之閩。臨別。僧曰。此葵甚佳。爾挈之南行。或資其力。生不解。以葵雖馴善。高二尺有餘。猶狀可怖。然師言無敢力抗。卽笑謝無生。並謂葵曰。吾奉師命。挈爾南行。福禍以之。汝甘心否。葵搖尾如領解狀。旣至泉州。遂居府治之後園。園多花竹。牆外有畫樓一區。則黃公司業家也。綠陰如織。朱闌宛宛。出於濃翠間。望之如畫。每月明風定。樓中燈火青熒。頗聞吟嘯之聲。然初不見人。一日颶風起於海上。振瓦拔木。生嚴閉其窗。而窗隙中風入如矢。燈顛欲滅。忽聞有舐門作鳴鳴聲。似人非人。生疑爲鬼物。久之益厲。似有爪聲。聽之。葵也。計夜深葵胡至此。強力發扃。葵入口中。卽一羅襪。則閨閣中物也。瘦峭僅五寸許。針線精工。就燈翻弄。葵則伏於足下。仰首搖尾。若自務其能。生念無生師似有道者。以葵贈行。今日卽覲此異。詎吾一生姻緣。仗此葵耶。大風捲襪。在洞黑中。葵胡從得。旣得。安知爲閨閣之物。必以授我。且此襪何來。忽憶樓中吟嘯者。或某人也。明日風止。隔牆望鄰家。寂無聲響。令阿素詢之。衙中人。知爲黃司業家。司業者而歸田。家亦素封。一子一女。女名南蕙。國色也。擇配奇。

媒灼盈門。黃公悉無當意。時孫伯英爲泉州總兵。有子球。放蕩無檢。聞女美。亦以人媒介於黃氏。司業屏之。故久無問名者。而球則多方規略。必欲得之。女自大風飄襪後。輒得異夢。夢一巨葵。着衣冠。捧紅刺。噪於樓下。視之非刺。則己之羅襪也。願以爲心戀此襪。因心造境。卽笑置之。且維一襪之值非多。願以褻物輕落人手。於己滋辱。時牆角古榕。爲風折其一臂。於是樓闌盡露。歷歷可見府署。女無意凭闌。望署中花竹。忽見有巨葵。如夢中所遇者。人立拱其前足。嗚鳴向樓而鳴。女大驚以爲妖。有婢曰飄香。頗慧黠解事。女蒼黃中。告之以狀。飄香出。見葵拱立如前。飄香曰。吾主人之襪。汝得之乎。果落爾吻。爾當大噪者三。葵如言三噪。飄香亦失色。疑爲妖。然尙有膽力。言曰。汝得吾主人襪。爲媒介乎。抑汝自媒乎。果非妖。而但爲主人作合者。汝伏。葵如言果伏。飄香所言。女一一聞之。且自窗中見狀。知終身之託。決在是中。於是清曉及月夜。必於窗間凝望。冀有所遇。生自得襪後。暇時輒出展玩。一夕月明。生見葵。脚其衣角。似引之出者。生知有異。卽出坐石上。仰望樓中。洞黑無燈。因微吟曰。吳綾一

搵蘊醜香。六寸膚圓。綴綴光。想見空階凝立處。涓涓風露作秋涼。吟聲未歇。而樓闌中隱約似有青鬟。徙倚移時。卽沒。葵仍嗚嗚向樓而鳴。生歸後。葵從之入。生戲語之曰。古人借黃耳傳書。汝能爲我將尺素入黃家否。葵搖尾似解。生卽酒輸爲書曰。屬在東鄰。未敢以宋玉自待。然朱闌羅襪。却爲仙風吹落人間。每欲奉還。無階自致。果能以侍香小史。緹筠籃於牆底。卽可再拜奉納。未敢褻之巾箱。區區之意。伏惟察納。翁桐熏沐上書。南漢女士斐几。書以素綾裹之。葵啣之自溝中。伏過鄰牆。直趨梯級之下。發聲如前狀。飄香以燈下視。葵卽投書脚下。飄香拾奉南漢女紅潮被頰。怪生孟浪。而飄香則盛道翁生才貌。趣其回書。女不答。久久始以筆題函面曰。藏之。下不署名。葵啣書歸。生大喜。然未敢白之二親。是年冬。李世賢挾金陵敗兵入閩。陷漳州。泉州戒嚴。孫總兵以兵憑城。黃司業舉家遷於城外河井鄉。孫球審其居處。聚營中。不逞數十人。夜半挾刃塗面。劈門劫女而去。匿之山下謝媪家。生夜坐。葵忽來。跳躍而鳴。似示警兆。生有寶劍及手槍。歲末良。葵啣出之。置諸生前。生大愕。憶葵來必爲

南漢也。遲明甫起。卽以人問鄰家。司業已遷。尋卽有人來言。盜劫女公子。生憬然。知葵之噪吠。非無因也。遂結束挾健僕四人。各懷刀劍。從葵出城行四十里。至謝嫗門外。山村寥寥可數家。謝堅扞其扉。葵以爪爪門。屋中有壯士十餘人。聞聲爭出。生曰。爾輩奈何作賊。劫人閨女。球方以威力脅南漢。南漢以死自誓。爪破其頰。球聞生至。則大怒。嗾其衆持械爭出。生拔劍舞。當者盡靡。球知不敵。遂逃。生入門。謝嫗戰慄不能發聲。女坐於隅。見生不起。生趨揖曰。向風飄羅襪。已承女公子簽書函面。桐敬謹藏之。今日蒙難。葵引鄙人至此。若女公子以桐爲可信者。敬謹送還別墅。以謝嫗同行。且家僕數人爲衛。當無畏強暴。女不語。但含淚點頭。然滿鬢淚光。狀態尤媚。生命從者伐竹編輿。以村人舁歸。司業別墅。司業被劫。且痛愛女。見生擁衛而至。則大喜。復知爲太守公子。因置酒爲謝。司業曰。世亂如此。漳州不守。林文察兵敗。泉州已岌岌。近聞左季高方以兵達閩。前鋒爲黃少春高連陞。且夕且至。若國家有福。賊不足平也。老夫耄矣。室女之生全。出公子之手。願奉箕帚。幸公子勿以貧窶見屏。桐驚

喜失措。卽下拜曰。願稟白父母。卽以媒約奉求。而太守亦欽司業品學。且聞女賢。遂下聘。明年亂平。女歸翁氏矣。

婁廬曰。此事聞之余友王君。情迹至奇幻。惟不言此巨癸之究竟。亦一憾事。然無生何術能致此靈癸。慧解人意至是耶。

章雲

章雲者。吉水人。明社未屋前。隨宦至廣州。甲寅之變。章翁以知府殉節。雲遂及其母。舊居廣州。兵革粗定。母劉夫人爲之娶舊僚女薩氏。薩以才色名於時。其最異者。長身玉立。髮垂委地。且過尺焉。盤高髻於頂。較常女之髻巨且二倍。人戲謂薩家髻。薩旣贖章。夫婦倡隨之樂。舍論詩臨池作書外。無他課。章翁死後。微有宦囊。生專力治詩古文辭。不復進取。時駐防兵新至粵。都統爲固山額真祿公。有子曰裕福。甚豪暴。喜流色。日率騎恣遊郊坰。見婦人輒麾騎縛置馬上入城。營別宅於外。羣雌聚。已有一二十餘人。間有佳者。而裕心未之滿也。生頗聞其事。戒其妻勿他出。遇此強暴。距

生所居五里。有古刹曰慧林寺。有僧卓錫。聞來自五台。衆亦未之奇也。顧其足奇者。則浩飲弗醉。連舉數十觥。無醉容。以故城中酒客。爭挈觴就僧而飲。然皆醺不能步。而僧兀然未嘗少動。生亦頗能飲。乃以醇醪一巨甕載而訪僧。僧一見卽太息曰。居士似有不適意之事。生曰。無之。僧曰。夫人太豔。恐非令門之福。生驚曰。師何由知之。僧曰。無傷也。貞節自葆。顧此事頗累衲耳。生欲再問。僧但請舉觴。生怪其前知。已不能飲。甕醪僧都盡之。生怏怏歸。語薩。述僧之異。薩曰。天下邪譎之士。往往以言餌人。安知非此僧之不良於我。此後請戢足勿行。或無比匪之禍。生頗聽薩言。然終以僧言爲耿耿。他日又潛市醇酒飲僧。僧曰。夫人之言何高耶。天下邪譎之行。固有其人。然乃非我。生大慚曰。阿師何由鑒及冥昧。僧笑曰。居士善人。衲之至此。蓋與居士有緣也。雖然。請夫人慎勿出。禍機近矣。生信之甚力。然不敢語其妻。一日忽侍者來言。薩太夫人中急病。薩大痛。不及梳掠。匆匆以輿出。道逢數十騎馳突而前。馬首觸薩輿夫。輿夫墮。薩自輿中跌出。騎士大笑曰。美哉。卽呼從騎。扶薩上馬。歡呼而去。輿夫

棄輿。馳報生。生及章夫人咸大震。不知所爲。生久乃曰。阿師之言驗矣。訟且不勝。不如乞援於師。卽奔及慧林寺。而僧已前出。乃俟之丈室。往來徘徊。焦悚不可自聊。薄暮僧歸。迎笑曰。居士頗不以衲爲妄否。生曰。師安能妄。想吾事。師已前知。今將如何。僧曰。夫人貞操。必不爲羶腥所染。衲此出已相其門宇。當以夜謀之。願夫人所異於人者。何狀。請以前示。俾不誤於昏昧之中。生曰。易耳。荆人高髻也。僧曰。諾。乃留生飯。遂不命酒。生不能咽。僧盡十器。仍不已。旣飽。起立曰。爲時尙夙。請以夜午行。三更向盡。僧一瞥不見。去少時。僧獨歸。生爽然。以爲不得當也。僧笑曰。已送夫人於君家。趣歸問訊。生不及謝。飛馳而歸。而母方與一婦人語。聲似西產。然亦高髻。母見生言曰。適來一桑門。背此婦。置吾堂上。謂爲吾媳。吾矚之非是。方與究詰。語未竟。而汝適歸。可自問之。婦曰。兒隨撞人。鼎革時。父歿於兵間。與寡母流離不能歸。裕公子過吾門。遣騎捉去。備後房二年矣。不數月。輒得一新。吾進御遂稀。今日適得一人。棘指罵詈。裕大怒。已別囚之。生曰。囚拘何所。婦曰。有雙鐵扉。嚴鑄。中有密室。凡不之從者。往往

餓死其間矣。生曰：夫人何姓？婦曰：姓莊。亡父以參將殞於陣。生曰：然則忠裔耳。母夫人曰：吾媳奈何？生曰：更往求僧。或且得當。母曰：趣行。生至寺。天已垂曉。僧曰：居士此來何爲？離鸞別鶴。不旣反其棲乎？生曰：誤矣。荆人錮鐵室中。來人亦高髻。師固辨髻而不辨人耳。僧曰：然則居士別得一美人矣。此亦可慶。衲當更爲居士一行。是時裕福失一妾。則大戒其僕。持械嚴屯。柝聲達曉。然鐵扉固。頗疏其防。但守諸姬之室。僧至時。如飛鶴。以手斷鎖。鎖立下。扉啓。室洞黑。僧微語曰：誰爲章夫人。趣應我。章君方待夫人於丈室。語後卽聞屋隅有微息。作聲曰：薄命人固在此也。僧卽進引其手。負之而趨。越簷過屋。捷如飛猿。乃不歸生家而歸寺。生已徬徨堂上。見僧至。大喜。而蓋已暈於僧背。僧以湯液醒之。見生噉然而哭曰：此身幾落強暴。自分一死。不能更接君顏矣。生曰：適阿師拯爾。誤得一人。其人氏莊。亦高髻者。言爾見裕賊。棘指肆詈。幾不測。非阿師深仁大勇。破鏡不復更圓。嗚呼。師之大恩。吾二人萬死無以報矣。僧笑曰：佛氏主空。安有報酬之事。居士第行。衲已贊輿門外。君家櫪間有物。趣取之。急

宜盡室還鄉。是間不宜久居。衲亦將返五台矣。生不解。遂匆匆以輿將薩歸。既至。拜母。姑媳相持大痛。莊見之。嗚咽不止。薩顧視莊。明媚如畫中人。而高髻正與己同。問年。則少於薩一歲。薩曰。今吾年鬢差長。將屈君爲妹氏矣。惟妹既脫自豪暴。將送妹歸。一爲賊調。禍且及於母弟。不如仍居吾家。共事夫子。則老姑身側。朝夕又增一侍奉之人。不寧佳耶。莊曰。落溷之花。患阿姑及大婦不相容耳。果能拓其婢媼一席。居此無巢之燕。則一生啣結。當無已時。章夫人曰。聞爾吐屬。亦自彬彬雅。曾讀書乎。莊曰。不讀書。胡薄命至是。薩曰。難中聚首。義同骨肉。名分雖存。然肝膽如一。與妹誓言。永相谿勃。莊大喜。遂盈盈拜母。並與薩爲禮。以妾媵自居。生大喜。因憶僧言。望樛間。果有革囊。不知何人所懸。梯而視之。則黃金滿中。計還鄉可以資給。明日卽假裝行李。至簡。既登舟。意將與僧爲別。知此樛間物。決僧所賂。方舉念間。僧爲行脚形。走過岸上。面舟而笑曰。居士珍重。衲行矣。追之已不及。

畏廬曰。清初滿人之橫。其暴厲或過於是。一時私家紀載。稍涉於八旗之事者。卽以

大不敬論。或致赤族。如呂晚村諸老。且至剝尸。至可哀也。方今修清史者。但憑官書。並無徵信之別錄。吾不知其從何着手。蓋開國之始。滿漢之界。隔如雲泥。同一尙書。滿人二品。漢人第五品而已。同一御史。漢人有從七品者。廟堂相見。叱之如狗彘。惟景廟視滿漢如一家。且偏重漢官。可云大公無我之盛聖。惜爲羣小所抑。不竟其用以崩。悲夫。

榴窩

清康熙三年。鰲拜輔政。威儀振一時。雖與同相者。片言不合。卽加族誅。內大臣飛揚古。以詞色之間。不爛諂媚。父子皆論斬。籍沒其產。歸鰲拜弟穆里瑪家。僅此一端。足覘其專擅矣。且追捕逃奴之令尤酷。一貴家畜奴至數千人。或縛夫而面淫其妻。或撻父而聚姦其女。凡不能堪而思逃者。則縱而尾之。一家窩藏。二十家連坐。又盡收其產。產益多而奴益夥。死非所較。逃則益爲主人之利。兵刑二部。皆有督捕侍郎。專以尋迹逃奴者。京畿騷然。時兵部督捕左侍郎馬希納等。奏臣衙門之設。專以緝獲

逃人禁止奸頑。近有奸民結黨侈告。恣行嚇詐。及至提審。多屬子虛。此輩原非實報。逃人止欲藉端嚇詐。故首告狀內。不詳寫被告人居址姓名。苟滿其欲。則藉爲開脫之端。不應其求。則改爲移禍之地。雖然。原告治罪。而被告者家產蕩然。有死於路。斃於獄者。乞敕部。嗣後首告之人。帶逃人之主同赴具告者。准咨該督撫嚴查。解部。若並無逃人。取地方官保結。咨報。免提案內牽連之人質審。鰲拜重違其言。少加變通。然其捕奴益厲。而告密誣陷仍不止。有婁季重者。明之宦裔也。居四牌樓。家只一千名。年十六。季重守先人遺訓。不仕隱居。訓子。婁珏讀書過目不忘。有友王紫生。居圓通觀。珏月必造訪。一日見紫生。方與一髻道士語。道士髻垂至腹。秀目長眉。飄然有仙氣。名曰嶽雲。珏進揖。道士把手端相久之。歎曰。居士二年之中。且有大禍。幸賴祖德。可以勿患。今日竟遇道人。道人好事。屆時或能爲居士一助。珏大驚問狀。道人笑而不語。珏再三問。但曰。無瑕玉。降中天。昆明湖次烈火然。珏不解。雖心知其異。然尙以江湖浪人目之。道士旣去。紫生曰。嶽雲有道者也。語或非虛。幸爲備。先是

珏有舅氏曾伯成。居保定。無子。但有一女。名榴窩。有殊色。年十四。伯成寶如拱璧。悅珏能文。將欲字之。願以女年尙穉。未之言。然已與季重兩心相照久矣。康熙四年十二月大雪。有車過。妻季重門外。輪陷雪中。不能起。御者擗門。請妻闖入爲之起車。季重出視。車中人似紀綱僕。衣飾華美。擁裘而皮冠。卽飭闖者助御人起其輪。車中人闖然入室。乞茗。季重不得已款之東廂。妻本舊家。陳設皆上古罇壘之屬。佐以晶玉之器。並古書畫。一室燦然。車中人引目四盼。點首稱美而去。越日。夜午矣。有叩門聲甚厲。闖人不敢啓關。已而哀鳴於門外。爲季重所聞。命發扃。則一四十許人。語哀而貌非戚。自言爲人捕逐。求一夕之庇。明日卽行。季重曰。然則爾爲逃人矣。法收逃人有重刑。吾不敢冒罪而藏汝。逃者曰。一夕之庇。何靳焉。方詰辨間。門外已大譁。言賊雪蹤。逃人必在此。闖者嚴捍其關。而衆已破扉入。可三十餘衆。督之者。卽門外陷輪之人。棘指大醫季重。謂敢藏匿。熬相國家奴。應左右籍其所有。立縛季重夫婦並珏。季重欲辯。已不之聽。立時分贖收左右隣二十家。兒號女哭。厥聲喧天。鄰里無敢問。

者。季重夫婦。及珏登囚車。蓋至一廣廈。以鎖縶之。待送刑部。明日臨質。部官憫其宦。不加刑。令盡室判爲奴於相府。乃車中人者。王姓。名五福。鰲拜幹僕也。珏方大悟。玉無瑕點者。王也。詞有五福降中天一調。隱五福二字耳。惟所謂烈火然。意亦隱語。季重曰。吾先世宦明。今國破家亡。盡室死節。殊恨其晚。當季闖入都時。吾悉以圖書彝鼎。避諸村間。方幸瓦全。不圖今日斃於豪奴之手。命也。爲奴非所甘。卽罹慘刑。亦非所惜。所心痛者。汝耳。季重妻劉孺人亦哭曰。婦人從夫。夫子果死。吾決以一繩爲殉。惟阿珏年稚。不堪蹂踐。吾夫婦雖爲鬼物。亦且戚戚於懷。珏聞言大悲。忽見有二力。將艸具入。曰。汝輩食之。明日爾父子當求芻於西直門之外。爲相國飼馬。此美役也。爾當銘戢相國恩意。季重不能答。明日一力以鎌及繩至。趣行。且以鞭督之。季重父子長日讀書。今日忽以手親鎌。雖得艸。然不能舉而上肩。十步一頓。而鞭已及背。珏舍擔抱父大哭。忽有車過。則曾伯成載榴窩同至。見狀下車問訊。榴窩引首車外。亦失聲而哭。力見之駭然。卽舉鞭趣行。季重匆匆以居址告伯成。伯成亦以逆旅示

季重。力名王二。陰險小人也。罷役後。繩榴窩之美。奔告五福。五福如言。自至逆旅。探得榴窩果美。卽以人告季重。謂相國新恩。許奴子親族入視。無禁。且得寓書。季重急面伯成。果作書招之。伯成仁厚篤舊。並挾其女親至省。季重於奴柵。五福潛相之意。至愜。遂以人道意。果能以榴窩備妾媵。季重家可立時脫籍。伯成大怒曰。婁家事何與吾會。奈何用愛女以贖。熬相國勢。固掀天。然亦當思天心不能長右淫人。爾奴也。何敢爾。於是來者歸告五福。五福曰。吾必盡此兩家之人。但留榴窩。彼家人親戚都盡。榴窩焉遁。明日僞東言季重招伯成。既至。以大車輦此四人。面縛。盡枚其口。驅至昆明湖畔。時村人爲滿兵圈地。盡失其田。多半流亡於外。幾無居人。居者獨相府之莊頭。五福至。命王二合其個人。聚薪於水次。縛季重伯成。及劉孺人。與王。燒殺之。彼此相顧。不能語。王方悟昆明湖次烈火然。非隱語。蓋紀實也。王所銜枚略小。幸吐而出之。卽大呼曰。嶽雲先生。何其聖也。婁氏何罪。乃至以飛禍滅門。蒼蒼者其果有靈耶。語未既。火已大熱。風且起。忽見林間。嶽雲道士飄然而出。直奔火所。衆當之皆

辟易。道人左手執王二辮髮。右手挽王五福。如舉孩穉。投之火中。立釋四人之縛。引出林外。則榴窩已處一車。更一虛車。令季重一家趣登。道士以柳條鞭馬。馬騰如飛。車中實水及餌。行五日。已交山西。山西者。婁公當日分藩地也。惠政在民。父老咸識季重。於是變姓名。居絳。伯成遂以榴窩耦珏。躬耕自活。迨鰲拜伏誅。奴禁弛。珏始仕。畏廬曰。此事得諸傳聞。頗涉神怪。然以福善禍淫之理推之。凶人斷無全終之日。而奇冤固有必雪之期。如此類是也。婁珏之事。或且有失實處。惟馬侍郎希納所陳奏。事決非僞。當日多爾袞及鰲拜。處漢族之酷烈。此萬不能爲前清諱也。

水先生

水先生不署名。人但知其爲水姓。音吐似北人。頗能操閩語。長年一布衣。經雪不起慄。盛暑不揮汗。人亦未見其澀濯。然衣甚淨素。行必以杖。其年似未滿五十。雖日攜杖。而登山如飛。未嘗恃杖爲助也。每至石鼓。必留僧寮中十餘日。僧飯亦飯。雖粗糲。其甘如肉食。假內典讀之。一日可盡十餘卷。問之背誦琅琅。如溫舊書。僧侶大稱

異。諸僧入止靜室。先生亦分據一榻。門扃。半夜覓先生。已渺。遲明又端坐榻上如故。僧不知其爲何許人也。先生慕方廣之勝。遂遊永福。至瀨下。留連不忍去。旣至方廣。悅珠簾之勝。日至洗鉢泉之下。仰望珠簾以爲樂。珠簾者。泉自巖頂下瀉。爲山風蕩折。散爲小沫。望之如簾。適落閣前。爲巖中之極勝。水先生居巖中累月。防住僧厭苦。一日荷鍾同沙彌登巖頂。發小石。掘之尺許。得金十餅。謂沙彌曰。此足以供我飲食矣。住僧頗異其人。問名均弗答。遂亦稱之曰水先生。巖祀長眉羅漢。並附以伽藍。頗著靈迹。男女入寺進香者。纒屬。忽有孀婦。年四十許。拜於佛座。嗚咽陳述。其子爲縣中豪右所陷。入監且斃。自云。孀獨十二年。有養媳甚豔。豪右涎其美。以盜陷己子。俾瘐死獄中。且以人來言。果獻其養媳者。其子容得生也。願養媳矢貞不行。而子負杖。瘡且病。獄吏格醫藥莫達。將奈何。苟得佛天之力。子或可生。而養媳之節亦得完。且泣且拜。注香於爐。經時長跏不起。水先生聞之了了。迨孀起。水先生揖曰。夫人何姓。賢子何名。豪右爲誰。能無罪陷人於獄。婦曰。豪右爲城中著姓劉良福。有子五人。皆

精於技擊。而劉交遊廣。歷任縣官。皆與要結。每遇劇盜之案。得劉爲助。皆獲其贓。然盜之主名。則祕而不令縣官知之。縣中行賂之事。得劉關說。官匪不諧也。官姓李。安徽人。少年俠達。與劉往來甚稔。先生曰。若子何名。婦曰。子名秀同。王姓。年二十矣。爲盜所證。受笞數百。性命已在呼吸。水先生曰。夫人且歸。越日。若子或得出矣。婦人疑信參半。謬謝而去。心以水先生作風漢語也。是夕。劉方宴北來一拳師。能力舉千鈞。五指如鐵。直洞經尺之木。舞雙鐵簡。重六十八斤。上下翻飛。而劉之徒黨二十餘人。列席以侍。劉五子顏色飛動。爭膜拜拳師之前。酒半月上。照徹庭墀。侍者持刺。言水先生謁主人。劉疑訝以爲胡以不名。但曰先生。然素以俠聞。不忍拒。卽趨入面。先生布衣進揖曰。聞劉公好客。且有壯士在座。特來一瞻風采。並欲領畧武技。語時意甚輕稍。拳師已怒不可遏。卽曰。先生遠來。詎欲與鄙人鬪力耶。先生笑曰。奚不可者。拳師指庭前石曰。請舉之。先生曰。吾乃無力。拳師曰。無力胡言武。先生曰。舉之難。碎之易。壯士欲此石白剖爲四稜耶。或八稜耶。拳師弗解。先生曰。吾能剖此石白如分

瓜。座人大譁曰。請試其技。先生曰。取酒。劉之第三子。捧巨觴以進。先生從容飲盡。就胸際出兩鐵丸。卽手中弄之。丸忽作青色。已而閃閃作光。瞥然如電。上下飛舞。先生曰。剖此石白爲八。丸應聲而飛。石白立碎爲八方。平如刀削。先生曰。汝將拳師鬚眉及髮咸薙。令不留一絲。拳師覺寒光繞身如嚴霜酷雪。肢體木強不能動。須臾拳師禿矣。先生曰。汝向主人。丸復應聲飛向劉之眉睫。諸子大怒。呼索械。先生曰。止。汝輩少動者。若翁之頭落矣。以手向丸曰。止。止。問劉曰。君奈何奪人養媳。且陷其夫於獄。山人與世無忤。願以冤獄弗伸。積不能平。特來問足下。能以義釋此人否。劉屏息言曰。事在官中。吾能發固不能收也。先生曰。君與縣官何言。劉曰。以五百金爲壽。先生曰。得一佳人。及死一良人。爲數只此。一何廉也。趣奉白。明日汝當以王氏之子歸彼孀母。山人與爾初無恩怨。亦不欲遽索爾命。須知天下稔惡之人。初無善終之日。爾之頭顱。縱不污吾劍。恐官中之刀。不汝道也。向拳師曰。足下無罪。竟喪其鬚眉。爾可出鐵簡。向劉氏父子索償。山人不更奉陪盛席。言旣收丸。雍容雅步而去。滿堂寂然。

而李令者。方坐官齋中批碁譜。口渴傳茶。簾掀而水先生入。令大愕。問何人。先生曰。從劉家來。奉令君五百金。令曰。金安在。先生曰。請先釋王氏子。然後予金。令曰。劉君胡以不自來。而足下又爲劉君何人。且夜深不由闔者通刺。何由得入。先生曰。自庭樹上來也。令變色曰。然則賊耳。先生曰。賊固也。實非民賊。令君得人五百金。乃忍心陷一孤孀之子。並爲土豪奪人養媳。尙不承爲賊。乃賊我何也。令曰。汝殊有膽。意將呼人。先生吹熄其燈。出雙丸於胸際。上下翻飛。光照一堂。令見先生卓立光中。神宇嚴毅如天神。則戰慄不知所措。先生曰。如此貪酷之吏。甘與賊謀。在法宜膏吾劍。然爾多行不義。不有人禍。且遭鬼誅。今但薄予小懲。令爾知戒。卽向雙丸言曰。爾將令君左手指甲長二寸許者。盡去之。丸應聲近李令。立時五指之甲盡落。修圓較剪刀爲利。令匍匐長跽。請曰。先生將何索。先生曰。吾無他求。今夕乞令君硃書。出監中王氏子。付山人者。則山人收劍矣。令頓首曰。請如言。先生果納雙丸。令呼燈作硃書。付獄吏王氏帶鐐鑰入。先生以手摩之立脫。願棒瘡已粗平。所謂將瘳死者。獄吏張大

其詞震此孀也。先生曰：山人今攜此無辜者出矣。獄事令君自了之。後此更尋瑕索疵。復與王孀母子爲難者。山人之劍恐不識人。幸令君留意。曲赦吾罪。言次。力挾秀同升庭樹。迅捷如飛鳥。瞥然不見。是夜孀方與養媳坐泣。忽聞叩門聲。則秀同入矣。家人大驚。問胡以得歸。秀同曰：有人自稱曰水先生。攜兒登屋。洞黑中但聞風聲。移時至家矣。孀曰：是必寓居方廣之水先生。明日率其子婦登山謝先生。而先生已於昨夜不歸矣。

畏廬曰：今之知事。雖慘酷不如故清。然爲余所聞。竟有甚於此者。國法旣弛。恨不令水先生時時按行其地。使之知懼焉。此事聞在嘉慶十三年。事迹至奇特。余不奇水先生。奇永福人。乃有豪右如劉氏父子者。永福人蠢蠢然。日抱一竹籠。熾炭其中。單衣飄薄。口吸淡巴菸。以過冬日。乃能張豪宴。奪美人耶。妄言妄聽。或且確有其事。讀者但視爲小說家語可也。

楊岳字岫雲。閩之侯官人。生七歲而孤。母陳夫人。刲股療其父弗瘳。欲投繯者再。顧戀岳不忍遽死。遂撫之以長。岳奇慧。得其父遺書讀之。過目成誦。父亦名諸生。能書。藏玉板十三行。精絕。生日夕展對。得其用筆之法。年十五。已以能書名。精三禮毛詩之學。八股類薩檀何。驚才絕艷。父執多偉之。以爲遠到。時長洲白公世遠。令侯官。江南才子也。有女紫清。美而能詩。夫人李琢。字玉犀。詩筆學樊榭。高視其女。欲得快婿。時九月縣中小試。題爲西子二字。生文字冠其曹偶。白公異之。拔取第一。歷三試皆然。故事縣中小考。凡六試。至第四次。則附以詩賦經解史論。生解禮經宗鄭衆義。白公愈奇之。以文示夫人。夫人稱可者再。言曰。紫兒十七矣。苦不得佳婿。今楊生殆其人乎。公曰。夫人見其人乎。夫人曰。焉得見之。公曰。吾當召試於內寢門外。夫人自屏角窺之。當得如言。則生貌冠玉也。夫人大悅。趣公成之。榜定。生首列。朝師於衙齋。公令幕客陸公曉出面曰。足下高文。令公擊節久之。女公子清才玉貌。爲閨秀中魁。奉公意欲累足下。以鄙人示意於足下。竊以壻於大匠之門。私爲足下慶之。生覲覘不

能答。徐曰。當歸白老母。陳夫人既得其子言。卽以人求婚於白公。公立可其請。既定聘。遂延生讀書署中。公案牘之暇。時爲指引。生則與陸公曉同居。是科入郡庠。秋闈以第二人中式。公大喜。遂成禮。紫清輕盈而婉慤。公以宋明舊板之書二樹贈嫁。名琴端研。佳帖古畫無數。以公夫婦年五十。未有子嗣。故盡以所有賜紫清。生家有田一頃。歲入頗足自贍。得女尤歡。時南北海道未通。閩士之赴南宮者。以十一月行至蘇州度歲。生臨別拜母。紫清匿哭幃中。生別母後。入面其妻。紫清襟袖淋漓。幽咽無聲。生執手託以老母。紫清久乃斷續答曰。雲郎第行。吾此遭感動。初不爲別。似他有所虞。意老父有警兆邪。雲郎曰。處吾側。吾尙有所恃。郎行萬里。脫老父有事。吾一力事姑。一心戀父。胡以自堪。生強笑曰。紫娘殊過。吾岳清名被七閩中。不以賊敗。焉有他變。紫娘第爲吾侍老母。間數日。寧我岳氏。吾行得萬。歸必經年。若報罷者。亦秋初始南耳。紫清涕止。相與握手而出。母妻同送於門外。而白公已坐候於洪山橋次。生拜。白公曰。增此行必高捷。冬間至蘇。吾有從子鶴家。居盤門。可走訪之。同年史公官。

翰林與莊司業同寓。二公均奈至契。壻以吾書往投。二公居南橫街。彼家唐棣海棠甚盛。壻到時花開矣。生憶妻言。視白公額上陰晦。然不敢驟行。時頻頻顧戀。白公覺。歸語夫人。謂楊壻少年戀別。終竟未更事也。入夜展杜詩讀未終卷。忽譁言獄中有變。公急起。則吏人走白大盜王七黃二。殺禁卒越獄矣。王七號飛天太歲。黃二號貓虎。皆江湖劇盜也。白公大驚。寅夜奔白臬司。臬司茂公。滿人也。方吸芙蓉膏。未寢。得報。笑曰。爾何事。至於盜越其獄。卽摘頂。令留緝。明日白兩院。以人代公。夫人大哭。公歎曰。楊壻行時頻頻顧我。似有所怖。吾以爲戀別耳。意者警兆已爲所覺。語未卒。傳言女公子歸。紫清顏色灰敗。奔入言曰。吾父奈何。雲郎別時兒不解何意。若患重咎。雲郎再三釋。以爲無事。不圖應在吾父。今大盜越獄。大府固以人助捕。苟不卽得者。吾父將奈何。語次。泣不可仰。公曰。紫兒無患。盜猶惡。人易爲辨。不能終匿。吾視一官。輕如秋葉。早晚當就汝而居。不更歸吳中矣。時生已及蘇州。鶴家聞信來訪。留飲竟日。同年數人。約探梅於鄧尉。夜宿小舟中。鄰舟有人。被酒而歌。聲類陝人。明日相見。

於岸次。則髯丈夫也。體至偉碩。髯長拂胸際。劍眉秀目。頗含道氣。生起揖。通名。髯自稱爲許琳。號玉林。陝西之蒲州人也。季父前十五年客死於此。有白翁者。出賞殮殮於山寺。弟許森。以棺歸。鄙人四海爲家。感白翁義。來訪其廬。惜翁已歸道山。聞其誥嗣世遠。遠宦閩中。將造訪之。生曰。吾岳也。髯大喜。問起居。甚悉。遊罷。遂同過鶴家。寓廬。鶴家見生愀然曰。季父已弛職矣。生大驚問狀。則大盜越獄。例得處。而盜且就獄中殺人。科罪當倍。髯問盜何名。鶴家曰。一爲飛天。太歲黃七。一爲貓虎黃二。許曰。離也。余今日得報恩地矣。生曰。然則髯知盜踪矣。許曰。胡得不知。鄙人在江湖幾二十年。王七爲同學。武訥之弟子。黃二者嗜酒無行。然不知誰師。能以飛丸中人。技高亦見獲耶。今遁當不遠。吾力能生致之。生頓首謝。起時。髯已渺。生遂入都。二盜旣出獄。亦自上遊入浙。至寧波。武訥已死。家有老妻。且瞽。然能聞聲知械。左右趨避。雖猛刺不能及。二盜往依其人。髮已前薙。仍夜出入巨商家。攫取金帛。縣官嚴捕不可得。而髯已迹。至武媪家。媪相與道故。髯問二盜所在。則出飲於酒家。髯坐待之。薄暮盜歸。

入門見髻卽拜。髻曰：二十久別。聞爾在侯官獄中。何爲能脫鐐鎧而出。黃二曰：吾乘獄卒吃阿芙蓉。以械擊碎其顛。踰牆出走。髻曰：爾累白令公矣。令公廉吏。爾行而令公得罪。爾男子。奈何不審清濁。我輩壯士。殺百貪吏。不爲虐。若無辜累及善人。捫心胡以自處。媪怒曰：髻來。爲官捕同黨矣。髻曰：媪勿怒。吾季父客死。令公之翁爲我棺殮。吾感其德。苦無以報。今欲得二十歸獄。出令公於禍。媪拭其盲睛曰：老身在此。二人決不能隨爾而去。髻問二盜曰：爾如何。一人感曰：髻言義。吾不惜餘生。隨髻歸閩。媪起曰：勝得老身者。聽髻出此門。髻目視二盜。手左右挈。無聲騰上屋瓦而去。媪尙據門大呼。然三人遠矣。旣至閩。二盜趣縣門自首。繼任者爲劉公。爲告之上台。盜得減死遣戍。白公無事。晨起案上得許髻書曰：季父死於吳中。蒙贈君惠以棺殮之資。適取歸。二逃犯。卽所以報宿德。顧非公壻楊生所言。吾亦不知公之在難也。本來相見。適有事須北歸。或且與公壻把晤於都下。許琳頓首。白得書駭然不知所自來。意其人劍俠也。是科楊生高捷。入詞苑。

畏廬曰。天下爲善。必待酬而始爲之。則善念必不堅。白翁雲行水流。一瞥固已忘之。乃不圖報在其子。而來報者又屬飛行絕迹之劍俠。則殊出人意外矣。

水雲秋

水四保。惠州之海豐人。素以雕刻爲業。弟五保。少而強悍。力能舉石臼。好與兄忤。四保樸嗇能家。然甚友愛。恆優容之。五保雖悍。屈於其德量之下。亦不敢逞。時瓊厓多盜。五保有友入夥。合衆出而剽劫。多得金錢。時以書招五保。五保心豔之。遂不告其兄而去。如是七年。一日忽歸。則四保家已小康。漸置田宅。見弟挾一妻一女。則大喜。然觀其狀。甚落漠。妻王氏。弱不勝衣。似已沉瘵。惟其女雲秋。年五歲。若含苞之花。髮黑如漆。四保夫婦無出愛之逾於所生。除舍館五保。問其七年在所。何所執業。五保不答。且預戒其妻亦不之言。居四月。妻病急。呼四保之妻呂氏。執手泣曰。五保操業非佳。吾身卽爲彼所劫者。相從凌虐。無人理。幸生一女。謬言家有巨產。挈之來歸。然吾歸得依兄嫂。甚於產也。薄命人無福。足備妯娌之列。病日以急。且夕事耳。吾百無

所惜。只有愛女雲秋。擬託兄嫂女之可也。五保萬不足依。長成爲擇婿家。薄命人死。且不朽。呂掩泣慰藉。逾日死。五保方行博於外。未歸。迨歸殮三日矣。五保不哭。但曰。此累人物。了之亦佳事。吾一身無累。請以此一塊肉託兄。吾行矣。四保曰。行將焉適。五保曰。綠林不乏衣食。此吾舊業耳。四保曰。然汝一响爲盜爾。五保曰。盜而有道。勝彼近日貪贓之官府爲多。四保曰。吾家世業農。居鄉稱長者。汝奈何自取戕身之禍。五保曰。身屬我也。兄不助我。胡能相累。善視雲秋。後十年或更相見。遂拂衣行。四保知不可留。則仍執舊業。以自活。其視雲秋乃如拱壁。隔鄰有塾。則令之讀書。雲秋慧倍常兒。凡五年。七經已畢。灑灑能文。四保遂不令更讀。教之雕刻。女能以鮮花爲樣本。一瓣一葉。嬌柔如生。傳以五色。望之如眞。則年十五耳。風貌旣佳。藝事尤絕。於是求者踵門。四保轉因之大得利焉。一日四保方雕麻姑象。花籃中裝玫瑰三四朶。間以海棠。女穿插位置。皆本天然。夫婦方聚觀其藝。忽聞革履聲橐囊至門。闐然而入。則五保也。髭鬚已長。狀尤獷惡。四保曰。弟歸矣。五保視女久。女戰栗趨拜。五保曰。此

雲秋耶。長矣。吾不得一執炊之人。今雲秋當已十六。可以任烹飪矣。我無妻。可以女爲婢。客中亦不苦寂。雲秋來。汝與世父世母爲別。從吾行也。女大驚。面無人色。欲不行。又懾其威。行則決無善果。四保曰。五保汝不言。以雲秋繼我耶。吾夫婦辛苦教養以長。且晚得爲之擇人。以事汝。東西浪跡。挈此弱女焉。五保怒曰。但問此女爲誰所生。兄固有恩。然我來不露兒產。卽所以報也。若更斬此女不還。將何爲地。趣行。趣行。留之將成牆圯。嫂曰。行可也。然十年依我。不能不爲之置裝。詎偌大女郎。使之單衣上道耶。五保曰。此區區者。我自辦之。不勞兄嫂。顧女曰。舟中百物皆備。汝拜別。世父世母卽行。門外腰輿已備矣。女大哭仍不行。五保怒。其態洸洸然。兄嫂皆憎。則含悲勸女。扶將升輿。女已嗚咽不能成聲。但呼曰。爺娘珍重。五保笑曰。假父假母。乃逾其真。令人齒冷。匆匆遽行。四保追送亦不能及。悲涕而反。夫妻相對長愁。玩弄女所雕花籃。則不忍還之主者。留爲紀念之物。女旣登舟。舟中尙有二人。皆兇獷可怖。一自居爲季父行。魚肉滿案。舟遂張帆。行可數日。至一荒村。艸舍十餘家。其中刀光

如雪。有一叟一媪。年皆六十以外。叟雄健。媪亦輕趨。見女卽向五保曰。此卽若之愛女耶。年幾何矣。五保呼叟爲大哥。因答以女之年齡。卽令拜謁。女不知爲誰。顧以父命。亦與斂衽。媪喜曰。吾夫婦年老。得此殊足慰情。女見媪吐屬非惡。亦漸與相親。媪卽除舍款女。雖茅舍荒陋。而衾裯皆錦綺。飲啖亦豐美。但見數日之後。卽有數小舟歸自海上。出貨物無數。百凡皆具。並虜得一人。白皙美豐姿。年可十七八。則女前數年同學友李仲侯也。見女大呼雲妹。叟驚曰。汝識之耶。女曰。前五年同學耳。叟曰。汝亦讀書矣。曰。然。叟大喜曰。吾有字一巨捆。無一識者。汝爲辨之。女索觀。則皆名人手迹。中有文文山手書長卷。書指南錄詩。最寶貴。餘則趙千里。隋隄春曉圖。梅花道人吳中山水長卷。女與仲侯展觀。皆流覽不置。叟曰。汝旣謂佳。我初不之識。卽以予汝可也。女遂珍藏之。而仲侯則遣就他舍。叟每有簿記之事。則一以委女。仲侯時來。女在難中。亦不斂避。一日五保引衆行劫。道逢巡洋之舟。追擊。巨礮隆轟。五保所率之七舟。竟覆其六。一舟力遁。官船亦力追。至於村上。叟媪皆驚逃入舍。後林箐。仲侯及

女亦匿諸屋隅。舟中官兵百有二十。咸揚械入村掃滌。一中年軍官。款門。仲侯一見。奔出呼曰。表兄胡來。軍官大駭曰。仲侯。汝焉在此。仲侯遂述被劫事。且出雲秋相見。稱爲同難之人。軍官徐姓。笑曰。此天然玉合子也。當並携歸。女遂挾其書畫同行。仲侯請留叟媪勿殺。軍官許之。女既歸。四保夫婦相見如夢寐焉。卽以女嫁仲侯。

天天

天天者。閩井樓門外之村家女也。閩之村女。妝飾如烏潛。白足如霜。青裙縞袂。而天天尤豐豔。而長頸。淨潔如粉素。高髻作漆色。朱櫻秀目。耳垂雙金釵。恆擷其園中新菜。入城賣之。於是城中少年之遊蕩無業者。恆與交歡。當余中年時。曾至井樓城外。城外溫泉之窟也。列澡堂無數。名曰六一泉者最佳。而天天此時。年近三十。亦設澡堂。於六一泉之次。小池菱芡都滿。老榕蓊鬱參天。大可經畝。一望如蒼山。朱闌畫廳。隱約樹間。卽天天堂也。一時名流。咸顛倒之。有人贈以楹帖云。不見我心長孔棘。再來人面已如桃。桃棘均有天天之稱。句雖非佳。然亦巧矣。天天家亦甚雅潔。小籬柴

門。汎掃無塵。其所交不擇精粗。然其最愜心者。則爲旗人普善。普善者。憨猛少年也。天天旣與之合。往來無間。時同旗有所謂七巧。十土者。兄弟也。能武而作橫於鄉里。見普善據有天天。心妬之。則百計營謀。自進於天天之家。內功竟出普上。天天之寵。亦移普而就七巧。普不能甘。一日相見於酒家。論天天之美。七巧稱不容口。普怒曰。汝敢近禁癩耶。七巧曰。雞鴨魚肉。得則食之。何言禁癩。無論是女蕩過勾欄。盡人可有。卽爲爾房下人者。苟屬意於我。爾將奈何。普曰。物有先後之別。我先入者也。爾旣友我。卽爲奪人所愛。七巧顧十土曰。是人安可理喻。十土突起一拳。中普鼻端。叭乃大至。普舉案上杯盤。擲十土。七巧笑曰。丈夫不以拳勇臨敵。乃飛及盤盃。弱也。猥進。搯其胸。抵之於地。十土進助。普大創焉。扶病而歸。私計不仇復。無以爲男子也。一日創平。至天天家。天天者。沈深不以冷煖示人者也。相見慰勞。普述所苦。天天曰。我一心持平。於爾及七巧無所偏愛。能彼此相容。則爲歡長。若搆兇隙。將有性命之憂。無爲也。普曰。此事安能均。非角力莫可。語未竟。而七巧聲於門外。天天啓後戶。潛出普

善。普善益恨曰。此長生殿絮閣中事。啓後戶者。令江采蘋避玉環也。我安能抑抑聽人獨專此豔。遂過其友平安家。述所苦。平安爲之畫策。令與七巧兄弟交歡。二人均利。普思復仇之機。在此矣。凡刺仇者。防不得近。彼果處不疑之地。則爲力頗易。於是從平安策。大置酒。延七巧兄弟至。普長揖言曰。我乃不量。妄與君兄弟角力。天天一女子耳。得失不足爲輕重。乃必結怨於豪傑。爲計左矣。今請舉天天之身。一以奉諾。爾我相約爲兄弟。患難共之。不日將考前鋒。我射不及君之必中。願相從爲弟子。教我以射法。七巧兄弟固多力。而弗省人情之僞。則大悅。以爲服己。於是盡歡。自是以來。普善每日必朝。觀劇縱酒。匪不先意承志。事七巧如師保。遂賃一屋於幽僻之所。習射。普善之叔父某。素封也。普無賴。某畏之。月予以金。普卽用是金。以飲七巧兄弟。飲次傾吐肝膈。遂結爲異姓骨肉。然酒酣爲戲。偶爲七巧所扶。卽大聲呼救。遠鄰集視。已知其戲。咸怒詈而去。然隔數夕。必飲。亦必聞呼救之聲。始尙有臨門外而聽者。繼知其狂謬。遂無至者。而七巧不之悟也。時爲秋節。月明如晝。普曰。今夕必置酒。

對月。時十土適有事。決不能至。普固已知之矣。酒酣。普謂七巧曰。兄試縛我於樹間。我能自脫。普固學得術人術。解此戲。七巧如言。嚴縛之。普咄嗟之間。繩盡落於地。於是復飲。七巧已醉。必求傳其術。普故不可。再三強。普首肯。另出巨繩。引七巧至樹間。縛之急。七巧頗疑。普笑曰。兄不欲傳吾術乎。請下之。七巧曰。趣告我以解法。普曰。尙有符籙。必以相授。兄默念符咒。繩卽立解。七巧曰。趣以符來。普入室。解衣。乃不出符。而出刀。面七巧言曰。天天之事。吾日未去懷。我先而汝後。汝公然力奪吾愛。且拳我。使天天之愛我。渙然如冰釋。我今不能置汝地上矣。七巧大呼殺人。四鄰久聞其聲。又以佳節飲醉。竟無一至者。普進刃。啓其腹。腸胃盡出。貯之小籠。納諸溷中。繼斷其首與手足。並納之。汲井滌去血污。營營達曉。存一斷掌於懷。挾刃往尋十土。迨相見。十土曰。吾兄胡以竟夕不歸。普言亦卽來尋若兄。聞其至東山。不審何作者。十土乃相約同行。甫抵山半。普出刃。刃十土之背。十土大呼。帶血而奔。普追至山下。爲人所見。時曉色模糊。普遂出捷徑。避去。入叔父家。乞資。將遠遁。叔怪之。普遂一一述殺人

事。叔不之信。普出斷掌。擲案上。叔大驚。則僞撫之。留飯。陰以人告官中。衆執械縮鎖。縛普以去。抵官。愜爽自承。一無所諱。問尸所在。乃不言。官以人迹之。得之溷中。七巧首級。均陷汗穢。十土創重。幸得善藥。遂不死。獄定。決於東門之市橋。是日旗人與普契者。咸崇酒於觴。道飲之。中午普出。作椎結。弗縛。髮上塗以膠青。且行且詈。衆爭觴之。而刑者則握刀尾其後。登橋後。下橋甫二級。力刃其頸。首立下。刑者狂奔。蓋一留。則拳及其背矣。此爲余所親矚者。故記之特詳。天天逾十二年死。死時尙明媚也。

魯菊花

閩之建寧灘險而山多。每年之春。浙之鄙人。必聚數百之衆。入山製香菰。以刀剗木。塗之以米汁。令生菌。菌卽菰也。結茅山中。恆慮虎患。則拗高竹爲弓形。設機於坎。虎來踐機。則足爲竹梢所引。翹起半空。虎不能下。猛吼竟日。四山皆聞。至死後。菰人始伐竹而取死虎。歲以爲常。山下有徐魯一家。中表也。魯二者。拳師也。而能行獵。徐阿江。則習廚業。受藝於郡人。頗精烹調。魯二十六歲始生女。女生二日。卽能亭立。父母

大引以爲怪。將棄之。徐妻力爭不可。時徐妻亦有孕。遲二月。生男。魯仍行獵。徐仍治廚於城中。魯生女後。遂不更產。女長成十八歲。豐頤廣額。飲食兼三四人。頗白皙。類男子。魯則教之用彈。舞大斧。以狀與藝合觀。則力敵萬夫也。女名菊花。徐子名阿酒。均十八。無他嗜。但嗜烹調。如其父。父引之城中有時代。父治羹。藝出父上。時菊花已能行獵。日得竹鱸。或麋。或鹿。或雉。或兔。阿酒歸必爲燔炙。供魯母。魯多病。得之滋甘。菊花者。不苟言笑。嚴冷如冰霜。阿酒見之。輒股慄。不敢正視。時亦從獵。頗習用彈之法。明年魯二死。菊花大哭。顧以母病。則極力慰母。而徐江則從城中官人入都。月得數金。贖其家。阿酒亦罷廚。從菊花行獵。得獵物。必燔炙。以供魯母。自是菊花視阿酒。日益善。一日行山。忽聞虎嘯於空際。菊花曰。猿人得虎矣。不商之阿酒。出腰間巨斧。砍折其竹。竹斷落。虎於澗中。澗水方漲。菊花以手握竹。力抵竹梢之虎於澗底。虎力掙。而菊花力尤猛。虎遂淹以死。阿酒進曰。老姊取此固善。然虎嘯。猿人當已知之。迹而仇我。將奈何。菊花吐曰。汝何怯。遂不言。引死虎而上。荷之還家。令酒入郡賣虎。遂

以二十四緡售死虎於藥肆。明日菰人大集。覓虎不可得。遂至徐氏家。阿酒挺出自承。菰人大鬪曰。汝行盜耶。爭集縛阿酒。將生瘞之山中。阿酒凜然不爲屈。徐母大哭。阿酒曰。母勿哭。兒盜人虎。罪宜死。語未畢。菊花已出。叱菰人曰。鼠子勿濫取善人。死虎我自得之。汝輩如我何者。言已。直奔人叢中。奪取阿酒。數十人皆辟易。菊花既閉。阿酒於門中。持棒面衆曰。汝輩敢近我者。立死。衆不得械。莫敢進。遂去。徐母曰。此地不可居矣。與魯母商。遂移家三十外里。小村中。賃屋居之。而阿酒則仍入城爲人行。月得三金。一日徐阿二自外致銀鏤歸。重十兩。阿酒大悅。持以示母。時二母同坐。見鏤爭相傳觀。菊花曰。是何物。二母竟破顏而笑。徐母曰。銀也。菊花曰。銀安所用。徐母曰。可以易錢。亦可以構大宅。及衣服等事。菊花笑曰。然則吾家固不乏是物也。二母及阿酒咸驚曰。貧家安得有此。菊花從容言曰。竈下有地窖。爲吾所陷。探手其中。此物非少。吾以爲錫也。無所用。仍藏之。其狀正類此。家人大譴。遂同至廚次。發穴。得白金二萬餘。乃馳書告徐二令歸。二母議曰。阿酒長成。菊花適與同歲。我二家若併

爲一者。則愈親密矣。於是問之菊花。菊花慨然曰。願之。

畏廬曰。阿酒菊花。皆天真不鑿者也。方拔人大集。勢洶洶然。阿酒不推過於菊花。出而自承。此丈夫所爲。以俠自任者也。菊花聞阿酒引過。則心悅其爲己。於是挺身救弟。力摧強敵。亦義所應爲。此二人姻緣已定於此矣。吾恆笑今人同利則和。見禍則郤。不惟郤也。苟圖自脫。卽嫁禍於平日相契之人。亦所誠甘。推其生平。尙自任爲讀書種子者也。彼阿酒夫婦。目不知書。而所爲頗衷於義。天以審金報之。初不爲偏矣。

伍氏

伍氏六安人。夫曰謝四。教堂挑水夫也。伍氏父辨。以拳勇名於時。無子。盡以技授其女。能駢三指。接屋簷而虛行。又能自平地超升屋頂。捷如猿猴。貌不逾中人。瑩白如玉色。鄰右多涎之。而不能得。謝爲辨之甥。辨中歲而病。且死。謝罄所有爲理其喪。女感之次骨。喪畢。女自託鄰嫗。願許身於謝。酬其葬父之德。謝自審貧薄。不敢諾。女曰。天下無無父之國。父死。吾不能理其喪。四兄爲我任之。吾巾幗中人。將何報。唯報之。

以身。身者父所遺也。以身酬恩。於義何靳。願兄勿卻。吾決歸謝氏。謝亦有力能擔荷。女則精針線。爲人治女鳥。絕佳。夫婦以醜度日。相處良歡。居鄰教堂。教士奚君。一日出門。見女與鄰婦數人。以香蠟將往酬神。奚教士止之曰。女士奚爲不禮天主。而敬魔鬼。女曰。孰爲魔鬼。奚曰。猙獰作異狀者是也。女曰。虬髯深目。非猙獰者邪。奚曰。此西人生質耳。若中國者。無三眼赤髮而生者。奈何爲神而忽有此。女曰。西國天使。不有兩翼邪。生人亦焉得有翼。奚語塞。歎曰。汝終聰明。女亦頗不以中國之妖神爲然。乃中道折歸不往。而謝則每日爲教堂供水。奚以伍氏有知識。能言語。力勸之入教。謝不學。亦勉從之。自是每逢禮拜日。恆入堂聽講。甲寅正月。白狼竄六安。王營長軍敗。白狼入城。進撲教堂。謝小屋在教堂之次。柴扉黝黑。賊不屬意。入夜。賊集衆數十。直叩教堂。司鐸者爲奚。韓。達。吉。四神甫。力支其扉。不聽入。然盜已破扉大索。已而取吉韓達三神甫出。令面白大人。白大人者。白狼也。中夜聲寂。謝夫婦始寢。明日賊復至。徑趨謝屋。謝伏瓦溝之上。女出應門。賊悅其瑩白。欲犯之。女曰。壯士試進。閉此門。

勿聽餘人闖入。賊可其情。遺刀地上。俯而掇石抵門。女自後拾刀。由賊殺道。直貫其腹。賊死於門次。檢其身。得手槍二。子彈數十。女喜曰。吾足以自衛矣。遂自後戶超升屋頂。夫婦分授二槍。伏而偵賊。抵暮。賊至。呼死者之名。蓋彼隊之酋長也。見門扃。擡而入之。得尸大駭。乃窮索。一人欲登屋。女發彈中其顛。賊曰。屋上有人。一賊繼登。女復殪之。彈無虛發。連盡五賊。賊怒呼縱火。然謝屋近教堂之牕。可數尺。女曰。事急矣。力挾其夫同超教堂窗上。窗適開。遂入至園中。同止茂樹之上。火乃大熱。賊以爲謝夫婦死矣。乃不知其逸也。此時六安城中。煙燄燭天。唯教堂巋然。幸不之燬。而賊謂已窮索。不再入。謝夫婦潛下。雞棲尙餘五雞。賊未盡取。夫婦盡殺而煮之。儲爲數日之糧。時吉教士亦歸。賊亦再至。掠其餘物以去。幸未縱火。於是城中擾攘久之。已聞官軍至。賊遂遁。謝夫婦始自後戶出。賊不之得。教士亦不之知也。時城中均付一燼。瓦礫彌望。謝夫婦遂出城。往依其戚於村間。此一陳姓告余者。余審六安之變。奚神甫遇難。其事甚確。至伍氏能殪賊六人之多。不惟技精。亦神定也。

畏廬曰。白狼流寇。決無成事者也。然當此時會。四海困窮而益以盜剽。民胡能堪。闖獻之亂。初亦不據城邑。但殘殺擄掠爲快。其來如潮。百室皆漂流。隨之而去。蹂躪至於燕京。而明社遂屋。滔滔不滅。遂成江河。不能謂疥癬之患。聽之留於肢體也。吾聞白狼之待吉神甫。頗知加禮。縱之歸堂。然而奚神甫已橫尸井上矣。賊之僞爲文明。特一知半解。知主教之不可犯。防招外兵。實則其黨徒蠢蠢如瘦狗。又烏知戕教之得福。此事外人不能責賊。而或責吾政府之不急辦賊。亦交涉之大可慮者。所願當事加之意耳。

淮城二烈

崇禎甲申之變。賊氛僅扇北方。及於中原。而江南一隅。尙無恙也。闖賊既僭號永昌元年。僞選知府鞏克順。遣牌至淮城。御史王燮碎之。笞捧牌者四十。衆爲失色。淮撫路振飛。與燮均誓死守城。時馬士英新拜督師之命。帳下卒。以軍餉不繼。遊騎六百餘人。至淮城西門外大譟。西門多妓寮。騎士下馬。直入。悉數縛之馬上。至第十五家。

小門嚴閉。門中桃花正繁。騎士以刀鑲築其門。令開。久不應。騎士怒曰。是何家者。乃敢拒我。然不入此。誓不爲壯士。以利斧斧其扉。扉碎。小徑宛宛。桃花夾之。騎士糾糾。且高大。花枝格其面。則大怒。揮刀四斬。桃片紛飛撲面。則又大怒。噉喊盡斷桃花之幹。而簾垂窗閉。闔若無人。騎士斬關直入。登樓。婢媼盡伏床下。獨有一妓。背鏡台而坐。騎士以刃臨之曰。汝何故閉門。妓曰。我閉門防賊耳。騎士曰。我非賊。何待防。妓曰。無故斧人之扉。盡斫我庭花無留者。非賊而何。騎士曰。賤婢敢爾。且汝何名。乃臨死而不之畏。妓曰。我燕順也。爲年十六。值此亂世。卽生何爲。騎士不答。以手挽其髮。燕順力與之格。不能脫。遂擒至樓下。門外有高頭駿馬數疋。騎士趣順令上。順不可。強扶之登。順旣上而復下者三四。騎士大怒曰。汝果不欲生耶。順曰。身且辱矣。雖生何爲。吾雖勾欄人。萬不能充賊下陳也。騎士出劍揮之。順首立斷。時鄉人大譁。家家出械狙擊。而亂兵旣飽掠。人無戰心。遂散走以去。鄉人憫順之義烈。收其尸葬之。時王巡按往。面劉澤清。請其移屯淮城。劉不可。遂由天長六合赴揚州。而巡按之座師呂

弼周從賊。賊以令箭僞牌授之。令代路巡撫。而呂自信王巡按座師。故於闖賊前。自任以淮事。賊卽令爲淮撫。呂以使者至淮。王巡按細而杖之四十。令報呂弼周。使反正。而路巡撫方移屯東校場。選將守河。守河將立時報言擒得僞巡撫呂弼周矣。呂初以王巡按爲己門生。慨然無所憚。止攜執事五六十人。及僞參將王富至淮。時副將劉世昌標下遊擊駱舉守三界營。合營中將士議之。謂王按台前毀僞牌。討逆甚決。今得呂弼周。縛而獻之。必得首級。乃列仗出迎弼周。且置酒延弼周及王富飲。弼周以爲且晚得淮撫。卽造飲。駱伏甲僞獻杯罌。杯落厥聲鏘然。甲爭出。縛呂及富。從者逸其半。半亦就擒。呂自恃爲王座師。肆詈不已。時王巡按駐河口。衆以檻車納呂及王。獻之使院。王公臨堂皇。叱呂使跪。呂罵曰。畜生。汝不識我耶。王曰。亂臣賊子。我焉識汝。令左右截其耳。乃跪。王細鞫以何時從賊。何時受僞官。及烈皇殉國後。東宮安在。呂噤不一答。乃移王富。令具辭。遂檻二囚面路公。路公傳諭城內外人。有善射者。具於次日集西門外叢射二賊。是日傾城出觀。沿河糧船百餘艘。衆至登桅下視。

路公二子。一冠矣。一尙髻。亦彎弓射之。一矢貫臂。停午矢集如蝟。然尙未殊。乃支解之。越三日。李總鎮逃兵自北至。沿道淫掠。湖嘴有賣糕許姓婦者。曰阿貞。年二十許。明眸皓齒。頗有姿色。然勤儉守禮。甲申四月二十一日抵暮。道上行人奔越如飛。謂亂兵至。許急避其扉。以物抵之。有亂兵四人。執刃力破其扉。初但求食而已。及見阿貞美麗。則大悅欲污之。阿貞大呼。於是鄰右鳴金。人人爭以械出。擒二人。赴軍門。則仍馬士英帳下卒也。叱而遣之。嗚呼。揚州之役。滿兵入城。淫掠屠殺殆盡。其禍烈於淮城也。顧守淮有王路二公。而勾欄之女。賣糕之婦。乃能矢貞抱烈。至死不屈。此足以規當時之民氣。飯餘無事。泚筆紀之。亦用以爲敵俗之勸也。

吳卓士

余友陳石遺之壻。吳鐵庵。一日造余。余固識其祖維新先生也。鐵庵言其祖有老友吳翁。忘其名。汀州人。年七十餘。經年中必數至。至則必主其家。翁喜幻術。令人以巨繩結纒。纒其首。左右二人力引之。一引而纒之。兩端皆斷如斬。獨纒首之繩存。自脫

而下。仍作圓形也。又令以繩穿其袴。自左足之袴洞入。出右足之袴洞。合其繩端力引之。繩出而袴不落。亦不破。若不著袴焉者。衆大異之。問其所以能此。翁太息曰。言之長矣。亡弟早卒。遺一子名卓士。年十九。僕爲之娶婦。婦乃奇醜。且麻臉。幸伉儷尙協。惟卓士性不嗜書。長日遊行塵肆中。與惡少爭鬪。或竟日不歸。累戒弗悛。延師教之。又不竟讀。師薄暮歸。僕防其逸。則扃齋舍。不聽出。卓士一人舞蹈於室中。於是者經月。一日方窺閉齋舍。忽聞門外有足音。初疑師歸。旣而聆之。乃非是。厥聲漸近。微叩其扉。自內外張。則一藍衣道人也。計已洞黑。道人胡自入。因自內問曰。煉師訪吾師乎。曰否。特爲爾來。卓士曰。以不肖故。爲世父閉置是間。師何由見知。卽來訪。而門已外鑰。師何自入。道人曰。但爾允吾入者。門當自闢。卓士曰。願之。聲竟。而道士已在屋中。據先生之座。言曰。爾非凡骨。衲來將授爾以術。然爾當向若父自矢。不更遊蕩。謝去館師。道人始留此授爾以道術。於是與之同宿。教以導引之法。又出祕書二卷。其中皆幻術。能洞牆壁而過。於是卓士啓僕。願謝去塾師。不再遊蕩矣。僕如育。而

卓士一舉一動。迥異平日。日惟閉戶。誦聲琅琅。三餐皆自外傳入。卓士足不履闔外也。道士居僕家二年有半。人皆無見。而卓士則盡通其術。歲時家燕。能翹一足。踐酒盃上而行。酒不傾。杯亦不破。又能騰身簷際。以食指上按椽瓦。凌虛而步。落地輕如墜繩。臥而與隔壁人語。一經答言。而卓士已與並枕而臥。按之立渺。其聲復在隔壁矣。家人雖驚其異。防惡作劇。不敢問所由來。一夕道人語卓士曰。爾道術盡通。衲可以行矣。唯此藍布道袍。三年不澣。已着塵穢。請夫人爲我濯之。衲明日別汝而去。卓士哭。道人笑曰。行卽相見。胡戚戚爲。卓士如言以衲衣付其妻澣之。遲明已乾。卓士將衣出還道士。道士微笑。着其衣。其行如風。甫出門外。而醜妻卽從室中猝起。從道士行。卓士大驚。逐之。道士及此醜婦去。卓士不逾一尺之地。終不能及。視左右人家林木。瞥過如電。以窮日之力。不知所過道里之數。已而至一高山。道士及醜婦立於山半。醜婦木立如癡。道人斥卓士曰。汝止。卓士力趨而上。乃累躓。道人曰。汝緣法尙遲三年。逾三年後。衲自以人引汝至此。此天台也。計汀州至浙東。近千餘里。乃以一

日之力而至。不知是何術也。道人自山上吹氣曰。汝馭此氣。俄頃抵家矣。卓士果憮然歸。亦不知其何以能歸也。歸時述所見。家人更爲媒娶。卓士不可。逾三年。爲秋節。明月正中。卓士合家人而飲。大醉歸臥。明日視之。門扃如故。卓士已渺。案上留書與僕爲別。凡僕之戲術。皆卓士未行時所授也。鐵庵尤言少時。曾見吳翁。自其大父維新先生逝後。吳翁亦繼逝。惜當日不向吳翁傳其術也。

畏廬曰。吳生誠慤。且以長者禮余。決非爲妄語者。想卓士具有善根。不然以肉身能洞牆壁而過。夜入人家。爲淫盜之事。奚不可者。乃卓士不爾。則其人已蓄仙心。宜其從此道人證仙果也。雖然。道人必引此醜婦而去。又胡爲者。若云男女之愛。道人已具此幻術。立時可致。嬌施。而必眷眷一醜婦。謂之好色。又似非矣。人世果有離奇之事。讀者存疑可也。

筆記小說

能博見聞、增智識、而為消閒妙品、雅俗共賞者、其惟筆記小說乎、本館所出版各種、定價極廉、茲將名目列下、以供諸君採購、

東坡逸事	一冊	三角	淞濱瑣記	一冊	三角
同上續編	一冊	三角	夜談隨錄	一冊	三角
清稗類鈔	八冊	十元	聽雨軒筆記	一冊	二角
增智叢補	一冊	五角	茶餘客話	一冊	二角
廣陽雜記	一冊	三角	遺愁集	八冊	二元
兩般秋雨盦隨筆	一冊	四角	閱微草堂筆記	一冊	六角
履園叢話	二冊	六角	精刊觚牋	六冊	四角
虞初新志	一冊	三角	小說叢考	一冊	八角
虞初續志	一冊	二角	石頭記索隱	一冊	五角
虞初支志	甲編	四角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冊	五角
香祖筆記	一冊	二角	武俠叢談	二冊	六角
春在堂隨筆	一冊	二角	上海閒話	二冊	六角
池北偶談	一冊	五角	然犀錄	三冊	六角
足夜雨秋燈錄	一冊	五角	嘯亭雜錄附錄	一冊	四角
庸庵筆記	一冊	三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合浦珠傳奇

(分二角一册一)

敘一富翁擁巨資。臨終時囑將歷年積蓄悉交其友陳生執管。後其子比瞶匪人。流爲乞丐。歷盡艱辛。忽然愧悔。陳生見其子果能改行從善。卽將所執管之資。悉數歸還。前後情節。極爲曲折。

蜀鵑啼傳奇

一册一角六分

是書係林畏廬先生刺取清季庚子拳亂之事實。編爲傳奇。凡匪徒之橫暴。官紳之助虐。莫不繪影繪聲。躍躍紙上。

天妃廟傳奇

一册一角

此書記亂黨毀廟事。意在諷世。文字極典雅。亦極淺顯。諷諧處能令人解頤。

商務印書館發行

畏廬瑣記

閩縣林紆著 一册定價四角

是書係林琴南先生所著先生著作等身是書就平素見聞之事擇其有興趣者共計二百數十則其中所有僻典奇字則必引經據典詳為證明可以啓發讀者知識不少不獨可為茶餘酒後之消閒品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210)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初版

(畏廬漫錄四册)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閩侯林紆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濟南 青島 煙台 濰縣 龍口 周村 臨沂 德縣 滄州 石家莊 鄭州 開封 徐州 漢口 蕪湖 安慶 九江 南昌 長沙 衡州 常德 重慶 成都 廣州 香港 汕頭 梧州 雲南 貴州 陝西 寧夏 綏遠 察哈爾 熱河 遼寧 吉林 黑龍江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九七三三號

82

449927

